

吟素散史十五讲

李云飞

目 录

似盐般如影相随——《哈里发史十五讲》序言

题记

第 1 讲：先知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降临

第 2 讲：哈里发政府的危机

第 3 讲：国家新秩序的确立

第 4 讲：艾布·伯克尔和他的大一统国家

第 5 讲：麦地那与波斯的战争

第 6 讲：麦地那与拜占庭的战争

第 7 讲：艾布·伯克尔归真

第 8 讲：欧麦尔出任哈里发

第 9 讲：波斯帝国的反击

第 10 讲：拜占庭霸权的落幕

第 11 讲：波斯帝国的倾覆

第 12 讲：欧麦尔和他的帝国

第 13 讲：欧麦尔时代的终结

第 14 讲：奥斯曼和他的政府

第 15 讲：阿里和他的反对派

译名对照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似盐般如影相随

——《哈里发史十五讲》序

从学科和文献的角度审视国人对于伊斯兰、阿拉伯和穆斯林的研究，大致可以做如下浅陋的总结。

学科方面主要涉及历史学、哲学和宗教学三大块。其中史学成果最有建树，在以农民起义、王朝更替、社会形态说为主线的史学思想影响下连缀成册，尤以中阿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伊斯兰教史、阿拉伯通史、伊斯兰国家国别史等最有成就；而哲学和宗教学，也可以说多受史学的浸染，皆以史学为底色，属于哲学史和宗教史的研究。总之，这一方面的著述，大致以民国回汉知识分子肇始，而近三十年来繁荣为特点。这种学科史造成的结果是，在诸多学人的观念中，宗教学就是宗教史学，大不了还可以包括点宗教哲学，至于从其他视角所做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无非就是缺乏历史感、没有历史功底的三脚猫的东西了。

文献方面主要以各种汉语史料为主。国人“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的观念根深蒂固，天子正统与泱泱大国的心态造成对中原以外的地域长时期持有不屑，因此在正史中有关上述内容往往只落于贡赐贸易、政治朝服、文化融通的宏大叙事，很多历史都缺乏细节，即使用再多的科技，掌握再多的检索方法，也难以在汗牛充栋的汉文史籍中摘拾到集中的、细微如中国地方士绅抄录的自家村落小庙中的碑文。可以说利用汉文史料主要做的研究是“内观”的方法，讲的是中国人看到了什么，或者如何看；而基于英文资料，结合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撰写的作品，是用中国人的思维讲西方人看到了什么，略有“外观”的想法，但借用了他者的眼光。国内自民国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等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阿兼通的少数几位学人根据阿拉伯文资料撰写的著作，价值就在于告诉了人们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什么，又是怎么看的。同中西结合的学术思路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外观”到了历史发生地人们的认识，而不是第三方的眼界。

研究有关阿拉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话题，资料积累、语言功力是基础和硬件要求，而学术洞见、表述形式、呈现内容等是个人的修为，关切到个人的灵性与感悟。作者观察的立意和角度不同，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就不同。如果说资料 and 语言可以通过下功夫的方式来突破的话，而形式和内容的遴选则是历史观的体现，至于洞见，更是个人的天赋，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感悟。

通读《哈里发史十五讲》之后，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内容。本书一改历史作品沉闷枯燥的语言范例，用通俗的、口语化的文字，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先知隐光后的穆斯林稳麦状况和其代理人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主要事迹。将宏大的叙事寓于历史的细节中，展现了传统史论中因平铺直叙和语言生硬而无法展现的内容。比如除了叙述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文功武略之外，用简短的语言讲述了他任初期坚持自食其力，后因公务繁忙曾听从建议从国库支取过薪俸，但内心不安在归真前悉数奉还；由名将哈立德指挥，同拜占庭帝国对垒中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雅穆克之战当日晨礼时，伊玛目在主命拜中分别诵读了《黎明章》和《太阳章》，期间众人都听到有巨声响彻山谷：“你们将战胜这些人”、“这是援助的迹象”；将同波斯的卡迪西亚决战总结为“一方为信仰和理想而战，一方为帝国和民族而战”；哈里发欧麦尔对公务的警觉，“即使幼发拉底河边有一只羊羔丢了，我都会因担心安拉

对我的拿问而坐立不安”，任何百姓都有机会直接向哈里发上诉。他在进入耶路撒冷时穿着破旧的斗篷，骑着骆驼，其朴素让城内的教士和名流震撼不已。而最有启迪意义的是他在赴叙利亚途中为了关心某城中的基督教徒，又不至于惊动他们，“让仆人骑着骆驼而自己行走在队伍前面，人们问他：‘信士的长官在哪里？’欧麦尔说：‘他就在你们面前。’说罢就进城去了。他既没有说谎，又摆脱了欢呼的人群，可谓一语双关。”在他准备返回麦地那时，礼拜的时间到了，当一直跟随先知的宣礼员“比拉勒的宣礼声划破城市上空，在场的所有曾见过先知的人都留下了热泪，欧麦尔更是哭得伤心欲绝，甚至没有见过先知的人也被感动得声泪俱下。”这种写作比今人往往将活生生的事迹以“根据史料记载某某在任期间轻车从简、廉洁奉公、礼贤下士”等等的客套话更富有人性和现场感。

在中国学界，就伊斯兰历史或阿拉伯历史而言，尚缺乏对阿拉伯语文献典籍的通译，通语言而不通史学，或者懂史学而不懂语言，造成了今日相关方面的研究仍在英语材料的框定下举步维艰，难有创新。对于诸如《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历史绪论》、《历史全书》等著名历史典籍尚无译本行世，某些典籍和资料来自英、法、德文的转译，其可靠和准确程度自然会大打折扣。因而造成国内学者的撰述至今仍流于通史、通论，还很少有人开始断代史的写作。如果真能以伊斯兰世界权威学者的历史分期进行断代史的写作，那将是中国这一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的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云飞的尝试是可喜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我一直深以为中国穆斯林民间藏龙卧虎，在我多年的田野行走中也受教良多。云飞潜心阅读和讲授四大哈里发史历久经年，慢啃下卷帙浩繁的史籍文献，如温火炖肉，烂熟于锅，才有一部断代史读本问世，为时人提供了充满信仰与务实交融的作品，这本身就体现了我对民间大隐的心存尊敬绝非突兀。正如本书所言，在圣门弟子时代，有些人将圣门弟子中的迁士和辅士看作是盐一样的必需品，正是他们那种品格的人造就了哈里发时代百年后巴士拉成为伊斯兰思想文化名城的基础，造就了教义学家哈桑·巴士里和语言学家西拜韦等人，以及穆尔泰齐勒、苏菲派和精诚兄弟社等思想学派。这个时代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才，除了看我们的造化之外，也要看知识是否也像盐一般的圣门弟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如影相随。

然而盐般的圣门弟子离我们早已远去，长期无盐的日子让我们的生活已经习惯了麻木，除了阅读诸如此类隐藏在文本中的智慧外，麻木似乎成了今日稳麦的肌瘤。隐约感觉到了知识之盐业已脱离海水而熠熠生辉，那是对一个群体阅读时尚的召唤，而时下缺乏的恰恰是如潮般的回应：“安拉呀！我们应召而来”。

马强

2012年11月10日于陕西师范大学

题 记

余著此书，意在讲述伊斯兰社会公元 632—661 年间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在传统的阿拉伯语语境中通常被称作：“**الخلفاء الراشدين**”，其中“哈里发”一词意为继任者、代理者，“拉什德”一词在此处特指在伊斯兰法学上的合法性。综合这一历史话语语义，可译解该段历史为“先知合法的代理人时代”，即中国穆斯林通常所言“四大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时代。“四大”为汉语习惯性用语，如“四大伊玛目”之用法，语义为四位“长者”、“尊者”。至于“正统”一词，源于中国穆斯林对该段历史的传统认知，但这里必须作“沙里亚”上的“合法”来解，并非君主专制王朝所指之权力承袭。

观察穆斯林世界在公元 632—661 年的这段历史与其它时期之差异，主要在时代精神方面，它是由具备崇高的信仰人格的圣门弟子凭借他们的伊玛尼，用他们的爱与恨、鲜血与生命所演绎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此其一。其二，这段历史与穆斯林世界在公元 661 年之后的历史的最大不同，莫过于在政治层面上它所具有的一种当代政治学观念上的“共和”精神。基于沟通的目的，我不得不以当代政治学话语、以“共和”一词来把握伊斯兰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精神及其特质。事实上，无论我们以哪一种文化的话语来表述，它实则是一种伊斯兰民主精神，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此“民主”或许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在当今所诠释的“民主”——那种世俗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和享乐主义的民主，但在共和国家的统治原则上，即全体公民为了共同的幸福所从事的共同事业上，哈里发们确曾抛弃个人得失，为了穆斯林稳麦的幸福（今世与后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哪位哈里发将国家当作他的私人财产，没有哪位哈里发不以安拉的法度为执政原则，甚至都为自己审判日就行政中的每个决定准备好了陈述词。因此，若论伊斯兰民主与西方民主之本质的不同，伊斯兰的民主显然是一种具有崇高的、神圣的宗教观念性质的民主，它因此截然有别于无神的、世俗的、人本主义的和享乐主义的民主。

尽管正统哈里发时期具有鲜明的共和精神，但作为一个共和国家的基本架构，在行政和哈里发的推举程序方面，显然缺乏经验。人类的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必须经历漫长历史积淀才能培养出的伟大经验。实则，哈里发们始终在改进他们的行政理念，他们在骨子里（伊玛尼中）所具备的伊斯兰的民主精神，必然会使得行政不断趋向完善。如阿拉伯人从部落割据的无政府状态走向阿拉伯半岛国家统一政权；从简单推举制到拥有多位候选人的选举制；从社会关系的部落制衡到国家行政与司法分立的原则；从缴纳保护税到天课、农业税统一征收并将财富分配于民……，都宣示着哈里发政府在不断改进。但 29 年的时间过于短暂，蒙昧的国民、文明的废墟、错综复杂的部落和庞大的帝国疆域，最终使得哈里发们在建设伊斯兰民主政治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奥斯曼和阿里（愿安拉怜悯他们）即牺牲在这一亟待完善的制度中。毫无疑问，这是穆斯林在政治事业上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整个人类在这一事业上所经历的更为惨痛的历史那样。就让牺牲者获得牺牲者的品级，让伪信者尽显伪信者的卑劣吧；在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上，只有死于真理，才死得其所。

至于本书的写作，因多年讲授这段历史，浸泡在故纸堆中，早在动笔前，与该历史相关的所有事件已尽在脑海中。然后再次博览群书，有针对性地阅读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们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是迄今所有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汉文与英文著作的材料出处，对事件、人名、地名和时间逐一进行考证，对相关信件、条约和言语在引文上准确选译，再以笔者个人的历史感给予全面论述。如此这般，繁琐的考证工作以及对阿拉伯语经典的再阅读就持续了一年有余。这种工作几乎是夜以继日。无限的赞美安拉，使这本书得以按照笔者曾经的设想定稿。对于其中的不足和错谬之处，还望各位同仁、教胞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更正。

李云飞

草拟于 2011 年 9 月 2 日

修订于 2012 年 6 月 10 日

第 1 讲：

先知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降临

历古至今，凡是时代移改，必有撼动历史之伟大事件发生。“哈里发时代”作为伊斯兰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的出现，即因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辞世，读史者不可不于此着眼焉。读古典伊斯兰史，舍古典时期穆斯林史家的作品则无所读。笔者讲授哈里发史，即取材于他们的作品。自公元 9 世纪以来的几位穆斯林史学大家的作品，如泰伯里^[1]、麦斯欧德^[2]、伊本·艾西尔^[3]、伊本·赫尔敦^[4]等人氏，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历史研究，皆以伊斯兰的天启观念为其史学方法论，余著此书亦追其步履。受伊斯兰启蒙者，或许还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读之正合口味。但受现代西方学术启蒙者，则惯于以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甚至是无神论的观念读史。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然则，即使道不相同，但在对哈里发相关的历史知识方面，读之想必亦有收获。

依照穆斯林史家的观点，自阿丹迄穆圣，先知们穿透性地存在于公元 632 年前的整个人类史中。他们是对生命已然觉醒的圣人，是安拉将自己显现给世人的媒介，是那超验世界的真相在经验世界的鉴证者。但凡以先知为轴心的时代，皆为人类史中最特殊之类型——神圣并令后人望尘莫及。如阿丹，以神圣帷幕之降下开启人类史；再如尔撒，以悲壮又神秘之结局考问世人的良知；亦如穆圣，以众先知之封印、历代天启传统之“万教归一”这一宏大气势确立伊斯兰为全人类终极之道。有始者必有终，这伟大的先知史伴随着穆圣的归真而戛然而止于公元 632 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没有先知却谨遵天启神圣传统的新时代。先贤已逝，传统犹存，每遇此历史节点，总有怀揣历史气节之志士，身先士卒，承前启后，名垂史册。本书第一讲，意在陈述先知时代的落幕及哈里发时代的继起。

|先知归真

伊斯兰历 10 年岁末^[5]，先知穆罕默德率各部落穆斯林，约十万之众，赴麦加朝觐。此盛况前所未有的，就其历史意义而言，亦绝于后。先知在进入 11 月时就开始筹备朝觐事宜。^[6]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朝觐，故史称“辞别朝觐”^[7]。就他封印的先知身份而言，这是自阿丹以来的众先知时代的落幕。于此着眼，便具有了人类史划时代的意义。

伊斯兰历 12 月 9 日（公元 632 年 3 月 7 日），先知在阿拉法特山向世人作了告别演说，宣读了预示其使命完结的启示：“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赐，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8]此岸世界的大道已确立，先知完成了他的使命。然而先知的使命就是他的生命，这预示着他将不久于人世。欧麦尔^[9]听到上述经文后失声痛哭，他对身边的人说：“完美即预示着残缺。”^[10]

先知在麦加停留十日后返回麦地那。伊斯兰历 11 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往年大天使哲布利勒^[11]每年来与他核对一次《古兰经》，但今年却出乎意料地连续核对了两次。^[12]先知为此私下对女儿法蒂玛^[13]说：“我大限已近。”^[14]他在归主前多次前往白格阿穆斯林公墓^[15]，为已故教生们祈祷，或伫立凝望。^[16]一位先知，在今世最难

以割舍的就是他的教生；一旦他归主，教生们便失去指导，这很可能意味着社会进程已不能完全朝向那先知在世时的目标行进，未来可能会变得不完美，甚至会令人沮丧。

先知在最后一次探访穆斯林公墓回来后，开始出现高烧和剧烈的头痛。高烧尤为严重，人们隔着缠头巾都能感觉到烫手。这是先知遭受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病痛折磨，到他归主共持续了 13 天。这位最伟大的先知也必须遵行宇宙千古不变的准则，如启示所言：“但有喘息之物，都将尝受死亡的痛苦。”^[17]

很多圣门弟子都亲历了先知患病归主的过程，穆斯林史家也作了详尽的记载。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无愧于是一位完全活在“现代”人类历史视野中的伟大先知；相比而言，以往众先知则只是“传言”。高烧引发了多次昏厥，在一次昏厥醒后，他强忍病痛去见教生，给他们做临终的嘱托。为了退烧，以防止再次昏厥，他让人们拿来 7 皮袋冰凉的井水浇在身上。^[18]随后他在法德里·伊本·阿巴斯^[19]和阿里^[20]两人的搀扶下来到礼拜殿，在法德里的帮助下吃力地坐在敏拜尔^[21]上。圣门弟子们闻讯都赶到先知寺，围坐在他的身旁。

作为一位先知，他在辞别朝觐时已就信仰的宗旨作了总结性的解说；而现在，他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就尘世的事务让他人来向自己拿抵偿。“如果我鞭打了谁的脊背，请鞭打我吧！”他指着自己的脊背问在座的教生。“如果我的言语伤害过谁，请指责我吧！”迁士与辅士们^[22]坐在下面安静的听着，没人回应。他接着说：“真正喜爱我的人，就是敢于从我这里拿去他应得的权力之人，以便我能够以清白之身去见真主。”下面依然那样安静。他起身带领大家作了晌礼拜，然后再次登上敏拜尔，重复他先前的话。终于有一个人起身说：“主的使者啊，你曾欠我三枚迪尔汗。”先知立即让身边的法德里拿钱偿还给他。^[23]

他坐在敏拜尔上，忆起了吴侯德之战^[24]中牺牲的战士们。或许自公元 610 年以来的一切正在他的脑海中迅速地闪过。一个走到尘世尽头的人，往事总是那样不堪回首却又扣人心弦。他接着说：“有个仆人，安拉让他在今世和后世做选择，而他选择了后世——回到安拉的身边。”^[25]在场的人没能及时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而艾布·伯克尔^[26]听罢即放声痛哭，他说：“我愿意以我的性命和生身父母来赎取你。”艾布·伯克尔正是那位将在先知之后担起教门大任者。

次日^[27]，先知的弟子们去探望他的病情。这时他曾闪过一个念头，想为人们留下一些教诲（圣训），但随即又放弃了。^[28]对于这个遗憾，正如当时在场的欧麦尔所说的：“先知的病情如此严重，我们拥有安拉的经典足矣！”^[29]这一天，先知仍然拖着沉重的病体带领大家礼拜。昏礼是他领的最后一番拜功，《天使章》是他在领拜中读的最后一章经文。历史学家对此都作了精确的记录。

先知的病情越发严重，阿里去探望他。当阿里从屋内出来时，人们围上来急切地问：“哈桑的父亲啊，主的使者的病情是否有好转？”“赞美安拉，他就要康复了。”阿里试图以此安慰大家。这时，阿巴斯·本·阿布杜勒·穆塔利卜^[30]上前抓住阿里的手说：“主的使者必将在这次病症中归真，因为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阿卜杜勒·穆塔利卜族人死亡时的面相！”^[31]阿巴斯语惊四座，因为他戳破了多日以来人们心中难以言表的疑虑。这句经验之谈，加之此情此景，显得是那么不容质疑。

就在此时，穆塔利卜家族在穆斯林世界未来政府中的命运被提起。阿巴斯抓住阿里的手说出了那句在今天看来有着深刻的党派意味的话：“你去主的使者那里，问他要大任托付于何人？如果此人就在我们中，那事情就清楚了；如果是外人，可就此去告知他，以便他能善待我们。”^[32]作为穆塔利卜家族或言哈希姆家族^[33]的重要

代表人物，阿巴斯清醒地意识到后先知时代政治权力在归属上的不确定性，为此，唯有获得先知授权，方能平息未来的纷争，亦能保全家族在新时代穆斯林政府中的利益。然而，阿巴斯所言，并非先知所想，亦非阿里所愿。阿里说：“如果我们就此事问主的使者，一旦他拒绝了我们，那后人就永远不会再将它（政治权力）托付给我们。以真主发誓，我不会去问主的使者，决不！”^[34]阿里在此问题上，显得比阿巴斯更清醒，他的意思是，让未来的事情到未来去解决吧！

当日，宵礼迫近，圣门弟子们聚集在先知寺内等候先知出现。此时，先知正承受病痛的折磨。他强打精神洗了小净去领拜，但一连昏厥了三次。醒来后，他决定指派一位伊玛目来代替他。以前先知出行也曾指派人在麦地那代理伊玛目的职务，但此时却非同寻常，他身在先知寺内，又逢时代移改的前夕。无论他是基于何种判断做出此项任命，亦无关乎是出于宗教还是政治，在他人看来，或在未来的穆斯林国家政府中，这都是重大的政治暗示。

先知最终选定了艾布·伯克尔来出任伊玛目。“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35]，当先知做出决定后，艾布·伯克尔的女儿、圣妻阿伊莎^[36]立即出面劝阻。她继续说：“如果他站在你的位置上，人们会因为他伤心欲绝而听不到声音，你还是让欧麦尔领拜吧！”^[37]先知没有理会阿伊莎的建议，而是重复了他的决定：“你们让艾布·伯克尔去为人们领拜！”阿伊莎又找来欧麦尔的女儿、圣妻哈福赛^[38]让她劝说先知，改由欧麦尔当伊玛目。先知听后责备她们说：“哎！你们就是优素福故事中的那些（口是心非的）女人。去吧，让艾布·伯克尔为人们领拜！”^[39]显然先知的这项决定是不容商榷的。

其实阿伊莎是怜惜自己的父亲，她知道无人能取代先知的地位，艾布·伯克尔必将为站在先知的位分上而饱受他人的责难。阿伊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曾坚信，先知的位置无人能取代，也没有人会喜欢代替之人。我坚信，无论代替者是谁，对大家都不会是件好事。所以我坚持让主的使者改变由艾布·伯克尔代替他为人们领拜的想法。”^[40]哈福赛则是为了帮阿伊莎，但事后又对在先知面前“举荐”自己父亲的做法感到羞愧难当。受到先知责备后，哈福赛醒过神来，显得很难为情，她指着阿伊莎说：“我在你那儿从未得到一丁点儿好处！”^[41]

“主的使者命你率众领拜！”一位圣门弟子找到艾布·伯克尔，向他传达了先知的口谕。艾布·伯克尔认为自己不合适，想拒绝，站在一旁的欧麦尔鼓励他，让他接受这一光荣的使命。先知见艾布·伯克尔出来领拜，心情得到了一丝安慰。就在人们入拜时，他在两位弟子的搀扶下来到人们中间。艾布·伯克尔见状急忙从伊玛目位置退回班列中，但先知示意他待在那里，自己则跪坐在他身旁。大家就这样完成了拜功。^[42]对未来穆斯林政府的领袖人选的暗示，因先知的这一举止而更加明确了。先知或无此意，但穆民大众已心领神会。

漫长的一天总算过去了，但先知的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他再没气力从阿伊莎的房间去参加咫尺之遥的聚礼。据阿伊莎回忆，先知在病重期间曾期盼着轮到她家居住的日子，而就在轮到她家时，在她的守候中归主，并埋在她的房间内。^[43]

阿伊莎抓住先知的手，为他念“求庇护章”^[44]，抹擦他的身体，希望能减轻他的痛苦。作为圣妻，阿伊莎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经常过着家徒四壁的生活。要为普天之下众生作表率，必然要有这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先知把他对尘世的态度贯彻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去世前一天，他取出了家中仅有的 7 个迪尔汗施舍给了穷人。那时，他的一副作战用的铠甲还抵押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只为了换取一些大麦来充饥。

圣门弟子回忆，先知家中有时一升大麦都没有，到先知寺礼拜的人，极少能见到他家中生火做饭的场景。就在先知病重的那几天夜里，阿伊莎迫不得已到邻居家借了一点灯油来照明。她在后来回忆那段时光时说：“主的使者去世时，除过家中柜子里那半升多大麦外，再没有能吃的食物了。但那半升大麦让我吃了好长时间，直到有一次我量了它的重量，那些大麦很快就被吃完了。”^[45]

星期一晨礼时，先知突然揭起阿伊莎房中的门帘，看他的教生们排班礼拜。见人们认真礼拜的样子，他满意的笑了。^[46]这意味着，一个信仰共同体已经成熟，伊斯兰作为天启之道将存续于人类社会，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没有任何悬念。这是先知的使命，如今他已完成，再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此前，人们已有两天没见过先知，那角落中出现的这一幕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人们激动不已，几乎要从班列中跑出来。艾布·伯克尔不由自主地从伊玛目的位置退下，但先知则示意他们继续完成拜功，然后垂下了门帘。这是先知和他的教生的最后一面，他就在当日临近中午时归主。^[47]

先知在尘世的最后一个上午将怎样度过呢？他把女儿法蒂玛叫到跟前，与其耳语了几句。法蒂玛听后眼中涌出泪水，并含泪要走，但先知又把她叫回来，告诉了她一个秘密，法蒂玛听后破涕为笑。阿伊莎好奇地站在门旁，不知发生了什么，又不便多问。当先知归主一段时间后，阿伊莎向法蒂玛问起此事，法蒂玛说：“先知对我说他要在当日归主，于是我就哭了；他又对我说我是他的家属中第一个随他归主的人，于是我就笑了。”^[48]

据圣训，凡是先知归主，都将亲见自己在乐园中的位分，然后获准在今后两世间抉择生和死。^[49]先知在一次昏迷过后，用嘶哑的声音诵读了一段启示：“……愿与真主所保佑的众先知，忠信的人，诚笃的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50]他随后目视上方举手祈祷：“主啊！求你使我加入最高尚的伙伴之列。”阿伊莎一直守候在先知身旁，当听到这段祈祷词后，她意识到先知已就他的生死问题做出了选择，于是无奈地说了一句：“看来，先知选择了放弃我们。”^[51]先知举手宣读上述祈祷词三遍后垂下手来，就此归主。^[52]归主时，享年 63 岁。阿拉伯史学家曾集证，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都是 63 岁归主。巧合也好，定然也罢，总会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

公元 632 年 6 月 8 日^[53]，人类最后一位先知辞世。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就这样急促地落幕了。众先知及其时代也就此退出了人类社会，只有今之天启世界（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启示录经典和那些不朽的传言见证他们曾经的存在。

先知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完全进入了“尘世”状态。一切皆以宇宙间的自然法则行事，一切皆为人的意志使然，一切后果亦由人自己来背负。先知时代故有的神圣性在之后的时代被拿去了，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教法是法学家的法律，学术是学者的志趣，即使是伊斯兰也只是由其载体所诠释的伊斯兰；唯有那《古兰经》恒久地保持着一份来自宇宙超自然实在的绝对权威性。当然，政治可以是完全秉持了伊斯兰精神的，法律可以真正成为主的法度，一切仍能如先知在世时那样理想与神圣——但人的本质决定了这一切或许不再如此。与此神圣问题相伴的则是哈里发时代的所有问题，随之而来的分歧与战争、苦难与悲伤，无非是进一步揭示了此岸世界的本质罢了。

|先知归主对伊斯兰事业的冲击

先知归主时，艾布·伯克尔正在麦地那郊区松哈^[54]的家中。欧麦尔在场，他站在门前对人们说：“伪信士才会说主的使者死了！”^[55]他亲见先知已归主，但不肯相信自己的双眼，为此他几乎丧失了理智。“以主盟誓！他没有死，他只是如穆萨那样与主去会面了，只是要与他的教生离别四十日而已；而后会在说他已死的谣言中返回。以主盟誓！待主的使者返回之时，必定要斩断谣传他死去的人的手脚！”^[56]他手提宝剑站在那里，气势逼人，无人能与他理论。当时人们中有一种传言，认为先知死后定会再次复生，待建立了丰功伟业后再归主。

艾布·伯克尔闻讯由松哈策马赶来，他翻身下马进入清真寺。此时，欧麦尔正在侃侃而谈。艾布·伯克尔未与任何人搭话，径直走进了阿伊莎的房中。他揭开盖在先知面容上的单子，俯下身去哭着亲吻了先知的额头，然后说：“我愿以我的父母将你赎回来！以主盟誓！真主绝不会让你尝试两次死亡，至于给你注定的死亡，你已经历了它。”^[57]他把单子盖好，来到屋外。欧麦尔还在那里反复强调他的观点，艾布·伯克尔让他安静并坐下，但欧麦尔仍固执地在那里站着。

艾布·伯克尔面向人群大声疾呼：“人们啊！谁崇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确已死了；谁崇拜安拉，安拉确是永生不死的！”^[58]他随即诵读了一段启示：“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确已逝去了；如果他病故或阵亡，难道你们就要叛教吗？叛教的人，绝不能损害真主一丝毫，真主将报酬感谢的人。”^[59]这看似就是一段为此情此景而预设的经文。这种强有力的引证，不容分说地让人们接受了先知归主的事实。人们听罢放声痛哭，欧麦尔也丢下宝剑，瘫软在地上。^[60]

艾布·伯克尔不愧为圣门弟子的首领，在此关键时刻，能力挽狂澜，主持教门大局。此后，艾布·伯克尔如同变换了一个人，先知在世时他那种和蔼可亲的老者形象，在先知去世后严肃、冷峻和果敢取而代之。这种神情一直持续到他放下肩上的重担归主为止。那是一种作为一个时代的教门的守护者所特有的警觉性。

在麦加，先知的去世也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浪，最终圣门弟子苏海伦^[61]在天房门前向众人解说主圣关系，强调认主独一之道，使麦加在此重大历史时刻与麦地那并肩站在了一起。^[62]

艾布·伯克尔依照先知的嘱托，命众人葬先知于“归主之处”。^[63]次日，人们为先知举行殡礼。艾布·泰来哈^[64]等人将先知的遗体移开，在先知归主的床榻处挖出一个墓穴，阿里带着几个人负责清洗先知的遗体。清洗时，先知的衣服未被脱下，而是隔着衣服，洗毕再为其裹上三层白棉布。^[65]随后，人们十人一组进屋为先知站了殡礼，并于当晚将其下葬。

最初，先知墓只是个半圆形的土堆，头西，脚东，面南。公元 634 年艾布·伯克尔去世后，应其生前遗愿，葬于先知墓下方，与其首尾相对。公元 644 年欧麦尔归主时，又应其遗愿，葬于艾布·伯克尔墓下方，同样与其首尾相对。公元 706 年，先知墓被扩建在清真寺内，以短墙隔离。近代以来，沙特政府以崇拜先知墓现象日趋严重为由，将三座墓与外界隔离，建成一个长 20 米，宽 5 米，以 2 米高石墙为遮挡，外部以铁栅栏隔离的呈东西长方形的独立建筑。今先知寺绿顶下方处，即先知墓所在。

麦地那是先知之城，圣门弟子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先知归主却能引发如此一场风波，这对自使团之年^[66]以来，仅接触教门一年有余，对伊斯兰作为天启之道的核心价值知之甚少的阿拉伯各部落，其冲击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阿拉伯半岛诸错综复杂的部落能在此历史时刻认同为一个统一的信仰与政治共同体，完全是因

为先知这个人物。如今，这最强有力的纽带断了，这种共同体便不能再轻易维系下去，随后的叛乱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每一种文明在畅行于人类社会时都将担负被各种价值观肢解的风险，此即伊斯兰所必须面对的风险。如何应对先知归真引发的社会危机，严肃地考验着圣门弟子的智慧。

|先知的遗产

先知没有为他的教生留下黄金与白银，却留下一个国家。使团之年，阿拉伯半岛各部落鬼使神差般遣使来麦地那，自愿归信伊斯兰，并臣服于麦地那政权，从而造就了阿拉伯半岛有史以来的首个统一国家政权。这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社会图景中闻所未闻。贝都因人常为水草而爆发战争，他们绝不会轻易向他人交出权力。这是史学家能对此给出的最肯定的答复，但任何定义并非总是有效的。使团之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完全颠覆了贝都因人的本性，借用伊斯兰式的话语来表述，此即伟大的安拉对他的教门的恩典。

无人能取代先知的地位，但由先知建立的穆斯林政权和伊斯兰社会总要有人来领导，要有人来贯彻伊斯兰的法度、管理城市、领导军队、裁决纠纷。因先知留下的这一切，在伊斯兰肇始的年代，国家与信仰便成为不容分割的统一体。这意味着第一代穆斯林就要参与政治事务，同时意味着，在尘世这种最具争议和冒险的生活中，再虔诚的信士也不能免俗。人类社会仍在按照一般规则演进，只是变换了处理事务的主人，还有一种全新的、名为“伊斯兰”的处世理念。

圣门弟子将怎样接手政治事务呢？前时代无疑是不容模仿的，今视之，它是伊斯兰社会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那是先知的时代，一切事务都前所未有地实现了高度统一和理想化。那时，伊斯兰社会中的所有穆斯林在某种形式上都是先知的直传弟子，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由先知亲手来制定的，所有天启的知识都是经先知的口传达的。他是宗教上的先知，也是政治上无可争辩的权威，是一切事务最终的仲裁者。这意味着只要有先知，就没有不能被化解的社会问题。伊斯兰作为一个包括信仰、政治与文化上的统一体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这一切皆因一位先知的存在。如今这位先知去世了，维系伊斯兰社会的存续骤然变得严峻起来。

实则，先知之后的时代才是人类在尘世生存中的普遍境遇，人类接受安拉考验的历史此时才真正开启。随着先知的辞世，启示降示完结，安拉为人类订立的考验规则全部就绪，剩下的就是人类将如何遵守这些规则并以此谋取后世永恒的幸福。

圣门弟子是承载伊斯兰的第一代人，伊斯兰将以何种形式立存于世，则取决于这一群体的智慧。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由谁来接管先知留下的穆斯林政府。前文提及在先知病危时阿巴斯与阿里的那段对话，表露出圣门弟子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人们相信，如果先知确定一位政权继承人，必将化解政权过渡中的风险。然而阿里却拒绝就此去问先知，而先知直到归真也未明示。我们相信一位一生中事无巨细的先知是不会遗忘如此重大的事务的，他显然是对此表示了沉默。如阿里所预见到的，如果他就此事问先知，而先知拒绝了由哈希姆族人为继承人，那这件事的严重性将是哈希姆族人或要永远丧失执政权——被先知拒绝意味着将丧失在伊斯兰世界的优越性和穆斯林的信任。同时，如果先知指定一位继承人，那此人及其家族便因此获得了政治特权，并可能导致类似君权神授的后果。于是乎，先知对此沉默了——再没有比这更妥善的方式了。

实则，回应政治问题已不再是先知的任务。《古兰经》云：“使者们只负明确的传达的责任。”^[67]一位先知无论如何都不是政治家。先知穆罕默德之所以成为国家领袖，无疑是在麦加 12 年非暴力宣教招致古莱氏贵族的残酷打压的结果。政治迫害只能以政治的方式去回击。先知别无选择的来到麦地那，被麦地那人公推为首领，并在麦加人发起的战争中击败对方，最终赢得了一个统一国家政权。在天启的视角上，先知穆圣是封印的先知，伊斯兰是安拉给予人类的最后的宗教之道。因此，安拉以他的意志以一切之可能来实现其目的。但归根结底，先知所关切的不是现世的事物，而是人的灵魂。当一条天启之道被完整地铺设后，当灵魂已能借此获得拯救之时，先知的任务即已完成，剩下的就看人类自己了。

尽管先知没有明示政权继承人问题，但留下了一种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共和精神。在先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管理麦地那的十年间，他将国家看作是全体国民为了共同之幸福所从事的一项共同事业，这在他寒酸的生活中获得了全面体现。按照天启的观念，人人都被主赋予了代治之权^[68]，可谓之“天赋人权”。每个人之存在，在主那里都有其作为人的绝对价值，其性命不容侵犯。今世的生存规则是真主完全交由人按照其自由意志选择的，这即是“自由人权”。于是伊斯兰在信仰上，普遍奉行“宗教无强迫”^[69]之由天启经典订立的原则。先知穆罕默德虽贵为至圣，蒙主的指导，拥有无上的权威，但仍设立圣门弟子议事会，以协商的方式来处理政治事务。以天启精神订立的沙里亚法，成为包括先知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的律法。鉴于在信仰上所订立的善恶法则，每个人都必须为了对主的敬畏而在社会事务中去维护社会正义。在以上种种共和精神之下，穆斯林完全可以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政治模式，超越古今人类所有政体也未尝不可能。再者，政治事务已成为政治家接受安拉考验的一项重大的内容，凡涉足其间者，无不以后世永恒之幸福为赌注。这些积极因素理应演化出一个理想的穆斯林政府。

| 哈里发的产生

先知归主一事，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将这个信仰共同体的凝聚力检验了一番。据欧麦尔回忆^[70]，阿里和祖拜尔^[71]等一批人聚集在法蒂玛家中，迁士们聚集在艾布·伯克尔周围，而辅士们则聚集在白尼·萨阿德的草棚^[72]之下。穆斯林信仰共同体因人们在政治事务上的某种认知而很自然地分为三个党派，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尚有在政治之外的对信仰的高度认同，这使得对政治事务的处理仍能在顾全教门的大局之下进行。

身为伊玛目的艾布·伯克尔并无心顾及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而是一心料理先知的后事。欧麦尔劝他出面主持大局，以免教门事业受损。聚集在法蒂玛家中的阿里等人是政治上的少数派，加之阿里身为迁士和举足轻重的圣门弟子，在此重大时刻，定能做出正确判断，于是艾布·伯克尔可暂且忽略他。然而辅士身为麦地那原住民，占据天时、地利和人数众多的优势，一旦做出政治任命，麦地那或将在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政权中分离出去，半岛将重归蒙昧时代的乱局，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艾布·伯克尔在欧麦尔和艾布·欧拜德·本·哲拉哈的陪同下前往辅士们聚集的白尼·萨阿德的凉棚处，以探究竟。

他们三人途遇两位虔诚且清廉的辅士，彼此互问赛俩目后，两人告诉他们，辅士们已商议由海兹拉吉部落^[73]的塞阿德·本·欧巴德^[74]出任辅士的首领，并劝说他

们料理先知后事为大，暂且不必理会辅士们的聚会，但他们还是决定前往聚会处。待他们来到凉棚下时，似乎辅士们早已商议完毕。塞阿德·本·欧巴德因生病在一处角落里躺着，身上盖着毯子，他是整个会议的主角。艾布·伯克尔等人的到来让这场聚会略显尴尬，彼此问候并短暂对坐后，辅士的一位代表起身发言。

这位辅士首先宣念作证词并赞颂安拉，随后指出辅士在伊斯兰事业上建立的卓越功勋，强调迁士在人数上势单力薄，从而提出辅士们不应在政治上听命于迁士的观点。^[75]辅士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但他们的政治视野仅限于麦地那。欧麦尔早已按捺不住情绪，他精心准备了一次发言以反驳对方的观点，但艾布·伯克尔劝阻了他，然后极为稳健并得体地作了发言。他说：“你们所言辅士之优越，你们当之无愧。不过阿拉伯人在此事上（哈里发）只信服古莱氏人，只因他们在地位与谱系上皆居于核心位置。”^[76]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辅士们着眼于麦地那一隅之权力，而艾布·伯克尔却以整个阿拉伯半岛乃至所有阿拉伯部落的政治统一为指归。

麦地那已不再是蒙昧时代的几个部落的自然辖区，它如今已升格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政权的首都。因此，哈里发只能是一人，而这人选只能是古莱氏人。因为阿拉伯半岛所有阿拉伯部落仍存留有强烈的部落历史观念，而古莱氏人在历史与传统上被认可为阿拉伯人中的典范，在此历史时刻，只有古莱氏人出任哈里发方能保持半岛的政治与所有族群的统一。鉴于此，无论辅士要寻求麦地那的政治自主（近似于分裂）还是出任一国之哈里发，均不妥。

艾布·伯克尔说话时，已意识到此时必须推出哈里发人选交由人们来宣誓，否则会再生事端，或致教门分裂，使统一的阿拉伯半岛毁于一旦。于是他牵着欧麦尔和艾布·欧拜德的手说：“我向你们推举这两个人，你们任选其一宣誓效忠。”^[77]此时一位辅士起身说：“古莱氏人啊！我们还是彼此各选一位首领吧。”^[78]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阵躁动。欧麦尔担心穆斯林稳麦或就此分崩离析，于是当机立断，让艾布·伯克尔伸出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郑重地向他宣誓效忠（贝都因人的习俗是击掌）。演说与辩论被欧麦尔的实际行动制止了，在场的人必须做出选择。艾布·欧拜德向前宣誓，麦地那的奥斯人^[79]纷纷起身宣誓，在场的其他辅士也随之跟进。^[80]于是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政权的第一位哈里发便产生于草棚之下，史称“草棚议政”。^[81]

所谓“哈里发”，即“代理者”之意。因无人能取代先知在现世留下的具有宗教与政治双重含义的领袖地位，于是穆斯林将占据此位者谨慎地称作“代理者”。因为现世的事务必须有人来处理，于是后人便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理念，兼具对超然的主的敬畏与人的生存权的尊重。

以当今政治学观念视之，这种国家元首的产生形式似乎有失程序正义。公民选举被社会政治精英的推选所取代，而且元首一旦产生，一般而言便是具有部落酋长风格的终身制。然而，以当今人类由深厚之历史经验所确立的精密的政治制度来衡量公元 7 世纪的某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个在无政府与文明基础的蒙昧时代所确立的一种体制，那必然就陷入了历史学上的年代倒错的谬误。相反，自公元 632 年起建立的哈里发政府，以推选避免了世袭与专制，以人们对哈里发推选人的宣誓实现了民意的诉求，以对超然的主所确定的善与正义的信仰而将今之共和精神作为立国之本并在随后的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艾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一事，有传言指宣誓是偶然完成的，即程序不当。欧麦尔听后特意准备了一篇演说来解释此事。他承认对艾布·伯克尔的宣誓事出偶然，但提出即使重新宣誓，哈里发一职亦非艾布·伯克尔莫属，何况当时完全是为顾全教门大局不得已而为之。对于今后新的选举，欧麦尔曾郑重指出：“凡未经穆斯

林大众协商而擅自效忠某人（为哈里发），宣誓效忠者与被宣誓效忠者均无权再被效忠。”^[82]这是对哈里发选举的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对哈里发的效忠成为穆斯林稳麦的大众事务，必须经大众议事决定，凡私下效忠某人为哈里发，就是对公众利益于不顾，应当被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权。

草棚议政的第二日，麦地那穆斯林聚集在先知寺内，欧麦尔起身向人们陈述昨日发生的事情。随后，人们纷纷起身向艾布·伯克尔宣誓。宣誓行为是对哈里发人选所具有的公信力的检验，完全遵照个人的意愿来进行。当绝大多数人向艾布·伯克尔宣誓后，他登上敏拜尔作了一篇就职演说。在赞美安拉后，他说：“人们啊！我受托出任你们的执政者，但我却并非你们中最称职之人。如果我行事正确，你们就拥戴我。若我错了，你们当予以纠正。诚实是忠诚，虚伪是背叛。你们中的弱势群体，在我这里是强者，若主意欲，我必将赋予其应得之权力。你们中的强势群体，在我这里是弱者，若主意欲，我必将挫其锋芒。你们中任何一人都不要放弃为主道奋斗！凡放弃为主道奋斗之民族，安拉必使其蒙羞。凡罪恶泛滥之民族，安拉必使其遭难。若我服从安拉及其使者，你们就服从我。若我背叛了安拉及其使者，你们就背叛我。去礼拜吧！愿安拉赐福你们！”^[83]寥寥数语，已将他的执政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宣誓即向安拉发誓听命于领袖，除非领袖有背信弃义的行为，否则违背誓言者必遭报应。

此后，各部落陆续派代表来向哈里发宣誓。此间，唯有哈希姆人拒绝宣誓。^[84]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有自认为合适的哈里发候选人，此人就是阿里。阿里因其特殊的历史身份，吸引了一批人支持他出任哈里发，其中哈希姆族人尤甚。当艾布·伯克尔接受宣誓后，阿巴斯和艾布·苏夫扬^[85]两位部落领袖分别找到阿里说：“哈桑的父亲啊！伸出你的手来，我向你宣誓效忠。”^[86]前日草棚议政已选出了一位哈里发，如果再向他人效忠，穆斯林稳麦必然会分裂。此时，阿里展示了他宽广的胸怀及其智慧，他不但拒绝了阿巴斯和艾布·苏夫扬的宣誓，并就他们这一行为批评道：“以主盟誓，这只是在挑起纷争。以主盟誓，这是要让伊斯兰受到伤害！”^[87]于是，无人再敢找阿里宣誓，但支持者仍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一部分辅士也曾表示：“我们只向阿里宣誓效忠。”^[88]祖拜尔甚至直言：“我的宝剑不会插入鞘中，直至人们向阿里宣誓效忠。”^[89]欧麦尔见状非常生气，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夺下他的剑，用石头打他。”^[90]随后，欧麦尔再去劝说反对派，告诉他们哈里发既已选出就不能再向他人宣誓，这明显是在制造分裂、挑起事端。

阿里为顾全大局而拒绝了他人的宣誓，但对草棚议政非常不快。他并非反对艾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也不奢望哈里发必须由自己来担任，但对哈里发如此草率的产生持保留意见。当时，阿里与艾布·伯克尔等人都在料理先知的后事，当艾布·伯克尔等人前往萨阿德人的草棚议政时，却将阿里丢在一旁。阿里认为他有权参与如此重大的决策，但如前文所述，草棚议政事出偶然并过于急迫，不得已才选出艾布·伯克尔为哈里发。阿里内心的不快使他对艾布·伯克尔的宣誓迟疑了，而哈希姆族人因见阿里此举也拒绝宣誓。直到六个月后，即法蒂玛归真后，阿里才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向艾布·伯克尔效忠，此后哈希姆族人亦纷纷跟进效忠。^[91]当艾布·伯克尔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后，一个兼具阿拉伯部落风格与伊斯兰的现世精神的哈里发政府被组建起来，着手处理国家的各项事务。

先知时代就此隐去了，一个新时代应运而生。

注释:

1、**طبري** (全名: 923-838, **أبو جعفر محمد ابن جرير الطبري**)，生于里海南岸的阿莫勒。著有《古兰经解总汇》(جامع البيان في تفسير القرآن)，简称《泰伯里经注》(تفسير الطبري)、历史学代表作《历代先知与帝王史》(تاريخ الرسل والملوك)。

2、**المسعودي** (全名: 956-896, **علي بن الحسين بن علي المسعودي أبو الحسن**)，巴格达人。被伊本·赫尔敦誉为“史学的伊玛目”。代表作:《黄金草原》(مروج الذهب ومعادن الجواهر)。

3、**ابن الأثير الجزري** (原名: **عز الدين أبو الحسن بن عبد الكريم الجزري الشيباني**)，以“**ابن الأثير الجزري**”闻名于世，1160-1233)。生于突厥人统治下的叙利亚，学术生涯在摩苏尔，时常游历巴格达，后来便随从萨拉丁的军队穿梭于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地。代表作:《历史全书》(كتاب الكامل في التاريخ)。

4、**ولي الدين أبو زيد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محمد بن محمد بن الحسن بن جابر بن محمد بن إبراهيم** (全名: **ابن خلدون**)，阿拉伯穆斯林历史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政治理论家，被公认为是人口统计学之父、社会学之父。代表作《历史绪论》(مقدمة ابن خلدون)，约成书于1377年，是其历史巨著《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及他们同时代人历史始末殷鉴书》(كتاب العبر، وديوان المبتدأ والخبر) (《في أيام العرب والعجم والبربر، ومن عاصرهم من ذوي السلطان الأكبر تاريخ ابن خلدون: (ديوان المبتدأ والخبر في تاريخ العرب والبربر ومن عاصرهم من ذوي الشأن الأكبر)》)的第一卷。

5、公元632年3月。

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148页。

7、“**حجة الوداع**”，或言“**حجة البلاغ**”。参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480页。

8、《古兰经》: 5: 8。参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第183页。

9、**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بن نفيل بن عبد العزى بن رباح بن عبد الله بن قُوط القرشي العدوي**，584—644。

10、[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年版，第793页。

11、**جبريل**，传达启示之天使。

12、[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年版，第798页;《布哈里圣训实录》: 6285。

13、**فاطمة الزهراء بنت رسول الله محمد بن عبدالله بن عبدالمطلب**，605—632。

14、[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年版，第798页。

15、**البقيع**。

1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366页。

17、《古兰经》: 3: 185。

1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189页。

19、**الفضل ابن العباس**，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366页。泰伯里作: **الفضل بن عباس**，指为伊本·阿巴斯的兄弟，见《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第189页。

20、**علي بن أبي طالب بن عبد المطلب بن هاشم بن عبد مناف**，600—661。

21、**المنبر**，清真寺礼拜殿内的阶梯式演讲台。

22、**نكاح** (المهاجرون)，指公元630年之前为信仰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穆斯林。

辅士 (الأنصار) ，指帮扶先知与麦加穆斯林的麦地那穆斯林。

2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189—190 页。

24、غزوة أُحد。625 年 3 月，为了打通麦加至叙利亚的经济通道，以及洗刷白德尔战败的羞辱，艾布·苏福扬率 3000 名士兵及 200 名骑兵袭击麦地那。这支武装在距麦地那约 5 英里的吴侯德同闻讯而来的约 700 名穆斯林遭遇，穆圣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但穆斯林最终击退了麦加人。

2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190—191 页。

26、أبو بكر الصديق عبدالله بن أبي قحافة، 573—634。

27、星期四，即公元 632 年 6 月 4 日，伊斯兰历 11 年 3 月 9 日。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192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367 页。

2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67 页。

29、《布哈里圣训实录》：4432。

30、عبّاس عبد المطلب。穆圣的叔父。

3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193 页。

3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193 页。

33、بنو هشام。

3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194 页。

3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67 页。

36、عائشة بنت أبي بكر الصديق زوجة رسول الله، 614—670。

37、[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801 页。

38、حفصة بنت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604—665。

39、[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802 页。

40、《布哈里圣训实录》：4445。

41、[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802 页。

4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67—368 页。

43、[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798 页。

44、《古兰经》第 112、113 和 114 章。穆圣生前患病时曾这样医治自己，阿伊莎只是仿效而已。见《布哈里圣训实录》：4439。

45、《布哈里圣训实录》：3079。

4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198 页。

47、《布哈里圣训实录》：4448。

4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68 页。

49、《布哈里圣训实录》：4437。

50、《古兰经》：4：69。

51、[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805 页。

52、《布哈里圣训实录》：4449、4463。

53、即伊斯兰历 11 年 3 月 12 日。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00 页。

54、السُّنْح。

5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0 页。

5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0 页。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3667。

5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0 页。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3667、4452。

5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68 页。

59、《古兰经》：3：144。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01 页。

60、欧麦尔回忆说：“我意识到主的使者真的归真了。”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01 页。当欧麦尔担任了第二哈里发后，他就此事问伊本·阿巴斯：“当我见主的使者去世时，你可知我在想什么？”阿巴斯说：“噢！穆民的领袖啊！我真不知你当时的想法。”欧麦尔说：“以主盟誓。我当时也是想起了一段大家都熟悉的经文：‘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使者作证你们。我以你原来所对的方向为朝向，只为辨别谁是顺从使者的，谁是背叛的。’（2：143）我从字面理解，觉得主的使者将为我们永远作证，直到事业结束时，他是唯一不会死之人。只有伪信者才相信使者离去了，与我们永别了。”

61、سُهَيْل بن عمرو。

6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68 页。

63、艾布·伯克尔说：“我听安拉的使者说，使者在哪里归真，就在哪里埋葬。”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13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371 页。

64、أبو طلحة。

6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12 页。

66、سنة الوفود。指公元 631 年阿拉伯半岛各部落集中派使团奔赴麦地那晋谒先知、归信伊斯兰并服从哈里发政府的历史事件。详情及称谓，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470 页。

67、《古兰经》：16：35。

68、“我以你们成为大地上的代治者，以便我看你们怎样工作。”（《古兰经》10：14）

69、“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古兰经》2：256）

7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自 205 页以下；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自 369 页以下。

71、الزبير بن العوام بن خويلد الأسدي، 594—656。

72、سقيفة بني ساعدة。

73、الخرزج。

74、سعد بن عباد。

7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5 页。

7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5

—206 页。

7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6 页。

7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6 页。

79、الأوس。

80、[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488 页。

81、حديث السقيفة，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03 页；伊本·赫尔敦作“خير السقيفة”，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第 487 页。

82、《布哈里圣训实录》：6830；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369 页。

8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10 页。

8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8 页。

85、أبو سفيان。

8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9 页。

8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9 页。

8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68 页。

8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3 页。

9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3 页。

9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8 页。

第2讲：

哈里发政府的危机

艾布·伯克尔继承了先知留在尘世的遗产，以哈里发之名掌管阿拉伯半岛穆斯林国家政权。尽管哈里发经由草棚议政顺利产生，伊斯兰看似仍是阿拉伯半岛具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切却因先知的离去而充满了变数。这一阿拉伯统一国家政权因先知一人之权威而建立，此前并无先例可循，文化上亦毫无基础可言。换言之，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普遍缺乏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政权和文明社会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降尊纡贵于麦地那，其根本原因不外乎是出于对先知的敬仰。至于先知所宣扬的安拉和伊斯兰，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中的贝都因人尚缺乏真正的认知，这已被随后而来的叛乱所证实。

再者，先知在世时并无意在政治层面上对各部落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当初派往各地的圣门弟子的职责主要是宣教和征收宗教课税。当先知这具有灵魂地位的角色消失时，新政权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中央与地方、哈里发与部落长老间羸弱的政治维系便可能在瞬息间断裂，统一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此即艾布·伯克尔的新政府所面临的危机，他若想保持先知的遗产，使阿拉伯人所建立的统一国家政权免于分崩离析，就必须在先知之后的危机中做出正确的选择，重建阿拉伯半岛国家秩序并确立伊斯兰的存在。

| 远征北方的军队

当先知归真时，一支穆斯林军队正驻扎在麦地那北郊的朱尔夫军营^[1]。这支军队汇集了所有穆斯林部落的战士，欧麦尔也是其中一名普通士兵。^[2]指挥官是欧萨迈·本·载德^[3]，由先知亲自委任。任务是肃清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接壤的北方边境的武装威胁。那里属于曾与先知结盟的古达尔部落^[4]的一些部族的自然辖区，是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与拜占庭帝国的屏障，但不久前有些部族撕毁盟约，背叛了麦地那。不仅如此，世代居住在亚喀巴湾至沙目^[5]之地的古达尔各部族，对拜占庭帝国俯耳听命，控制着半岛与沙目相邻的大片土地，威胁着麦地那的安全。因此，先知被迫组建一支军队来讨伐背信弃义的部族，重建国家北部屏障，同时也是向北方邻国拜占庭展示军力，希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能为新生的穆斯林政权赢得更多生存空间。

指挥官欧萨迈年仅二十，与其所统领的身经百战的将士们相比，略显稚嫩。有圣门弟子就此提议以一位年长、老练之人取而代之，但先知力排众议坚持了这项任命。^[6]因先知的病情加剧，欧萨迈和他的军队并未开拔。当先知归真的消息传至军营时，欧萨迈拔营回城，将先知给他的帅旗插在阿伊莎的门前，以示交回兵权。

艾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后，取回帅旗再次交给欧萨迈，命他在朱尔夫重整军队，按照先知生前的计划出征。各部落的穆斯林在号令之下重新集结在欧萨迈的帐下。与此同时，先知归真的消息迅速传遍阿拉伯半岛。一些部落长老将先知的归真视为教门的终结、国家政权的瓦解，开始驱逐在当地传教的圣门弟子。这种背离盟约的行为，使麦地那与这些部落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穆斯林统一国家政权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鉴于此，包括欧麦尔在内的一部分圣门弟子向哈里发建议取消此

次军事行动，让军队留守麦地那，静观其变，以防不测。

欧麦尔作为代表去见艾布·伯克尔，劝他听取众人的建议。哈里发已决心执行先知的这项遗命，他说：“即使我被一群野狗与恶狼围攻，也一定要执行主的使者的命令。我不能违背主的使者已决定之事！”^[7]欧麦尔听罢无话可说，但他又提出了另一项要求，他说：“辅士们要求以一位年长的人来替换欧萨迈。”本来是坐着的艾布·伯克尔听罢猛然起身，他上前揪住欧麦尔的胡子说：“罕塔布的儿子啊，愿你母亲没有生过你这个孩子！是主的使者任命了他，你让我撤换他吗？”^[8]欧麦尔顿觉羞愧难当，匆匆返回朱尔夫军营报到去了。人们围过来问欧麦尔情况，他懊恼的说：“你们还是执行命令吧！愿你们的母亲都没有生养过你们！你们让我在主的使者的哈里发那里没有得到一丁点儿好处！”^[9]

军队开拔之日，艾布·伯克尔仿效先知生前的做法，亲自到军营为将士们饯行。他按照惯例首先宣布了军纪，严命将士们不得伤害老弱病残和妇孺儿童，不得背信弃义，不得侵犯其他宗教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力，甚至包括不得破坏自然环境，共约10项内容。^[10]这些军纪成为日后阿拉伯帝国对外征服中穆斯林士兵的行军规范。

军队开拔了，艾布·伯克尔让欧萨迈上了战马，自己则徒步为军队送行。由战马溅起的尘土不断溅在哈里发身上，欧萨迈见状实在过意不去，他说：“主的使者的哈里发，你上马吧，否则我一定要下来！”^[11]“以主盟誓！你不用下来，我也不骑马，让我的脚为主道沾一点尘土，这又何乐而不为呢？战士每走一步，天使为他记录七百件善功，提升七百个品级，抹去六百件罪恶！”^[12]艾布·伯克尔从容地答道。送行了一段路程后，艾布·伯克尔向将士们告辞。应艾布·伯克尔的请求，欧麦尔被获准留下来协助哈里发处理政务。

|里达叛乱

艾布·伯克尔动用了国家唯一的武装力量远征北方，麦地那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而新政府则因先知的归主正迎来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派兵远征北方的决策，让麦地那陷于危险的境地，但它也向外界宣示了艾布·伯克尔及其政府的自信：如果新政府没有能力统治阿拉伯半岛，那它绝不会在此时把军队派往北方。这一点或许能够被罗马人和波斯人所认识，但阿拉伯人却不然，他们总是依照传统来看问题，从不善于推理。

阿拉伯人经过了约二十年才接受一位先知，如今他们要多长时间才能接纳一个没有先知的国家政府呢？先知去世后，艾布·伯克尔及其新政府便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阿拉伯人不会去推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半岛国家政权将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只知道被约束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

如前文所述，先知归真前所确立的以麦地那为首都的阿拉伯半岛国家政权，并非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偏远地区的部落更多地是在名义上臣服于麦地那，而且完全仰赖先知的个人权威来维系。尽管先知曾向各地派遣了圣门弟子，但各地部落首领仍大权在握，如果他们决意反叛，这个国家便会瞬间解体。果不其然，就在欧萨迈的军队开拔不久，各地叛乱的信息便接二连三地传至麦地那。先知辞别朝觐时曾派遣阿慕尔^[13]出使阿曼^[14]，此时他遭到当地部落驱逐，匆忙赶回麦地那向哈里发汇报。^[15]阿慕尔一路之上由东自西横跨半岛，目睹了各地的混乱状况，发现很多部落要么叛教，要么拒缴天课。叛教部落开始杀害他们中仍坚守信仰的人，而拒缴

天课者则驱逐了麦地那的使节，拥兵自立。

哈里发必须尽快弄清各地的形势，并拿出处理危机的方案。不久，半岛局势基本明朗。麦加的古莱氏人^[16]，塔伊夫^[17]的赛格夫人^[18]，在此危急关头，不但保持伊斯兰信仰，而且仍认同麦地那作为半岛统一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19]此外，阿曼和也门尚有几个小部落在动乱中坚守信仰，不为时局所动。尽管仅有区区几个部落与麦地那同心，却给予艾布·伯克尔的新政府重建国家秩序以信心。

除以上几个部落外，其他所有部落均存在着不确定性。有公然叛教者，有起兵反叛者，亦有骑墙观望者。其中对麦地那构成严重挑战的有两股势力，其一是图莱哈^[20]，他是艾赛德部落^[21]的首领，拥兵布扎海^[22]，掌控半岛北部一带；其二是穆赛里麦^[23]，他是哈尼法部落^[24]的首领，拥兵耶马迈^[25]，掌控半岛中部偏东一带。另有伊拉克泰厄里布部落^[26]的塞杰哈^[27]率领一支武装力量进入半岛，怂恿各部落与麦地那为敌。这支境外武装力量的规模本不足为患，但它的煽动却加剧了半岛的紧张局势。总之，整个阿拉伯半岛因先知归真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争，阿拉伯史学家称之为“里达叛乱”^[28]。

| 哈里发的抉择

一个由先知建构起来的半岛社会秩序开始崩溃，阿拉伯各部族又回到了蒙昧时代无序的生活中。这一切几乎不存在预谋。在一片废墟般的文化与死亡般的沙漠风景中，贝都因人早已不习惯推理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一种对蒙昧时代生活的肆意模仿，一种唯心的、主观的冲动。一个有序的、统一的国家政权，无疑与蒙昧时代的生活格格不入，丢掉伊斯兰信仰的规范，脱离麦地那的束缚，便可以肆意妄为。强盗开始在各地横行，野蛮的部落则烧杀抢掠，甚至威胁到麦加的安全。为了避免圣城不被劫掠，哈里发不得不派出 500 名穆斯林士兵驻守麦加，以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哈里发决定动用武力来恢复社会秩序，讨伐叛乱的部落。尽管政府暂时无兵可派，但这却是一种政治决心。对于公开对抗哈里发并叛离伊斯兰者，可视其为敌人，但那些仍声称信仰伊斯兰却拒交天课者呢？天课^[29]是构成伊斯兰信仰的核心信条之一，是安拉在《古兰经》中确定的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的济贫税，也是当时麦地那作为中央政府向地方收取的唯一课税，而且还将按照《古兰经》的严格规定如数分配给各地的贫民。拒交天课者却声称：“我们礼拜，但我们不缴纳天课。”哈里发决定将这些声称礼拜却不缴纳天课者一同视为叛教者，并与之斗争到底。这在圣门弟子中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穆斯林目前势单力薄，应采取权宜之计，在天课问题上做出让步，以便有能力应对公开反叛的敌人。他们劝艾布·伯克尔能接受他们的拜功，免除他们的天课。欧麦尔则认为，交纳天课与否是信仰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只要他宣念了清真言就是穆斯林，不应以敌人视之。

欧麦尔作为代表去见艾布·伯克尔说：“你怎能同这些人宣战呢？安拉的使者曾说：‘我奉命与人作战，直至他们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如果他们作证了，那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得到我的保护。除非犯下伊斯兰的禁令，而他们的清算者是安拉。’”^[30]艾卜·伯克尔则说：“以主盟誓！我一定要讨伐那些把礼拜与天课区别对待的人，因为天课是拥有财产者必须承担的义务。以主盟誓！倘若他们拒绝交给我曾交给主的使者的一只羊羔，我也誓必去讨伐他们。”^[31]艾布·伯克尔为了进一步表明

决心，又继续说：“即便我找不到一个帮助我的人，我也会独自奋战，直到真主在我和他们之间做出判决，他是最好的判决者。”欧麦尔听罢接受了哈里发的观点，他出来后对众人说：“以主盟誓！我认为真主开阔了艾布·伯克尔的胸怀，我终于认识到，他所坚持的才是真理。”^[32]

艾布·伯克尔为何不顾政府的处境而执意要将拒交天课者视为敌人呢？此时，很少有人能够感触到艾布·伯克尔作为先知去世后伊斯兰的守护者，以及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政权的领袖所具有的那种压力。先知去世时，交到艾布·伯克尔手上的是一套完整的伊斯兰社会规范，以及一个几乎所有部落都自愿效忠的、以麦地那为首都的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政权。这两份沉甸甸的遗产，在伊斯兰作为全人类获得拯救之神圣的启示录宗教的意义上，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半岛以外，乃至它已是除先知外的任何生命都不能承受的重担。艾布·伯克尔必然将誓死保持这两份遗产的完整性，他可以在今世牺牲性命，但绝不能使灵魂在复生日处于亏折的境地。于是，艾布·伯克尔决不会允许阿拉伯人在接受了文明的洗礼后再返回那种愚昧和一盘散沙的、混乱的旧社会。当古兰启示获得完整的降示，伊斯兰社会规范已确立之后，他更不能允许有人在先知刚去世之际就肆意删改信条，置伊斯兰信仰于异化的危险境地。因此，他可以在坚守原则中死去——因为这样他将不必在审判日承担罪责，但他决不能失掉原则。

至于那些拒交天课者，当他们在信仰上否定了安拉的这一主命性信条后，他们无疑已丢弃了信仰。天课是安拉为这个世界上的穷人而向富人规定的一项济贫税，因此穷苦百姓是绝对不会起身反抗这项为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课税的，只有那些富人和贵族们才有反抗的理由。然而，当富人们在信仰层面上反抗这项联系到死后末日审判的宗教律例时，他们所声称的信仰无疑就是骗人的把戏。

| 叛教者对麦地那的袭击

圣门弟子们很快就如何应对叛乱者达成了共识，一致支持哈里发同敌人斗争到底。人们也期盼欧萨迈能早日率军返回，以帮助应对眼下岌岌可危的局面。此时，位于麦地那北部，散布于塔布克^[33]之地的阿布斯部落^[34]与泰马^[35]之地的祖布扬部落^[36]率先发难。因近在咫尺，它们的反叛使得麦地那措手不及。艾赛德部落的首领图莱哈派人到阿布斯和祖布扬部落煽动叛乱，企图利用这两个部落来刺探麦地那的虚实。阿布斯和祖布扬两部落组建起一支武装力量，屯驻吉尔甘萨^[37]。图莱哈命他的弟弟黑巴卢^[38]率兵增援。^[39]等一切都预谋妥当并做好军事进攻的准备时，两部落派代表到麦地那同艾布·伯克尔谈判免除天课之事。艾布·伯克尔断然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代表团败兴而归。不过代表团已探听清楚麦地那的虚实，只见它防务空虚，与昔日先知在世时那神秘莫测、战无不胜的先知之城判若两地。

艾布·伯克尔拒绝了阿布斯和祖布扬部落的要求后，便预感到战争已迫在眉睫。他把穆斯林召集到先知寺内，对他们说：“否认真主的人，他们的代表已看到你们势单力薄。他们必定要袭击你们，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夜间来还是白天来。这些人希望我们能让步，但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准备战斗吧！”^[40]哈里发将现有的穆斯林动员起来保卫麦地那，大部分是些老弱病残的人。他组织穆斯林群众驻守先知寺，派阿里、祖拜尔、泰莱哈和艾布·乌柏德^[41]等人防守麦地那各个城口，并在出入麦地那的要道处安排了哨兵。^[42]

三天后，阿布斯与祖布扬部落派军队自吉尔甘萨大本营出发，星夜对麦地那发动袭击。为了万无一失，叛军在中途吉侯辛^[43]留下一支队伍做后援，主力军直扑麦地那。叛军已得知麦地那防务空虚，认为此次行动如探囊取物，稳操胜券。他们来到麦地那城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士兵们暗自窃喜，下马为奇袭整顿装备。就在此时，他们到来的消息已被哨兵报告给了驻守在先知寺内的艾布·伯克尔。哈里发闻讯率领穆斯林群众，骑着运水驼，迅速出城迎击叛军。叛军被突如其来的局面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种反抗完全在预料之外，他们怀疑自己受到了伏击，于是仓皇逃窜。艾布·伯克尔率领穆斯林群众乘势追赶叛军，一直追到他们的后备军驻地吉侯辛。叛军慌忙迎战，将吹了气的皮囊丢向穆斯林的骆驼。这是古代部落战争中的一种紧急退敌之策，通过惊吓对方的战马或战驼使之败退。皮囊在地上随风滚动，骆驼受到惊吓后驮着穆斯林掉头便跑。叛军见状捧腹大笑，一眼便识破了穆斯林军队的真实战力。于是，叛军重整军马，设宴庆贺胜利，准备明日直取麦地那城。艾布·伯克尔率领穆斯林群众回到先知寺，彻夜未眠，筹划着击败敌军的方案。他不能坐以待毙，只能出奇制胜。次日凌晨，穆斯林群众在哈里发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包抄到叛军驻地，趁对方士兵还在沉睡之时发动了攻击。奇袭之下，毫无防备的叛军一哄而散，一路溃逃至吉尔甘萨，且再败再逃，最后仓皇逃回了祖布扬的驻地。

哈里发在没有正规军的情况下取得了叛军的胜利，尽管规模很小，但这对哈里发本人、伊斯兰和阿拉伯半岛局势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穆斯林坚信，在先知归真后安拉仍在眷顾他的教门，艾布·伯克尔坚守原则，看守信仰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阿布斯和祖布扬部落失败的消息迅速传遍阿拉伯半岛，各地反叛的部落陷入一种神秘的恐惧之中，一如先知在世时的情景。麦地那周边的一些部落在整个半岛的乱局面前开始坚定立场，重归伊斯兰的怀抱。泰米姆和托伊部落本来已叛离麦地那，但此时一些支族却派代表主动携带课税到来，以表明自己对哈里发和他的政府的顺服。艾布·伯克尔称赞他们不仅仅是使节，而是教门的福音和守护者。

注释：

- 1、الجُرف。
- 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372页。
- 3、أسامة بن زيد، ؟ — 770。
- 4、قضاة。
- 5、شام，古地名，泛指半岛以北至小亚细亚之地的广大土地，包括今之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以色列和西奈半岛的一部分区域。阿拉伯语中以“بلاد الشام”相称，即“北方国家”之意。
- 6、《布哈里圣训实录》：4469。
- 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372页。
- 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226页。
- 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226页。
- 10、“你们不可背信弃义，不可言而无信，不要给人带枷锁，不能凌辱尸体，不

要杀害妇女、儿童和老人，不要火烧枣树，不要砍伐果树；若非食用，不得宰杀牛羊骆驼；当你们遇到在静修处专心修行的人时，不要打扰他们，不要侵犯他们的权力；如果你们碰到这样一些人：他们秃顶而留了额发带一样的长发，你们就用宝剑制止这种行为；如果有人给你们献上食物，你们当诵念真主的尊名！”。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26—227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372 页；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第 489 页。

1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26 页。

1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26 页。

13、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بن وائل السهّمي القرشي، 574—664。

14、عُمان، 今阿曼与阿联酋之地。

1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79 页。

16、قريش。

17、الطائف。

18、ثقيف。

19、[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490 页。

20、طلحة بن خويلد الأسدي。

21、قبيلة أسد。

22、يزاعة。

23、مسيلمة بن حبيب وأهل اليملة。

24、بنو حنيفة。

25、اليمامة。

26、بني تغلب。

27、سَجَاح بنت الحارث بن سويد بن عُقْفان التميمية。

28、حُرُوبُ الرِّكَّةِ، 亦称：حروب المرتدين。“里达”即叛教、叛国之意，因此可译作：“叛国战争”或“叛教战争”。

29、الزكاة，伊斯兰的核心信条（أركان الإسلام）之一，是《古兰经》中规定的济贫税。

30、[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1010 页；《布哈里圣训实录》：1399。

31、《布哈里圣训实录》：1400。

32、[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1010 页；《布哈里圣训实录》：1400。

33、تبوك。

34、عبس。

35、تيماء。

36、ذبيح。

37、ذِي الْقَصَّةِ。

38、جبال。

3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76 页。

40、[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1011 页。

41、عبد الله بن مسعود ، ؟ —653。

4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76 页。

43、ذِي حُسَيٍّ。

第3讲：

国家新秩序的确立

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秩序伴随着先知的去世而分崩离析，哈里发必须重建这一秩序，并确立伊斯兰在这片土地上的主导地位。既然各反叛部落已对麦地那背信弃义，并试图摧毁哈里发政府，或言摧毁伊斯兰的社会基础，那哈里发唯有动用武力予以应对。就贝都因人的个性而言，他们热爱战争与英雄，蔑视文明与礼教，因而就只能以战争来谋取未来持久的和平。

穆斯林击败了阿布斯、祖布扬和图莱哈的联军后，远征北方边境的穆斯林军队此时也凯旋归来，这使得麦地那沉寂在一片吉庆、祥和和充满希望的气氛中。欧萨迈的军事行动前后持续了四十天时间^[1]，他按照原定计划巡视了穆斯林的北方边境，打击了反叛部落，并获得了一些战利品。欧萨迈来到先知寺做了感恩拜，感赞安拉护佑穆斯林军队凯旋并在危急时刻看护了麦地那。按照先知生前的规定，欧萨迈将五分之一的战利品交给了政府，艾布·伯克尔再依照规定将其分配给穆斯林群众。尽管这只是一项简单的财物分配程序，却显示了一个国家的存在——政府仍在运行。

哈里发决定抓住战机夺回伊斯兰的土地，重建半岛社会秩序。战败的阿布斯和祖布扬部落败退到祖布扬部落的驻地艾布拉^[2]，他们因气急败坏而开始屠杀身边的穆斯林。艾布·伯克尔闻讯后极为震怒，发誓要让这些叛教者付出代价。^[3]当欧萨迈的军队回来后，艾布·伯克尔亲率军队攻入艾布拉，并在这片土地上驱逐了祖布扬部落的反叛者。“从此以后”，他站在艾布拉向人们高呼，“禁止白尼·祖布扬人再踏入这片土地，因为安拉已将它赏赐给了我们！”^[4]后来，祖布扬部落的辖区成为穆斯林圈养牲畜的牧场。阿布斯和祖布扬部落中的叛教者遭到驱逐后，逃到图莱哈的叛军中，图谋借机向穆斯林复仇。

穆斯林军队获得了短暂的休整后，哈里发将其扩编为11路纵队。每路纵队都任命了一位经验丰富、能征惯战的指挥官，并按照先知生前的作法各授予一面战旗，且划定了各自的行军任务。^[5]其中，哈立德^[6]出兵布扎海；阿克利麦^[7]和舒尔哈比尔^[8]出兵耶马迈；穆哈吉勒^[9]和苏外德^[10]出兵也门；侯宰法^[11]出兵阿曼；欧尔法^[12]讨伐南也门的迈赫拉人^[13]；阿俩伊^[14]出兵巴林；徒莱法^[15]征讨苏赖玛部落^[16]和胡瓦赞人^[17]；阿慕尔^[18]北伐古达尔部落；伊本·赛义德^[19]挥师进入叙利亚高地。^[20]这是哈里发最初的作战计划，但后来随着的战事的进展，各路纵队的任务有所变动。

如果一切顺利，这次军事行动必将力挽狂澜，将阿拉伯半岛重新纳入麦地那中央政府的行政系统内，伊斯兰也将在半岛扎下坚实的根基。在这份出征名单中，欧麦尔、阿里、泰来哈、祖拜尔等众多久负盛名的圣门弟子并未担任纵队指挥官的职务，这是因为哈里发要经常针对重大问题召开议事会议，需要这些人与会参与决策。如艾布·伯克尔在欧萨迈远征北方边境时急切地留住欧麦尔一样，哈里发身边需要一批得力的助手，组成政府智囊团。

|战争檄文

各路纵队在开拔前夕，艾布·伯克尔以哈里发之名起草了一份战争檄文。现据泰伯里所录^[21]译介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哈里发艾卜·伯克尔致见到此信者——信教与叛教之人：

“愿主赐福得道且忠贞不渝者之灵魂安宁！我赞颂安拉，舍他外别无主宰。我坚信舍安拉便绝无应受崇拜之主，主独一无二；我又坚信穆罕默德为主仆人与使者，并坚定信仰其为世人所传达的天启经典。

“至高无上之主凭真理差派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使其为世人的福音与警钟。安拉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为灿烂的明灯，指引世人获得拯救，并警告世人：不信道者，对其遭恶报的预言必定实现；参悟之人，安拉必引领其走向真理。

“安拉之使者曾蒙其佑助击败不信道之人，终使其痛彻心扉，归信伊斯兰。其后，安拉在尘世召回使者。意欲何为？皆因他是掌管万事万物的主！关于此事，安拉已在天经中详明：‘你确是要死的，他们也确是要死的。’^[22]‘在你之前的任何人。我没有为他们注定长生之道，如果你死了，难道他们能长生吗？’^[23]‘穆罕默德只是一位使者，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确已死去了，如果他病故或阵亡，难道你们就要背叛吗？叛道的人决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真主将报酬感谢之人。’^[24]

“你们中谁崇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确已死去；你们中谁崇拜独一无二的安拉，安拉确是你们的监护者，他是永生不死的，是维持万物的，疲倦与瞌睡皆不能侵犯他。安拉看守他的教门，严惩他的敌人。我警告你们要敬畏主，你们的一切皆蒙主所赐。你们当遵循使者之教诲，坚守安拉的教门。

“安拉不引导之人，必将走向迷误；安拉不庇护之人，必将遭厄运；安拉不援助之人，必受弃绝。至高无上之主说：‘真主引导谁，谁遵循正道；真主使谁迷误，你绝不能为谁发现任何朋友作为引导者。’^[25]安拉只接受尘世中为他而行的善功，舍此，则后世再不接受任何赎金。

“我惊闻你们在归信伊斯兰后又叛离了，殊不知这是在蒙骗宇宙的主宰，是对天命的背离，是在响应恶魔的召唤。安拉说：‘当时我对众天使说：你们应当向阿丹叩头。他们都叩头了，但易卜劣厮除外。他本是精灵，所以违背他的主的命令。他和他的子孙，是你们的仇敌，你们却舍我而以他们为保佑者吗？不义者的倒行逆施真恶劣。’^[26]‘恶魔的确是你们的仇敌，所以你们应当认他为仇敌。他只号召他的党羽，以便他们做烈火的居民。’^[27]

“我命一位将领率军前往彼处。将士们皆由迁士和辅士及信道且行善者组成。差派军队的目的绝非是要流血，而是为了劝诫。听从劝诫而弃恶从善者，功德无量，并获得保护；拒绝劝诫之人，必遭痛击，妻儿老小沦为阶下之囚。届时，唯有遵从伊斯兰，别无它路可循。遵循正道者，必得善果；拒绝正道者，无损于主。我已命使者在所到之处宣读此檄文，凡听后即跟随信士礼拜者，即刻给予安全保障；凡听后仍拒斥者，严惩不贷。凡悔罪礼拜者，既已礼拜，就当履行教门所规定之义务。”

此战始于公元 632 年 8 月，前后持续约一年。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阿拉伯人必须在伊斯兰与战争、秩序与混乱、文明与蒙昧间做出选择。这是安拉的使者的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决定，无论他是基于何种理由做出战争的判断，后续的历史告诉我们，阿拉伯人将从此告别蒙昧与一盘散沙的局面，以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的帝国和文明体立足于世界。

| 哈立德其人

艾布·伯克尔将 11 路纵队中的一支劲旅交给了哈立德。先知生前曾赐哈立德“安拉之剑”^[28]的美名，其军事才能可见一斑。就阿拉伯帝国史而言，哈立德是帝国开篇中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他指挥的战争一举扭转了阿拉伯半岛的局势，战败了波斯帝国，决定了拜占庭帝国在中东的命运，并间接使得这两个老牌帝国走向灭亡，他因而毫无悬念地荣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列。

蒙昧时代的哈立德曾是古莱氏人中声名显赫的勇士，是首领艾布·苏夫扬手下的一员虎将。就谱系而言，他是欧麦尔的堂弟。当年的伍侯德之战^[29]，正因他才导致了穆斯林的失利。公元 628 年，先知同古莱氏人签订了侯代比亚停战条约^[30]，并在麦加履行了副朝。此间，哈立德奉艾布·苏夫扬之命，率领一支骑兵伺机在穆斯林队伍进入麦加时歼灭之。据哈立德自述^[31]，他率领的骑兵在乌斯法^[32]与先知的队伍相遇。当时，先知正带领穆斯林做晌礼拜。穆斯林发现远山的古莱氏骑兵后非常恐惧，当时人们应先知的要求没有携带任何可作战用的武器。先知见状率领大家作了恐惧拜^[33]，祈望得到安拉的护佑。哈立德本想借机冲杀过去，但就在此时，他回忆说：“我猛然间意识到，这个人是不可侵犯的。”^[34]于是，哈立德和他的军队坐失良机，眼见穆斯林队伍避开他们失去了踪影。当哈立德再次找到穆斯林队伍时，古莱氏人已与先知签订了侯代比亚停战条约。哈立德见状自语：“一切都结束了！”他回忆说：“若主欲赐福我，必将让我以正确的心态来审视伊斯兰。我意识到，自己曾参与过如此多反对穆罕默德的战斗，但到此为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徒劳的。”^[35]

哈立德在冥思苦想中不能自拔，他心生一种见先知的冲动。恰逢先知来到天房作副朝，哈立德闻讯却躲起来，不敢见面。与先知同行的有哈立德的哥哥沃利德·本·沃利德^[36]，他因没有见到哈立德，在离开时为他留下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我百思不得其解，你如此聪慧之人为什么不能意识到伊斯兰是真理？他人不觉悟也就罢了，为何你也不觉悟呢？先知曾向我问起你，我说：‘安拉会使他弃暗投明的。’先知说：‘哈立德不能认识到伊斯兰，实在令人惋惜。若其才能为伊斯兰所用，善莫大焉！’弟弟啊！你已荒废了前半生，当弃恶从善了！”^[37]哈立德读之心血澎湃，后来便去麦地那归顺了先知，成为紧随先知左右的一名穆斯林将领。在公元 629 年的穆尔塔之战^[38]中，哈立德尽显其才能，率领 3000 名穆斯林士兵与拜占庭帝国的 15 万军队交战，最后在对方的层层围剿中成功脱身。此战中他折断了九把剑，最终手中仅剩下一把也门短刀。^[39]先知在叙述他的这次英勇事迹时，对他以“安拉之剑”相称，遂使其以该称号名扬天下。

| 布扎海之战

哈立德及其劲旅的任务是消灭图莱哈的叛军。图莱哈，艾赛德人^[40]，早年是部落祭祀^[41]，后来归信伊斯兰，但在先知生前即有伪信行径。当先知归真的消息传到艾赛德部落后，图莱哈当众说：“吉布利勒天使确已降临于我。”^[42]扬言古莱氏人有先知，艾赛德人亦有先知，我即艾赛德人之先知。他模仿古兰启示的行文风格，以阿拉伯的打油诗和谚语为素材，编造了一些语句，并声称此即启示。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甚至模仿伊斯兰建立了新的仪式，如在拜功中舍弃叩头的动作。图莱哈就这样轻易地获得了艾赛德人的信任，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

成大事，于是积极鼓动其他部落叛离麦地那。他会见各部落首领，以贝都因长者的口气语重心长地说：让我们回到伊斯兰之前的时代吧！厄托芳^[43]、托伊^[44]、胡瓦赞、阿米尔^[45]、苏赖玛等众多部落与其结成军事同盟，屯兵布扎海，与麦地那抗衡。

图莱哈为了探听麦地那的虚实，曾派兵与阿布斯和祖布扬部落一起进犯麦地那。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图莱哈及其盟友所组成的叛军力量，在半岛东北部对麦地那构成了夹击之势，因近在咫尺，成为阿拉伯半岛所有叛军中最具威胁的一支。哈里发命令哈立德率所部军队先进攻图莱哈的同盟托伊部落，再取布扎海，最后进军泰米姆部落^[46]重镇布塔哈^[47]。哈立德所部人马佯称北上，在行军途中突然折返向东直逼托伊部落辖区，使对方措手不及。托伊部落中仍有部分人信仰伊斯兰，哈立德决定派出阿迪^[48]为使节同托伊部落谈判，希望能分化图莱哈的阵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托伊部落长老见阿迪到来，以极为蔑视的口吻说：“我们是不会向马驹之父效忠的，绝不！”^[49]哈里发和他的政府团队被视作懦弱无能之辈。阿迪以铿锵的语气告诉对方：“你即将看到他是一匹健壮的骏马！”并警告他们，没人能阻挡哈立德的军队，托伊人要立即在伊斯兰与战争间做出选择。令人惊讶的是，三言两语之后，托伊部落竟然决定放弃他们的盟友，重新归信伊斯兰。足见归信与叛教，皆在一念之间，毫无理性可言。托伊部落希望能够宽限些时日，以便能让他们将屯驻在布扎海的军队撤回。哈立德答应给托伊部落三天时间。三日之后，托伊部落将支援布扎海的军队顺利撤出，为了表示对麦地那的诚意，还特地选派了一千名骁勇善战的士兵加入了哈立德的军队。

哈立德在成功分化了图莱哈的盟军后，借道托伊部落直捣叛军驻地布扎海。哈立德命奥卡塞^[50]与萨比特^[51]二位勇士打探敌军的情报，结果被俘并遭杀害，尸体遭凌辱，弃之路旁。哈立德一怒之下率军攻入叛军阵地。图莱哈身披伪先知的斗篷，率军拼死抵抗。战斗中，有厄托芳部落法扎莱族^[52]首领埃叶纳^[53]率所部人马参战。他在战斗间隙，急切地问图莱哈：“有天使哲布利勒的消息吗？”^[54]图莱哈说：“还没有。”埃叶纳继续去作战，不多时，他再次向图莱哈问起此事。“还没有”，图莱哈故作镇静地回答。当埃叶纳不耐烦地第三次询问时，图莱哈若有所思地告诉他：“有了，收到了一条消息。”埃叶纳急忙问：“他对你说了什么？”“哲布利勒对我说：‘你必定要像他（指先知穆罕默德）那样承担使命，一件令你终身难忘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图莱哈如释重负地说。埃叶纳听罢便说：“我猜，安拉的确知道要发生一件令人终身难忘的事情！”说罢，向战场高呼：“法扎莱人啊！你们撤吧！我发誓，这个人是个骗子！”随后率军撤出了战场，逃之夭夭了。法扎莱人的撤退引发了叛军的全面溃败。

图莱哈见大势已去，携带眷属夺路逃往叙利亚。他最初躲藏在叙利亚与希贾兹边界上的一个部落中，不久半岛战事平息，艾赛德部落获得了哈里发的宽恕，并回归了伊斯兰。图莱哈听闻后也返回了艾赛德部落，在忏悔后重新信教。不久，图莱哈决定前往麦加朝觐，途中被穆斯林士兵抓获并押送到哈里发处。艾布·伯克尔告诉众人，既然安拉已引导他走向正道，就随他去吧。于是宽恕了图莱哈的罪行。当图莱哈被问及曾接受的那些“启示”时，他羞愧难当地说：“哎呀！那都是瞎说的！”后来欧麦尔担任了哈里发，一次与图莱哈不期而遇，性格直率的他当众说：“你杀害了奥卡塞和萨比特，以主盟誓，我不喜欢你！”。图莱哈却说：“信士的长官啊！他们因我而在主那里获得了高贵的品级，但我却要因他们而承受火狱的刑罚。你还要为此苦恼吗？”^[55]或许是为了赎罪，也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图莱哈报名加入了东征波斯的穆斯林军队，并牺牲在战场上。从图莱哈这里可以看出，此次阿拉伯部落叛

乱的动机，无非是贝都因人固有的倒行逆施的习性所致。

哈立德击败了布扎海的叛军后，抓获了埃叶纳等几个叛军首领，并把他们送交麦地那处置。麦地那人对于埃叶纳并不陌生，他曾是先知时期古莱氏人围攻麦地那的帮凶，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阿拉伯强盗。埃叶纳的手和脖子套着绳索穿行于麦地那大街，孩子们用削尖了的椰枣树枝刺他，并高呼：“安拉的敌人！叛教者！”埃叶纳反驳道：“我从未真正地归信过安拉！”^[56]哈里发秉承了先知善良、宽容的品质，最终释放了这些叛教者，给予他们重新做人、获得正信的机会。对于艾布·伯克尔，无论他发起战争还是战后宽恕这些人，都表明他对贝都因人的习性了如指掌。即使现在将反叛者以叛国罪论处，想必这些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他们需要的是教化而不是惩罚。如先知所言，罪恶只能以善来消除。

布扎海一战，半岛中北部的威胁消除了。艾赛德、阿米尔、厄托芳、苏莱玛、胡瓦宰等众多部落归顺麦地那，重新归信伊斯兰。他们在战后主动找到哈立德说：“我们要重新回到我们背叛的教门中，我们要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艾布·伯克尔宽恕了这些部落，仅对个别犯重罪者给予了相应的处罚。

本来相安无事，但一个叫赛莱玛^[57]的人却一时性起，聚集起一帮人来对抗哈立德的军队。赛莱玛是厄托芳部落中一位部族长老的女儿，曾以奴隶之身在麦地那同阿伊莎一起生活过短暂的时间。据说，当先知初次见到这个女人时，就预言过她将挑起是非。此时，赛莱玛骑上战驼，号召人们拥护她同哈立德战斗。一些部落中的贝都因男性钦佩她的勇气，一时冲动与其为伍。哈立德闻讯率兵而至，首战歼敌近百人。哈立德见赛莱玛不可一世的神态，向对面高呼：“谁废了赛莱玛的战驼，重重有赏！”话音未落，赛莱玛的战驼被她身边的人乱刀肢解，她本人也死于非命；其余反叛者则一哄而散。贝都因人之本性，里达叛乱之实质，据此可见一斑。

| 马立克与塞杰哈

哈立德在布扎海停留一个月后，按照哈里发先前的计划，率军向泰米姆部落所在地布塔哈挺进。该部落在地理上占据了波斯湾西岸自耶马迈至幼发拉底河入海口间的庞大区域，优良的草场及其与北部文明古国的频繁接触，使其成为阿拉伯最重要的部落之一。该族诗人、英雄辈出，多神教与基督教共存。在先知时代，该部落与各阿拉伯部落一起归信了伊斯兰。

先知在世时，将泰米姆部落分派给七个部族首领进行管理^[58]，他们分别是孜布里甘^[59]、塞赫莱^[60]、盖斯^[61]、索夫旺^[62]、塞卜莱^[63]、沃开尔^[64]和马立克^[65]。先知去世后，孜布里甘和索夫旺与所在部族秉持信仰不变，接受哈里发政府的管理，而且向艾布·伯克尔送交了应纳的天课。马立克和盖斯二人却背信弃义，拒绝向哈里发交纳天课。余者则在归顺与反叛间犹疑不定。

就在此时，一位名叫塞杰哈的女祭祀自伊拉克率军而至，她本属泰米姆部落耶尔布尔族人^[66]之女，后迁居伊拉克，入泰厄利卜族。值此半岛动乱之际，塞杰哈率军前来，给人以无限的联想。当时伊拉克各阿拉伯部落受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管辖，因而这支军队便被认为是受到了波斯人的指使。鉴于波斯帝国在当时的也门、阿曼和巴林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因而此时介入半岛纷争也不无可能。

塞杰哈声称其最终目标是攻占麦地那，但眼下任务则是统领整个泰米姆部落。马立克率其所管辖的耶尔布尔族人，与这位女祭祀组成联盟，对其他部族发动战争。

各部族也联合起来反击，双方死伤惨重，最后交换战俘达成了停战协定。塞杰哈出师不利，旋即放弃了统领泰米姆各部族的计划，舍马立克而去。她声称要西进夺取麦地那，但途中突然变卦，转而命令军队南下去耶马迈。本族人经不起这种折腾，不耐烦地问她究竟要做什么？塞杰哈就作诗一首：“你们当进攻耶马迈，轻松地走过来如哈玛迈（鸽子）；这场战斗真索拉迈（惨烈），此后再没有迈俩迈（悔恨）。”^[67]族人听罢，连连称奇，确信女祭祀是受到了天启，于是不顾路途遥远，转赴耶马迈。

耶马迈的首领是穆赛里麦，当时正忙于应对穆斯林军队的征讨。为了保存实力，对塞杰哈采取了绥靖手段，向其馈赠礼品，表示甘愿拜倒在她的脚下。塞杰哈见状大喜，并称赞穆赛里麦治军有方。穆赛里麦喜出望外，借机向塞杰哈求婚，并请求她支持自己当先知。面对穆赛里麦这种无理的要求，塞杰哈欣然答应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塞杰哈的族人不知所措，他们显得有些不高兴，认为塞杰哈吃亏了，为了弥补损失，提出必须向穆赛里麦索要聘礼。于是，双方聚在一起商讨聘礼事宜。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耶马迈地区年收入的一半财富成交。几天后，塞杰哈整顿人马将聘礼的半数押送回伊拉克，从此就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了。塞杰哈此行，除过获得的聘礼外，她的所有行为看似都不符合逻辑，而贝都因人的处世风格，莫不如此。塞杰哈再次出现在历史视野中是在穆阿威叶^[68]的时代，当时她已归信伊斯兰，因所在部族遭遇天灾，迁居巴士拉城，以十分虔敬的信士的身份度过了余生。^[69]

塞杰哈的故事落下帷幕，但马立克却因为背叛麦地那及各部族，把自己置于不仁不义之地。哈立德处理完布扎海的事务后，率军队向东部挺进，目标直指马立克及其部族驻地布塔哈。马立克知道选择战争必败无疑，于是就在哈立德到来之前，劝说族人回归伊斯兰并解散回家。哈立德到来后，下令搜捕反叛者。在这次搜捕行动中，很多携带武器者被当做嫌疑人逮捕，其中就包括马立克。

马立克当晚与哈立德见面，随后被处死。关于马立克的死因，传言甚多。据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一个说法，马立克被关押当夜，天气异常寒冷，哈立德视察了马立克的关押处，出于怜悯之心，嘱咐守卫迪拉尔^[70]让他“暖和一下。”^[71]迪拉尔是克纳奈族^[72]，在本族方言中，这句阿语暗含送人见阎王之意。迪拉尔听罢，心领神会，确信是指挥官要处死马立克，于是在哈立德走后不久，手起刀落杀了马立克。哈立德闻声从帐篷内出来，但马立克已应声倒地，一命呜呼了，于是无奈地说：“安拉意欲之事，必将发生。”^[73]

在人类战争史上，将领处死战俘之事，司空见惯。但在由伊斯兰价值观主导的国度，枉杀一人即重罪。即使马立克罪该受死，也要听凭哈里发来依法裁决。因而，这将使哈立德担负越权杀人之嫌。还有，有人曾见证马立克已重新归信伊斯兰。再有，哈立德在布塔哈兵营为自己举行了一场婚礼，对方是马立克的遗孀米哈莱·本·尔绥麦·莉雅哈^[74]。随军有一位辅士名叫艾布·格塔德^[75]，他将整个事件联系起来作了最坏的判断，认为哈立德误杀马立克是其玩弄的伎俩，其真正意图是得到米哈莱，为此不惜杀害了一位穆斯林。他指着哈立德说：“瞧你，你做得这是什么事！”哈立德却不以为然，也没有过多解释。艾布·格塔德一怒之下离开军营返回了麦地那，向哈里发及圣门弟子揭发了此事。艾布·伯克尔得知后，急忙将哈立德从前线召回问询。哈立德风尘仆仆地赶到麦地那，向哈里发汇报了事件的经过。经查，马立克一死系误杀，至于娶其遗孀，则完全是蒙昧时代积存的陋习而已。艾布·伯克尔严厉谴责了哈立德娶马立克遗孀的做法。

欧麦尔所具有的正义感使他绝不会放任此事不管，他向艾布·伯克尔建议，先免去哈立德指挥官的职务，然后就事件进行彻查，如果杀人罪名成立就让哈立德以

命抵罪。对于圣门弟子而言，他们要为人师表，所以，在战场上娶一位“血尚未干”的对手的遗孀，仅此一项也足以使哈立德免职了。艾布·伯克尔先是耐心地倾听欧麦尔的观点，直到欧麦尔咄咄逼人的语调让他不耐烦时，他便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哦，欧麦尔！我不会把安拉抽出来讨伐叛教者们的宝剑再插回鞘中的，绝不会！”^[75]于是，他仅对哈立德给予了训斥了事。对于被哈立德俘虏的泰米姆部落的反叛者，艾布·伯克尔宽恕了他们。在被宽赦者中有马立克之弟穆坦迈^[76]，他对兄长被杀一事不依不饶，并向哈里发政府索要抚恤金。艾布·伯克尔拒绝了他的要求，理由是马立克死于误杀而且犯有战争罪。穆坦迈是位诗人，后来为其兄写下了大量感伤的诗句，成为人们怀念亲人的佳作，这也是马立克事件轰动历史的原因。就在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时，哈里发接到了阿克利麦兵败耶马迈的战报。

|耶马迈之战

穆赛里麦拥兵 4 万，据守阿拉伯半岛中部重镇耶马迈。如此气势，在阿拉伯半岛的战争史上也并不多见。艾布·伯克尔曾命阿克利麦的纵队进攻耶马迈，随后加派舒尔哈比尔所部人马增援，并命其在两军会师前不得擅自交战。阿克利麦曾在麦加与哈立德一起效命于艾布·苏夫扬，是位骁勇善战的将领，此时却求胜心切，不顾哈里发的命令，在援军抵达前，草率用兵，结果战败。哈里发得到战报后，给阿克利麦书信一封：“阿克利麦的母亲生养的孩子！我不想看见你，你也无须来见我；你千万不要回来，以免人们因见到你而沮丧。去找回你的尊严吧，去投奔侯宰法和阿尔法，一起出征阿曼和迈赫拉，如果他们还肯使用你的话。”^[77]在贝都因人的语言中，提及父亲是赞誉，提及母亲则是嘲讽。哈里发的批评让阿克利麦羞愧难当，他奉命率所部人马撤出耶马迈战场奔赴东部临海地带。

艾布·伯克尔已预料到耶马迈之战的残酷性，于是组建了一支新军调拨给哈立德。一些年迈的圣门弟子也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中有跟随穆圣参加过白德尔战役者，有通晓《古兰经》、教律和教义者，堪称教门的脊梁、穆斯林的精髓。艾布·伯克尔曾当众说过，他不会再允许参加过白德尔战役的人上战场，而要让这些人安享晚年。^[78]但此时，他不得不允许所有能投入战斗的人员参战，以免整个半岛的平叛行动因丝毫闪失而功亏一篑。

据记载，穆赛里麦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人送绰号“卡贼卜”^[79]。既然如此，他何以能聚集起如此庞大的军队来替他卖命呢？据记载，先知在未与其谋面前就当众宣布了他人的欺瞒、奸诈的本性。公元 630 年先知在世时，半岛各部落的代表纷沓而至，哈尼法部落的代表也来到了麦地那，穆赛里麦就是其中一员。他抵达麦地那后逢人便说：我奉教之目的是为了成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80]哈尼法部落的使团刚抵达麦地那，先知就拿着一片椰枣树叶（或叶柄），带着弟子载德·本·萨比特^[81]去见穆赛里麦。先知找到他后说：“即使你向我讨要这片树叶，我都不会给你。我绝不会让你毁了安拉的教门，如果你信教后背叛，那么，安拉必定要毁灭你！我已确定你就是我梦中梦到的那个人，这是载德·本·萨比特，由他对你讲吧。”说完，先知转身走了。先知在梦中梦到手上戴了两个金手镯，这使他很烦恼，随后他得到启示向这两个金手镯吹气，它们顿时飞走了。先知说，这就是两个骗子，一个是萨那的安斯（指艾斯沃德），一个就是耶马迈的穆赛里麦。穆赛里麦听后默不做声。

穆赛里麦能成气候，得益于一个名叫奈赫尔^[82]的人。此人曾到麦地那见过先知，并学得一点经文和教法，然后奉命到耶马迈宣教。不承想，此人却成为动乱的根源，他对哈尼法部落的蛊惑较穆赛里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穆赛里麦自称先知时，奈赫尔对其欺骗手法心知肚明，但他不但不揭露其阴谋，反而假传圣训为其做见证。他声称先知曾说：“我与他（穆赛里麦）确是同伴之关系，你们当效忠他，响应他。他注定要成为先知的继承人。”^[83]传统的部落主义观念，使得人们普遍乐见一位本部落的先知出现，奈赫尔的伪证词因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穆赛里麦与奈赫尔达成协议，承诺在事成之后给予其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穆赛里麦还靠巫术来笼络人心，据称他能将鸡蛋放入瓶子中，或将鸟儿折翅然后再使其飞翔。这些魔术，或者是与精灵为伍的巫术，愚弄了众多部族的人。穆赛里麦还模仿伊斯兰的功修建立了一套如图莱哈那种滑稽的礼拜仪式，并根据古兰启示伪造了如塞杰哈那样的经文。穆赛里麦与奈赫尔合作，将这套骗人手法编织的天衣无缝，使得很多人确信穆赛里麦就是先知，确信他有奇迹，因而愿为之卖命。

哈立德将穆斯林军队集结完毕后，自布塔哈向耶马迈挺进。途中遇到穆赛里麦的一支小分队，他们正由曼扎尔^[84]率领，在袭击了阿米尔和泰米姆部落后归来。哈立德阻截了这支队伍，然后问这些哈尼法人如何看待伊斯兰。他们回答：“我们有我们的先知，你们有你们的先知。”哈立德听罢便下令歼灭了这支队伍。曼扎尔被活捉，哈立德把他交给自己的妻子米哈莱看管，希望能在日后与穆赛里麦的交战中派上用场。次日，哈立德的军队与穆赛里麦的 4 万叛军在离耶马迈不远处的阿格莱巴平原^[85]遭遇。

大战前，穆赛里麦让他的儿子叔尔汗^[86]对军队作动员演说。叔尔汗骑着战马向士兵们高呼：“哈尼法人啊！冲杀吧，今天是令人自豪的日子。如果失败了，你们的女人将成为俘虏，为了你们祖先的荣耀，为了保护你们的女人，冲杀吧！”^[87]这蒙昧时代扣人心弦的口号，再次响彻战场。叛军士兵被伪先知的手法和部落主义的荣耀彻底折服了，士气高昂，凭借优势兵力，首战挫败了穆斯林军队的攻势。哈立德暂时将穆斯林军队撤出战场休整，然后组织反击。迁士、辅士，麦加穆斯林和麦地那穆斯林，以及各部族的贝都因穆斯林士兵，高喊着为信仰、为启示、为先知而战的口号，与叛军在阿格莱巴平原决战。

此战中，欧麦尔的兄弟载德·本·罕塔布^[88]率领麦加穆斯林士兵英勇杀敌。他对士兵们说：“如果今日不能破敌制胜、杀敌致果，我发誓此生不再讲话，或者牺牲后去见安拉，告诉他我已尽力。”^[89]载德·本·罕塔布率兵冲锋，最终牺牲在战场上。

哈立德杀到穆赛里麦跟前，要求与他决战。穆赛里麦不敢应战，派出了身边的将领，结果都被哈立德斩于马下。穆斯林军队一鼓作气将敌军逼入穆赛里麦的一座皇家园林中，在这里与敌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不久，敌军最后的防线也被突破，穆斯林士兵攻入园林。穆赛里麦同时被一位名叫阿布都^[90]的辅士和瓦哈什^[100]的迁士黑人穆斯林杀死——阿布都砍了一刀，瓦哈什则投了一个标枪。战后，哈立德带着先前被俘虏的曼扎尔来到战场辨认穆赛里麦的尸首，他来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尸体旁问曼扎尔：“这是你们的先知吗？”曼扎尔摇头说不是。当找到穆赛里麦的尸体后，曼扎尔惊讶地说：“哎呀！你们竟然把他给毁了。”哈立德说：“是他自取灭亡！”

穆赛里麦死后，哈立德决定派兵四处清剿哈尼法部落中的残余势力，尤其是那些设防的村镇，以便麦地那能够牢固控制这一区域。此时，曼扎尔决定挽救他的族人。他预见到，哈立德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对他的族人将是灭顶之灾。于是向哈立德

建言和解，给哈尼法人一次悔过的机会。为此，曼扎尔心生一计，告诉哈立德此战仅使哈尼法部落损失了一支先锋部队，想以此逼迫哈立德让步。战争中，当叛军冲入哈立德的妻子米哈莱的帐篷时，曼扎尔救过她一命，念及此情，以及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哈立德就接纳了他的建议。

阿格莱巴一战，哈立德俘虏哈尼法人无数，并没收了部落财产。曼扎尔请求哈立德先释放一半俘虏，以此为条件再与哈尼法人谈判。哈立德答应了曼扎尔的要求。曼扎尔来到哈尼法人驻地，男子几乎都葬送在了阿格莱巴，或死亡，或成为阶下囚，剩下的是数量众多的妇女和儿童。曼扎尔让妇孺们全部穿上铠甲，拿起长矛，列阵驻地中。然后他返回告诉哈立德，哈尼法人不同意和谈，要求释放全部俘虏及退回所没收的财产。哈立德见对方的阵势，为了避免伤及无辜，于是做出让步，答应只留下四分之一的俘虏，但其它战利品不予返还。曼扎尔没再强求，就此代表族人与哈立德订立了和约。

当哈立德进入哈尼法人的驻地时，发现全是妇孺，他转身对曼扎尔说：“该死的，你竟然骗我！”^[101]但哈立德依然遵守了和约，释放了绝大部分俘虏。艾布·伯克尔曾因穆斯林在此战中伤亡惨重，要求哈立德严惩一些参战的哈尼法男性士兵，但哈立德向哈里发说明缘由，最终仍继续遵守了与曼扎尔的和约。后来，曼扎尔及其部落回归了伊斯兰，包括那些战俘。

欧麦尔之子、年轻的圣训学家阿卜杜拉·本·欧麦尔^[102]也参加了此战，欧麦尔见他后说：“载德已为主道牺牲，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有脸见我吗？走开！”伊本·欧麦尔对父亲说：“载德求安拉使他获得烈士的品级，安拉接受了。我也祈求了，但未能如愿，所以只好回来了。”^[103]欧麦尔对弟弟载德·本·罕塔布之死一直很悲痛，直到若干年后还念念不忘。他经常与诗人穆坦迈畅谈这些令人伤心的往事，总是抱怨自己不能像诗人那样用抒情的方式来缅怀去世的亲人。

阿格莱巴一战，很多穆斯林家庭都笼罩在悲痛之中。此战，对迁士和辅士这两个伊斯兰最核心的群体而言是一场灾难。众多通晓古兰、教法的伊斯兰学者牺牲在战场上。此战，伤员不计，迁士阵亡 360 人，辅士阵亡 300 人，其中有 39 名重要的圣门弟子。另阵亡约 700 名其它部族的穆斯林士兵，还有贝都因穆斯林士兵的阵亡人数未计算在内。在叛军方面，哈尼法人阵亡约 6000 人。因为此战，欧麦尔意识到了保护《古兰经》的重要性，于是向艾布·伯克尔建议将《古兰经》整理成书册，成为整理《古兰经》之始。

| 巴林的战事

耶马迈战事结束后，哈里发政府掌控了阿拉伯半岛中北部地区，接下来则是肃清半岛南部临海地带了。当时，自波斯湾、阿曼湾、阿拉伯海、亚丁湾和红海南部等临海地带也秩序大乱，尽管没有图莱哈与穆赛里麦的叛军那样强势，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将叛乱区域在半岛勾勒出一条狭长的临海线条，加上阿曼和哈德拉毛之间恐怖的沙漠无人区，看上去整个南半岛都已沦陷了。要想肃清叛乱，哈里发必须沿着东西两端的海岸线用兵。

这条狭长的环岛临海线条的北部端口是巴林，由此而下，依次是阿曼、迈赫拉、哈德拉毛和也门。当时的巴林，广义上占据了今之波斯湾的中北部临海区域，主要城镇有巴林、海哲尔^[104]和盖提夫^[105]，向南部一直延伸到阿曼。在这一区域分布着阿

卜杜拉·盖斯族^[106]、白克尔部落^[107]、喀尔布部落^[108]、伊本·莱比埃族^[109]和泰米姆部落最南端的一些支族。历史上，波斯人与印度人曾在这一区域经商，因而有很多非阿拉伯人定居于巴林、海哲尔等地。在外来文化与贸易的作用下，先知时代这里曾建有一个松散的部落王国，国王是蒙宰尔^[110]。蒙宰尔原是基督徒，使团之年曾有巴林代表团前往麦地那，于是先知派弟子阿俩伊到巴林传教，在其宣传下，国王蒙宰尔接受了伊斯兰，并致力于在当地推行伊斯兰化。后来，蒙宰尔和先知在同一个月份归主，巴林随即陷入了混乱，阿俩伊被迫离开。

有位阿卜杜拉·盖斯族圣门弟子，名叫贾鲁德^[111]。他曾在麦地那跟随先知学习《古兰经》与教法，然后返回本族传教。在叛教之风席卷巴林时，贾鲁德问自己的族人为什么要叛教？他们回答：“如果穆罕默德真是先知，那他就不会死！”贾鲁德反问道：“你们知道安拉曾派遣了众多先知，那他们都去哪里了？”“归主了”，族人们回答。贾鲁德说：“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确实就像以往那些先知一样归主了！我作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112]盖斯族人听后恍然大悟，又回归了伊斯兰。

贾鲁德在巴林叛乱期间，率领其族人始终坚守教门。白克尔族人侯托木^[113]在波斯人的指使下聚集起了巴林各地的反叛者，围攻贾鲁德及其族人，逼迫他们放弃伊斯兰，并企图在巴林建立一个亲波斯政权。叛军把贾鲁德及其族人围困在朱瓦散^[114]，几乎将他们饿死，但没有一人叛教。哈里发命令阿俩伊率领一路纵队前往巴林，解救受困的穆斯林群众。据历史材料分析，阿俩伊是在耶马迈战事平息后进入巴林的。穆斯林军队穿越耶马迈地区向巴林进发，期间有一支哈尼法部落的志愿军在苏玛迈^[115]的率领下加入了穆斯林军队，他们显然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仰。

阿俩伊在向巴林进军中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穆斯林军队要横穿自耶马迈至巴林间的代赫纳沙漠，夜间休整时，驼群突然受惊，驮着粮食和水跑得无影无踪。士兵们惊恐万状，纷纷对阿俩伊说：“明日太阳升起时，我们将葬身此地。”阿俩伊将所有士兵召集起来，十分镇定地说：“不要恐慌，难道你们不是穆斯林吗？你们为主道奋战，是安拉的助手，当安心才是！指主起誓，安拉绝不会抛弃你们，绝不会！”^[116]晨礼时，阿俩伊捧起双手率众人向安拉祈祷。不久，太阳冉冉升起，士兵们的眼前出现了异象。人们最初以为是海市蜃楼，那个景象若隐若现，但后来有人大喊：“水，那是水！”士兵们跑到近前，发现是一个湖泊，他们取水解渴，甚至很多士兵跳进去洗了澡。就在此时，夜间丢失的驼群也被水吸引过来，士兵们“失而复得了他们的骆驼”。

一位随军向导告诉人们，这里从来没有水源，更没有湖泊。战争结束后，有人曾专程来到当时穆斯林军队停留的地方及周边地带反复寻找水源，但一无所获。后来，艾布·胡莱赖也专程到此地探访过，最终确定这里是没有任何水源的荒漠。很多人都相信，先知归主后奇迹不再出现了，但这件事显然是个例外，有数千名士兵见证了它的存在。

穆斯林军队抵达朱瓦散后，先解救出贾鲁德及其族人，然后与侯托木的叛军对垒。开战前，双方都建立了牢固的阵地，战斗后各自退回据守，如此相持了一个月。直到一天晚上，阿俩伊获得情报，敌军正在喝酒庆祝节日，都喝得酩酊大醉，他趁机率领穆斯林军队攻入敌军阵地。此时，侯托木醉倒在地上，被穆斯林士兵盖斯·本·阿绥木^[117]杀死。敌军丧失了斗志，全面溃败，一部分侥幸逃脱者，乘船逃往达林岛^[118]。

战后，阿俩伊派兵肃清巴林各地的叛乱势力，周边各部落纷纷表示归顺。白克

尔部落著名长老穆萨那^[119]率自己的部族归信了伊斯兰，并为穆斯林军队提供了军需物资。最后，只剩下逃往达林岛的叛军了。阿俩伊指挥军队顺利攻占该岛，至此巴林之乱平息。哈里发任命阿俩伊为巴林行政长官，负责在那里维护社会秩序并传教。阿俩伊命穆萨那率领所部人马沿波斯湾向北部挺进，肃清沿海地带的叛乱。这支伯克尔族武装所到之处，都被纳入麦地那的统辖范围。后来这支军队抵达了幼发拉底河入海口，成为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与波斯帝国开战的重要因素。

南部临海地带的战事

由巴林沿着海岸线南下就是阿曼，这里是半岛南部最东端的区域，建有一个亲波斯王国，国王是赖格特^[120]。蒙昧时代，曾有一位名叫朱伦达^[121]的长老与之争雄，待他死后，赖格特就成为阿曼最有权势的人。使团之年，阿曼人亦顺应时代潮流归信伊斯兰，先知派阿慕尔到当地传教。朱伦达的两个儿子哲法尔^[122]和阿亚兹^[123]均归信了伊斯兰。先知去世后，国王赖格特起兵反叛，阿慕尔被逐。哲法尔兄弟带领族人坚守信仰，与赖格特抗衡，后因势单力薄，躲避到深山中，向哈里发求援，望能早日恢复阿曼的秩序。在哈里发的 11 路纵队中，由侯宰法和阿尔弗杰率领的两支纵队，曾计划分别开赴阿曼和迈赫拉，后来奉命合兵一处，同往阿曼。哈里发又调派在耶马迈作战失利的阿克利麦与两路纵队会合，并任命阿克利麦为指挥官。

阿克利麦在侯宰法和阿尔弗杰两支纵队抵达阿曼前赶上了队伍，他接受了哈里发的任命，率军进入阿曼。赖格特率叛军在阿曼古城迪拜^[124]严阵以待。阿克利麦先与哲法尔兄弟取得联系，让他们与穆斯林军队在阿曼重镇苏哈尔^[125]会师。一切准备妥当，双方在迪拜展开了惨烈的战斗。当战斗进行到白热化时，一支由巴林各部落混编组成的穆斯林军队从北部抵达迪拜，并从敌人背后发起了进攻，穆斯林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战争结束后，侯宰法被任命为阿曼行政长官，阿尔弗杰携带五分之一的战利品返回麦地那，阿克利麦则率军沿海岸西进，征讨迈赫拉。

迈赫拉此时正要掀起一场战争，两位名叫希赫雷^[126]和穆苏拜^[127]的部落首领，为争雄拥兵对垒。这是阿拉伯半岛几千年来最常见的一幕，决斗、死亡并获得荣耀。阿克利麦率军进入战场，要求双方归信伊斯兰。面对穆斯林军队，希赫雷表示归顺，穆苏拜拒之。于是，阿克利麦同希赫雷联手将穆苏拜歼灭。此战，穆斯林军队缴获双峰驼 2000 峰，战马 1000 匹。阿克利麦提请哈里发，任命希赫雷为部落首领，掌管迈赫拉军政事务，并命其押送战利品前往麦地那谒见哈里发。阿克利麦将一切安排妥当后，率军沿着海岸线继续向西部也门地带进发。

先知时代的也门，同巴林和阿曼一样深受波斯帝国及其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波斯侨民在萨那^[128]等城市经商和生活。鉴于也门优越的地理位置，波斯与拜占庭两帝国曾为此刀兵相见。至先知时代，也门由波斯帝国所控制，波斯人巴扎尼^[129]任总督。后来巴扎尼接受先知的教化，率众归信伊斯兰，先知仍对他委以也门总督重任。巴扎尼归主后，先知将也门以城镇和部落为单位进行了划分，命巴扎尼之子舍赫雷^[130]管理萨那，命阿米尔·本·哈兹木^[131]管理奈季兰^[132]，命兹亚德^[133]管理哈德拉毛^[134]。

也门各部落本来相安无事，直到一个名叫阿赫莱^[135]的安斯族人^[136]出现。此人总是以头巾蒙面，于是人送绰号“艾斯瓦德”^[137]，即“蒙面之人”。艾斯瓦德先骗取

麦兹希吉部落^[138]的效忠，再以武力驱逐先知委派的各地长官。因其蓄谋已久，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了奈季兰、萨那、哈德拉毛等重镇，半岛西南之地已尽在其统治之下。萨那沦陷时，圣门弟子舍赫雷被杀，妻子被艾斯瓦德霸占。

那时先知仍在世，有圣门弟子提议派军队去也门。先知不想再发动战争，拒绝了这项提议，而是建议当地圣门弟子通过除掉艾斯瓦德来恢复也门的秩序。^[139]圣门弟子穆阿兹^[140]和艾布·穆萨^[141]接到先知的书信后，与当地部落首领盖斯^[142]及费鲁兹^[143]和达兹瓦希^[144]两位波斯穆斯林，共同制定了一个通过刺杀艾斯瓦德夺回也门各城的计划。该计划得到了被艾斯瓦德霸占的圣门弟子舍赫雷遗孀的暗中帮助。她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妇女，帮助穆阿兹等人潜入萨那城堡内完成了刺杀任务。^[145]也门重新恢复了秩序，穆阿兹迅速派人向先知报捷。据记载，也门信使到达麦地那的那天正是先知归主的日子，这被认为是穆斯林在悲痛时刻接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哈里发以费鲁兹为也门行政长官。但盖斯获悉先知归主后即反叛，也门再次陷入混乱。盖斯与另一位名为阿秘鲁^[146]的部落首领合谋篡权，他们设一“鸿门宴”，邀请费鲁兹和达兹瓦希赴宴。达兹瓦希不幸遇害，费鲁兹侥幸逃脱。

费鲁兹一方面向哈里发求援，一方面争取邻近穆斯林部落支持，然后率穆斯林军队抗衡盖斯和阿秘鲁。此时，哈里发调派的两支军队相继抵达也门，一支由穆哈吉尔率领，自麦加南下；一支由阿克利麦率领，由迈赫拉西进，对叛军形成了围歼之势。盖斯闻讯不知所措，召来阿秘鲁共商对策，但毫无对策，他情急之下，捆绑了阿秘鲁交给穆哈吉尔，希望将功抵罪。穆哈吉尔一怒之下，将二人全部拿下，送交哈里发处置。两人在哈里发面前悔不当初，他们被宽恕，并返回各自部落。

阿拉伯半岛叛乱的最后一战，发生在哈德拉毛以北之地肯得^[147]。哈德拉毛和肯得两地的部落民在先知归主前已归信，民众在先知归主后仍坚守信仰。当时，哈德拉毛的长官是齐亚德^[148]，肯得的长官是穆哈吉尔，各司其职，分管两地。因穆哈吉尔未能赴任，肯得就交由齐亚德代管。齐亚德在征收肯得各部落的课税时引发了不满，导致白尼·阿米尔族人^[149]起兵反叛。齐亚德率兵自哈德拉毛至肯得，突袭了白尼·阿米尔族驻地，处死反叛的男性，俘虏了妇孺。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当齐亚德押送俘虏返回哈德拉毛时，途经肯得一部落长老艾什尔斯^[150]驻地。妇女们声嘶力竭地喊道：“艾什尔斯啊，艾什尔斯！你的姑母、舅母们在呼唤你！”^[151]

艾什尔斯曾是蒙昧时代肯得部落受人敬仰的长老，他曾在使团之年率领由 80 人组成的肯得部落代表团到麦地那见先知，并当众信教。他还曾向艾布·伯克尔的妹妹求婚，并定下婚约。白尼·阿米尔族人妇女的呼唤激起了艾什尔斯蒙昧时代的豪情，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解放这些俘虏。于是艾什尔斯迅速组织起部落士兵向齐亚德发起进攻，并从其手中夺回了全部俘虏。齐亚德和他的军队被团团包围，无奈之下，他命令一支敢死队突围出去向穆哈吉尔和阿克利麦求援。

穆哈吉尔闻讯率领一支先遣队奔赴肯得地区，迅速击败艾什尔斯，救出了齐亚德。艾什尔斯率残兵败将退守肯得的奴哲尔城堡^[152]。该城堡易守难攻，有三条通道与外界相连，齐亚德和穆哈吉尔各率一支军队阻截了其中两条通道；阿克利麦率主力旋即赶到，堵死了通往城堡的最后一条通道。不久，艾布·伯克尔的信函送达，哈里发警告城内的反叛者，继续反叛将受到严惩。艾什尔斯知道自己没有胜算，蒙昧时代的激情此时也冷却了许多，于是主动找到阿克利麦谈判。他提出一项投降条件，即赦免 9 人之罪，否则定会抵抗到底。阿克利麦答应了艾什尔斯的条件，并通

报穆哈吉尔。穆哈吉尔本想严惩艾什尔斯，因而对这种处理颇为不满。

奴哲尔城堡开城投降。艾什尔斯来到穆哈吉尔面前，交上了要赦免死罪的 9 人名单。穆哈吉尔看过名单后，不由得狂喜，他兴奋地告诉艾什尔斯：“安拉的敌人，你忘记把自己写进去了”。^[153]当即命士兵将艾什斯拉出去处决。阿克利麦立即上前阻止，提议将其送交哈里发处置。于是，艾什尔斯被押送到麦地那。哈里发问他：“你让我怎么处置你？”“不知道”，艾什尔斯略有悔意的说。“你当被处死”，哈里发说。艾什尔斯对此无话可说，但要求向安拉忏悔后再受刑，并要求把他的未婚妻还给他。艾布·伯克尔沉默了许久，最终像以往对待所有叛乱首领那样宽恕了艾什尔斯。艾什尔斯当众发誓，自己的余生将奉献给主道。他先与妻子结婚，在麦地那居住了一段时日后，在麦地那与拜占庭的战争爆发后奔赴叙利亚战场。他也是阿里时代绥芬战役时“《古兰经》裁决”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对于萨那和哈德拉毛两地的管理，哈里发让穆哈吉尔任选其一赴任。穆哈吉尔选择了萨那，齐亚德仍为哈德拉毛长官。至于阿克利麦，他在亚丁娶了一个妻子，随后率军返回麦地那听命。

至此，遍及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叛乱被平息了，国家重新恢复了秩序。历史证明，野蛮、无序和罪恶丛生的蒙昧时代从阿拉伯人的视野中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伊斯兰的法度为准绳的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政权。

注释：

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27 页。一说为 70 天，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第 490 页；另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372 页。

2、الأبرق。

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76 页。

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48 页。

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48 页。

6、خالد بن الوليد، ؟ —642。

7、عكرمة بن أبي جهل عمرو بن هشام بن المغيرة القرشي المخزومي، ؟ —634。

8、شرحبيبر بن حسنة。

9、المهاجر بن أبي أمية。

10、سويد بن مقرن المزنّي。

11、خديفة بن محصن الغلفاني。

12、عزفجة بن هرثمة البارقّي。

13、مهرة。

14、العلاء بن الحضرمي。

15、طريقفة بن حاجر。

16、بني سليم。

- 17、هوازن。
- 18、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 19、خالد بن سعيد بن العاص。全名：哈里德·本·赛义德·本·阿斯，因与哈立德·本·沃利德加以区别，本书以伊本·赛义德相称。
- 2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49 页。
- 2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自 250 页以下。
- 22、《古兰经》：39：30。
- 23、《古兰经》：21：34。
- 24、《古兰经》：3：144。
- 25、《古兰经》：18：17。
- 26、《古兰经》：18：50。
- 27、《古兰经》：35：6。
- 28、“سيف من سيوف الله خالد بن الوليد”，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337 页。
- 29、غزوة أحد。625 年 3 月，为了打通麦加至叙利亚的经济通道，以及洗刷白德尔战败的羞辱，艾布·苏福扬率 3000 名士兵及 200 名骑兵袭击麦地那。这支武装在距麦地那约 5 英里的吴侯德同闻讯而来的约 700 名穆斯林遭遇，先知在这次战斗中负伤。
- 30、صلح الحديبية。628 年，先知穆罕默德率 1500 名穆斯林赴麦加朝觐，这是一次极具智谋的和平反击，穆斯林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受阻后，双方签订了“侯代比亚合约”。
- 31、详见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自 628 页以下。参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自 334 页以下。
- 32、عسفان。
- 33、صلاة الخوف。
- 34、[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628 页。
- 35、[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628 页。
- 36、الوليد بن الوليد。
- 37、[古阿拉伯]伊本·凯西尔：《始末录》，贝鲁特，2004 年版，第 628 页。
- 38、غزوة مؤتة。
- 3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自 36 页以下。
- 40、بني أسد。
- 41、[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496 页。
- 4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75 页。
- 43、غطفان。
- 44、طيء。
- 45、عامر。
- 46、تميم。
- 47、البطاح。
- 48、عدي بن حاتم。

- 4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53 页。
- 50、عُكَّاشَةُ بْنُ مِخْصَنٍ。
- 51、ثَابِتُ بْنُ أَقْرَمِ الْأَنْصَارِيِّ。
- 52、الْفَزَارَةُ。
- 53、غُبَيْبَةُ بْنُ حَصْنِ الْفَزَارِيِّ。
- 5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56 页。
- 5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77 页。
- 5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60 页。
- 57、أُمُّ زَمَلٍ سَلَمِيٍّ。
- 5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79 页。
- 59、الزُّبَيْرُ بْنُ بَرٍّ。
- 60、سَهْلُ بْنُ مُنْجَبٍ。
- 61、قَيْسُ بْنُ عَاصِمٍ。
- 62、صَفْوَانُ بْنُ صَفْرَانَ。
- 63、سُبْرَةُ بْنُ عَمْرٍو。
- 64、وَكَيْعُ بْنُ مَالِكٍ。
- 65、مَالِكُ بْنُ نُؤَيْرَةَ。
- 66、الْبَيْرُوعُ。
- 67、“عليكم باليلممة ودُّفُوا دَفِيفَ الْحَمْلَةِ فَإِنَّهَا غَزْوَةٌ صَرَامَةٌ لَا يَلْحَقُكُمْ بَعْدَهَا مَلَامَةٌ”。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72 页。
- 68、مَعْلُوبَةُ بْنُ أَبِي سَفِينٍ، 603—680。
- 6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80 页。
- 70、ضَرَارُ بْنُ الْأَزُورِ。
- 71、“أَدْفَنُوا أَسْرَاكُم”，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78 页。
- 72、بَنِي كِنَانَةَ。
- 73、“إِذَا أَرَادَ اللَّهُ أَمْرًا أَصَابَهُ”。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278 页。
- 74、الْمَنْهَالُ بْنُ عَصْمَةَ الرِّيلِيِّ。
- 75、أَبُو قَتَادَةَ。
- 7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79 页。
- 77、مُتَّمُّ بْنُ نُؤَيْرَةَ。
- 7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82 页。
- 79、الكاذب، 即“骗子”之意。
- 8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82 页。
- 81、زيد بن ثابت بن الضحَّك الأنصاري، 611-665。生于麦地那，出身于海兹拉吉部落达哈克家族。
- 82、نَهَارُ الرِّجَالِ بْنِ عَفْوَةٍ。
- 8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82—283 页。
- 84、مَجَاعَةُ بْنُ مَرَارَةَ。

- 85、العقرباء。
86、شرحبير بن مسيلمه。
8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88 页。
88、زيد بن الخطّاب。
8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91 页。
90、العبد الأسود。
100、وحشيّ。
10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84 页。
102、عبد الله بن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صحابي جليل، 613—692。
10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84 页。
104、الهجر。
105、القطيف。
106、عبد القيس。
107、بني بكر。
108、بني كعب。
109、ابن ربيعة。
110、المنذر بن ساوي العبديّ。
111、الجارود بن المعلّي。
11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02 页。
113、الحطم بن ضبيعة。
114、الجوانا。
115、ثمامة بن أثال الحنفيّ。
11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07 页。
117、قيس بن عاصم。
118、دارين。
119、المنثى بن حارثة الشيبانيّ。
120、نو التاج لقيط بن مالك الأزديّ。
121、الجلنديّ。
122、جيفر。
123、عياذ。
124、الدبا。
125、الصحار。
126、سخرية。
127、المصبحّ。
128、صنعاء。
129、باذان。
130、شهر بن باذان。
131、عمرو بن حزم。
132、نجران。

- 133、زياد بن ليبيد الأصاريّ.
- 134、حضر موت.
- 135、عيهله بن كعب بن عوف.
- 136、العنسيّ.
- 137、الأسود.
- 138、مذحج.
- 139、[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483 页。
- 140、معاذ بن جبل أبو عبدالرحمن، 603—639.
- 141、أبو موسى.
- 142、قيس بن عبد يغوث بن مكشوح.
- 143、فيروز.
- 144、دانويه.
- 14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自 235 页以下。
- 146、عمرو بن معدي كرب الزبيديّ.
- 147、كننة.
- 148、زياد بن أبي ليبيد الأصاريّ.
- 149、بني عمرو بن معاوية.
- 150、661—؟، الأشعث بن قيس.
- 15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35 页。
- 152、النجير.
- 15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38 页。

第4讲：

艾布·伯克尔和他的大一统国家

先知归主后，阿拉伯半岛旋即陷入混乱之中。当叛教风暴袭来时，看其凶猛的阵势，好似伊斯兰要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然而，艾布·伯克尔以坚定的信念力挽狂澜，重新使这片土地恢复了秩序，巩固了伊斯兰存在的根基。疯狂了千百年的阿拉伯人，被哈里发以强有力的手段，规范在一个由伊斯兰主导的大一统国家内，遵循着法律生活。这在以往阿拉伯人的历史中未曾有过，即使在数月前还只是一个理念。阿拉伯人将从此进入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中，并在不久的将来建造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在人类史上留下浓厚的一笔。

|哈里发的生活

艾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后，在先知归主后的6个月中，一直居住在麦地那乡下松哈的家中。^[1]哈里发最初并无薪金，艾布·伯克尔在乡下喂养了一些山羊，和妻子、儿女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每天要骑马或步行到先知寺，仿照先知生前的做法办公。如果他因故不能及时赶到，就嘱托欧麦尔代办公务。凡是主麻日，他总会特地染头发和胡须，将自己精心打扮一番，然后会在中午赶到先知寺内，为赶来聚礼的穆斯林发表演讲并领拜。后因每日奔走在乡下与先知寺间多有不便，后来就搬到了先知寺内，居住在先知生前为他指定的一间屋内，直到去世。

艾布·伯克尔在任哈里发初期，曾做点生意，后因叛乱、远征和国家管理，公务日益繁忙，几乎无暇再顾及自己的生活。于是，圣门弟子们提议让他专职处理公务，许诺他每年可在国库内支取6000枚迪尔汗的薪金来度日。对于领取的这些年薪，艾布·伯克尔一直深感不安——这是先知生前所未做过的，最终在归主前将自己所领取的全部薪金又偿还给了国库。^[2]因此，在哈里发时代初期，国家元首对国家的管理完全是义务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虔诚的信仰。

|行政管理

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行政与管理，对贝都因人是陌生的，对哈里发亦缺乏经验。只因大一统国家此前从未存在于这片土地之上。艾布·伯克尔作为先知政治遗产的代理人，他必须想方设法将整个半岛纳入以麦地那为首都的国家行政系统中，建立一套坚实的统辖制度。否则，那些桀骜不驯的部落、未开化的族群，会因一时莫名其妙的冲动，或某种蒙昧时代的冒险精神，而重回蛮荒的过去。

此时，哈里发政府已拥有一个覆盖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大一统国家，就其地理面积而言，已是一个帝国的规模。为了能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土地和为数众多的部落

和氏族，艾布·伯克尔在平息叛乱后将国家划分为 7 个行政区，分别是：麦地那、希贾兹^[3]、内志^[4]、巴林、阿曼、也门和哈德拉毛。^[5]在哈里发执政后期，因开疆拓土，又增设了伊拉克和沙目^[6]两个军管区。这些行政区内包含了阿拉伯重要的部落、氏族和城镇。另有一些特殊的部落，根据部落自然区划进行管理，如泰米姆、古达尔和胡瓦赞部落。自然部落和氏族构成了各行政区域的基层单位，众多圣门弟子被委派去为人们教授古兰、宣传信仰并担任伊玛目领袖之职。

配合麦地那中央政府管理全国的是地方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称之为“瓦里”^[7]，后来亦称省区总督，即“埃米尔”^[8]。当时，哈里发政府的统辖体系中尚未有行省概念，中央政府之下便是地方行政区。到了欧麦尔时代，“行省”概念才被应用起来。地方行政长官均由哈里发亲自委任和撤换，而且全部由圣门弟子来担任。行政长官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治安、调解部落纠纷、执行法律和征收天课。后来因国家对外征服的需要，行政长官还负责为哈里发招募士兵。

艾布·伯克尔执政初期，国家主要地方长官有：阿塔卜^[9]（麦加）、欧思玛^[10]（塔伊夫）、穆哈吉尔（萨那）、兹亚德（哈德拉毛与肯得）、阿俩伊（巴林）、侯宰法（阿曼）、塞穆尔^[11]（耶马迈）、杰里尔^[12]（奈季兰^[13]）、穆阿兹（也门）、艾布·穆萨·艾什里^[14]（亚丁等城）。

除过地方行政长官外，尚有重要部落的负责人，当时负责部落事宜者有：艾奈斯^[15]（巴林部落）、宛葛思^[16]（胡瓦赞部落）、阿慕尔（古达尔部落）、赛尔德·本·艾布·祖巴布^[17]（道斯部落^[18]）、阿迪（托伊部落）、海斯穆^[19]（白尼·赛里木部落^[20]）、兹布里甘（泰米姆部落^[21]）。

后来，随着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等地被征服，地方长官数量倍增，且时常易人。至于麦地那，自艾布·伯克尔时代起，依照先知留下的传统，由哈里发兼管，直到阿里迁都库法为止。^[22]

艾布·伯克尔为了使国家行政系统有效运行，任命了众多圣门弟子来担任中央政府要职。欧麦尔被委任以司法官之职，他担任此职务到艾布·伯克尔去世。司法官一职的设立，确定了哈里发政府的政治特质，成为政府在行政与司法上分权的典范。因为欧麦尔作为法官是为安拉的法度负责的，而不是对哈里发本人；且法律是由法学家根据古兰和圣训创制的，非个人或政府之意志。这一传统即使到了公元 661 年之后的专制王朝时代，伊斯兰的法学家总体上仍具备这一司法独立精神，如逊尼派四位法学伊玛目与他们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载德·本·萨比特负责办理行政文书之事，类似今之政府办公厅长官的职务，阿拉伯文术语称之为“卡提卜”^[23]。直到欧麦尔时代，此职务一直由载德担任。此外，载德还是国家大法学家，负责依据古兰和圣训创制法律，监督一切律例的合法性，并向哈里发提供法律咨询。艾布·阿必德^[24]担任国家财政长官，管理国库^[25]，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收发天课和协助哈里发分配战利品。

| 议政机制

艾布·伯克尔政府以政治协商会议来行政，这是先知留下来的行政传统，它秉持了阿拉伯各部落古老的自然民主传统，以及安拉在古兰启示中对处理公共事务的要求^[26]。艾布·胡莱赖说：“我从未见任何协商能超越主的使者对他的弟子们的那种形式的协商。”^[27]阿拉伯人不但不敢僭越这一传统，而且视其为理所当然、无可厚非。

这种政治协商会议并不能完全实现当今意义上的“民主”，但却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民意的诉求，尤其能够达成共和之精神。古代贝都因部落凡事都要召集族长们商议决策，当时这种形式的议会称为“麦吉里斯”，议政机构称为“达鲁·奈德沃”，哈里发政府仍遵循此道，只是以圣门弟子取代了族长，以伊斯兰主义取代了部落主义。

哈里发必须以信仰的高度来秉持一种政治理念，即安拉以其绝对权力自愿赋予个体在今世之人权，并警告当权者切勿以政治权力压迫他人。^[28]如果哈里发和国民均能以信仰的高度在国家秉持这一政治理念，这种部落风格的议政机制足以能消除专制，实现社会正义。据此可见，哈里发政府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之间，仅仅是填充实现这一政治理念的一系列程序的差距。

当年艾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时，人们在先知寺内向他宣誓效忠，其中有一人起身说：“安拉的哈里发”。这种称呼立即遭到艾布·伯克尔的制止，他当众表示：“我不是安拉的哈里发，而是使者的哈里发。”据此可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职权，他仅仅是在先知去世后代理了政事，他的政府也仅仅是一个契约和代治政府而已。自公元 632 年以来的四位哈里发，都非常好地以各自的伊玛尼（信仰）保持了政府的这一共和精神，或者准确的说是一种伊斯兰社会正义精神。

若以当代政治学术语来表述艾布·伯克尔的哈里发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就祥载于史书的各种事件的处理程序来看，类似于当今民主国家国会中的参、众两院，最核心的圣门弟子组成了类似参议院的议政团体，在艾布·伯克尔任职期间，有 7 位圣门弟子是其成员，他们是：欧麦尔、奥斯曼、阿里、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穆阿兹、艾比·本·凯尔布^[29]、载德·本·萨比特。^[30]各部落的长老、地方长官和麦地那的众多圣门弟子组成了类似众议院的议政团体，他们代表了国家所有重要的部落和城市的国民团体。一般政务，只需 7 位圣门弟子商议通过即可。重大事件，则需要普遍征求各部落长老和地方长官的意见。诚然，这种议政形式具有强烈的部落长老议事风格，据史料看，议政程序也并不十分严谨，但总体而言，基本如现代国家的议会。最初议政权仅局限在迁士和辅士中，后来艾布·伯克尔将其扩展到这两个团体之外。当哈里发政府决定向拜占庭帝国宣战时，艾布·伯克尔邀请了麦加众多部落长老与会商议，并致信也门、阿曼等部落，阐述政府的观点。^[31]

|军人与战利品

艾布·伯克尔执政时，国家尚没有设立正规军，也没有军费，一如先知在世时那样。但哈里发何以能发起有效的军事行动以及保卫疆土呢？这实则受益于阿拉伯人的部落军事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所有贝都因男性都是战士，而他们的女性眷属和儿童则是战士的助手。因此，阿拉伯人的一个部族就是一支军队，一个部落就是一支军团。如在后文我们将讲到的对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行动，只要征募军队的指令达到一个部族，这个部族基本上会像移民一样，携带妻儿老小和家产（牛羊骆驼和帐篷）全民奔赴战场。

自公元 633 年开始，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部落就因战争而开始了向北方的迁徙，后来使得南方人口锐减。这对定居者而言是不能想象的事，但对游牧人而言却是稀松平常的生活写照——生活就在驼、马的背上，在逐水草行进的路上行进着。

政府不需要为部落武装提供装备，甚至都不提供最基本的后勤保障（重大战争

除外)，但却给予了士兵参与战斗的更具吸引力的报酬，即战利品。尽管众多穆斯林士兵并非因战利品而战，但这一制度的确使得士兵们衣食无忧，即使阵亡也能为家人留下可观的遗产；在信仰的层面上，还能在安拉那里获得烈士的品级。

至于那些为战利品而战的人，他们的行为则被完全交给了他们自己和安拉。曾有一个乡下人来问先知：“有人为战利品而战，有人为名誉而战，有人为地位和权力而战，那究竟谁是为主道而战呢？”先知回答：“只有为了使安拉的言辞（真理）成为至高无上的而作战的人，才是为主道而战。”^[32]但无论士兵的动机如何，哈里发政府借此组建起了一支强有力的穆斯林军队，信仰和战利品使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惊人的战斗力，数百年间使阿拉伯帝国称霸欧亚非各地，未有敌手。

依照先知在世时所定律例，战利品在分配上实行“五分之一制”^[33]，这在哈里发政府中得到严格执行。所谓“五分之一制”，即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五分之四分配给所有参战士兵，五分之一送交麦地那国库，由哈里发根据先知的懿行来支配。先知在世时，这部分战利品被用于“住凉棚的人和孤寡的人”等弱势群体。

有一次，战利品被送到先知处。法蒂玛整日带孩子、推磨加工粮食疲惫不堪，闻讯去见先知，想要一个奴隶来使唤。先知不在，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阿伊莎。晚上，先知来到她家，对她和阿里说：“我告诉你们一种比你们想要的更好的东西好吗？当你们准备睡觉时，就诵念‘真主至大’33遍，再诵念‘一切赞颂全归安拉’33遍，最后诵念‘赞主超绝万物’33遍，这对你们而言，定强于你们向我索要的。”^[34]

对于奴隶，先知通常的做法是，在战利品没有抽取五分之一前先释放战俘。没有被释放的战俘，先知则劝说穆斯林给他们自由。欧麦尔曾在侯奈因战争^[35]中获得了两个女奴，随后听到先知发表演讲，号召人们给奴隶自由。欧麦尔听后对伊本·欧麦尔说：“你去把那两个女俘释放了吧！”^[36]

先知总是将战利品优先分配给刚入教的新穆斯林和乡下的贝都因人。有一次，先知穿着一件粗边儿斗篷出行，忽然有一个乡下人用力拉扯先知的斗篷，由于使劲过大，艾奈斯·本·马立克看见衣边儿在先知肩头上勒出了一道血痕。那乡下人说：“你把你哪儿的真主的财产给我分一点！”先知看着他鲁莽的样子笑了，然后让人分一部分战利品给了那乡下人。^[37]

艾布·伯克尔在战利品的分配上严格遵行先知的教导，秉持扶弱济贫的精神，凡先知嘱托的事，他从不违背。先知归主后，法蒂玛曾因家境困难向艾布·伯克尔索要先知生前在海巴尔战役^[38]中应得的战利品及在法德克^[39]和麦地那的枣园。作为当时先知唯一在世的子女，她显然是有权力继承这些遗产的。不过艾布·伯克尔对她说：“主的使者曾说：‘我不被继承，我所留下的一切均属施舍。’”又言：“我只做主的使者生前所做的事，若我放弃这一原则，深恐偏离正道。”于是，艾布·伯克尔拒绝了法蒂玛的要求。^[40]法蒂玛听后又无话可说，直到6个月后归主。阿里为此去见艾布·伯克尔说：“我们确已认识到了你的优越之处。”

当时，麦地那郊区有一座金矿，政府负责开采，所出的黄金被平分给穆斯林。有人向艾布·伯克尔提议，在财富分配上应优待早期信教的穆斯林，艾布·伯克尔说：“他们因信仰安拉而加入伊斯兰，后世安拉会给予他们应得的回报，他们的现世是后世的准备。”

当时国库十分简陋，里面总是空空如也，甚至不需要卫兵看守。收取的天课税一般会在当日分配给穷人，战利品则随到随分发，无论信教先后、男、女、自由人和奴隶，人人有份。

由财富分配一项可见，尽管哈里发政府还需要积累更多的施政经验，法律和行

政程序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信仰实现起码的社会正义。若论穆斯林政权与非穆斯林政权之差异，由信仰实现的个人自觉无疑是穆斯林政权最大的特色。如果行政程序和法律再获得进一步完善，即实现现代政治学观念上的程序正义，那穆斯林必将建造起其所在时代的最强有力的国家政府。

|文明的肇始

伊斯兰是这个新兴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在先知建设这个国家并传承它的意义上，国家的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看护并实现伊斯兰。因而在这个国家存在的初期，宗教与思想等文化内容便成为社会的主题。如果说伊斯兰是这个国家的核心，那古兰启示则是伊斯兰的灵魂。

耶马迈一战，有 39 位精通《古兰经》的圣门弟子牺牲。因为先知归主、古兰启示尚未以文本形式合辑成册，这些人的牺牲成为伊斯兰所不能承受之重。欧麦尔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暗自思考了许久，最终向艾布·伯克尔提出了整理《古兰经》的想法。历史学家称，此为整理《古兰经》之始。^[41]欧麦尔对艾布·伯克尔说：“耶马迈战役中，已牺牲了许多《古兰经》诵读家，我确实担心如果其他地方再若牺牲一些诵读家，许多《古兰经》文将会流失，我认为你应该下令搜集《古兰经》文。”起初，艾布·伯克尔以先知未曾做过此事为由，有所顾虑，两人便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欧麦尔反复对他说：“以主盟誓！这是一件好事！”最后哈里发下定决心整理《古兰经》。

两人决定后，立即将载德·本·萨比特找来，他曾是先知在世时的启示记录员。有一次先知接受《古兰经》“妇女章”第 95 节经文，他对身边的人说：“你去给我叫来载德，让他带来板片、墨汁和肩胛骨。”载德来到后，先知便让他开始记录。很多经文就是这样被记录下来的。在先知归主那一年，天使吉卜利勒曾两次与先知核对全部启示经文，在其中一次的核对中，载德便在现场。

载德到来后，艾布·伯克尔对他讲了与欧麦尔关于整理古兰经的决定，并对他说：“你是一个年轻有知识、无可非议的人才，你曾为真主的使者记录启示，你就去负责搜集《古兰经》吧！”载德说：“以主盟誓！假若你们责成我去移掉一座大山，对我来说，比命我去搜集《古兰经》更容易一些。”载德在其所传的圣训中回忆说：“艾布·伯克尔反复要求我，直到真主开阔了我的胸襟。”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开始着手搜集记录在椰树板、石片、骨片和人们背记的经文。在《古兰经》未形成文本之前，它已完整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先知生前曾在领拜中反复诵读古兰经的完整章节，很多圣门弟子已将各个章节熟记在心，加之有木板、石片和骨片上的文字记录，载德通过对这些方面的严格核对，最终完整地形成了《古兰经》文本。这部成册的《古兰经》最先交由艾布·伯克尔保存，他去世后交由欧麦尔，欧麦尔去世后交由他的女儿哈夫赛。^[42]这段关于整理《古兰经》文的历史记载是非常详尽的，各种记载也是一致的，足证哈里发整理的古兰文本是对先知所受启示的完美呈现。

《古兰经》的整理、书写和诵读，在这个新兴的穆斯林国家掀起了一股学术浪潮，最终成为我们在今天所见到的这个庞大的伊斯兰文化体系的肇端与根基。据记载，在当时的古莱氏人中能书写文字者仅有 17 人，在妇女中只有圣妻哈夫赛可以书写，即使是圣妻阿伊莎也仅能诵读而已。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一个人如果兼通书

写、射箭和游泳，那就被认为是天才了。在艾布·伯克尔执政时期的阿拉伯半岛，人们因伊斯兰信仰而开始步入文明社会，先是研究《古兰经》，而后则发展出了古兰学、圣训学、法学和教义学等学科；在教义认主学上，又发展出了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等学科。这些学科最终被发展成保存至今的各个学术体系，成为我们今天所言之伊斯兰文明的基础。

|北方的帝国

艾布·伯克尔成功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但他的政府立即面对了与阿拉伯半岛毗邻的两个世界性大帝国：波斯与拜占庭。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接触，还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和古老的波斯文明间的碰撞。数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帝国都试图争夺阿拉伯半岛的重要城市和绿洲。如今，哈里发政府却牢牢地将这片土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对这两个老牌帝国而言，南方这个新政权已对其构成了威胁，只要时机成熟必将铲除之。不过，此时两大帝国间刚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战争，前后持续了24年（公元604—628年）之久。拜占庭帝国先败后胜，最终将波斯帝国拒之两河流域，再次确定了基督教及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如《古兰经》在此战结束前所预言的：“罗马人已败北方最近的地方。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于数年之间。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真主主持。”^[43]

注释：

- 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07页。
- 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07页。
- 3、الحجاز。
- 4、نجد。
- 5、[伊拉克]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年版，第111页。
- 6、الشام，古代阿拉伯地理概念，泛指半岛西北之地，后来具体指称今之叙利亚。
- 7、وال。
- 8、أمير。
- 9、عتّاب بن أسيد。
- 10、عثمان بن أبي العاص。
- 11、سمرة بن عمرو العنبري。
- 12、جرير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بجلي。
- 13、نجران。
- 14、أبو موسى الأشعري。
- 15、أنس بن مالك。
- 16、سعد بن أبي وقاص。
- 17、سعد بن أبي نضال الدوسي。
- 18、دوس。
- 19、الهيشم السلمي。
- 20、بنو سليم。

- 21、盖斯、索夫旺、塞布莱和塞艾莱与兹布里甘一起分管各部族。
- 22、以上行政区划及行政长官情况，见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第 120—122；151—152 页。参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第 427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06 页。
- 23、كاتب。
- 24、أبو عبيدة بن الجراح。
- 25、بيت المال。
- 26、“……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他们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42：38）
- 27、[伊拉克]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 年版，第 98 页。
- 28、“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22：39）“如果两伙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停。如果这伙压迫那伙，你们应当讨伐压迫的这伙，直到他们归顺真主的命令。如果他们归顺，你们应当秉公调停，主持公道；真主确是喜爱公道者的。”（49：9）
- 29、أبي بن كعب。
- 30、[伊拉克]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 年版，第 100 页。
- 31、[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自 5 页以下。
- 32、《布哈里圣训实录》：123、3126。
- 33、الأخماس。
- 34、《布哈里圣训实录》：3133。
- 35、“غزوة هوازان بحنين”，发生在伊斯兰历 8 年。
- 36、《布哈里圣训实录》：3144。
- 37、《布哈里圣训实录》：3149。
- 38、غزوة خيبر。
- 39、فدك。
- 4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208 页。
- 4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84 页。
- 42、以上见《布哈里圣训实录》：2807、4986。
- 43、《古兰经》：30：2—4。

第 5 讲：

麦地那与波斯的战争

自阿拉伯半岛沿着波斯湾上行，便进入了今之伊拉克境内的两河流域——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构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具有古老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沧桑感的地带。两河蜿蜒平行地穿行于整个伊拉克而流入波斯湾，在入海口地带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绿洲。在两河流域的下流冲击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水系孕育了一片片绿洲，令人心驰神往的绿色自入海口向北一直绵延至两河发源地的托罗斯山脚下。在这片浩大的冲积平原的南端，散落着苏美尔、亚述和古巴比伦等古文明的遗址，陶片、土墩和古代灌溉水渠仍依稀可见。这是一片曾经孕育了人类古老文明的土地，在公元七世纪时仍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养育着大大小小的阿拉伯部落。在阿拉伯帝国肇始的时代，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统治着这片区域。沿着底格里斯河向上至两河相距最近之地，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泰西封^[1]的所在地，阿拉伯人以“迈达因”^[2]相称，意为“双城”，即指坐落在底格里斯河东、西两岸的两座城区：塞琉西亚和泰西封。

| 希拉城

自泰西封向南约 128 公里处，有一座坐落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古城，名为“希拉”^[3]。此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充当着两河流域各阿拉伯部落的都城，如泰西封之于波斯人的意义，但此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仅具有历史象征意义。

早在苏美尔人的时代，就有了阿拉伯人向此地迁徙的记载，自迁徙此地后，生生不息。约在公元 3 世纪，游牧在此的阿拉伯人在希拉与安巴尔^[4]一带建立了自己的王国。^[5]首任国王名为马立克·本·法赫米^[6]，他死后，由其弟阿慕尔·本·法赫米^[7]继任。后有阿慕尔·本·阿迪^[8]国王，选择希拉为都城，建立希拉王国^[9]，此后便世代承袭王位。该王国的存续始终受到波斯帝国的影响，随后以波斯帝国为宗主国。在文化上则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很多部落归信了基督教。国王努尔曼一世^[10]在位时，是王国最辉煌时代。^[11]自国王努尔曼三世^[12]起，王国渐趋没落，被波斯帝国置于直接统治之下，受波斯委派总督管理。此后，阿拉伯各部落仅保有最低限度的部落自制。

| 麦地那与波斯

波斯帝国自其存在伊始就对阿拉伯半岛施加着它的影响力。公元 628 年，先知致信波斯帝国皇帝科斯鲁^[13]，劝他及国民归信伊斯兰。这封信件由当时的也门总督巴扎尼转交波斯帝国，信函曰：“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致波斯尊贵的皇帝科斯鲁。愿遵循正道、归顺安拉及其使者，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者平安！我谨遵真主的命令号召你归信伊斯兰，我是安拉派遣给全人类的使者，我

的使命是警告世人，并警告不信道之人——安拉的诺言必将成为现实。你归信伊斯兰将获得平安，若你拒绝，那么，这些拜火教徒国民的全部罪责都由你来承担。”^[14]

科斯鲁愤怒地撕毁了信件，并说：“我的奴隶竟然为我写这种信！”他自视拥有阿拉伯半岛的国权，视阿拉伯人为自己的奴隶。先知得知后说：“安拉必将撕碎他的王权。”^[15]科斯鲁不能接受先知和麦地那政权在他所声称的国权范围内存在，于是致信也门总督巴扎尼，让他派两名武士前往麦地那把先知抓来见他。

也门的两名武士来到麦地那找先知，先知对他们说：“今日是科斯鲁的死期，他将死于自己儿子之手。”麦地那由穆斯林控制，两名武士无奈之下只好以此信息回也门复命。不久，波斯帝国的信使来到也门，告知总督巴扎尼，波斯帝国爆发宫廷政变，科斯鲁已死于自己的儿子西鲁外希^[16]之手。死亡日期与先知说的是同一天。巴扎尼闻讯后说：“此人定是先知！”^[17]于是就带领也门众部落归信了伊斯兰。

在里达叛乱期间，巴林、阿曼和也门动乱的背后都有波斯帝国的身影，另有来自伊拉克的泰厄利卜部落的女祭祀塞杰哈率军队到半岛挑起战争，这些都加剧了麦地那与这个老牌帝国间的紧张关系。

当巴林叛乱平息后，白克尔部落长老穆萨那率军队沿波斯湾上行追剿叛乱者，一直抵达波斯帝国控制的幼发拉底河入海口处的三角洲地带，并成功占领这里。这意味着，哈里发的军队已经闯入了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战争在所难免。战报传到麦地那，艾布·伯克尔惊奇地问道：“这个穆萨那是什么人？哪个部落的？”身边知情者向哈里发做了介绍，听罢，他陷入两难境地。他显然尚无意与波斯爆发战争，于是，召集迁士与辅士共商对策。

穆萨那被召回麦地那汇报情况，他谈到了自己所了解的波斯帝国的近况，然后向哈里发建议对波斯发动战争，他说：“请您放心！只要让我领导当地归顺的部落，就可以消灭所有来犯之敌。”^[18]最终，麦地那与波斯帝国的战争因这种信心而拉开序幕。圣门弟子们达成共识后，将前线穆萨那的军队扩编到 8000 人，严阵以待，并制定了以希拉城为征服目标的军事征服计划。掌控希拉城，便掌控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并可以伺机攻取泰西封。再者，两河流域自古有西亚粮仓的美誉，曾孕育了人类最早的农业社会，取之，则粮草无忧。据记载，此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从波斯帝国手中夺取两河流域，并将伊斯兰传达给各阿拉伯部落，但这个决定最终引发了同两大帝国间的战争，并使得阿拉伯人的征服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 哈立德征战两河流域

哈里发由两条路线对希拉城用兵，一条是由哈立德统兵，在三角洲与穆萨那会师，再沿幼发拉底河逆流而上取希拉；一条由埃亚德^[19]统兵，北上取杜迈^[20]城，再向东取希拉。据说，哈里发有言在先，两人中先取希拉城者，担任未来伊拉克省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哈立德统兵一万人自耶马迈城北上，在波斯湾三角洲地带与穆萨那会师。此时，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在波斯帝国边境上的总兵力达到了 18000 人。哈立德以穆萨那和阿迪^[21]为先锋，自己率主力紧随其后，就这样向波斯帝国实际控制区域进发。开战前，哈立德向波斯帝国在该地区的总督霍木兹^[22]下战书，他说：“安玛白尔德！信仰伊斯兰，可获平安；或为你和你的民众交纳人丁税。若拒不信教，又不纳人丁税，则只有战争。我的士兵们个个热爱牺牲，就如你们贪生怕死一样！”^[23]

霍木兹接到战书后，立即把军情上报给波斯国王阿尔达希^[24]，并统兵南下迎战。他与两位波斯王子古巴兹^[25]和埃奴什^[26]率军来到南部设防城镇哈费尔，抢先控制了水源。在沙漠战争中，水是决胜的关键。哈立德率军抵达后，指挥士兵奋力夺取水源。面对穆斯林士兵勇猛的进攻，霍木兹意识到擒贼先擒王，于是高呼：“哈立德在哪里？”哈立德策马来到霍木兹跟前，手起刀落将其斩于马下。指挥官一死，波斯军队大乱，两位王子和溃兵一起向北方败逃。哈立德命穆萨那率一支队伍追击，再命迈尔古勒^[27]攻取海口重镇乌本莱^[28]。经此一役，穆斯林军队便控制了哈费尔、喀祖迈^[29]和乌本莱等三角洲重镇，使这里成为进一步向北方征服的基地。

战后，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和一头大象被送往麦地那。当大象行走在麦地那的大街上时，引来无数人围观。波斯神话破灭了，哈里发和国民对于战败波斯显得更有信心了。大象后来因不适应麦地那的气候又被送回了伊拉克。

哈费尔一战中溃败的两位波斯王子夺路向首都泰西封方向撤退，穆萨那率领伯克尔部落的勇士们穷追不舍，在今巴士拉城位置跨越幼发拉底河，穿越两河间纵横交错的水系，一直追到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迈扎尔^[30]。看其势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阻击，穆萨那是要一直追到波斯帝国的首都去了。不过这次追击行动险些让这支队伍全军覆没，他们在迈扎尔遭遇了由泰西封方向赶来增援的敌军。波斯帝国皇帝阿尔达希接到南方的军情后，命令王子嘎雷^[31]为指挥官率军增援。嘎雷与穆萨那在迈扎尔的一处古代运河地带遭遇，穆斯林军队的追击势头随之被挫败，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哈立德闻讯后火速增援穆萨那，在关键时刻赶到战场，让没有来得及休整的士兵立即投入战斗。

千百年来，波斯军队惯于同罗马军队进行大兵团阵地战，双方按部就班地排兵布阵，让不同兵种的方队相互对阵，让指挥官尽显其战略才能。他们对阿拉伯这种以轻骑兵为主的袭击战并不适应，它几乎颠覆了以往几个世纪以来积累下的波斯大规模兵团作战的经验。哈立德的援军一到，不等波斯军队做好准备就发起了猛烈攻击，最终一鼓作气击败了对方。激战中，波斯指挥官嘎雷死于乱军中，波斯军队群龙无首，再次溃逃。

哈立德没有派兵追击，而是巩固他的占领区。他深知穆斯林军队来此的目的不是为了劫掠，而是肩负着信仰和政治使命。为了巩固占领区，他加强了对要塞的防守，尤其是在幼发拉底河拐角处的大桥，以此天堑为屏障，穆斯林军队便可在幼发拉底河南部以西地区安心地进行军事行动，直到达成攻占希拉城的目标。他还派兵保护波斯湾的商道安全，安抚当地农民，鼓励人们归信伊斯兰。凡信教者，给予其与阿拉伯穆斯林同等的待遇；凡坚持原有信仰不变者，则需交纳一定数额的人丁税。

嘎雷战败被杀的消息传到泰西封，波斯举国震惊。既然波斯军队难以适应这支阿拉伯军队的作战风格，于是就有人提议征召帝国境内的阿拉伯部落与波斯军队组成联军混合作战。很快，通过确认效忠、结盟与雇佣等形式，一支以希拉城周边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部落为主的联军被迅速组建起来。阿尔达希为了能尽快结束这场糟糕的战争，不惜将驻守东部边境、经验丰富的将领巴赫曼^[32]抽调来担任联军的指挥官。巴赫曼将联军基地设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卧莱杰^[33]，这座城镇的北边通向希拉城，南边是穆斯林占领区。

此时的哈立德还在迈扎尔，他得知敌军集结的消息后，留守一支军队驻守后方的哈费尔，以备攻守进退之需，然后亲率主力奔赴卧莱杰。在发动攻击前，他分出左右两翼从后面包抄敌军，自己则率中路直冲敌军阵地。哈立德本想用这种方式速战速决，但当他率中路冲锋时，却迟迟不见左右两翼的支援。事后证实，两路人马

因地理不熟迷失了方向。哈立德在苦战很长一段时间，左右两翼才从敌军后方包抄上来。惊慌失措的波斯与阿拉伯部落联军见势四散溃逃，巴赫曼见难以挽回局势，就率剩余人马撤向北部的希拉城。

卧莱杰一战使得波斯与本土阿拉伯部落的军事联盟瓦解了，甚至有贝都因人开始归信伊斯兰并加入穆斯林军队。但有一支白克尔·本·瓦依莱部落^[34]却决心与这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同宗的阿拉伯军队一决高下。该部落首领阿卜杜·艾斯沃德^[35]将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基督徒召集到温莱斯城^[36]，并致信波斯国王阿尔达希，请求他调兵支援他们抗击入侵者。阿尔达希被帝国境内这支阿拉伯部落首领的忠勇所感动，随即写信给在卧莱杰战败的指挥官巴赫曼，命令他将所部人马集结到温莱斯作战。

巴赫曼在卧莱杰一战中已领教了伊拉克本土的阿拉伯部落的战斗，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形式的抗击无济于事，于是决定返回首都泰西封亲见国王，劝说其调派帝国精锐之师来严肃对待这支穆斯林军队。巴赫曼在离开前把军队交给了副官贾巴尼^[37]指挥，命他率军去温莱斯，并嘱咐其不得轻易同穆斯林军队开战。贾巴尼率军队来到温莱斯同阿拉伯部落首领阿卜杜·艾斯沃德会师。

温莱斯位于卧莱杰北部的幼发拉底河畔，沿河北上就是希拉城。贾巴尼按照巴赫曼的命令没有主动出击，他一方面等待援军，一方面与部落首领商讨作战方案。哈立德接到阿拉伯基督徒部落与波斯军队在温莱斯集结的消息后，如同卧莱杰战前那样，他再次安顿了后方哈费尔的防御，准备好退路，然后率兵奔赴温莱斯。

两军对垒，贾巴尼命阿拉伯基督徒部落军队首先迎战，结果哈立德首战将其首领斩于马下。贾巴尼见状，立即指挥波斯军队参战。此战中，基督徒部落和波斯军队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信，一方面他们的后方是经营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希拉城和泰西封，一方面则幻想着巴赫曼的波斯援军会很快到来，而实际上他们目前的士兵数量也数倍于穆斯林军队。于是乎，波斯士兵们有恃无恐，积极奋战。穆斯林军队并没能像前几次战斗那样快速取胜，对方很快稳住了阵脚，双方随即进入一种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这是穆斯林军队出征伊拉克以来最艰难的一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有转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哈立德甚至在作战空隙捧起双手向安拉祈求援助。

敌军士兵见不能取胜，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而他们期盼的援军仍不见踪影。此时的巴赫曼还在泰西封，但他已经没有心思再顾及温莱斯那场战斗了。当他来到泰西封时，国王阿尔达希重病在身，本想着能在其康复时调集军队南下作战，但阿尔达希却在此关键时刻一命呜呼了。阿尔达希的死立即在波斯宫廷内引发了一场争夺王位的内乱，至于幼发拉底河畔的那场战争，已经不重要了，巴赫曼甚至都没有为他的副将写一封信。

温莱斯战场上的波斯军队和他们的阿拉伯基督徒同盟军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当一小股军队掉头败逃时，便立即引发了全面溃败。哈立德和他的军队已为此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愿就此放走敌军，于是立即组织骑兵围追堵截，抓获了大批的俘虏，并处决了其中一部分。据阿拉伯文献单方面的记载，此战中敌军伤亡近 7 万人之众，^[38] 是阿拉伯人对外征服以来最大规模的战斗。

温莱斯一战，波斯帝国在幼发拉底河南部以西地区的命运随即被决定了。阿尔达希之死，使波斯帝国暂时不能顾及这片土地了，尽管希拉城还在其控制之中，但在穆斯林军队的进攻势头面前，它已是一座没有外援的、迟早要陷落的孤岛了。穆斯林军队突如其来的进攻，使得伊拉克的一些阿拉伯部落尚未来得及认清他们的历史处境及其要做出的正确选择；他们事实上与阿拉伯半岛上那些同宗部落一样是不

善于推理事物的，他们只活在狭小的部族认同的视野里，凭借对现实处境的本能的反映和本性中原始的冲动与鲁莽来生活。面对穆斯林军队强势的征服势头，尤其是与波斯军队两次联合作战的失败遭遇，各阿拉伯部落开始做出抉择：要么避开战争，臣服于麦地那，安静地过以往的游牧生活；要么参与到这场没有前途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也有一些义愤填膺的阿拉伯部落选择了离开哈立德的征服区域，跨越幼发拉底河到北方去，或者到南方的杜迈去，以表明自己与穆斯林势不两立的态度。如果他们能知道无论如何迁徙都难以迁出眼下已然来临的阿拉伯帝国的疆域的话，必将放弃这些毫无意义的尝试。

| 希拉条约

由温莱斯沿幼发拉底河上行就是希拉城了。哈立德率军直取希拉，途中占领了一座富足的城市，名叫阿姆依希西亚^[39]，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战利品是如此之多，每位穆斯林士兵分到了 1500 枚银币。当战利品的五分之一被送到麦地那时，艾布·伯克尔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他激动地说：“女人们再没本事生出第二个哈立德了！”^[40]

哈立德在阿姆依希西亚征集了一批船只，率兵乘船前往上游的希拉城。希拉城内早已笼罩了战争的气氛，波斯帝国派驻该城的总督艾扎兹拜^[41] 试图抵抗，为了减缓穆斯林军队向北方推进的速度，他命人将幼发拉底河岸边用于灌溉的水闸全部打开，使地面瞬间成为泽国。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尽管没有在陆地上对穆斯林军队形成阻力，却因为放干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而致使乘船北上的所有船只搁浅。哈立德立即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沿河去关闭那些水闸，并在行动中杀死了艾扎兹拜之子。河道被疏通后，穆斯林军队继续乘船北上，直抵希拉城下。艾扎兹拜对儿子的死悲痛欲绝，对波斯宫廷的内乱又忧心忡忡，于是在穆斯林军队到来前，他携带眷属和金银细软逃之夭夭了。

希拉城外有两座王宫，城内有四座城堡。历史上，它夹在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但最终在信仰与文化上接受了基督教。这应该是希腊化时代的结果，随着希腊文化侵入这一地区，使之更易于基督教化。希拉及其周边部落是基督教化很成功的地区，因早期受西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很多阿拉伯人（尤其是定居者）自祖辈开始就信奉基督教，他们有自己的牧师和修士，在城外建有修道院。尽管同属于阿拉伯人，但作为定居者和基督徒身份的希拉人已经同这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贝都因同宗兄弟间难以取得族群上的认同了，在他们看来，对方就是外邦人和入侵者。因此，艾扎兹拜临阵逃脱并没能让希拉人放弃抵抗，反而使希拉人幻想着能重建自己的王国。

穆斯林军队到来后，列兵城下，并控制了城外的王宫和修道院，对希拉城形成包围之势。在发起进攻前，哈立德给予城内的反抗者一天时间，让他们在三项谈判条款上任选其一：伊斯兰、人丁税和战争^[42]。这种谈判规则后来成为阿拉伯帝国对外征服中的基本范式，对手必须在其中做出一项选择，然后承担选择的后果。希拉人选择了战争，结果遭到惨败，最后被逼退到城内的几处城堡中，而且穆斯林士兵几乎要破城而入了。城外修道院的修士主动出面请求哈立德停止进攻，并劝说反抗的希拉人放下武器，让他们在战争之外的其它两项条款中重新做选择。最终，希拉人选择了人丁税，并在伊斯兰历 12 年 3 月（公元 633 年 5 月）与哈立德订立了一项

条约。

按照条约规定，希拉城作为一个自治王国臣服于哈里发政府，哈立德作为本地的最高长官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希拉城被交由当地的首领来管理，希拉人仍然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除了神职人员和妇孺等特定群体外，每个希拉的成年男性都有义务向麦地那缴纳人丁税。^[43]据统计，在希拉城及其周边地带被纳入这个条款而交纳人丁税者有 19 万人之众，而根据伊本·艾西尔提供的另一种记载，纳人丁税者则多达 29 万人^[44]。条约起草完毕，城内的部族长老们纷纷向哈立德献上各种礼物。哈立德为此向安拉礼拜致谢^[45]，并命信使带着条约、载着礼物前往麦地那向哈里发汇报。艾布·伯克尔批准了条约，接受了礼物，但他将礼物折合成人丁税的一部分收下。哈里发这种信仰者的正义之举，令受波斯统治几个世纪之久的希拉人难以理解。

希拉条约是哈里发政府在阿拉伯半岛以外订立的第一个条约，亦是阿拉伯帝国肇始的象征性事件。后来订立条约的希拉部落毁约反叛，这项条约随即被废止了，希拉王国的历史也随之终结，但希拉人在穆斯林的统治下仍享有宗教自由，他们秉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阿巴斯王朝时代才完全放弃而归信伊斯兰。哈立德曾与一位签订条约的希拉人的重要代表伊本·阿迪^[46]谈到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他对伊本·阿迪说：“你我都是阿拉伯人，为什么宁肯选择交纳人丁税也不归信伊斯兰呢？”“我们绝不会那样做的”，伊本·阿迪非常果断地回答，他说：“我们不能丢弃祖先的信仰，只能给你们交纳丁税。”哈立德说：“没有正信就如同没有出路的沙漠，在里面徘徊者都是阿拉伯人中最愚蠢的人。”或许希拉人并不确信这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军队是否能在这里长久地统治下去。

| 哈立德和他的占领区

随着希拉城的克复，哈里发已实现了征服幼发拉底河的军事目的。希拉城成为哈里发政府在阿拉伯半岛以外建立的第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它同时还是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哈立德在城外的兵营驻地建起了礼拜殿，宣礼声飘扬在营地上空，穆斯林每日例行礼拜，圣门弟子们给士兵们讲授伊斯兰教义，拜后哈立德则与同伴们高谈阔论，讲述圣人时代他在穆尔塔之战中的英勇事迹。

此外则是巩固占领区，哈立德对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征服区域进行积极防御，对臣服的部落和地区委派征税官。鉴于希拉城北部是波斯帝国的实际控制区，北方不远处的底格里斯河畔就是泰西封，而西边则是拜占庭帝国控制的叙利亚，因此哈立德时刻使军队保持着机动和高度警惕。这种生活转眼间持续了一年，哈立德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渴望新的军事行动。

对希拉的征服开始时，哈立德和埃亚德两人分别从两条路线向希拉方向挺进。哈立德沿着幼发拉底河一路势如破竹，直抵希拉城。埃亚德的进攻却在杜迈城受阻，后来随着哈立德控制了幼发拉底河流域，那些不愿臣服的部落纷纷云集杜迈，抱着对哈立德的愤恨与当地部落英勇作战，使得埃亚德的军队寸步难行。艾布·伯克尔知道哈立德对泰西封有种冲动，于是警告他，在埃亚德到来之前不得进攻泰西封，因为这会触动整个波斯帝国的反击。

哈立德在这段日子里寂寞难耐，于是开始给河东岸的波斯王子们写信，劝化他们信仰伊斯兰。他对波斯王子的信函曰：“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哈立德致波斯诸

王子们：感谢安拉，他使得你们的政体分崩离析，使得你们的计谋不攻自破，使得你们祸起萧墙。你们当庆幸我们发起了征服，（因为我们带来了真理）。如果你们归信伊斯兰，那你们可以继续你们的统治，我们将绕过你们去征服别人。如若不然，你们将看到，我的士兵个个热爱牺牲，犹如尔等贪生怕死一样。”对波斯帝国总督的信函曰：“……归信伊斯兰吧，你们将获得安宁！或者交纳人丁税，接受我的保护。如若不然，我将率领这样的将士们去拜会你们，他们酷爱牺牲，犹如尔等嗜酒如命！”^[47]

埃亚德还是迟迟不来，哈立德对写信也失去了兴趣。于是，在不违抗哈里发命令的前提下，他开始沿着幼发拉底河向上游去进攻那些由波斯人设防的城市。在距离希拉城北方不远处，有一座坐落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安巴尔城^[48]，这里首当其冲成为了被进攻的目标。哈立德留下一支军队驻防希拉城，然后亲率主力抵达安巴尔。安巴尔城的总督是希尔扎德^[49]，波斯动荡的政局使得他只能孤身作战。穆斯林军队动用弓箭手向城内放箭，希尔扎德命士兵以护城河为屏障积极抵抗。哈立德率领几名亲随骑马环视安巴尔城一周，选择了一处护城河最窄的地段，命士兵将瘦弱的骆驼宰杀掉扔进护城河，直到填满为止，然后指挥军队踏着骆驼的尸体攻入了城内。希尔扎德立即派人见哈立德，请求停战，愿意代表当地人签订停战协议，缴纳人丁税。哈立德接受了他的请求，将安巴尔及其周边地带纳入了自己的控制区。

哈立德任命则布里甘^[50]管理安巴尔，亲率军队奔向西南方向的另一个目标阿尼·泰穆尔城^[51]。经过三天的行军，穆斯林军队穿越一处沙漠后来到了阿尼·泰穆尔城。这里是当初到阿拉伯半岛挑起战争的女祭司塞杰哈的族人台厄利卜部落的驻地，此外这里还聚集了奈米尔^[52]和伊亚德^[53]两个部落。这是一座基督教化了的城镇，由两位首领统治，一位是阿拉伯人阿格^[54]，一位是波斯帝国派驻的总督麦赫拉尼^[55]。麦赫拉尼让阿格率领三个部落的士兵在途中设伏袭击哈立德，但阿格反被哈立德击败并俘虏。麦赫拉尼见势不好便弃城而逃，哈立德攻占了阿尼·泰穆尔城，因为先前的战争行为，他拒绝了当地人有条件的投降要求，而将他们以反抗和战败论处。

哈立德命沃利德^[56]运送战利品去麦地那，并让他途中顺便去“慰问”埃亚德。此时，在两河流域战败的众多基督教部落云集杜迈，它们推举朱迪^[57]为首领，同当地首领吾凯德尔^[58]结盟，对埃亚德的穆斯林军队几乎形成合围之势。埃亚德见沃利德到来后，急切地向其询问破敌之策，沃利德建议他向哈立德求援，然后南北夹击攻取杜迈。埃亚德便致信哈立德，请他火速增援。哈立德接到信函后喜出望外，立即率军南下，经过十日行军，穿越叙利亚边缘沙漠来到了杜迈城。

杜迈城地处阿拉伯半岛北部边境，北临叙利亚，东临伊拉克，为古代三地交通联运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里曾是巴尔米拉王国（公元 260—273 年）的要塞城市，为巴尔米拉女王泽娜布在位时所建，用来对抗波斯与罗马。如果能占据此城，攻可进，退可守；若被敌人占据，则麦地那北部边境洞开，危机四伏。早在先知时代，哈立德曾奉先知之命惩戒背信弃义的杜迈人。^[59]哈立德在一个月圆之夜发动奇袭，生擒了吾凯德尔，将其押送到麦地那交由先知处置。先知饶恕了他，并与之所在部落签订了条约，让他们缴纳人丁税，保持自己原有信仰不变，从而保证了阿拉伯半岛北部边境的安全。先知归真后，吾凯德尔撕毁条约，拥兵自立。此次同波斯帝国间的战争，哈里发便决定先拿下杜迈城。

吾凯德尔听闻哈立德到来后，决定投降。他召集朱迪等人，建议能与哈立德签订和约，臣服于麦地那。他说：“我最了解哈立德这个人，没人比他更负盛名，没人比他更能作战。与其交战的部落，无论人数多少，都难逃失败的厄运。你们听我善

言相劝，与其和解吧！”^[60]吾凯德尔的建议遭到了朱迪等人的拒绝，无奈之下，只好暂时逃离杜迈城。但不幸的是，途中被哈立德擒获，因反复背信弃义以及对抗穆斯林军队而被处死。哈立德与埃亚德取得了联系，商定了夹击破敌之策，随后一举击败敌军。朱迪被俘虏并处死，杜迈城内的人本应开城投降，但却禁闭城门继续抵抗，哈立德率军队破城而入，将城内抵抗者以战败论处。

占领区的叛乱

杜迈一战胜利后，哈立德命令主力军队返回希拉，自己则暂时留在了这里。没有了哈立德的伊拉克各部落开始躁动起来，尤其是被处死了首领的台厄利卜等部落，积极煽动各地的基督教部落起身反抗穆斯林的统治，并向波斯帝国写信求援，一时间好似穆斯林控制的占领区已全面沦陷了。波斯帝国派出了一支军队抵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哈绥德^[61]——安巴尔南部不远处的一座城镇，准备进攻安巴尔。哈立德闻讯从杜迈起身赶往伊拉克，他让埃亚德守卫希拉，自己率军队去清理各处的反叛武装。哈立德指挥军队首先在哈绥德击败波斯军队，然后在各地追剿反叛部落，以夜袭的方式将各个在沙漠中宿营的反叛部落分割歼灭。对于台厄利卜部落的反叛者，他发誓“要将毒蛇碾死在窝中”，最终给予了他们毁灭性的惩罚。

哈立德在惩戒行动结束后，率军巡视了占领区，他几乎将辖区重新走了一遍。为了追击反叛武装，他来到了幼发拉底河上游、西北边境靠近叙利亚的斐拉多^[62]。由此跨河向西行约三天的路程就能抵达地中海，而北方不远处则是拜占庭帝国的腹地小亚细亚。鉴于这里的重要性，拜占庭帝国有一支军队常年驻守于此。当时正值伊斯兰历 12 年的斋月（公元 633 年 12 月）。为了让士兵们斋戒，哈立德命令军队在斐拉多的拜占庭军营对面安营扎寨。两支军队中间一河之隔（幼发拉底河东北方的一条支流），穆斯林士兵能清晰地看到拜占庭军队的军事操练场景，而穆斯林士兵礼拜的情形对方也历历在目，这使得拜占庭一方非常恼火。逃到此地的台厄利卜等部落的反叛者积极怂恿拜占庭军队与哈立德一战，并告诉他们穆斯林正值斋戒期间，体力大减，是歼灭他们的最佳时机。拜占庭军队开始心动，他们也确实不能再忍受这种局面了，于是派人向哈立德下战书：“要么你们过河来，要么我们过去！”^[63]哈立德说：“那你们就过来吧！”拜占庭军队既然有言在先，只好跨河作战，结果遭到穆斯林军队全歼。此战，向波斯、罗马及周边各阿拉伯部落展示了穆斯林的军力。

十日后，穆斯林军队由斐拉多返回了希拉。哈立德没有随军同行，他计划去麦加朝觐，看上去还有回故里省亲的意思，总之他要秘密造访麦加。哈立德为这次旅行做足了保密工作，除了几名高级将领外，返回希拉的士兵们和当地部落都不知情。他只带了几名亲随，避开大路和麦地那等熟悉的城市，绕小道到麦加。朝觐日期到来后，哈立德混在人群中一起朝觐。没人知道他的存在，即使是主持朝觐的艾布·伯克尔也没发现他。^[64]直到哈立德返回希拉后，他朝觐的消息才传扬开来。艾布·伯克尔得知后，写信严厉斥责他擅离职守的行为。哈里发是不想伊拉克因哈立德的离开再出现动乱。

经过近一年的征服，哈立德已成功实现了艾布·伯克尔的目标，将幼发拉底河南部以西地区至杜迈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内。对波斯帝国的节节胜利，摧毁了存留在贝都因人传统观念中的波斯神话；被波斯皇帝视为奴隶的贝都因人，因他们的天启宗教信仰而开始以一个强大的新族群形象立足于这片他们朝夕生长的土地之

上。无序、蒙昧、野蛮和无知，通通被丢在历史的光阴中，一去不复返了。哈立德的军事辖区固然不大，且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这块区域就如一把匕首，插在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幼发拉底河的草场和发达的农业，将为阿拉伯帝国的进一步征服提供充足的经济资本。

注释：

- 1、طيشفون。
- 2、المدائن。
- 3、الحيرة。
- 4、ناحية الأنبار。
- 5、[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310页。
- 6、مالك بن فهم بن ثيم الله بن أسد بن وبرة بن ثعلبة بن حُلوان بن قُضاعة。
- 7、عمرو بن فهم。
- 8、عمرو بن عدى بن نصر。
- 9、امارة الحيرة。
- 10、النعمان الأول، 约公元400—418年在位。
- 11、阿里·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世界史》，开罗，1963年版，第66页。
- 12、النعمان الثالث بن الأسود，约公元580—602年在位。
- 13、كسرى，波斯皇帝称号，名艾布·鲁外兹。
- 1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2，开罗，1969年版，第654—655页。
- 1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2，开罗，1969年版，第655页。
- 16、شبرويه。
- 1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2，开罗，1969年版，第656页。
- 1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344页。
- 19、عياض بن غنم。
- 20、دومة الجندل。
- 21、عدي بن حاتم。
- 22、هرمز。
- 2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347—348页。
- 24、أردشير，即侯斯洛斯。
- 25、قباذ。
- 26、أنوشجان。
- 27、معقل بن مُقَرَّن。
- 28、الأبلّة。
- 29、كاظمة。

- 30、المذار。
- 31、قارن بن قريانص。
- 32、بهمن جانويه。
- 33、الولجة。
- 34、بكر بن وائل。
- 35、عبد الأسود العجلى。
- 36、الئيس。
- 37、جائبان。
- 3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94 页。
- 39、أمغيشيا。
- 4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59 页。
- 41、أزاذبه。
- 42、“إمّا الاسلام أو الجزية أو المحاربة”，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394 页。
- 43、条约内容，详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364 页。
- 4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95 页。
- 4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66 页。
- 46、ابني عدى。
- 4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自 366 页以下。
- 48、الأنبار。
- 49、شيرزاد。
- 50、الزبرقان بن بدر。
- 51、عين التمر。
- 52、النمر。
- 53、إياد。
- 54、عقّة بن أبي عقّة。
- 55、مهران。
- 56、الوليد بن غفبة。
- 57、الجودي بن ربيعة。
- 58、أكيدر بن عبد الملك。
- 59、[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自 82 页以下。
- 6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78 页。
- 61、الحصيد。
- 62、الفراض。
- 6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83 页。
- 64、另据伊本·侯米德（ابن حميد）提供的材料证明，艾布·伯克尔在其任内没有朝觐。伊斯兰历 12 年朝觐日到来时，他委派了欧麦尔或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去主持了仪式。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386 页。

第 6 讲：

麦地那与拜占庭的战争

早在亚历山大大帝（前 356-前 323）时代，中东的大部分区域就被罗马帝国统治着。如果不是因为阿拉伯半岛那种令人生畏的沙漠——死亡般的风景和难以驾驭的贝都因部落，罗马帝国的统治恐早已横扫这片土地直达其尽头亚丁湾了。在艾布·伯克尔时代，罗马帝国的晚期形式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继续统治着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环地中海区域。这里与南部半岛的沙漠及东部幼发拉底河入海口地带的沼泽和两河流域纵横交错的水系风景不同，自阿拉伯半岛绵延不断的沙漠，至约旦河流域便被一望无垠的绿色草场、河谷和定居者的乡村所取代。再向北则是被冰雪覆盖的黎巴嫩山，由此沿着地中海环海通道向北方望过去，就是拜占庭帝国重要的战略腹地小亚细亚了。在文化上，这里不同于半岛的游牧社会，也有别于具有强烈的波斯文化风格的两河流域，具有希腊——罗马风格的城镇、广场、集市和教堂，成为约旦河流域的主要格调。毫无疑问，经过罗马帝国长期的统治，尤其是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文化的侵染，这片土地从城市到生活几乎完全希腊化了。

I 加萨尼人

同两河流域的情景相似，贝都因人和阿拉伯语也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内容。阿拉伯人自半岛向北方迁徙的历史，同已知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的历史同样漫长。在阿拉伯人征服的年代，加萨尼部落^[1]广泛分部在南叙利亚的区域上。大约在公元 3 世纪末期，加萨尼人穿越阿拉伯半岛自也门来到了叙利亚，取代先前迁徙到这里的阿拉伯古达尔部落的一些支族，并在新居住地建立了以布斯拉为首都的加萨尼部落王国。当时在这一区域，基督教文化居于强势地位，很多阿拉伯人接受了基督教，也有一部分人开始选择定居者的生活。但这些作为基督徒的阿拉伯人并非像希腊人那样虔诚，甚至也不如希拉人对待信仰那样传统，他们很随意地以贝都因的风格生活着，看上去仅仅是符合了身边的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的主流地位而已。

同希拉王国在伊拉克作为波斯帝国的藩属国的情形相似，加萨尼人也以其身边强大的拜占庭帝国为宗主国，并被用来抵挡波斯帝国的晚期形式萨珊王朝。在拜占庭与波斯帝国最后一次战争期间（公元 604—628），加萨尼王国武装在公元 614 年曾遭受了波斯帝国军队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半岛以外阿拉伯部落政权的宿命，他们以贝都因人故有的冒险精神和冲动，成为帝国政权的马前卒。

拜占庭帝国曾以加萨尼部落的首领为帝国阿拉伯各部落的“族长”，用以管理帝国南部至阿拉伯半岛辖区内的各部落，即“阿拉比亚省”。拜占庭帝国每年都要向这些阿拉伯部落征收税款，用以支付同波斯帝国常年的战争经费，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雇佣阿拉伯人同波斯帝国作战。在穆斯林军队北上征服前，拜占庭帝国曾计划减轻这些阿拉伯部落的税务负担，但最终没有履行这项政策，这成为它统治失败的原因之一。对于拜占庭帝国的高额贡税，阿拉伯各部落更愿意接受哈里发政府所

制定的人丁税，这项税款只针对成年男性，而且税率很低。于是我们看到，当穆斯林军队开始征服时，很多阿拉伯部落选择了旁观拜占庭帝国在西亚属地的陷落，无动于衷。

| 麦地那与拜占庭

自先知在麦地那建立城邦政权以来，一直到艾布·伯克尔的时代，穆斯林与北方的拜占庭帝国间一直缺乏政治互信。公元 629 年，先知曾派信使劝化布斯拉城的加萨尼国王归信伊斯兰，却不幸在死海附近被杀害。先知为了讨回公道，迫不得已派出了一支 3000 人的穆斯林队伍向拜占庭帝国及其加萨尼盟友抗议示威，最终与对方的十万军队遭遇，爆发了穆尔塔之战。^[2]

双方还一直存在边界问题，先知时代的麦地那政权曾不断争取北方靠近南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部落归附，期间曾在公元 631 年有过著名的塔布克军事行动^[3]。先知统兵三万来到北方边境的塔布克，让边境部落在拜占庭帝国与麦地那之间做出选择，很多基督教部落与先知签订了合约，愿与之结盟，从而保证了麦地那北方边境的安全。当时有埃拉特人^[4]首领约翰·本·罗拜^[5]率族人归顺。^[6]当先知返回麦地那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575-641）严惩了归附麦地那的部落，并用十字架处死了约翰。由此可见，双方在国家边界、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关系。

艾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后（公元 632 年），他的第一项政府令就是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在与拜占庭帝国的边境线上展开一场军事行动，以抗衡对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在里达叛乱中，阿慕尔的纵队被派往西北边境的亚克巴湾地带，掌控古达尔等部落。当穆斯林军队在两河流域开展军事行动时，拜占庭帝国立即警觉起来，它组织加萨尼、白赫拉^[7]、凯勒卜^[8]、赛利哈^[9]、泰奴赫^[10]、莱哈姆^[11]、朱扎姆^[12]等阿拉伯部落积极防御南方的麦地那，其军事防御甚至扩展到了距离麦地那不远的泰马^[13]北部。这里与麦地那仅相隔几天的路程，艾布·伯克尔不得不调派军队到泰马，一方面抵御敌军，一方面支援那里的穆斯林部落。^[14]至此，两个国家已到了全面战争的临界点。

| 穆斯林军队征战“北方之国”沙目

公元 634 年初（伊斯兰历 12 年末），艾布·伯克尔自麦加主持朝觐仪式返回麦地那后，便决定武力反击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威胁。^[15]他在先知寺内召开了一次议事会议，所有重要的圣门弟子都应邀赴会。^[16]艾布·伯克尔说：“愿安拉赐福你们！你们当清楚，是安拉以伊斯兰使你们有了尊严，以先知使你们成为一个稳麦。安拉加深了你们的信仰，坚定了你们的意志，时刻地援助你们。他曾对你们说：‘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17]诸位都知道，主的使者在去世前对沙目之事忧心忡忡，我决定现在动员穆斯林以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出征沙目。”^[18]欧麦尔、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和奥斯曼先后起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艾布·伯克尔见一旁的阿里没有发言，还特意征求了他的意见。^[19]由保留下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讨论中大家对拜占庭这个老牌帝国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特别指出了罗马人的特点，尤

其是它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军事作战经验。尽管彼此实力相差悬殊，但对拜占庭的军事威胁做出反击一事，大家都表示赞同。艾布·伯克尔还征求了麦加部落长老的意见，并致信动员也门人参战。

于是，当一支穆斯林军队正在伊拉克对波斯帝国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时，另一支穆斯林军队也被迅速组建起来应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威胁。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言，同时挑起对两个老牌帝国的战争，着实令人惊讶。如果没有一种巨大的精神觉醒带来的冲动，这是不可想象的决定。艾布·伯克尔将出征叙利亚的第一面军旗交给了伊本·赛尔德^[20]，命他率领一支军队到北方的泰马驻防，与拜占庭帝国及其部落盟军对垒。

伊本·赛尔德曾是最早的穆斯林之一，曾同奥斯曼等早期穆斯林迁徙到埃塞俄比亚。但当欧麦尔得知这项任命后，觉得此人并不适合担任指挥官，而艾布·伯克尔却因战况紧急，以及伊本·赛尔德本人对战斗的热情，就继续维持了这项任命。^[21]起初，哈里发命令伊本·赛尔德不得首先开战。当伊本·赛尔德获悉敌军盟邦部落大规模向泰马集结时，便请求哈里发允许他主动出击。当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任命其经验丰富的指挥官马哈尼^[22]来负责南部边境的防务，以及指挥将要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艾布·伯克尔接到伊本·赛尔德的进攻请求后，致信告诉他：“前进吧，不要退缩！愿安拉襄助你！”^[23]

伊本·赛尔德获得了进攻的许可后，对敌军的防线发动了奇袭，首战歼敌一千人。马哈尼眼见防线难以固守，于是向北部撤退。艾布·伯克尔按照原先同拜占庭开战的计划，除了伊本·赛尔德的军队外，还调派了三支军队同时向沙目方向进军。首先，调遣从也门返回麦地那的阿克利麦所部人马与伊本·赛尔德会合，向叙利亚大马士革方向推进。然后调派沃利德进入约旦，再调派阿慕尔进入巴勒斯坦。如此一来，整个沙目地区便尽在进攻范围之内。

先知在世时曾应允阿慕尔担任古达尔部落的地方长官。里达叛乱期间，阿慕尔率所部人马掌控了古达尔部落。艾布·伯克尔依照先知遗愿，委任他管理该地。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开始后，艾布·伯克尔想调集所有可能的军事力量去沙目战场。据历史记载，哈里发是这样调用他的将官的，他致信阿慕尔说：“我为了执行安拉的使者的承诺，给予了你应得的职务。使者对你做出了一项任命，你如今得到了它。艾布·阿卜杜拉（阿慕尔的别称）啊，或许你更乐意从事你现在的工作，但我希望你能离开这里去从事在今后两世对你都有益的事业。”^[24]阿慕尔回信表示，他就是教门的一支箭，安拉的使者生前可以随意使用它，在使者归真后，这支箭将听候哈里发的号令，并希望哈里发将其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艾布·伯克尔也以类似的方式调派了沃利德，还有麦加、也门等阿拉伯部落。这就是伊斯兰化了的贝都因部落的行事风格，充满敬重与豪迈。经过此番军事调派，已有约 12000 名穆斯林士兵，兵分三路出征北方的拜占庭，如果行动顺利，这几支军队将实现对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征服。

伊本·赛尔德与阿克利麦会师后，凭着初次战斗的胜利及对取得更大战绩带来的冲动，他率军肆无忌惮地向北方推进。艾布·伯克尔警告他切勿孤军深入，劝他与阿慕尔和沃利德两支军队配合行动，但伊本·赛尔德沿着马哈尼败逃的路线一直追到今天以色列与叙利亚交界处的太巴列湖东岸的马耳吉^[25]。这里已是叙利亚的腹地，东北方不远处就是大马士革了。拜占庭帝国能够让一支穆斯林军队轻易进入该地，如果不是国防积弱，就必然是一场诱敌深入的阴谋。事实上，马哈尼在这里精心设计了一个伏击圈，当伊本·赛尔德的军队到来后便遭到围歼。由伊本·赛尔德

之子率领的一支分队被歼灭，作为最高指挥官的伊本·赛尔德本人则丢下军队败逃回麦地那。阿克利麦接管了溃败的军队，他一面向麦地那求援，一面奋起突围，且战且退。

此时已到了公元 634 年 4 月。艾卜·伯克尔免除了伊本·赛尔德的军职，任命阿克利麦为其所在军队的指挥官。他还陆续向叙利亚增派了三支部队，分别由舒尔·哈比勒、叶齐德（艾卜·素福扬之子）和艾布·欧拜德三人率领。这三支军队的总人数约 15000 人，此时哈里发投入到沙目的总兵力已达到 27000 人。^[26]加之投入到两河流域的兵力，这是哈里发政府暂时所能派出的军队的极限了。很多圣门弟子加入了军队中，其中至少有 100 人是参加过白德尔战役的德高望重的圣门弟子，他们已到花甲之年，但自愿参战，并甘愿听命于晚辈将领。各纵队的指挥官对待这些比自己年长的圣门弟子总是虚心求教，闲暇之余，由他们为士兵们讲解教义。后来的阿拉伯帝国中很多枭雄式的人物也都在这些队伍中，如穆阿威叶，他当时就任在其兄叶齐德的帐下效力。

这三支军队在麦地那北郊的朱尔夫军营集结，艾布·伯克尔像当初送别欧萨迈那样，给出征将士们嘱托，并步行一段路程后目送他们远去。这三支军队沿着古代商道北上，自塔布克分别奔向自己的目的地。叶齐德和艾布·欧拜德两支军队几乎是平行向大马士革方向挺进，舒尔·哈比勒则奔向约旦的安曼^[27]方向，去解救阿克利麦。^[28]此时，阿慕尔正由亚喀巴湾向巴勒斯坦纵深挺进，他现在是联络各支部队对拜占庭作战的重要将领。

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此时正在耶路撒冷，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低估了麦地那的军事实力，严格来说，他对刚刚伊斯兰化了的阿拉伯半岛社会仍缺乏了解。据记载，面对穆斯林军队的进攻势头，希拉克略曾考虑过要将南叙利亚割让给哈里发政府，以此换取彼此间的和平。他对大臣们说：“我认为你们有必要同穆斯林讲和，通过讲和，让他们获得沙目一半的土地，你们仍可以拥有半个沙目地区和整个罗马帝国（沙目当时是罗马帝国的藩属之地，阿拉伯人称“北方之国”。希拉克略如此称呼，可见在希腊人看来它与罗马帝国本土有着根本的区别）。”^[29]皇帝的提议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自耶路撒冷赶往北方的霍姆斯^[30]，以此地为指挥中心，调集起帝国 24 万军队^[31]，决定在叙利亚同穆斯林军队一战。

| 哈立德前往叙利亚

当几支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向叙利亚挺进时，希拉克略已将罗马军队在霍姆斯集结完毕，然后分头迎击。他命泰扎雷格^[32]迎击阿慕尔，命哲莱杰图^[33]迎击叶齐德，命格杂雷^[34]迎击艾布·欧拜德，命杜拉戈斯^[35]迎击舒尔·哈比勒。此时的阿慕尔在死海南部约旦河峡谷之地^[36]歼灭了一支 3000 人的希腊军队，并围歼了由巴勒斯坦辖区长官塞尔吉乌斯自恺撒里亚方向迎面而来的一支小分队。自从离开亚喀巴湾深入巴勒斯坦以来，阿慕尔一直谨小慎微，唯恐步伊本·赛尔德后尘。此时他见希拉克略调集军队分头迎战，担心穆斯林军队或因指挥不当而遭受损失，于是联系各军队指挥官商讨应对之策。最终，阿慕尔致信哈里发请求将各支穆斯林军队集结在雅穆克河流域^[37]，统一作战。

艾布·伯克尔接受了阿慕尔的建议，但他同时决定任命一位强有力的指挥官来指挥这场战事。经过与欧麦尔、阿里等人商议后，艾布·伯克尔致信在希拉城的哈

立德，让他放下伊拉克的事务赶赴沙目指挥对拜占庭的战争。出人意料的是，哈立德对这项调动似乎并不感兴趣，他读完信后便说：“这是那个左撇子（欧麦尔）的主意吗？”^[38]看似在这两位表兄弟间仍有着某种隔阂。“安拉使我在伊拉克取得点成就，欧麦尔就嫉妒我。”哈立德满不在乎地对着信说。艾布·伯克尔再致信于他，说明这项决定与欧麦尔无关，并许诺他在战争结束后可以返回伊拉克继续其未尽的事业，命令他立即带领一半的兵力赶赴雅穆克，将另一半兵力交给穆萨那驻守伊拉克。哈立德不敢怠慢，立即抽调了约 9000 人^[39]，于伊斯兰历 13 年 4 月（公元 634 年 6 月）离开伊拉克奔赴叙利亚战场。穆萨那一直将他的战友送到边境才返回，但两人都不曾预料到这将是他们此生最后一面。

从伊拉克的希拉城到叙利亚的雅穆克河流域，中间是令人畏惧的叙利亚沙漠。哈立德首先来到古拉基尔^[40]，他想从北方的素瓦^[41]进入叙利亚境内。这是一条捷径，也是一条绕到敌军背后的战略行军路线，不过他必须穿越古拉基尔和素瓦之间的一处没有一滴水源的沙漠。哈立德向一位名叫拉菲尔^[42]的向导请教穿越这处沙漠的方法，但他被告知：“即使是单骑也不敢穿越。”哈立德说：“别无选择，我必须绕到罗马人的背后。”^[43]哈立德决定进行这次冒险，在行军前他让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士兵的饮用水用布袋运输，战马的饮用水存储在骆驼胃里，届时宰骆驼供战马饮用，而肉则供士兵食用。为了尽可能多的装运饮用水，士兵们找到了最大的皮制容器盛水，让老驼使劲儿地喝足水，并将它们的嘴绑起来，不让它们反刍，以便更好地保存水分。一切准备就绪后，哈立德率领着他的队伍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沙漠。

在煎熬了五个昼夜后，军队的给养耗尽。按照拉斐尔的计划，如果路线没有出错，此时将会找到一处水源，通过补充水再抵达素瓦，否则将证明线路出错，那样大家就将葬身沙漠中。拉斐尔此时已眼花缭乱，他问身边的人有没有看到一棵半人高的鼠李树^[44]。哈立德命人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事实上，拉斐尔只是在孩童时随父亲来过这里一次，他绝望地说：“原路往回走吧，安拉抛弃了你们，我也和你们一同被抛弃了。”^[45]不过拉斐尔又焦急地说：“你们再找找，否则真将大难临头了！”于是，人们又细心地在各处寻找，最终找到了一个树墩，经拉斐尔确认，就是这颗鼠李树，只是不知被谁砍去了树干。随后，人们在这里挖出了水源。所有人欢欣雀跃，齐声赞美安拉。阿拉伯流传的一句诗这样描述道：“天赐拉斐尔，以泉水拯救众生，穿越那古拉基尔至素瓦间不毛之地。”^[46]

当拜占庭军队正在巴勒斯坦——雅穆克河流域——布斯拉一线组织反击时，哈立德像幽灵般在罗马人防线的背后展开了一系列游击式的军事行动。哈立德由素瓦来到大马士革城北的一条大路上，这座古老的城市就在他的眼前，他站在欧朶布关口^[47]挥舞着黑色军旗以示庆祝，后来该关口便以“旗帜关”命名。哈立德并未惊扰大马士革，而是绕过这座城市径直来到加萨尼人的都城布斯拉。加萨尼人错不及防，只得宣布投降。这是征服叙利亚以来所克复的第一座城市。哈立德在这里与艾布·欧拜德、舒尔·哈比勒和叶齐德几支队伍汇合，然后赶往死海南部的阿拉伯河谷去支援阿慕尔。

哈立德来的恰逢其时，阿慕尔此时正与希拉克略的弟弟泰扎雷格所率领的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城南部的艾季纳代因^[48]对垒。艾季纳代因位于巴勒斯坦境内的莱姆莱特^[49]和百特·杰布林^[50]之间。希拉克略此时正在霍姆斯等待战况，他为此战调派了约十万军队^[51]，希望能够为帝国守住巴勒斯坦，尤其是圣城耶路撒冷。当时阿慕尔仅有 3000 人，不敢轻举妄动，期盼援军到来。哈立德赶到后，穆斯林军队于伊斯兰历 13 年 5 月 28 日（公元 634 年 7 月 30 日）与罗马军队开战，并一鼓作气击败敌

军。溃军向约旦河流域逃跑，巴勒斯坦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坐镇北方指挥的希拉克略闻讯后，离开霍姆斯撤退到今土耳其境内的安塔基亚^[52]，他要在那里为帝国在西亚的命运作最后的抗争。

注释：

- 1、غسان。
- 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自 36 页以下。穆斯林军队出征穆尔塔时，先知以载德为统帅，并说：“如果载德牺牲，贾法尔就上，如果贾法尔牺牲，阿卜杜拉·本·拉瓦哈就上。”（见《布哈里圣训实录》：4261）据参加此次战役的阿卜杜拉·本·欧麦尔（欧麦尔之子）回忆，他们曾找到贾法尔·本·艾布·塔利卜的尸体，在他的身上共数出了五十多处伤口，但背部无一处伤痕。（《布哈里圣训实录》：4260）穆圣对人们说：“载德举起旗帜，接着阵亡了。随后贾法尔举起旗帜，也阵亡了，紧接着伊本·拉瓦哈举起旗帜，还是阵亡了。（先知说到这里时泪流满面）最后真主的利剑举起了旗帜，直到真主默助他们取得了胜利。”（《布哈里圣训实录》：4262）真主的利剑指的是哈立德·本·沃利德。哈立德事后回忆说：“我手中断了九把宝剑，最后我手中只剩下了我的一把也门短剑。”（《布哈里圣训实录》：4265）
- 3、غزوة تبوك。
- 4、أيلة。
- 5、يوحنا بن رؤبة。
- 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53 页。
- 7、بهاء。
- 8、كلب。
- 9、سليح。
- 10、تنوخ。
- 11、لخم。
- 12、جذام。
- 13、تيماء。
- 1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388—389 页。
- 1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87 页。
- 16、与会者有欧麦尔、奥斯曼、阿里、托莱哈、祖拜尔、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赛阿德·本·艾布·宛葛思、赛义德·本·载德、阿比德·本·哲拉哈，迁士与辅士中的代表及参加过白德尔战役的人。另有麦加的一些部落长老与会。见艾子迪：《征服叙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54 年影印版，第 1 页。
- 17、《古兰经》：5：3。
- 18、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5 页。
- 19、[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9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227—228 页。

20、خالد بن سعيد بن العاص، 为了同哈立德·本·沃利德区别开来，本书以“伊本·赛尔德”相称。

21、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12—13 页。

22、ماهان/ باهان，巴埃涅斯。

2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89 页。

2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89 页。

25、مرج الصُّفر。

26、[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150 页。另参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392 页。

27、عمن。

28、[埃及]侯赛因·穆厄尼斯：《伊斯兰历史地图集》，开罗，1987 年版，第 110 页。

2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0 页。

30、حمص。

31、[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3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88 页。

32、ثَنَارِق، 塞奥多利，希拉克略之弟。

33、جَزَجَة بن توذر。

34、القيقر بن نسطوس。

35、الدُّراقص。

36、وادی العربية。

37、نهر اليرموك。

38、艾子迪：《征服叙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54 年影印版，第 58 页。

3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1 页。

40、فُراقر。

41、سوى。

42、رافع بن عميرة。

4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1 页。

44、شجرة عوسج，一种身上长满刺的沙漠树种。

4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1 页。

4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1 页。

47、ثَنِيَّة الغُقاب。

48、أجنادين。

49、الرملة。

50、بيت جبرين。

51、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156 页。

52、أنطاكية。

第 7 讲：

艾布·伯克尔归真

自从麦地那与拜占庭开战以来，艾布·伯克尔便期盼着胜利的消息，但战斗进行的并不顺利。直到哈立德进入叙利亚后，他才收到两个让人感觉轻松的消息，一个是布斯拉城的归附；另一个就是艾季纳代因一战使穆斯林控制了巴勒斯坦。尽管这些战果离结束战争还为时尚早，但艾布·伯克尔似乎已满怀信心地预感到了穆斯林赢得整个西亚已指日可待，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下去了，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此时，在两河流域的穆斯林占领区却正面临着一场危机。如前文所述，哈立德在这一年的 6 月份赶赴叙利亚战场，将伊拉克留给穆萨那。他在离开前判定波斯帝国一旦政治稳定后必将收复失地，于是与穆萨那商议，将穆斯林的妇女、儿童和病患送回了阿拉伯半岛，以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全力备战。穆萨那率领留下的穆斯林军队积极做好希拉城向泰西封方向的防御，唯恐波斯军队发起反击。果不其然，就在哈立德离开不久，波斯帝国的政治危机暂告一段落，阿尔达希之子谢赫里拉尼^[1]继位。新皇帝决心对穆斯林军队进行反击，于是调集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由霍尔木兹·贾兹维^[2]率领，准备收复希拉城。^[3]

谢赫里拉尼致信穆萨那，轻蔑地对他说：“我派遣了波斯人中最低下的一支军队去消灭你，他们是一些养鸡和养猪的人。我不必亲征，有他们就足够了。”^[4]穆萨那也不甘示弱，他回击谢赫里拉尼是个吹牛皮的人，并告诉他：“赞美安拉，他必将挫败你们的计谋，战胜你们那些所谓养鸡和养猪的人。”穆萨那没有在希拉城坐以待毙，而是率领穆斯林军队北上迎敌，双方在古巴比伦城的废墟上遭遇。波斯军队以大象开路，直扑穆斯林阵地，很多士兵从未见过大象，结果被大象冲乱了阵脚。穆萨那身先士卒，将敌军的大象掀翻在地，然后率军一鼓作气击败了波斯军队。

波斯国王谢赫里拉尼闻讯暴毙，他无法经受这种失败的打击。波斯宫廷在经历了一阵短暂的动荡后，由沙布尔^[5]继承王位，并继续展开对穆斯林占领区的军事行动。^[6]穆萨那尽管挫败了敌军的进攻，并将波斯人的势力逼退到泰西封附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波斯帝国绝不会善罢甘休。不仅如此，穆斯林尚未真正控制伊拉克，占领区内各信奉基督教的部落尚处于观望态度，一旦波斯帝国在作战上取得优势，整个占领区内的部落届时定会倒戈一击，穆斯林的统治便土崩瓦解了。想到这里，穆萨那深感不安，他派信使向麦地那求援，请求扩充军力。信件发出后许久都不见有哈里发的信使到来，穆萨那整日坐立不安，他实在难以等待下去了，于是亲自前往麦地那一探究竟。当穆萨那来到麦地那时，见到了病榻上的艾布·伯克尔。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初次是一年半前穆萨那被召到麦地那授命时，但现在哈里发已病入膏肓了。

据艾布·伯克尔之子阿布杜·拉赫曼^[7]回忆，这年秋天的某一天，天气异常地冷，哈里发在这天洗澡后开始患病。^[8]据另一种说法，这次患病与他曾经吃过的一次有毒的食物有关。^[9]哈里发患病后持续高烧 15 日，最后他不能再去领拜了，就由欧麦尔临时担任伊玛目。就在此刻，穆萨那由伊拉克而来，请求哈里发迅速派兵增援，并警告不增兵则伊拉克不保。此时，欧麦尔已被推选为哈里发。艾布·伯克尔让人把

欧麦尔叫来，对他说：“你听我说，而后就抓紧去做。看来我今天就要归主了，你来为穆萨那征兵吧。如果我此时死去，你不要把事情（举行“者那则”葬礼）拖到晚上。如果我能支撑到晚上，你就不要把事情拖到天亮。不要让悲伤影响了你们，以免耽误了教门的大事和你们的主的嘱托。你们已看到我曾经是怎么做的了。先知归主时，我从未遭遇过那样的悲伤，如果我当时陷入悲伤之中而没有为安拉和他的使者的事业做好准备，那麦地那恐早已陷入战火之中了。如果安拉能使我们在叙利亚取得胜利，你要让哈立德的队伍返回伊拉克，因为他们熟悉那里，也只有他们能掌控伊拉克局势。”^[10]就在这天傍晚时分，主的使者的哈里发顺命归真。这一天是伊斯兰历 13 年 6 月 22 日（公元 634 年 8 月 23 日）。

艾布·伯克尔的哈里发任期只有短暂的二年三个月零十天^[11]，但这却是阿拉伯帝国建立的重要前提。这一年的朝觐日到来时，艾布·伯克尔来到麦加率众朝觐。曾几何时，先知就是这样来主持整个仪式的。艾布·伯克尔率众环游天房，当他提念到先知的名讳时，不由得泪流满面。自从两年前先知去世由自己担任哈里发以来，伊斯兰和这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政权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当时，里达叛乱席卷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他的政府处在风雨飘摇的绝境。当他无助的时候，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心思，但最终他坚强地做出了一系列旨在保全伊斯兰和国家政府的决定，最终为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大一统国家政权。

艾布·伯克尔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他因安拉为穷人制定的济贫税而不惜向阿拉伯半岛最有权势的部落和统治者开战。凡是国家有战利品或盈利，总会被平分给所有穆斯林。送到麦地那的财物往往当天就会被分发各处，国库内总是空空如也，甚至都不需要安排人来把守。当艾布·伯克尔归主后，人们打开国库的门检查里面的财物，将里面彻底搜了一遍，只发现了一个布袋中掉出来的一枚银币。^[12]一些圣门弟子见状无不掩面而泣。

阿伊莎在回忆中说，自从她父亲担任哈里发以来，她和家人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枚金币和一枚银币。^[13]穆斯林大众曾决定每年在国库内为艾布·伯克尔支付 6000 枚银币的生活费，他在任内只领取过一次，并在他归主前嘱托欧麦尔将自己的一块地产折算成钱，将这笔生活费偿还给了国库。^[14]这是因为他唯恐自己在今世有什么亏欠，归真后羞于面主见圣。

使者在世时，曾分给艾布·伯克尔一块儿土地。使者归主后，他见阿伊莎无依无靠，就将这块儿土地赠送给了阿伊莎。当他要归主时，却担心这种做法违背了《古兰经》中家庭财产分配的规定，于是找来了女儿，向她道明原委，让她把土地交出来与兄妹们按规定分配了。

艾布·伯克尔留下了众多儿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信士之母阿伊莎。艾布·伯克尔曾在蒙昧时代娶过两位妻子，一位是古泰勒^[15]，另一位是温姆·璐玛尼^[16]。古泰勒生有阿卜杜拉^[17]和阿斯马^[18]；温姆·璐玛尼生有阿布杜·拉赫曼^[19]和阿伊莎。他在伊斯兰时代又娶了两位妻子，一位是艾斯玛·宾图^[20]，另一位是哈比卜^[21]。艾斯玛·宾图生有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22]；哈比卜在艾布·伯克尔归真前怀孕，后来生下了温姆·库尔苏姆^[23]。^[24]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族裔的情况。

艾布·伯克尔在归主前换上了一身旧衣服，并嘱托用它来做自己的“克凡”（裹尸布）。人们劝阻他时，他说：“好衣服是给活着的人穿的”。^[25]他在咽气之前，吃力地读出了这段经文：“求你使我作为顺从者而死去，求你使我入于善人之列。”^[26]艾布·伯克尔归主后，欧麦尔于当夜在先知寺为他占了“者那则”。人们用尸架抬着他的尸体穿过了先知寺的庭院来到对面先知的墓地，他的儿子阿布杜·拉赫曼同欧麦

尔、奥斯曼和泰来哈三人将尸体葬在挖好的墓穴中。

阿伊莎站在那里目送父亲埋入自己的房间，就如两年前在此时此地送别先知那样。此情此景让阿伊莎失声痛哭。“让艾布·古哈法（艾布·伯克尔的父亲）的女孩子们都出去”^[27]，欧麦尔以一个长辈的口吻予以劝止。艾布·伯克尔的遗体被埋在先知墓下方，他的时代就此结束了。穆萨那跟随众人一同送走了艾布·伯克尔，几乎与此同时，为伊拉克征兵的旗帜也插在了先知寺内的空地上。艾布·伯克尔归主了，但阿拉伯人的征服并未停止，相反，它才刚刚拉开序幕。

注释：

- 1、شهريران بن أرنشیر。
- 2、هرمز جانیویه。
- 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4 页。
- 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12 页。
- 5、سابور بن شهر بران بن أرنشیر。
- 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4 页。
- 7、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أبو بكر الصديق。
- 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19 页。
- 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19 页。
- 1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14 页。
- 1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5 页。
- 1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6 页。
- 1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7 页。
- 1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ت，2005 年版，第 407 页。
- 15、فُتَيْلَة بنت عبد الغزى بن عامر بن لؤي。
- 16、دعد بنت عامر بن عميرة الكنانية، أمّ رومان。
- 17、عبد الله。
- 18、أسماء。
- 19、عبد الرحمن。
- 20、أسماء بنت عُميس。
- 21、حبيب بنت خارجة بن زيد الأصارية。
- 22、محمّد بن أبي بكر。
- 23、أمّ كلثوم。
- 2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25—426 页。
- 25、[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3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100 页。
- 26、《古兰经》：12：101。
- 2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23

页。

第8讲：

欧麦尔出任哈里发

当艾布·伯克尔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开始为哈里发政府物色接班人。此时，这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正在同两个大帝国开战，阿拉伯半岛的里达叛乱亦刚刚平息，偏远地区的阿拉伯部落还在试探性地走进伊斯兰，伊斯兰社会看上去仍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鉴于此，艾布·伯克尔需要为穆斯林举荐一位信仰虔诚且能力超群之人来出任哈里发，他思前想后最终选择了欧麦尔。他必须在归真前说服人们接受这一提议，但这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艾布·伯克尔在举荐欧麦尔出任哈里发的过程中，就如一位部落长老那样，凭借自己的良知和信仰，大公无私地为他的百姓确定一位可担当大任者。这一过程，还原了阿拉伯部落的古老传统，那种我们称之为“自然民主”的政治形式。

| 哈里发的盟约

艾布·伯克尔首先找来了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向他垂询新哈里发人选问题。伊本·奥夫是最受先知喜爱的圣门弟子之一，艾布·伯克尔对他说：“来吧，和我谈谈欧麦尔！”伊本·奥夫心领神会地说：“主的使者的哈里发啊，以主盟誓，正如你所见，他非常合适，就是有些严厉。”^[1]“那是因为他看到我过于温和”，艾布·伯克尔急忙解释，“如果他亲自决策事务，肯定会放弃以往的某些做法的。穆罕默德^[2]的父亲啊，我已观察过他，如果我对某人强硬，他就来为那人讲情；如果我对某人软弱，他就来劝我严厉一些。”^[3]

他又找来奥斯曼征求意见，奥斯曼说：“安拉至知，他是一位很有城府之人，我们中还没人能有他那样的素养。”^[4]艾布·伯克尔对奥斯曼说：“哦，阿卜杜拉^[5]的父亲，愿主赐福你，你可以不必在意我的观点！”^[6]“你就这么决定吧”，奥斯曼果断的说。艾布·伯克尔随即说：“如果我舍弃他，必然会选择你的。”^[7]当时，伊本·奥夫就站在旁边^[8]，艾布·伯克尔的这句话或许为他十年后裁决奥斯曼与阿里的哈里发之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泰来哈^[9]听说后便来到艾布·伯克尔的房中，当面质问他：“你让欧麦尔出任哈里发？你已看到他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况且你还在世，如果他大权在握，那会怎样呢？你将见你的养主，他必会责问你是如何处理此事的！”^[10]“把我扶起来”，艾布·伯克尔正在床榻上躺着，他起身对泰来哈说：“以主起誓，你这是在恐吓我吗？当我见到调养我的主，他问我此事，我就说：我让你的仆人们中最称职的一个人担任了你的仆人们的哈里发。”^[11]又说：“也请你把我的答复传达给支持你的观点的人。”^[12]泰来哈也并非出于一己之私才反对欧麦尔出任哈里发，他只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看法。当艾布·伯克尔归真后，料理后事没人能比泰来哈更积极，而且是他与欧麦尔一起将遗体送入坟坑的。

泰来哈走后，艾布·伯克尔又躺在了床上。他让人把奥斯曼找来，代写关于哈

里发的盟约。奥斯曼到来后，他说：“你这样写：‘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此为艾布·伯克尔·本·艾布·古哈发与穆斯林大众订立的盟约。此后……’。”说到这里便昏厥过去。^[13]奥斯曼已领会了哈里发的心思，于是预想着继续写接下来的内容。艾布·伯克尔醒来后，奥斯曼将内容读给他听，然后再修改、补充。两人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起草完了这份盟约。

现将全文译介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此为艾布·伯克尔·本·艾布·古哈发与穆斯林大众订立的盟约。此后，我决定让欧麦尔·本·罕塔布担任你们的哈里发。你们当顺从之。我绝不会放任安拉，他的使者，他的教门，我自己，以及你们应得的权利蒙受损失。我希望欧麦尔能公正无私，我也知道他能做到，但如果他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毕竟我不能洞悉未来之事，那人人皆可剥夺他的权力。至于不义之人，他将来就知道，其下场必是火狱。愿安拉赐予你们安宁、福祉与吉庆。”^[14]

艾布·伯克尔在最后一次昏厥过后，让奥斯曼把盟约完整地给他读了一遍，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声：“愿安拉赐福你！”这份盟约对欧麦尔的优点只字不提，相反通篇都是对他的警告和训诫，这就更接近部落长老遴选接班人的风格了。

| 哈里发的产生

人们被召集到先知寺内，很多人已猜到了是哈里发要做临终嘱托，熙熙攘攘的人群显得焦虑不安。欧麦尔站在人群中，当他看到艾布·伯克尔被搀扶着出来时，大声说道：“肃静！安拉的使者的哈里发有话和你们说。”^[15]人们安静了下来，围着哈里发席地而坐。盟约被宣读完毕后，艾布·伯克尔说：“你们满意我所举荐的哈里发人选吗？他就在你们身旁，他就是欧麦尔。你们当听从他、追随他。至于我的这个决定，以主盟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16]人们纷纷在下面说道：“我们听到了，我们接受！”“我们除了欧麦尔之外不再接受任何人”^[17]，阿里也起身表态支持，这显然是及时和必要的，如此一来，哈希姆和穆塔利卜家族就不会再生事端了。

欧麦尔此时正坐在人群中，艾布·伯克尔转向他说：“我已让你担任了主的使者的圣门弟子们的哈里发，望你敬畏安拉！”又说：“欧麦尔啊！安拉白天不会接受夜间应尽的义务，夜间也不会接受白天应尽的义务；在没有履行主命之前，他也不会接受副功。欧麦尔啊，你可知否，主持正义之人，审判日其正义的天平就会加重，他便不致于沦落到卑贱的境地；置社会正义于不顾之人，审判日其正义的天平就会减轻，那他必会身败名裂。欧麦尔啊，你可知否，恫吓性的启示只伴随着鼓励性的启示而降示，为的是不让信士们在惊恐中失去希望。不要向安拉祈求你不应祈求的东西，亦不要对自己的遭遇绝望。欧麦尔啊，你可知否，安拉在讲到火狱的人时，只列举他们最恶劣的行为，当我想起这些时，我便说：‘我绝不会像他们那样。’安拉在讲到天堂的人时，只列举他们最值得称赞的善功，宽恕了他们的过错，当我想起这些时，我便说：‘相比他们的善功而言，我的算得了什么呢！’如果你能牢记我的忠告，不在场的人会比在场的人更喜爱你，犹如他们不能抗拒死亡那样。”^[18]这段临终嘱托，欧麦尔牢记在心，他曾严肃地说：“即使幼发拉底河边有一只羊羔丢了，我都会坐立不安的。”

艾布·伯克尔归主后，于当夜被安葬。次日清晨，欧麦尔宣誓就职。他说：“阿

拉伯人就像跟随着向导走的骆驼，跟着向导前行，以天房的主宰盟誓，我一定要把他们引领在正路上。”^[19]先知在世时，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政权还只是一个理念，严格来讲，那时还是麦地那城邦政权。艾布·伯克尔在其哈里发任内将这个理念变成了现实，阿拉伯各部族被纳入了麦地那的行政系统内，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当欧麦尔接手这个政权时，它已具备了帝国的形态，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已攻入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正将广阔而富饶的土地源源不断纳入国家中来。

| 征兵的旗帜

新上任的欧麦尔有许多政务要处理，但他的首要任务是遵照艾布·伯克尔的嘱托为穆萨那征兵。昨日，就在艾布·伯克尔归主前，征兵的旗帜便插在了先知寺内；今日，人们向欧麦尔宣誓时，旗帜还在那里飘扬，却没有人报名入伍。艾布·伯克尔在其任内，出于对叛教者的厌恶，曾明令禁止有叛教前科者加入哈里发的军队。这项政府令曾是艾布·伯克尔政府对待叛教者的坚强意志的体现，它使得穆斯林军队，无论数量多寡，形势多恶劣，均能保持一种由信仰精神所展现出的惊人战斗力。但此时，这项法令正成为制约阿拉伯人对外征服的障碍。麦地那、麦加、塔伊夫和也门等为数不多的不曾叛教的部落，几乎将全部兵源抽取出来调往沙目战场了，在穆斯林占领区内的阿拉伯部落，新归信者又寥寥无几，并不能解决兵源问题。欧麦尔决定更改这项命令，但在说服圣门弟子接受他的建议前，首先要为穆萨那征集到一支队伍送往伊拉克，已解燃眉之急。

然而，一连三日仍不见有人报名入伍。第四日，赛格夫人艾布·乌柏德^[20]第一个应征入伍，随后萨阿德^[21]和白德尔战役的亲历者塞力图^[22]也相继入伍。年长的圣门弟子们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但入伍士兵的数量还远远不够。穆萨那焦急地等待着，他开始对来圣寺的人们演讲，号召他们积极入伍。^[23]一位东部偏远省份的伯克尔族信士的言行打动了圣城的人，入伍者的数量开始增多。鉴于对伊拉克形势的担忧，欧麦尔让穆萨那先行一步。报名士兵数量达到 1000 人后，大家要求欧麦尔从中选一位古莱氏人或麦加人来担任指挥官。但欧麦尔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不，指真主发誓，我绝不会那样做。”欧麦尔认为不应当把某个氏族看作是出任首领的标准，圣门弟子的高贵在于他们率先追随了先知，因此应以信仰和为主道奋斗的精神为标准。欧麦尔说：“以真主盟誓，我只让他们中率先站出来应征入伍者担任指挥官。”^[24]他最终选择了艾布·乌柏德，并对他说：“你当听取圣门弟子的建议，遇事多与他们商议。”^[25]还嘱托他不得贸然行事，不得急于求成。

自先知归真后，欧麦尔给人的印象似乎有别于他当年那种大无畏的风格。同艾布·伯克尔相比，两人的性格自先知之后完全颠倒了。和蔼可亲的艾布·伯克尔变得铁骨铮铮，无畏无惧；相比之下，欧麦尔则略显消极和优柔寡断。当他的同伴归主后，他立即从先知辞世的阴影中走出来，追随着前者的步伐，果敢而刚毅地承担起“信士的长官”的职责，最终为阿拉伯穆斯林建立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

注释：

- 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28 页。
- 2、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之子。
- 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28 页。
- 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28 页。
- 5、奥斯曼之子。
- 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28 页。
- 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28 页。
- 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7 页。
- 9、طلحة بن عبيد الله。
- 1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7 页。
- 1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7 页。
- 12、[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9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229 页。
- 1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8 页。
- 14、[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9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230 页。
- 1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8 页。
- 1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8 页。
- 17、[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9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230 页。
- 1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8 页。
- 1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33 页。
- 20、أبو عبيدة بن مسعود الثقفي。
- 21、سعد بن عبيد الأنصاري。
- 22、سليط بن قيس。
- 2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35 页。
- 2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0 页。
- 2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0 页。

第9讲：

波斯帝国的反击

自从哈立德离开伊拉克后，穆萨那成为穆斯林在两河流域对抗波斯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从这场战争的缘起来讲，穆萨那还是促成哈里发发动对波斯帝国战争的重要因素，而此时这场战争正因兵力和最重要的指挥官哈立德被调离，以及波斯帝国的战略反击，正变得岌岌可危。穆萨那没有退路，也不甘心输掉这场战争，他冒险到麦地那求援，期望着哈里发能够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到伊拉克扭转局势。穆萨那此次麦地那之行感触良多，他亲眼目睹了艾布·伯克尔归真，尤其是在现有的征兵条例下穆斯林军队补充兵源的困难。鉴于此，他曾向哈里发建议修改征兵条例，解除关于禁用叛教者加入穆斯林军队的禁令。艾布·伯克尔将这一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新任的哈里发欧麦尔早有此意，于是便废除了征兵禁令，不过眼下却仅能给他征集到一支 1000 人的队伍。

|波斯宫廷的决心

此时的波斯宫廷，前时继位的沙布尔在一次新的宫廷政变中被杀，公主宝兰^[1]临时摄政。她将呼罗珊总督罗斯图姆^[2]召回泰西封掌控政局，最终宫廷内部和帝国各贵族阶层都臣服在她的统治之下。^[3]波斯帝国长达两年的政治混乱结束了，帝国上下开始齐心协力收复失地，给穆斯林军队一次强有力的反击。

罗斯图姆动员了帝国所有力量同阿拉伯人开战，他迅速组建了两支队伍，一支由贾巴尼^[4]率领，向希拉城方向挺进，攻取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穆斯林占领区；一支由奈尔斯^[5]率领，前往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卡斯卡尔^[6]。^[7]如果此次军事行动顺利，这两支波斯军队将沿着哈立德征服的线路逆向收复所有失地。

穆萨那刚由麦地那抵达希拉城，波斯军队便展开了军事行动。此时，艾布·乌柏德率领的麦地那援军仍迟迟未到。欧麦尔废除了征兵的禁令后，艾布·乌柏德一路上收编了许多愿意参战的部落士兵，因此延误了行军时间，直到一个月后这支援军才赶到。穆萨那不敢轻易同波斯军队交战，于是暂时放弃希拉城，撤向南部的罕法尼^[8]。与艾布·乌柏德的援军会师后，穆斯林军队屯兵奈马里戈^[9]。此时，贾巴尼的波斯军队也南下至此。^[10]

穆斯林军队准备就绪后，艾布·乌柏德下令进攻。首战，波斯军队溃败，贾巴尼被穆斯林士兵俘获。艾布·乌柏德又率领穆斯林军队跨越幼发拉底河赶赴卡斯卡尔，在一处树林中伏击了奈尔斯的波斯军队，然后占领了敌军的营地。奈尔斯夺路而逃。穆斯林士兵在敌军营地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将其中五分之一送往麦地那。

在这些战利品中，有些只有波斯宫廷才有的奢侈果品。艾布·乌柏德致信欧麦尔说：“安拉赐予了我们只有波斯君王们才享用的食品，我很高兴你能看看这些东西，并感谢安拉所赏赐的这些礼物和恩典！”^[11]至此，两支波斯军队的反击以失败告终，艾布·乌柏德暂时守住了穆斯林的占领区。此次波斯军队卷土重来时，很多本土的基督教部落倒戈反叛穆斯林。当穆斯林取得胜利时，这些部落酋长便立即归降，并

特意为艾布·乌柏德送来各种奢侈的贡品和波斯美食。艾布·乌柏德拒绝了独享这些奢侈品，并告诉他们，即使是他应得的五分之一的战利品，他也仅取其中一般的来享用，这让本地酋长们深刻认识到了穆斯林长官和波斯长官的本质的不同。

| 桥头之战

波斯军队战败的消息传到泰西封后，罗斯图姆气愤地说：“还有比阿拉伯人更勇敢的波斯人吗？”^[12]于是，在场的人举荐了曾经和哈立德作战的巴赫曼。罗斯图姆便委任他为指挥官，将帝国一支更大规模的军队交予他，在这支军队中包括 4000 名全副武装的象军。^[13]为了展示帝国的威严，军队中竖起了一杆豹皮大旗，旗杆长达 12 腕尺。^[14]

艾布·乌柏德未等波斯大军到来，便命穆斯林军队自底格里斯河折返向幼发拉底河挺进，并屯兵西岸的吉斯尔^[15]。巴赫曼的波斯大军到来后，屯兵东岸的古巴比伦之地。两军隔河对垒。巴赫曼命波斯军队在河上建起一座浮桥，然后致信艾布·乌柏德，问他是波斯人先过此桥还是阿拉伯人先过。艾布·乌柏德身边的将领劝他让波斯人过河来，但艾布·乌柏德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他说：“难道我们比波斯人还怕死不成？”^[16]于是，他决定渡河到对岸与敌军一战。不过，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恶战，战前任命了 8 位替补指挥官，以防自己遭遇不测。这些替补指挥官中的最后一位是穆萨那，^[17]这一幕似曾相识，先知时期的穆尔塔之战，哈立德就曾作为最后一位替补指挥官将军队带出险境，而在此战中，穆萨那将肩负同样的重任。

穆斯林军队约 9000 人浩浩荡荡渡过浮桥。行军一开始，狭窄的通道便限制了穆斯林军队的战斗力。波斯军队未等穆斯林军队全部渡河即发起进攻，已渡河的穆斯林士兵在艾布·乌柏德的率领下英勇迎战。阿拉伯战马受到大象的惊吓，全然不听使唤。艾布·乌柏德意识到必须解决敌人的象军，他命令士兵想方设法将大象和上面的士兵掀翻在地。一队穆斯林士兵跳下战马，勇敢地冲入象军。艾布·乌柏德也亲自跳上一头白象，用手中的宝剑猛刺它的致命处，但他被受惊的大象用鼻子卷下来摔在地上，不幸死在大象的脚下。他身边的一位将士接过战旗继续指挥战斗，并勇敢地夺回了艾布·乌柏德的尸体。

战斗越来越惨烈，先后有七位替补指挥官战死。最后，穆萨那接过了战旗。^[18]惨烈的战斗使部分士兵向浮桥退去。此时，一位士兵冲向浮桥大声呵阻：“像你们的指挥官一样，要么战死，要么战胜敌人！”^[19]说罢，手起刀落砍断了浮桥的缆绳。这种同归于尽的勇气并未能扭转败局，波斯军队凭借象军和初战告捷的兵锋，将穆斯林军队驱赶到河边，致使多达 4000 名士兵葬身河中。^[20]

穆萨那就在此时接过了指挥官的战旗，他命令士兵重新架起浮桥，一面率领自己的伯克尔族老部下抵挡波斯军队的进攻，一面命令麦地那的士兵迅速过河，并提醒他们：“安心过桥，后面有我。别把自己人推到河里！”^[21]穆萨那一直坚守到所有穆斯林士兵全部过桥才撤退，此时他已身负多处刀伤。穆萨那命令渡河的军队在对岸重新组织起了防御战线，他料想到波斯军队必定过河追击。巴赫曼的确是这样计划的，他要趁势攻到河对岸去，夺回被占领的土地。这对于损兵折将的穆斯林无疑是场重大的考验，河西岸建立的防线一旦被摧毁，失败将在所难免。但就在此时，巴赫曼接到了来自泰西封的消息，命他迅速回首都处理一起骚乱，他不得已放弃了进攻计划，匆匆返回首都去处理糟糕透顶的宫廷事务去了。

| 羞愧的兵卒

穆萨那赞美安拉为穆斯林提供了如此重要的契机，立即组织军队巩固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占领区，将渡河过来的一些敌军悉数歼灭，最后在温莱斯建立了指挥中心。^[22]桥头一战发生在伊斯兰历 13 年 8 月（公元 634 年 10 月），据认为是在叙利亚的雅穆克战役发生 40 日之后。^[23]另据白拉祖里记载，此战发生在伊斯兰历 13 年斋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公元 634 年 11 月 26 日）。^[24]穆斯林失败后，艾布·乌柏德自麦地那带来的士兵有近 4000 人战死，有约 2000 人离开伊拉克返回了阿拉伯半岛，最后穆萨那身边仅剩下了 3000 人。^[25]这些人中有很大部分是他的族人——伯克尔部落的战士。

有些士兵返回麦地那是因为羞愧于见穆萨那，但在麦地那他们更痛苦，因羞愧见人总是以衣服遮面。^[26]欧麦尔得到战报后没有责怪任何人，听说逃回的士兵自责的消息后，他说：“安拉的仆人们啊！每个穆斯林都能够在我这里获得谅解，每个穆斯林我都是他的保护者。愿安拉怜悯艾布·乌柏德，如果他还活着，因恐惧而避难，或投奔于我，我必将成为他的保护者。”^[27]

据伊本·侯米德^[28]传述^[29]，在逃回麦地那的士兵中，有一位诵经家叫穆阿兹，有一次他读到一段《古兰经》：“除非因为你转移阵地，或加入友军，在那日，谁以背向敌，谁必受安拉的谴怒，他的归宿是火狱，那归宿真恶劣。”^[30]他读到这里时愧疚地潸然泪下，欧麦尔听说后对他说：“穆阿兹啊，不要哭！我和你在一起，你转到了我这一边，[并未转向敌人]。”此时的欧麦尔，正如前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临终所言，作为哈里发的他，相较他以前的性格温善了许多。

| 英勇的穆萨那

此时的叙利亚，穆斯林军队刚在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取得胜利。于是，欧麦尔得以将全部精力用在伊拉克的事务上，他决定再次为穆萨那征兵。征兵的旗帜在先知寺内飘扬，各地不断有人前来报名，由于解除了叛教者的征兵禁令，报名者中也聚集了许多有叛教前科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前时败逃回麦地那的士兵又重新报名入伍了，他们要找回丢失的尊严。

在这支新军中，由杰里尔^[31]率领的白吉莱族^[32]数量最多，他便被委任为这支军队的首领。杰里尔本想去叙利亚战场效力，他告诉欧麦尔自己对叙利亚非常熟悉，但最终在欧麦尔的劝说下被派往了伊拉克。^[33]援军的到来使得穆萨那的军事力量倍增。此间，有一个本土的信奉基督教的名为奈米来^[34]的阿拉伯部落，在长老艾奈斯^[35]的率领下加入了穆斯林军队。他们尚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但明确表示：“我们将与我们的同族并肩作战。”^[36]

穆萨那在波斯人中安插的卧底送来情报称，波斯帝国正组织军队由米赫拉^[37]率领往希拉方向挺进。穆萨那立即北上迎敌，并命令屯驻异地的杰里尔跨越幼发拉底河前往布外卜^[38]会师，即后来的库法城之地，位于幼发拉底河东部的一处支流地带。穆萨那与杰里尔在布外卜会师后，随军眷属被安置在后方的安全地带，穆斯林军队在这条幼发拉底河支流的西岸的一处桥边等待着波斯军队到来。

此时正值伊斯兰历 13 年斋月，为了全力奋战，穆斯林士兵们被暂时免除了斋戒义务。米赫拉率波斯大军约 12000 人^[39]抵达布外卜，两军隔河对垒。他给穆萨那送来战书说：“要么你过河来，要么我们过河去！”^[40]穆萨那吸取前时的教训，告诉米赫拉：“烦劳你们过来吧！”穆萨那在河西岸整顿兵马，让各个方队严阵以待。他向所有穆斯林士兵训话：“以主盟誓！今日，我并不想为我自己争取什么荣誉，我只想为你们作为穆斯林的这个群体争取荣誉！”^[41]士兵们高声重复穆萨那的这句话来回复他：“为穆斯林群体争取荣誉！”声音回响在河套平原上空。

为了充分发挥战斗力，穆萨那要求所有方队统一行动，先抵挡住敌人的第一波进攻，然后伺机决战。穆萨那让各个方队听从他的号令发起进攻，号令是他高呼三次大赞词：“真主至大”，当他高呼第四次时，即是进攻的号令。^[42]此时，波斯军队已渡河到西岸，分前、中、后三个列队一字排开，每个列队都配备了一支象军，士兵们在战象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

大象的吼声此起彼伏，使得开战前的氛围骤然紧张起来。穆萨那沉稳地念着大赞词，不过当他刚念了第一次大赞词时，有一支方队在波斯军队的进攻面前乱了阵脚。穆萨那派副官到了那个方队跟前说：“指挥官给你们道赛俩目，他希望你们今天不要给穆斯林丢脸！”^[43]这个方队的首领和士兵们顿时感到难为情，他们齐声回答：“不会的，让他放心吧！”方队重新恢复了秩序。穆萨那骑在战马上望向这边，看到方队恢复秩序后，用手捋了捋他那伯克尔酋长特有的胡须满意地笑了。他继续念着大赞词，最后瞅准时机高声喊出了第四次大赞词，所有穆斯林方队便发起了进攻，双方随即陷入了混战。

穆斯林军队的两翼顺利地包抄了波斯军队的侧翼。穆萨那见决战的时机到了，他骑战马来到基督徒长老艾奈斯面前说：“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的宗教，那就为阿拉伯人而战吧！”^[44]说罢，与艾奈斯一同冲入了敌军。

期间有一个小插曲，一群贩卖马匹的台厄利卜族青年巧遇了这次战斗，他们一时冲动便加入到穆斯林军队一边。其中有一人在混战中碰到了波斯军队的指挥官米赫拉，并顺手杀死了他。这位年轻人骑着米赫拉的战马疯狂地奔跑，并高呼：“我是台厄利卜人，我杀死了米勒宰巴尼！（即米赫拉）”^[45]波斯军队的指挥官一死，使得穆斯林军队迅速占据了上风。波斯军队开始溃败了，士兵们掉头向桥边跑去。料事如神的穆萨那已命令一支队伍率先堵死了敌军的退路，波斯军队只好做垂死挣扎。战后穆萨那曾告诉属下不要学他这样作战，堵死了敌军的退路，只能让自己的士兵与他们同归于尽，这样得不偿失，此即中国人所言之穷寇莫追。为了彻底消灭这支顽抗的波斯败军，很多穆斯林勇士在战斗中牺牲了。^[46]库法城建立后，居民在很多年中还能在这片河套平原上见到裸露到土层外面的白骨。

布外卜一战后，穆萨那借机命令军队肃清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波斯帝国势力，并将占领区推进到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萨巴托^[47]。在萨巴托北方不远处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了，穆萨那在这里终止了脚步；而在幼发拉底河方向，他自希拉城继续北上将占领区巩固到汉菲斯^[48]。此后不久，穆萨那因吉斯尔之战中的旧伤发作而归真。这位伯克尔族的英雄，阿拉伯人征服初期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为他的信仰和理想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波斯军队不久便卷土重来，为帝国的存亡做最后一搏，但穆萨那无疑已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穆萨那的时代就此终结了。

注释:

- 1、بوران, 凯斯拉[كسرى]之女。
- 2、رستم。
- 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47—448 页。
- 4、جائبان。
- 5、نرسي。
- 6、كسكر。
- 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贝鲁特, 2005 年版, 第 411 页。
- 8、خَفَّان。
- 9、النَّمارق。
- 1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49 页。
- 1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1 页。
- 1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贝鲁特, 2005 年版, 第 412 页。
- 13、[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 贝鲁特, 1987 年版, 第 351 页。
- 1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贝鲁特, 2005 年版, 第 412 页。
- 15、الجسر。泰伯里和伊本·艾西尔认为屯兵地点或许是吉斯尔北方的“قُتْنُ الناطف”。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第 454 页; 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第 412 页。
- 1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4 页。
- 1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贝鲁特, 2005 年版, 第 412 页。
- 1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7 页。
- 1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贝鲁特, 2005 年版, 第 412 页。
- 2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5 页。
- 2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贝鲁特, 2005 年版, 第 412 页。
- 22、[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 贝鲁特, 1987 年版, 第 352 页。
- 2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5 页。
- 24、[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 贝鲁特, 1987 年版, 第 352 页。
- 2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 贝鲁特, 2005 年版, 第 413 页。
- 2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5 页。
- 2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5 页。
- 28、ابن حُميد。
- 2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卷 3, 开罗, 1969 年版, 第 459 页。

- 30、《古兰经》：8：16。
- 31、جرير بن عبد الله。
- 32、بجيلة。
- 33、[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353 页。
- 34、النمر。
- 35、أنس بن هلال النمري。
- 3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3 页。
- 37、مهران الهمداني。
- 38、اليوب。
- 39、[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355 页。
- 4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3 页。
- 4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65 页。
- 4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65 页。
- 4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65 页。
- 4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4 页。
- 4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66 页。
- 4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4 页。
- 47、ساباط。
- 48、الحنافس。

第 10 讲：

拜占庭霸权的落幕

欧麦尔出任哈里发后，对外发出的首个政府令是让叙利亚战场的艾布·欧拜德取代哈立德为最高指挥官，此事发生在艾布·伯克尔归真六个月后。伊本·艾西尔认为，这项历史性任命是因为欧麦尔对哈立德的某些行为不满。^[1]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至少欧麦尔作为哈里发有权在政府的某些领域，尤其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上，任命最值得信赖的人来担当，无论这个人在他人看来如何。哈里发的政府令必须得到无条件服从，这是一个政府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

艾布·伯克尔临归真时曾嘱托欧麦尔，如果在叙利亚取得胜利，让哈立德的队伍返回伊拉克。艾布·伯克尔在这里没有提及对哈立德的安排，仅仅是让哈立德的队伍回到伊拉克，而且是在叙利亚战事结束之后。欧麦尔后来回忆说：“艾布·伯克尔知道，派哈立德去伊拉克战场会使我感到不愉快。”^[2]欧麦尔的确不怎么喜欢这位堂弟，但就他个人的人格来讲，这一决定不是出于私心，而是站在国家的高度做出的。欧麦尔曾在许多场合表示非常钦佩哈立德的军事才能，但令他最不快的是哈立德在处理战利品上过于随意，而财物问题在他这里是最严肃的问题。

欧麦尔在一个主麻日登上演讲台，宣布由艾布·欧拜德取代哈立德为叙利亚的最高指挥官，然后派伊本·古尔图^[3]为信使，带着任免文书前往叙利亚战场。^[4]此时，穆斯林军队正在围攻大马士革城。当艾季纳代因之战获胜后，巴勒斯坦（除耶路撒冷、凯撒利亚和沿海的一些地点）、南叙利亚和约旦已尽在穆斯林控制之中。于是，哈立德便决定拿下大马士革这座古代最具历史感的城市。

| 攻取大马士革

这次攻城战始自伊斯兰历 14 年 2 月（公元 635 年 4 月），结束于伊斯兰历 14 年 7 月（公元 635 年 8 月）。^[5]攻城的军事目的显然是要摧毁希腊人统治中东的最后希望。为此一战，哈立德暂时放弃了一些占领区，舒尔哈比尔和阿慕尔被从约旦和巴勒斯坦调来参战。大马士革负责作战的拜占庭指挥官是尼斯塔斯^[6]，他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的防御，并向希拉克略皇帝求援。穆斯林军队到来后，哈立德将指挥部设在一座修道院内，驻扎在城东，艾布·欧拜德驻扎在城西，阿慕尔驻扎在托马门^[7]，舒尔哈比尔驻扎在法拉蒂斯门^[8]，叶齐德驻扎在小门^[9]。每支队伍的数量有 5000 到 6000 人左右，大马士革城被围的水泄不通。^[10]

当时穆斯林军队尚没有装备投石机和攻城云梯这类大型的攻城器械，夺取城市的方法就是切断城市的物资供应和水源，逼迫守城者投降或伺机破城而入。哈立德已盘算着要长时间围攻这座城市，他派军队清除了城市周边的敌军势力，阻断了北部的交通线路。面对这种环城围攻的态势，城内防御兵力被分散，突围无望，只能期盼外援。

此时，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正在策划救援大马士革，但几次进攻都被哈立德挫败。^[11]在其中的一次救援中，希拉克略派出了一支 12000 人的军队。哈立德率先得

到情报，先后派出两支队伍约 9000 人伏击并击败了这支拜占庭援军。最后穆斯林军队在北方设置了一个要塞，彻底堵死了敌军的救援通道，希拉克略只能无奈的看着这座城市被攻陷了。守城的拜占庭指挥官曾试图由托马门突破穆斯林军队的防线，敌军的弓箭手遍布在城墙上，骑兵与步兵开城发起进攻，但这次突围被穆斯林的 5000 守兵击败，只得再次退回城内。随后，城内守军曾几次尝试突围，但均以失败告终，而且伤亡惨重。

哈里发的信使伊本·古尔图来到大马士革战场，首先去找哈立德。哈立德正在执行一次军事行动，伊本·古尔图将任免文书交给了艾布·欧拜德。艾布·欧拜德快速浏览了一遍，但他没有将艾布·伯克尔归真的消息告诉任何一个人，并隐瞒了指挥官的任免命令。^[12]哈立德尚被蒙在鼓里，他见伊本·古尔图到来，就为哈里发写了一封介绍战场情况的信交给他带回。

伊本·古尔图返回麦地那后，将信件交给了欧麦尔。欧麦尔接过信件打开一瞧，上面赫然写着“哈立德·本·沃利德致主的使者的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字样，他说：“人们知道艾布·伯克尔归真以及任命艾布·欧拜德的消息吗？”伊本·古尔图如实答道：“不知道！”^[13]欧麦尔已意识到这项任命在穆斯林中引起了不满，于是他的一次聚会的场合再次重申：“我确已撤了哈立德的职务而由忠诚的艾布·欧拜德来取代他，我相信艾布·欧拜德定能胜任。”^[14]此时，一个迈赫祖米族人^[15]站起来打断了欧麦尔的谈话，他很冲动地说：“难道你要撤换一个安拉使其成为锋利的宝剑，并以其援助他的教门的人吗？如果你要把这把宝剑插回鞘中，安拉不会原谅你，穆斯林大众也不会原谅你！你撤换安拉指定的埃米尔，就是在断送安拉的恩典！”^[16]说到这里，他或许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安静了下来。欧麦尔顺着声音望过去，见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年轻人为他的弟兄生气了”，欧麦尔无奈的说。然后他走下演讲台躺在大殿中，取了一本书扣在头上。

次日晨礼之后，欧麦尔走上演讲台作了一次针对哈立德问题的演讲。在赞主并祝福了先知和艾布·伯克尔之后，他说：“我确实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我就像是牧羊者，必须为所牧放的羊群负责。我有责任纠正你们的行为，关心你们的生活，并使你们和这个国家的人们走向你们的养主。我听安拉的使者曾说过：‘忍受疾苦之人，复生日我是他的说情者。’你们所栖息的土地，缺少庄稼、牲畜和水。安拉确已赐予我们许多战利品，我想让贵族和平民都能分享到它，以便尽到我的职责，增加^[17]穆斯林的福利。……我并非厌恶哈立德指挥穆斯林军队，只是他在诗人身上浪费钱财，对骑士赏赐过度，穷困的穆斯林在他那里什么也得不到。我因此才决定免去他的职务，而由艾布·欧拜德取代他。以主盟誓，安拉知道我任命了一个忠实的人，你不要说我为穆斯林撤换了一个强有力的人而以一个懦弱之人取而代之。愿安拉与他同在，指导他、援助他。”^[18]

欧麦尔走下演讲台，取来一块兽皮为艾布·欧拜德写信：“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信士的长官欧麦尔致艾布·欧拜德，愿安拉赐予你平安。……”欧麦尔在这封信中重申了由艾布·欧拜德接管指挥权，但强调要他留住哈立德、重用哈立德，并不厌其烦地嘱咐他敬畏安拉，以及进攻大马士革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此时的叙利亚战场，穆斯林军队截获了希拉克略女儿的一批巨额财产，并交由阿米尔^[19]押送到麦地那。欧麦尔便以阿米尔为信使，命令他向艾布·欧拜德送达这封书信。欧麦尔特别要求他当众宣读信件，并公布艾布·伯克尔归真的消息。在阿米尔返回叙利亚途中，哈立德正在指挥军队对大马士革城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哈立德获得了一项重要情报，城内居民正在庆祝一个节日，城防懈怠。哈立德率几名勇

士用绳索攀上城墙，除掉对方警卫，打开了城门，然后率士兵攻入东城区，并消灭了抵抗的敌兵。

罗马守城指挥官尼斯塔斯见状，自知败局已定，亦清楚阿拉伯人的战争规则，即要么投降，交纳人丁税，保全居民的性命和财产；要么抵抗，战败后遭到严惩。他立即向在西面组织进攻的艾布·欧拜德提出停战要求，表示愿意献出城市并交纳人丁税。艾布·欧拜德并不知东城的战况，于是接受了这一建议，下令停止进攻，并将消息报告给哈立德。此时的哈立德正在东城区作战，得到消息后，他极不情愿地接受停战要求。^[20]

伊斯兰历 14 年 7 月（公元 635 年 8 月），哈立德与尼斯塔斯在一座教堂内签署了《大马士革条约》。条约全文如下：“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此为哈立德·本·沃利德与大马士革城居民订立的条约。哈立德接管这座城市后，将保护城中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城市的教堂和城墙将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绝不会被拆除。以安拉的信用、他的使者、哈里发和穆斯林大众的名义做担保，订立此条约。”^[21]叶齐德·本·艾布·苏夫扬被任命为大马士革总督，负责管理这座城市。这是阿拉伯帝国发动征服以来，占领的最大城市。

阿米尔作为哈里发的信使来到大马士革后，艾布·欧拜德推迟了公布这项命令，直到战事结束。哈立德知道信使到来后，将人们召集在一起，阿米尔起身宣读了欧麦尔的书信，当读到艾布·伯克尔归真之处时，下面一片哭声。阿米尔把书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哈立德眼中含泪表示，他接受这项任命。^[22]

艾布·欧拜德致信欧麦尔报告了大马士革的战况，欧麦尔批准了条约，规定了大马士革居民交纳人丁税的数额。为了遵从艾布·伯克尔的遗愿，他命令艾布·欧拜德将哈立德由伊拉克带来的士兵派往伊拉克战场。^[23]艾布·欧拜德遵命照办了，但将哈立德留在了自己身边。哈立德心甘情愿地成为一名普通的军官，但在艾布·欧拜德眼中，他仍是自己的上司——叙利亚战场的首席指挥官。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哈立德担负了骑兵指挥官的职务，并且担任艾布·欧拜德的军事顾问。艾布·欧拜德接管了行政事务，如战利品的分配、管理占领区以及向哈里发汇报战况。

| 雅穆克战役

拿下大马士革城后，哈立德建议艾布·欧拜德派阿慕尔前往巴勒斯坦，派舒尔哈比尔屯驻约旦，以保障穆斯林军队后方和侧翼的安全。叶齐德驻守大马士革，他因而成为这座城市的首任总督^[24]，但这座城市在战争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切安排妥当后，哈立德与艾布·欧拜德率主力向北方推进。大军一路北上，于伊斯兰历 15 年 4 月（公元 636 年 5 月）占领霍姆斯。如果不出意外，阿拉伯帝国将稳步实现对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的控制，并将其中设防的城市逐一攻克。但哈立德在北进途中截获了一个重要情报，情报披露希拉克略正在实施一场收复叙利亚的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

希拉克略，这位曾因击败波斯帝国而被誉为救世主的拜占庭皇帝，决心动用帝国全部军事力量同步进逼的穆斯林军队就西亚的命运放手一搏。他已见识到阿拉伯轻骑兵的强悍战斗力，循规蹈矩的罗马式重型作战方队根本不是对手。阿拉伯骑兵能够迅速出现在拜占庭军队面前发动袭击，并且在对方做出反击之前就跑得无影无踪，然后再次发动奇袭，直到对方筋疲力尽，被击败为止。此外，如果有几万名

骑兵在一起，那种强大的战斗力将更为恐怖。希拉克略意识到，唯有以优势兵力将其分散后围堵歼灭，否则断难取胜。于是，他计划借穆斯林军队分散各地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各个击破。希拉克略为此调集了一支约 24 万人^[25]的庞大军队，划分为五个大型军团^[26]。其中汇集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本土的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加萨尼人^[27]。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希拉克略的弟弟西奥多拉斯，但事实上的军事指挥官是马哈尼^[28]。据称，为了击溃阿拉伯人，拜占庭帝国不惜与旧敌波斯帝国结盟，并商定了共同反击之策，于是有了后来的雅穆克战役和卡迪西亚战役。

关于雅穆克战役发生的时间，据泰伯里和伊本·艾西尔记载^[29]，发生在伊斯兰历 13 年（公元 634 年）。这一观点或许是为了说明战役发生在哈立德作为首席指挥官任内，以便与影响深刻的口传历史保持某种一致性。但这一记述同雅穆克战役作为世人皆知的拜占庭帝国在中东的落幕之战的历史事实不符。再据白拉祖里和瓦格迪的记载^[30]，雅穆克战役发生在穆斯林军队占领大马士革并将其军事力量延伸到霍姆斯之后，即伊斯兰历 15 年 7 月（公元 636 年 8 月），笔者选取了白拉祖里的观点。当代史学家侯赛因·穆厄尼斯根据一系列材料亦将雅穆克战役时间确定在伊斯兰历 15 年 7 月，即公元 636 年 8 月。^[31]由叶齐德口述的证据也证实，战役的确发生在伊斯兰历 15 年 7 月。^[32]此外，史学家阿里·易卜拉欣亦确定此战发生在欧麦尔任内，而且由哈立德指挥。^[33]

哈立德在一次紧急召开的议事会上，建议艾布·欧拜德把在沙目地区作战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放弃占领的城市，全力应对拜占庭帝国的这次反击。艾布·欧拜德知道这意味着决战的时刻来临了，立即批准了这项计划。穆斯林军队由霍姆斯一路向南撤退，穿越大马士革，来到了戈兰高地东侧。为了占据有利地形，以及让阿拉伯骑兵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哈立德经过仔细观察，选定了约旦河支流雅穆克河岸边的一处平原地带，将全部军队调集到这里，然后找了一处非常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静候拜占庭军队的到来。不久，拜占庭军队追寻着穆斯林军队的踪迹来到雅穆克河，在穆斯林军队的西北方向建立了防线。

开战前，哈立德驱马来到艾布·欧拜德跟前说：“请让我担任首席指挥官！”艾布·欧拜德爽快地说：“你尽管吩咐吧，我听命于你！”^[34]艾布·欧拜德慷慨地将这场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哈立德，他确信对待这种战争非自己的这位旧上司莫属。如此一来，历史的谜团就解开了，尽管哈立德已被解职，但他却指挥了这场大战。对于哈立德作为这场战争的指挥官问题，各方历史学家的作品，包括民间传言，在这里都趋于一致。

哈立德面临的重大难题就是如何以少胜多，当时穆斯林士兵的数量与 24 万敌军相比根本不成比例。据白拉祖里记载，穆斯林士兵总数为 2 万 4 千人。^[35]这份数据是最保守的，是所有材料中提供的最低数字，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对此，伊本·艾西尔通常会对泰伯里等历史学家提供的资料给予考证和研究，因此是较为接近真相的，他给出了两份数据，分别是 4 万 2 千人和 4 万 6 千人。^[36]在这份数据中，他加入了哈立德由伊拉克带来的 9000 名士兵（在另一份数据中是 10000 人），而且所有由阿拉伯半岛进入叙利亚作战的穆斯林士兵数量，均没有除去两年多来的战斗减员。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征服大马士革后，自伊拉克而来的穆斯林士兵已按照欧麦尔的指示在萨阿德·本·艾布·宛尕思^[37]的率领下返回了伊拉克。如果这份材料正确无误，那此时雅穆克战场穆斯林士兵总数，即使不去除两年多来的战斗减员，最多为 3 万 6 千人，加上随军眷属（妇女、儿童）也不会超过 4 万人。因此可以确信，穆斯林士兵数量远少于拜占庭军队，此战也因此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在

参加这场战争的穆斯林士兵中，有 1000 名圣门弟子，在这些圣门弟子中至少有 100 人是参加过白德尔战役者。^[38]

面对数量庞大的拜占庭军队，有人说：“敌众我寡，相差悬殊！”哈立德很自信地告诉他们：“此言差矣！‘我众敌寡’才是。因为‘众’意味着获得了安拉的援助，‘寡’则意味着被安拉弃绝。”^[39]话虽如此，但哈立德决不敢掉以轻心。他将穆斯林军队划分为 36 至 40 个骑兵营，每个骑兵营任命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官。泰伯里甚至详细列出了每位骑兵营指挥官的姓名。^[40]如此一来，穆斯林军队在营级建制上便超过了拜占庭军队，而且这样能够很好地发挥阿拉伯骑兵的战斗能力。

哈立德又将这些骑兵营组建为三个军团，对应着敌军战线一字排开建立了防线。艾布·欧拜德及其一支小分队被安置在防线后方，妇女们也拿起了武器，被安置在防线后方右侧。没有退路，这是破釜沉舟的一战，所有能够参战的穆斯林都加入了战斗序列。作战中，穆斯林防线的部属因作战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哈立德则率领一支骑兵在战场上机动。拜占庭军队则依仗优势兵力，建立了以万人为单位的约 20 个军团，每个军团都竖起一杆高大的十字架，以凸显这场战争的宗教意味，以此来告诉士兵们这是保卫基督教及其文明的宗教战争。^[41]大战发生在公元 636 年 8 月 15 日，此前两军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小规模遭遇战时有发生，但双方都非常慎重地控制了战斗的规模，以备时机成熟时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战斗期间，艾布·欧拜德以伊本·古尔图为信使前往麦地那汇报战况。欧麦尔看过信后，在场的圣门弟子奥斯曼、阿里、阿巴斯、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和泰来哈（当时祖拜尔在战场）等人说：“信士的长官啊，把信中穆斯林弟兄的情况说给我们听吧。”欧麦尔登上演讲台当众宣读了信。圣门弟子们都为前线的将士们揪心，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甚至提议前往叙利亚战场去充当穆斯林军队的后卫。欧麦尔又进一步向伊本·古尔图询问了叙利亚的战况，听完后他说：“无能为力，唯凭至高无上的安拉。”紧接着他读了一段经文：“他们想吹灭真主的光明，但真主要完成他的光明，即使不信道的人不愿意。”^[42]欧麦尔复信艾布·欧拜德，以经文和真理鼓励他及众将士，嘱咐他尽心尽力去作战，将胜败托付给安拉。^[43]

大战当日，黎明时分，宣礼声回荡在雅穆克河的平原上。艾布·欧拜德率众礼拜，第一拜中他诵读了《黎明章》，期间有一个奇异的声音响彻山谷：“你们将战胜这些人……”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在第二拜中读了《太阳章》，当读到：“故他们的主因他们的罪过而毁灭他们，使他们普遍受难”时，那个声音再次回响在山谷中：“……这是援助的迹象。”拜后，艾布·欧拜德问人们：“你们是否听到了那个呼喊的声音？”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听到了。艾布·欧拜德满怀信心地告诉将士们：“你们当为安拉的援助而感到高兴。”^[44]

战前，艾布·苏夫扬为士兵们作动员演说：“你们是阿拉伯的卫士，教门的守护者。而他们，是罗马的卫士，是多神教徒的守护者。主啊，愿你在这一日援助你的仆人！”^[45]艾布·欧拜德诵读了这段经文做祈祷：“我们的主啊！求你把坚忍注入我们的心中，求你使我们的步伐稳健，求你对不信道的民众援助我们。”^[46]

公元 636 年 8 月 15 日，战斗开始的第一天，哈立德成功策反了拜占庭军队中的一位名叫乔治^[47]的军团指挥官。^[48]这位指挥官尽管身在拜占庭军营，但对哈立德仰慕已久。大战前夕，两人进行过秘密沟通。乔治从哈立德那里了解了伊斯兰，并秘密归信。大战当日，乔治率领自己的属下投奔到穆斯林一方，这给拜占庭军队的军心造成了很大影响。

鉴于双方兵力悬殊，哈立德在最初的指挥中采取防御姿态，只进行有限度的出

击。他游刃有余地指挥军队作战，尤其是他亲自率领一支骑兵团在战场上根据战局变化进行机动，从而很好地驾驭了整个战场。拜占庭指挥官马哈尼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发动了一次有限度的进攻，以试探穆斯林的防线，但被哈立德击退。日落时，双方偃旗息鼓。

8月16日，马哈尼在穆斯林军队晨礼时进行偷袭。哈立德早有防备，他安排了一支骑兵加强营在防线上警戒，于是成功挫败了对方的偷袭。与此同时，拜占庭军队的左翼向穆斯林军队的右翼防线发动进攻，并迫使穆斯林军队后撤。防线后方的穆斯林妇女们勇敢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她们用弓箭和标枪阻击敌军，并呼唤溃败的士兵们停止撤退去迎敌。她们在雅穆克之日表现的非常英勇，令双方军队惊讶不已。^[49]阿慕尔立即动用他的骑兵营反击，拜占庭军队依靠优势兵力进行阻击。哈立德动用穆斯林军队的整个右翼防线和他的机动骑兵部队，兵分三路猛烈攻击拜占庭军队的左翼。拜占庭军队被迫后撤，阿慕尔趁势夺回了丢失的阵地。与此同时，鉴于穆斯林军队主力被调派到右翼防线，左翼空虚，马哈尼借机对穆斯林军队的左翼防线发动攻击，叶齐德动用他的骑兵营反击，但被击退。为了缓解左翼防线的压力，哈立德命令穆斯林军队从正面和侧翼对拜占庭军队的防线发动进攻，马哈尼为了自己的防线不被突破，被迫从穆斯林防线的左翼撤军回防。日落时分，双方军队撤回了各自阵地。战场上又恢复了平静。

马哈尼的偷袭及两翼夹击的军事行动失败了，而且还损失了一位名叫戴瑞贾尼^[50]的军团指挥官。^[51]拜占庭士兵士气受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加萨尼人原本就不太牢固的关系也因此而更加紧张。相比之下，尽管穆斯林士兵数量很少，但在哈立德的得力指挥下，强有力地阻挡了拜占庭军队的攻势。

8月17日，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马哈尼改变战术，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攻取穆斯林防线的一点，试图撕开一道缺口。拜占庭军队突然对穆斯林军队的右翼展开攻击，哈立德组织军队反击，派骑兵攻击对方的左翼。战斗很快演变成一场血战，双方各有伤亡，最后退回到各自的战线内。

第四天的战斗被证明是决定性的，马哈尼仍然采取昨天的策略，决心在穆斯林防线的右翼撕开一道缺口。穆斯林右翼防线在拜占庭的重兵进攻下被迫后撤，哈立德担心整个防线被动摇，他一方面率领骑兵部队增援右翼，一方面命令艾布·欧拜德和叶齐德组织中路与左翼对拜占庭军队的正面与右翼发动进攻。至此，双方所有兵力全部投入了战斗。

为了减缓右翼的压力，穆斯林军队各指挥官奉命猛攻敌军的防线。拜占庭军队为了守住防线，几乎动用了全部弓箭手阻击。很多穆斯林士兵倒在战场上，艾布·苏夫扬的一只眼睛就在此战中被箭射穿。阿克利麦率领他的400名骑兵勇敢地攻入敌军的阵地，为穆斯林军队回撤并重新组织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哈立德借机对拜占庭的左翼发动进攻，并迫使对方的防线后撤，拜占庭的整个防线被撼动了，破绽百出。夜幕时分，战斗停止了。这是伤亡惨重的一天！阿克利麦和他的400名骑兵全部阵亡，其中还有他的儿子阿慕尔·本·阿克利麦^[52]。有穆斯林士兵将遍体鳞伤的阿克利麦抬到了哈立德面前。哈立德把他放在自己的腿上，抱住他的头，直到他归真为止。^[53]阿克利麦是哈立德在麦加时童年的伙伴，他们曾一起在艾布·苏夫扬手下效力，在蒙昧时代对抗过先知，然后又归信伊斯兰。自从战争开始以来，阿克利麦率军队一路征伐，自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来到北方的叙利亚，最终牺牲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的战场上。像他这样的战士，如果不是这样牺牲还能怎么办呢？

战斗已持续了四天，马哈尼的进攻战术宣告失败，而且伤亡惨重，军队士气低落。相比之下，穆斯林军队的攻防却非常成功。马哈尼在第五日派信使向哈立德提出休战三天。这个明显的缓兵之计被哈立德断然拒绝了，像他这样老练的将军，是不会因一点虚荣心而给对手以可乘之机的。不仅如此，哈立德意识到，拜占庭军队已失去了战斗下去的决心，赢得这场战争的契机已然来临。

有理由相信，哈立德当初选定战场并在此处建立防线时，就已为一次决定性的战斗编写好了剧本。当时，拜占庭军队位于雅穆克河及其支流形成的一处三角地带，对面是穆斯林军队的防线，唯有防线的右翼至支流间的一处空地及横跨在支流上的一座桥梁可以用作撤退的通道。哈立德连夜派 500 名骑兵封锁了那座桥，并计划将右翼防线在作战中延伸到那里，这样就封堵了拜占庭军队所有可能撤退的通道，唯一留给他们的是背后的鲁卡德深谷^[54]。哈立德一改往日保守的攻防打法，制定了一个积极的进攻计划。

8 月 19 日，哈立德大胆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他的军事目标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战线上的拜占庭骑兵部队，让其步兵完全暴露在穆斯林骑兵与步兵的联合攻击之下，然后再进攻拜占庭军队的左翼，让整个战线的溃退从这里开始，以便彻底消除拜占庭军队从穆斯林右翼防线逃脱的可能。他要溃退的士兵全部驱赶到鲁卡德深谷对其全歼，不给拜占庭卷土重来的机会。

哈立德首先让整个防线上的穆斯林军队对拜占庭军队的防线展开一般性的进攻，与此同时，他率领一支约 8000 人组成的强大骑兵军团，集中攻击分散在战线上的拜占庭骑兵部队。马哈尼见敌方一支庞大的骑兵在战场上机动作战，立即下令将自己的骑兵组织在一起反击，但为时已晚，他的骑兵部队很快被逐个歼灭。哈立德随后集中进攻对方的左翼防线，失去了骑兵保护的步兵很快向后方溃逃，这种溃逃立即演变成整个防线的灾难性的大撤退。哈立德组织穆斯林军队封堵拜占庭军队的撤退方向，将其驱赶向鲁卡德深谷。此时，拜占庭军队仍拥有庞大的兵力，但灾难性的溃退已经使得整个军队完全失序，马哈尼再也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了，只能听天由命。拜占庭士兵在穆斯林军队的围追堵截下奔向鲁卡德深谷，成千上万的人葬身河谷内。西奥多拉斯也死于乱军之中，马哈尼设法逃脱，但最终在大马士革附近被杀死。

根据战后艾布·欧拜德给欧麦尔的信中提供的数据，拜占庭军队死亡约 105000 人，被俘约 4 万人。穆斯林士兵阵亡约 4000 人，伤者不计。^[55]欧麦尔在先知寺登上演讲台向众人宣读了这封信，未等他读完，大赞词便此起彼伏地响彻在寺内。此时的希拉克略正在北方的安条克等待战斗的消息，得到战报后，他透过窗棂望着南方悲痛地说了一句：“永别了叙利亚！在敌人看来这是多么富饶的土地啊！”^[56]

希拉克略在安提阿大教堂内为这次失败而自责，但他和他的幕僚们最终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决定，因为他们已经尽力了，而且还将十字架搬上了战场。希拉克略辗转返回了君士坦丁堡，他开始将精力用在安纳托利亚、埃及和地中海的一些岛屿上。与此同时，耶路撒冷城内的“真十字架”及其它一些圣物也被秘密装上船运到君士坦丁堡。伴随着这场伟大战役的结束，拜占庭帝国，确切地说是那个更古老的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就此结束了。一个新兴的帝国因此战而被毫无悬念地建造起来，伊斯兰文明将从此成为西亚的主旋律。

| 收复耶路撒冷

雅穆克战役后，布斯拉、大马士革等被放弃的城市重新被穆斯林军队接管。因为大马士革曾在战役期间充当了拜占庭军队的后勤基地，先前的条约中的部分内容被废止了，比如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教堂的一半开始被用作清真寺，直到伍麦叶王朝的韦立德时代为止。^[57]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失败，剩余的希腊军队向安纳托利亚和埃及撤退。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地的城市被征服的命运已注定，穆斯林军队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眼下摆在穆斯林军队面前的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就是巴勒斯坦了，这里最重要的两个设防城市是耶路撒冷和凯撒利亚^[58]。

艾布·欧拜德召开军事议事会议，讨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将领们一致认为只有巴勒斯坦被彻底控制才能继续向叙利亚北部推进，但对于先征服耶路撒冷还是凯撒利亚，有不同意见。艾布·欧拜德致信欧麦尔，请哈里发定夺。^[59]不久得到了欧麦尔的回复，目标是耶路撒冷，于是大军启程南下。

公元 636 年 11 月初，穆斯林军队抵达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当时名叫伊利亚城^[60]，它在阿拉伯语中还有两个优美的名号，即古都斯^[61]和白特·穆干代斯^[62]。此时耶路撒冷城内的希腊士兵已经撤离，它唯一抵抗的资本就是其高大的城墙。就在穆斯林军队到来前，城内大主教索弗拉纳斯^[63]重修了部分城防设施。缺乏攻城装备的穆斯林军队环城驻扎，没有大规模的攻城作战，只是切断了它与城外的水源与物资供应，静静地等待其开城投降。

索弗拉纳斯不能指望援军的帮助，拜占庭已经放弃这片土地了。四个月後，他主动向艾布·欧拜德提出要将这座城市交给穆斯林，但前提是哈里发欧麦尔必须亲自来此受降并签订协议。^[64]欧麦尔得到消息后便同圣门弟子们进行商议，最终决定亲自前往耶路撒冷。临行前他将政府交给阿里代理，并前往先知和艾布·伯克尔的坟前道赛俩目告别。^[65]

公元 637 年 4 月，欧麦尔启程北上。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斗篷，骑着一头老弱的红毛骆驼，带着一袋大麦、一袋椰枣和一个盛满水的皮袋。据说，祖拜尔等几位在雅穆克战场归来的圣门弟子陪同着他。^[66]欧麦尔的信使提前告诉艾布·欧拜德，让几位重要将领去贾比耶^[67]接应哈里发。欧麦尔要先去贾比耶，然后再转往耶路撒冷。^[68]

欧麦尔到达贾比耶后，军队中的几位重要将领已经先期抵达。第一个上前见他的是叶齐德·本·艾布·苏夫扬，紧接着是艾布·欧拜德和哈立德。欧麦尔见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身上闪烁着像是丝绸发出的耀眼光芒，他气愤地下了骆驼捡起地上的石头就打，并训斥他们：“你们变得也太快了！穿成这样来见我吗？你们才吃饱了两年！以主盟誓，即使二百年后你们这样，我都要撤你们的职务！”^[69]几位将领一边躲避石块，一边解释说：“信士的长官啊，你看到的是由我们身上携带的武器产生的光的射线。”“但愿如此”，欧麦尔轻蔑地说。伊利亚人的代表也已到来，欧麦尔与其签订了一项关系到耶路撒冷城和基督徒在一个由穆斯林管理下的国家的待遇的条约，史称“贾比耶条约”或“奥马条约^[70]”。条约内容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此为安拉的仆人、信士的长官欧麦尔与伊利亚人民签订的条约。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保护。他们的教堂、十字架及佩戴十字架的人受到保护。他们的教堂不会被占用和毁坏，其中的十字架和教徒的所有财产受到保护。他们享有信仰自由，信徒们绝不会受到迫害。犹太人不可与他们同居一处^[71]。伊利亚人民将同其它城市的居民一样交纳人丁税。伊利亚人民必须从耶路撒冷驱逐

罗马人和强盗，不过这些人在到达安全区之前，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将得到保护。至于愿与伊利亚人民共同生活者，同样要交纳人丁税。伊利亚人愿放弃教堂和十字架，带着他们的财产与罗马人一同离开者，在到达安全区之前，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将得到保护。其他人民，凡没有杀人之罪者，可以定居下来，但要同伊利亚人一样交纳人丁税。他们同样可以与罗马人一起离开，在庄稼收获之前，不必交纳任何税款。此为安拉、他的使者、使者的哈里发和众信士的盟约，在他们愿意交纳人丁税时生效。见证人：哈立德·本·沃利德、阿慕尔·本·阿绥、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72]、穆阿威叶·本·艾布·苏夫扬。”^[73]

欧麦尔此协议对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给予了明确规定，并成为一种范式。犹太教徒曾在耶路撒冷遭受罗马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暴虐统治，他们的信仰被粗暴地干涉，损毁的教堂禁止重建。此时，欧麦尔依照伊斯兰宗教自由的精神，给予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撒马利亚人以充分的宗教自由。他们的信仰得到尊重，生命与财产得到保护。宗教神职人员被免去人丁税负担，基督徒直到伍麦叶王朝时都免交土地税。

条约签订后，欧麦尔于伊斯兰历 16 年 4 月^[74]（公元 637 年 5 月），在人们的簇拥下，穿着破旧的斗篷，骑着骆驼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城内主教和名流列队迎接，但他们被这位哈里发的朴素深深地震撼了。一些基督教徒甚至热泪盈眶，他们坚信眼前这人就是传说中的先知，但穆斯林将官们告诉他们这只是先知的使者。欧麦尔与城内的主教攀谈圣城的历史，他参观了先知登宵之地、圣墓教堂和君士坦丁教堂，还有一座犹太人的古玛麦会堂^[75]。礼拜之时，索弗拉纳斯为欧麦尔在圣墓教堂内准备好了礼拜处，邀请他进去做礼拜。欧麦尔拒绝了，而是选择了别处。他告诉这位主教，如果他在这里做了礼拜，以后的穆斯林就会效仿，而且会占据这里。

欧麦尔请主教为他指定一块空地来修建一座清真寺，主教选在了先知登宵的那处岩石^[76]上。作为基督教大主教的索弗拉纳斯之所以“慷慨”地献出了这里，或许是因为它是犹太圣殿的遗址，这为我们所在之时代的巴以冲突留下了伏笔。当时岩石高地上还是一片废墟，欧麦尔俯身去清理瓦块，穆斯林将士们立即参与进来。不久，这里便建立起一座简易的清真寺，史称萨赫莱清真寺。公元 691—694 年，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在此基础上重建了该寺，始有今日之规模。欧洲人至今称这座清真寺为“欧麦尔清真寺”。欧麦尔还与他的指挥官们商讨占领区的治理问题，鉴于战争仍在继续，占领区的行政管理让位于军事管理。艾布·欧拜德出任叙利亚总督，掌握军政大权。

| 征服北叙利亚

欧麦尔在耶路撒冷停留十日后返回了麦地那^[77]，穆斯林军队继续未尽的征服。阿慕尔和舒尔哈比尔负责征服巴勒斯坦的剩余城镇，他们的征服区域扩展到了西奈半岛。叶齐德继续管理大马士革，并征服城市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巴勒斯坦最后被征服的城市是凯撒利亚，它被攻克的时间是公元 640 年。凯撒利亚西临大海，东部是坚固的城墙，物资从海路源源不断运来，使得攻城之战非常艰难。首先围攻这座城市的是阿慕尔，由于攻城未果，叶齐德派穆阿威叶率援军助战。后来一个犹太人暴露了城防的薄弱之处，穆斯林军队才一举拿下该城。

哈立德陪同艾布·欧拜德率领 17000 人的军队征服叙利亚北部。公元 637 年，

穆斯林军队相继占领阿勒颇和安提阿^[78]。希拉克略放弃叙利亚后，在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依靠托罗斯山脉，建立起了牢固的防御，并在穆斯林军队的占领区之间预留了一个缓冲带，那里居住着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土著民族。当时，穆斯林军队缺乏海军来保卫地中海狭长的海岸线，而拜占庭帝国却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时常骚扰安提阿和凯撒利亚等城市。公元 638 年，拜占庭鼓动北叙利亚的基督徒居民发动了一次暴乱，但被穆斯林军队平息。公元 639 年，叙利亚遭到了一次恐怖的瘟疫。

或许是鉴于这一连串的事件，最终促使欧麦尔下令停止了在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军事行动，他在这一区域建立了一个与拜占庭间的边界线，征服便停止了。穆斯林军队在叙利亚的征服告一段落，艾布·欧拜德以总督的身份开始投入到对这一区域的行政管理中。从公元 638 年起，艾布·欧拜德负责管理霍姆斯，哈立德管理格纳斯林^[79]，叶齐德管理大马士革，穆阿威叶管理约旦，阿尔格麦^[80]管理巴勒斯坦。^[81]此时，阿慕尔已开始了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 征服埃及和北非

随着拜占庭帝国兵败雅穆克，约旦、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沙目地区尽归麦地那所有，如此一来，拜占庭帝国的埃及行省，便如一条被拦腰斩断的蛇，被割舍在帝国大陆板块的另一端。埃及曾是拜占庭帝国的一块儿沃土，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农业社会成为帝国的粮仓。亚历山大城是帝国第二大城市，亦是埃及的首府。这是一座欧化的城市，是希腊人征服时期的重要象征，希腊人、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杂居于此，具有希腊风格的建筑物比比皆是。此外，埃及还是更为古老的法老的领地，那令人畏惧的传言仍在中东各民族中传述。希腊人并非原住民，但居于统治阶级，聚居在亚历山大，统治上、下埃及。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时常因不满于被统治地位而暴动，并在拜占庭与波斯最后一次战争期间受波斯统治达十年之久，因而并无对拜占庭牢固的国家认同。

在克复耶路撒冷后，阿慕尔借欧麦尔访问圣城之际，提议出兵埃及。对此，欧麦尔只是当众示意他此事可行，但并未批准。待欧麦尔离开耶路撒冷后，阿慕尔便迫不及待地率所部人马 3500 人踏上了征程。^[82]由此可见，埃及和北非的征服行动，并非出自哈里发的决议，而是一位将官对战争的热情。阿慕尔何以如此积极地请命前往埃及呢？自公元 632 年以来，哈里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尤其是对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在伊斯兰社会中塑造了一批赫赫有名的将军。在这些将军中，哈立德的声望居首，几乎无人能及。在阿拉伯帝国各地的兵营中，士兵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就是哈立德的故事。至公元 640 年，波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相继败北，阿拉伯帝国的根基已确立，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事越来越少。阿慕尔是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圣门弟子，这意味着可以名垂青史的机遇已所剩无几了，他必须抓住机会，以便能在今后两世获得荣耀。于是，他选择了埃及来成就他的理想。这里曾是阿慕尔经商的地方，他熟悉每个城市和每条道路，因而敢自报奋勇前往。

对埃及之战，须由圣门弟子商议通过方能进行。阿慕尔却未经明令，仅率所部人马三千余人出兵，过于草率和冒险。于是，欧麦尔得知后极为不快，就他的行为给予了斥责。^[83]据说，欧麦尔派信使火速追赶阿慕尔，告诉他，如果在接到这封信时尚未进入埃及之地，当即刻撤兵；如果已进入埃及之地，则听凭主的安排，勇往直前。当阿慕尔接到命令时已进入埃及境内的阿里什^[84]，于是便继续前行。

公元 640 年 1 月，阿慕尔抵达埃及东部首个设防城市费尔玛仪^[85]，经过一个月的围攻取得该城。随后率兵西进，攻取比勒贝斯^[86]，直抵阿尼·舍姆斯城^[87]。与此同时，祖拜尔^[88]率 12000 人援军^[89]与阿慕尔会师，使穆斯林总兵力达到 15500 人。阿尼·舍姆斯城内居民以科普特人为主，他们敦促埃及总督居鲁士^[90]同穆斯林军队谈判，他们说：“面对一个战败了恺撒（拜占庭）和科斯鲁（波斯）并取得了他们的帝国、统治了他们的臣民的族群，你能怎么样呢？和他们讲和吧！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也不会为难你的。”^[91]

居鲁士是拜占庭帝国的埃及总督，驻守亚历山大城。他不想就此放弃埃及，于是派主教艾布·麦尔彦在艾布·麦尔亚尼的协助下统兵前往阿尼·舍姆斯城抗击穆斯林军队。两军遭遇即开战，但阿慕尔要求停战，他派人向对面喊话：“待我们讲明来意再开战不迟！”然后指名艾布·麦尔彦和艾布·麦尔亚尼两人在一处双方都认为安全的地点会谈。

阿慕尔说：“你们是本地的修士，希望能听我们好言相劝。安拉以真理派遣了穆罕默德，并命他传播真理，而我们又奉先知之命来传播真理，这是我们的使命。先知穆罕默德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生命获得拯救之道，随后他去世了，但却命我们传播真理。我们奉劝你们能够归信伊斯兰，如此一来，你我能共享应得的权力，履行应尽之义务。否则也可以交纳人丁税，由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先知穆罕默德还曾嘱托我们，一旦与你们交战并取得胜利，当顾及我们彼此间的亲情关系（阿拉伯人的始祖伊斯玛仪的母亲哈哲尔是埃及人）。若我们能缔结盟约，那便是更深厚的盟约了。我们的哈里发也嘱托我们要善待科普特人，这同样是遵循先知的教诲。”^[92]

艾布·麦尔彦和艾布·麦尔亚尼听后说：“如此遥远的亲情关系，非先知本人不能维系了！此事众所周知，她（哈哲尔）本是国王之女，属迈纳菲族^[93]。国王遭阿尼·舍姆斯人推翻和追杀，从而丢掉王权，贬为庶民。她能到易卜拉欣身边，说来倒是一桩幸事。这样吧，容我们安全返回再作答复。”^[94]

双方商定休战五日。两人回去见居鲁士讲明原委，居鲁士对是战是和犹豫不定，军队指挥官埃尔托本^[95]主战，于是居鲁士决定一战。公元 640 年 7 月，埃尔托本率兵突袭穆斯林军队营地，阿慕尔早有防备，先歼灭来犯之敌，再率兵直取阿尼·舍姆斯城，希腊人弃城逃之夭夭。当年攻取大马士革城的一幕再次出现了，祖拜尔首先率兵登上城墙，城内居民见状立即向在另一边强攻的阿慕尔请降，此时祖拜尔已破城而入。

阿慕尔就阿尼·舍姆斯城埃及人请求签订归顺条约一事，向哈里发汇报并获得了批准，随后签订了如下条约：“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此为阿慕尔·本·阿斯与埃及人订立的条约：埃及人的生命、宗教、财产、教堂、十字架、陆地和海洋都将受到应有的保护。努比亚人不得与科普特人聚居在一起。如果埃及人接受这份条约，在河流泛滥[庄稼得到灌溉]的前提下，将交纳五百万枚银币的人丁税。他们中的犯罪者将得到应有的处罚。拒绝交纳人丁税者，不蒙此条约保护。若河流未按期泛滥，则课税可以减免。无论罗马人还是努比亚人，凡接受该条约内容者，均与埃及人共享此权力，亦应当尽之义务。凡拒绝此条约者，可选择离开，在到达安全区之前，其生命将获得安全保障。但是，他们必须交纳接受条约者所纳人丁税的三分之一税额。此条约为安拉及其使者、信士的长官、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所共同遵守的盟约。附：努比亚人当竭尽全力帮助穆斯林军队，不得袭击过往商队。见证人：祖拜尔及其两个儿子阿卜杜拉和穆罕默德。执笔者：沃尔达奴、哈杜尔。”^[96]尽管此条约签于阿尼·泰穆尔，却是针对埃及人的，即全部埃及人分担五百万枚银币的人丁税，这

为今后处理被征服的埃及其他城市提供了一种范式。

公元 640 年 9 月，穆斯林军队开始进攻坐落在尼罗河畔上的巴比伦城堡^[97]，居鲁士率领 25000 名拜占庭士兵据城抵抗。阿慕尔四处派兵清理了周围设防的城镇，使巴比伦堡成为一座孤城。居鲁士不敢开城交战，想通过谈判来化解危机。穆斯林一方如以往那样，提出：“伊斯兰、人丁税和战争”三项条款供对方选择。

居鲁士决定选择交纳丁税，但这要前往君士坦丁堡说服希拉克略皇帝接受这种条约。希拉克略闻之大怒，以叛国罪革除居鲁士总督之职，放逐孤岛。穆斯林军队继续进攻巴比伦城堡，这座被誉为不可攻克的城堡，在穆斯林军队长达 8 个月的进攻后，于公元 641 年 4 月被攻破。祖拜尔率先攀上城墙消灭守军，穆斯林大军随之攻入。伴随着巴比伦城堡的陷落，希腊士兵和官员们纷纷向亚历山大城溃逃。平时遭受欺压的科普特人趁火打劫，袭击希腊人，同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远房亲戚”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阿慕尔很好地利用了科普特人同希腊人的敌对关系，他在巴比伦城堡留下一支小分队，然后率大军直逼亚历山大城。此时，亚历山大尚有五万名希腊士兵，另有海军基地，由先前在阿尼·泰穆尔败逃的拜占庭军队指挥官埃尔托本据守。埃尔托本在亚历山大城以东 25 公里的克尔亚尼^[98]阻击穆斯林军队，结果遭到惨败，从此逃回城中不敢与之再战。^[99]

在决定埃及命运的最后关头，希拉克略皇帝于公元 641 年 2 月 11 日与世长辞，其年幼的儿子君士坦斯二世（641—668 年）继位。^[100]为了尽快解决埃及危机，居鲁士被召回君士坦丁堡，以特使身份前往亚历山大处理相关事宜。居鲁士抵达亚历山大后即与阿慕尔和谈，他甘愿变换自己的主人，臣服于阿拉伯帝国。^[101]于是，埃及在罗马帝国掌控了 1200 年后，于公元 641 年末交给了哈里发政府。公元 641 年 11 月 8 日，阿慕尔同居鲁士签订了条约，按照条约，亚历山大城居民将保留自己的信仰，每年每个成年男性交纳两个第纳尔的人丁税。拜占庭士兵和不愿接受此条约者被限期撤离埃及境内。

阿慕尔遵照哈里发的指示，在巴比伦城堡附近设立营地，并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后来，营地迅速扩展为一座城市，名为福斯塔特^[102]，即帐篷之意，成为今天开罗的前身，后来取代亚历山大城成为埃及的新首府。随后，阿慕尔沿尼罗河南下制服努比亚人，又率兵西进，攻取了黎波里，并使柏柏尔人归信了伊斯兰。哈里发将埃及分为上、下埃及两区，保留原有的地方行政区划，任命阿慕尔为行政长官，并责令他疏通了自埃及至麦地那的水路和陆路交通。

居鲁士死后，亚历山大城居民曾在伊斯兰历 25 年（公元 645 年末）勾结拜占庭帝国叛变。^[103]拜占庭帝国派出三百艘兵船在亚历山大港登陆，消灭了一千名穆斯林守军，企图重新收复埃及。阿慕尔自北非率军回防，成功击败登陆的拜占庭军队，重新克复亚历山大城。为了防止其再次叛乱，阿慕尔将城墙夷为平地。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谣言称，穆斯林军队在此次战争中焚毁了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剩余书籍则用来为澡堂烧水，实则该图书馆早已毁于公元三世纪末罗马帝国的内战，此为史学家众所周知之事，不予赘述。

| 弹劾哈立德

多年的战争，尤其是解放格纳斯林，获得的巨额战利品使得哈立德非常富有。

他在格纳斯林任职期间，很多贪图钱财的人聚集在他身边。其中有波斯著名诗人艾什尔^[104]，他以一首赞美哈立德的诗获得了 10000 枚第纳尔的赏赐。此外，他在一次洗澡时曾放置了含有类似酒精的物质，使得身体散发着像酒一样的香气^[105]。他对于这种物质的非法性并不了解，直到有圣门弟子提醒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欧麦尔得知后，决定严查这两件事。对于用类似酒精物质洗澡的问题，哈立德致信欧麦尔，他并不知情，并发誓永不再犯。但对于重赏诗人、挥霍钱财的问题，欧麦尔责令艾布·欧拜德对哈立德停职检查，查清赏金属于他个人还是国库，并指示调查完毕后让哈立德回麦地那，接受哈里发及圣门弟子议事会的问询。

艾布·欧拜德遵照欧麦尔的命令在霍姆斯清真寺中设立了一个临时法庭，把哈立德从格纳斯林召到这里接受调查。按照欧麦尔的要求，审问时要把哈立德的缠头巾摘下，绑起他的双手。艾布·欧拜德坐在演讲台上，哈立德站在台下，周围聚集了很多，安拉的使者的宣礼员比俩勒也赶到现场监督此次调查。

艾布·欧拜德面对自己这位老上司和战友，显得十分尴尬，他遵照哈里发欧麦尔的要求向哈立德提出质询：“哈立德，你赏赐（艾什尔）的那一万枚第纳尔，是国库的钱还是谁的？”^[106]。哈立德听完后一言不发，法庭内一片寂静，整个场面十分尴尬。

比俩勒上前打破僵局，“信士的长官的命令是这样的”，说着用宝剑挑起哈立德的头巾，把他的双手象征性地绑起来。然后问他：“是国库的钱，还是谁的钱？”“是我自己的钱”，哈立德应声回答。比俩勒立即上前解开绑在哈立德手上的缠头巾，并为他在头上缠好，然后说：“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还服从我们的将军，我们还尊敬我们的将军，并仍为我们的将军服务。”^[107]对哈立德的指控就这样被撤销了，但欧麦尔命令哈立德立即返回麦地那。哈立德对艾布·欧拜德说：“愿安拉怜悯你。”艾布·欧拜德则说：“以主盟誓，我决不想让你受惊。”^[108]除此之外两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哈立德返回格纳斯林安置了那里的事务，又去了趟霍姆斯，然后返回麦地那。哈立德见到欧麦尔后就抱怨说：“以主盟誓，你对我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我一定要向所有穆斯林控诉你！”^[109]欧麦尔说：“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他说：“都是应得的战利品的份额，总共六万枚金币，都给你吧！”欧麦尔听后立即清查哈立德的财产，结果比他自己所说的多出了两万金币。欧麦尔把这两万金币放入国库，把六万金币仍然归还给哈立德。他当面对哈立德说：“哦，哈立德，以主盟誓，你在我这里是受尊敬的，是受喜爱的。”^[110]欧麦尔随即向各省区发布文告，指出撤哈立德职务不是因为他的不忠，而是因为一些人对他的诋毁，以此来化解这种诋毁，以正视听。

欧麦尔和哈立德是表兄弟关系，但在一些事务上，如他所言，他喜爱哈立德，但他更喜爱正义。伊斯兰历 21 年（公元 642 年），哈立德在霍姆斯去世。^[111]自从被解除职务后，他一直住在霍姆斯。今天的霍姆斯，仍保留了一座包括哈立德墓在内的哈立德清真寺。墓碑上，罗列了一份 50 场战役的清单，没有败绩。哈立德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不能成为战场上的烈士，却像一头老骆驼一样死在自己的床上。另有说法，说他于伊斯兰历 23 年归真于麦地那。^[112]据说，欧麦尔在伊斯兰历 21 年朝觐后，曾决定启用哈立德出征波斯，但当他返回麦地那时，便接到了哈立德归真的消息。麦地那穆斯林听后放声嚎哭，这本是被禁止的，但欧麦尔却破例允许人们以这种方式来悼念这位阿拉伯帝国征服初期最伟大的将军。

注释:

- 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08页。
- 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414页。
- 3、عبد الله بن قرط。
- 4、[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第85—86页。
- 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435页。
- 6、نسطلس, 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408页。又有观点认为是巴罕, 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第435页。
- 7、باب التوما, 即今之托马斯门。
- 8、باب الفراديس。
- 9、باب الصغير。
- 10、[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第165页。
- 1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09页。
- 1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开罗,1969年版,第434页; 参见:瓦格迪:《征服叙利亚》,第86页。
- 13、[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第86页。
- 14、[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第86页。
- 15、بنى مخزوم。
- 16、[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第86页。
- 17、瓦格迪一书作“التوقير”,疑为“التوفير”,意为“增加”。
- 18、[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第87页。
- 19、عالم بن ابي وقاص, 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的兄弟。
- 2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09页。
- 21、[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第166页。
- 22、[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第88页。
- 2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09页; 全史:409; 沙克尔:《伊斯兰史》,第3卷,第154页。
- 24、艾布·欧拜德派叶齐德负责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叶齐德与其兄弟穆阿威叶一起占领了大马士革以西的地中海临海城市赛达(صيدا, 西顿)、伊尔卡(عرقة)、朱拜勒(جبيل)和贝鲁特。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409页。
- 25、[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第184页; 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402页。
- 26、[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第167页。
- 27、由杰百利(جبله بن الأيهم الغساني)统帅。
- 28、ماهان الأرمني, 见瓦格迪:《征服叙利亚》,第148、167。
- 29、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3,第394页; 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402页。

- 30、见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第 186 页；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自 148 页以下。
- 31、[埃及]侯赛因·穆厄尼斯：《伊斯兰历史地图集》，开罗，1987 年版，第 126 页。
- 32、[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08 页。
- 33、阿里·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世界史》，开罗，1963 年版，第 227 页。
- 34、[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3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143 页。
- 35、[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184 页。
- 3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2 页。
- 37、سعد بن أبي وقاص.
- 3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97 页。
- 3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97—398 页。
- 4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96—397 页。
- 41、[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190 页。
- 42、：《古兰经》：61：8。
- 43、[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166—168 页。
- 44、[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190—191 页。
- 4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397 页。
- 46、《古兰经》：2：250。
- 47、جورج/جرجة.
- 4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3 页。
- 49、[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08 页。
- 50、الديرجان.
- 51、[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ت，1997 年版，第 197 页。
- 52、عمرو بن عكرمة.
- 5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03 页。
- 54、وادي الرقاد.
- 55、[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17 页。
- 56、[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186 页。
- 57、[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171 页。
- 58、قيسارية.
- 59、[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20 页。
- 60、مدينة إيلياء，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36 页。
- 61、القدس，圣洁之地。
- 62、بيت المقدس，圣城。
- 63、Sophronius.
- 64、[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24 页。
- 65、[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27 页。
- 66、[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27 页。

- 67、الجابية。
- 6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37 页。
- 6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37 页。
- 70、西方以“Umariyya”相称。
- 71、原文为“犹太人不可与他们生活”，可以理解为在基督教徒的聚居区内不得有犹太人。此因两个群体间的历史交恶所致。但犹太人可以居住在其他聚居区。
- 72、疑为是阿布杜·拉赫曼·本·艾布·伯克尔的误写，即艾布·伯克尔之子。尚未见到材料证实奥夫离开了麦地那来到耶路撒冷，而伊本·艾布·伯克尔当时就在耶路撒冷。
- 7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609 页。
- 7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610 页。
- 75、القمامة。
- 76、الصخرة。
- 77、[古阿拉伯]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 年版，第 233 页。
- 78、أنطاكية，安条克。今土耳其称安塔基亚，Antakya。
- 79、فَنَسْرِين。
- 80、علقمة بن مُجَزَّر。
- 8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67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0 页。
- 82、[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298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62 页。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第 554 页。
- 83、[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298 页。
- 84、العريش。
- 85、الفرماء، 培琉喜阿姆。
- 86、بَلْبِيس。
- 87、عين الشمس。
- 88、الرُّبَيْر بن العوام بن حُوَيْلِد。
- 89、[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299 页。
- 90、阿拉伯语文献称“المقوقس”摩高基斯。
- 9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08 页。
- 9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07 页。
- 93、أهل المنف。
- 9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07 页。
- 95、أرطوبون، 奥古斯塔里斯·西奥多拉斯。
- 9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09 页。
- 97、بَابِلْيُون。
- 98、الكَرِّيُون。

- 99、[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309 页。
- 10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4 页。
- 10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3 页。
- 102、الفسطاط。
- 10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93 页。
- 104、الأشعث بي قيس。
- 10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67 页。
- 10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67 页。
- 10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67 页。
- 10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68 页。
- 10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68 页。
- 11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0—451 页。
- 11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70 页。
- 11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70 页。

第 11 讲：

波斯帝国的倾覆

自公元 633 年以来，波斯帝国屡战屡败，帝国的尊严丧失殆尽。波斯的贵族们再也不能忍受那些无能的统治者了，他们放弃了先前的那位女王，在王室中找到了一位名为叶兹德吉尔德^[1]的 21 岁男性承袭了王权。^[2]贵族们似乎是在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皇帝身上看到了重振帝国雄威的希望，纷纷团结在他周围，两河流域的许多部落见势也表示庆贺和归顺。整个帝国似乎被笼罩在某种国家主义之下，皇帝、波斯贵族、波斯百姓和基督徒阿拉伯部落，回忆起以往的历史，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决心将穆斯林军队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一支 12 万人的波斯大军很快被组建起来，由罗斯图姆统帅，直指穆斯林各占领区。^[3]

| 奔赴伊拉克的雄师

穆斯林军队在伊拉克的指挥官穆萨那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很多基督徒阿拉伯部落摇摆不定，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他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应对。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穆萨那因旧伤未愈，重病在身。^[4]穆萨那致信欧麦尔，请其尽快决策伊拉克之事。欧麦尔命令穆萨那把军队撤离到有草原和水的安全地方，并以诗一样的话语鼓励他说：“以主盟誓，阿拉伯的君王必将战胜波斯的君王。”^[5]

穆萨那屯兵舍拉夫^[6]，等待援军到来。此时，正值伊斯兰历 13 年的朝觐时期，欧麦尔前往麦加主持朝觐仪式，借机为伊拉克征兵。朝觐结束时，很多报名入伍的士兵随着欧麦尔来到了麦地那，聚集在近郊的绥拉尔^[7]军营内。欧麦尔将政府事务交由阿里代理，自己来到军营内，他有意亲自出征。^[8]士兵们见欧麦尔到来，纷纷要求他统兵去伊拉克，但圣门弟子们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担心哈里发出现意外。无奈之下，欧麦尔只好为这支军队选派一位指挥官，但迟迟没有合适的人选。此时，胡瓦赞部落的管理者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的信使来到欧麦尔面前，告诉欧麦尔他召集了一千名骑兵加入出征伊拉克的队伍。“就是他了”，圣门弟子们齐声说。欧麦尔问是谁，他们说：“马立克的儿子——雄师赛尔德！”^[9]欧麦尔恍然大悟，就此敲定了指挥官的人选。

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被召到军营接受任命，欧麦尔对他说：“不要让人们说：安拉的使者的舅舅和使者的圣门弟子忘乎所以。安拉不会让罪恶消除罪恶，他只会让善消除罪恶。在安拉和任何人之间都没有特权可言，在安拉那里人人平等。”^[10]赛尔德谨记哈里发的嘱托，率领 4000 名新军前往伊拉克的舍拉夫会师。欧麦尔随后又不断招募新兵送往赛尔德处，其中有前期叛乱的艾塞德和厄托法尼等部落，前伪先知图莱哈也在其中。^[11]哈里发几乎把能够招募到的士兵都派去了，加上穆萨那的 8000 人和由叙利亚调来的 9000 人^[12]，穆斯林军队在伊拉克集结的士兵数量达到了 3 万人。^[13]其中，有 99 名参加过白德尔战役的老圣门弟子，其他圣门弟子有 610

人，圣门弟子的孩子有 700 人。^[14]

在赛尔德到达舍拉夫之前，穆萨那已因伤病归主了。赛尔德到来后，穆萨那的弟弟穆阿纳^[15]出外相迎。穆阿纳也是刚返回军营，当时伯克尔部落（伊拉克本土的伯克尔族）不愿再维持与穆斯林的盟友关系，穆阿纳受兄长委派前去谈判，但无功而返。穆阿纳见到赛尔德后，告诉他穆萨那临终前曾建议将穆斯林军队屯驻在沙漠边缘的卡迪西亚^[16]，以防不测；如果战败，可以退守沙漠。赛尔德满怀敬重地表示了对穆萨那的哀悼，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任命穆阿纳接替其兄军职。作为对某种贝都因传统的敬意的表达，赛尔德娶了穆萨那的遗孀塞勒玛^[17]。

战前向波斯君王宣教

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将伊拉克战场上的穆斯林军队调往卡迪西亚，在这里设立防线，严密监控穆斯林占领区的动静，将随军眷属安排在后方的安全区。穆斯林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仍不见波斯大军踪影。赛尔德派出小鼓骑兵出击有波斯军队活动的区域，尤其是对那些毁约或从属波斯帝国的部落，进行了一系列打击行动。罗斯图姆的作战计划是按兵不动，拖垮穆斯林军队，等待有利时机。面对穆斯林军队的不断骚扰，以及归顺部落的抱怨，叶兹德吉尔德命令罗斯图姆必须采取行动。波斯军队开始对穆斯林小分队的行动做出反击，双方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展开了游击战。

赛尔德写信向欧麦尔报告战况及卡迪西亚的地理情况，^[18]欧麦尔回信说：“你派一个传教智囊团去劝化他们，安拉必会以此瓦解敌军。”^[19]两国交兵之际，派传教团去敌方显然是一场冒险行动，但赛尔德决定遵从哈里发的安排去做。传教团很快被组建起来，成员有努尔曼^[20]、布斯拉^[21]、哈迈勒^[22]、罕祖莱^[23]、弗拉特^[24]、阿迪^[25]、欧托雷德^[26]、穆埃莱^[27]、艾什尔斯^[28]、哈雷塞^[29]、阿绥穆^[30]、阿慕尔·本·穆阿迪^[31]、穆埃莱·本·舒尔拜^[32]和穆萨那的兄弟穆阿纳。^[33]这 14 位勇士以哈里发的使节的身份，穿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间的巴比伦平原来到泰西封城，并获得了叶兹德吉尔德的召见。当他们穿过通往皇宫的街道时，简陋的武器装备和贝都因特有的着装风格，与这座豪华都市形成了鲜明对比，引来围观居民一阵嘲笑。

叶兹德吉尔德问使团：“进攻我们的国家，与我们作战，你们想得到什么？”^[34]努尔曼作为使团代表回答说：“安拉慈爱我们，为我们派遣了先知，命我们弃恶从善，与我们约定：遵从伊斯兰者将获得今生与后世的福泽。”^[35]紧接着，他讲到了先知在半岛宣教，先知归真后的里达叛乱，以及阿拉伯人如何意识到信仰的真谛，并最终决定向所有阿拉伯人及周边民族传播信仰。他说：“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宗教，我们会给你们一部安拉的经典，你们履行他的法律，我们回去，你们亲自处理自己的事务，治理自己的国家。或者你们交纳人丁税，我们来保护你们。否则就只有战争了。”^[36]

叶兹德吉尔德断然否认阿拉伯人是为传教而来，称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是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穷凶极恶且悲哀的民族，他说：“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你们，给你们点尊严，给你们衣物，也可以为你们派一位仁慈的国王。”^[37]穆埃莱起身告诉叶兹德吉尔德，阿拉伯人的贫穷状况比他说的还要糟糕，但安拉却给予了他们正信，最后他说：“要么交纳丁税，要么战争，或者归信伊斯兰来拯救你自己的灵魂。”叶兹德吉尔德气愤地说：“如果不是看在你们是使节的份儿上，我一定杀

了你们。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说着，他让人抬上来一筐沉重的泥土：“有本事就拿去吧！”阿绥穆当仁不让，上前背起这筐泥土和同伴们一起离开了皇宫。他骑上战马背着这筐泥土一直回到军营，然后把泥土扔到赛尔德眼前说：“你该高兴了，以主盟誓，安拉已把他们国王的土地赐给我们了。”^[38]这种冷酷的幽默显然是叶兹德吉尔德和他的大臣们所无法理解的。

|卡迪西亚之战

传教团的泰西封之行，使得叶兹德吉尔德再也按耐不住了，他命令罗斯图姆率波斯军队去卡迪西亚与穆斯林军队决战。罗斯图姆的大军穿越巴比伦平原向卡迪西亚方向挺进，他们途中逮捕了一位贝都因穆斯林，恐吓要杀死他，但却得到了一种令人恐惧的、镇定自若的回答：“我们中的死亡者将入天堂，活着的人继续在大地上实践安拉的约言，我们对一切充满了自信！”罗斯图姆一怒之下处死了这位穆斯林，然后经希拉城抵达卡迪西亚平原。穆斯林军队整天屯驻在这里无所事事，早已显得有些不耐烦。波斯军队到来后，前伪先知图莱哈只身勇闯波斯军营，他夺取几匹战马，杀死了几个追赶的波斯士兵，并俘虏了一人，而且还劝说这名俘虏归信了伊斯兰。^[39]此事在军营内一时被传为佳话。

12 万波斯军队和 3 万穆斯林军队在卡迪西亚对垒，中间一河之隔^[40]。波斯军队中配备了由印度士兵组成的象兵团，分属左右两翼和中军，在河岸上拉开了战线。开战前，应罗斯图姆要求，赛尔德派代表与其接触，双方同意停战三天，过后决战。公元 636 年 11 月 16 日^[41]，停战日期过后，战斗正式开始。

罗斯图姆提出让穆斯林军队渡河作战，赛尔德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于是拒绝了对方的要求，罗斯图姆只好架起浮桥把波斯军队运送到河西岸。赛尔德派演说家到穆斯林士兵中鼓舞士气，并让各兵团指挥官向士兵们传达进攻口令，即连续高呼三声大赞词时，士兵们检查装备，高呼第四次大赞词时发起冲锋。^[42]赛尔德在一处制高点指挥这场战斗，敌军扑面而来，他沉稳地高呼大赞词，当他高呼第三声时，穆斯林士兵们看着冲上来的波斯士兵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了，勇敢地上前迎击。编年史家动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录这场战役的众多细节，士兵们的勇猛堪比当年的白德尔之战。

罗斯图姆动用左翼，借助象军的掩护，攻击穆斯林军队的右翼防线。战象横冲直撞，白吉莱部落^[43]兵团首先被冲垮，赛尔德命令艾赛德部落去支援。图莱哈领命迎击波斯象军，他指挥军队勇敢地将象军引向敌军的方队，这一冒险行动使艾赛德部落损失了 500 名勇士。^[44]肯得白吉莱部落酋长兼指挥官艾什尔斯·本·盖斯向士兵们高呼：“承蒙安拉的佑助！伟大的艾赛德部落！”说罢指挥士兵冲向敌军去解救艾赛德部落的将士。

波斯象军在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但能轻易冲破穆斯林的防线，而且使得阿拉伯战马频频受惊，致使穆斯林骑兵难以发挥战斗力。此时，罗斯图姆见左翼的进攻取得了成效，立即命令右翼也如法炮制。波斯军队左右两翼一起投入了战斗。赛尔德命令泰米姆部落的指挥官阿绥穆^[45]率其军队务必解决掉象军，阿绥穆挑选了最好的士兵开始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一方面动用弓箭手对付战象上的士兵，一方面派人砍掉象身上的肚带，将象轿连同上面的士兵掀翻在地。失去了指挥的大象在战场上混作一团，四散奔逃，冲毁了波斯军队的战车，使对方战斗力锐减。穆

斯林士兵开始反击，奋力夺回了丢失的阵地。黄昏时，战斗结束，双方都有较大的伤亡。编年史家称这一日为“埃尔玛斯之日”^[46]。

穆萨那的遗孀塞勒玛，站在赛尔德身边亲眼目睹了整天的战斗，当战斗结束时她说：“可惜今日的指挥官不是穆萨那！”^[47]这话伤害了赛尔德的自尊，他反驳说：“如此大战，即使穆萨那在世又能怎样？”“你这是嫉妒、怯懦”，塞勒玛毫不示弱的回击。赛尔德说：“以主盟誓，今日，也就只有你在这里和我争辩。”

次日清晨，赛尔德命令士兵在战场上搜寻阵亡将士的尸体，然后命人运送到后方一个山谷中。穆斯林妇女和儿童已在那里挖好了坟坑，尸体被迅速掩埋。在旁边则是一处由一排帐篷组成的战地医院，伤员被送到这里进行治疗。轻伤的士兵经过简单的包扎后继续返回战场，很多重伤的士兵随后则因感染而归真。卡迪西亚之战，每日战斗后，死伤人员都被运送到这里处理。相比之下，波斯士兵的尸体和伤者却被对方丢弃在战场上。

战斗的第二日，一支由 1000 人组成的穆斯林军队自叙利亚赶到卡迪西亚战场。^[48]叙利亚战场的指挥官艾布·欧拜德接到了欧麦尔关于支援伊拉克的命令，于是调派 6000 名士兵，由哈希姆^[49]率军前来。哈希姆是赛尔德的表弟，也是经历了叙利亚战争的、经验丰富的将官。哈希姆命格尔噶尔^[50]为先锋，率领 1000 人的先遣队轻装先行，自己率领 5000 人紧随其后。

赛尔德见格尔噶尔的援军到来，立即将他们编进战斗序列。格尔噶尔将自己这 1000 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分成十个百人方队^[51]。第二日开战时，他主动请命执行最危险的攻击任务。格尔噶尔列队完毕，向指挥官赛尔德致敬，然后发起冲锋。与这支穆斯林兵团对战的恰巧是当年桥头战斗中重创穆斯林军队的一位名叫祖勒·哈吉布^[52]的波斯将官。格尔噶尔一眼便认出了此人，他怒吼一声：“为吉斯尔之战中牺牲的艾布·欧拜德、塞力图和圣门弟子们报仇！”^[53]说罢径直冲到敌军跟前杀死了祖勒·哈吉布，他的兵团也一拥而上，将敌军兵团分割包围，然后悉数歼灭之。

格尔噶尔成为当日之战的明星^[54]。因首战告捷，这一日的战斗，穆斯林军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气势，全面压制着波斯军队进行作战，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波斯骑兵部队遭受重创，罗斯图姆还险些被格尔噶尔设的陷阱杀死，但波斯步兵仍然坚守住了阵地。此日，穆斯林军队伤亡 2000 人，波斯军队伤亡高达 10000 人。^[55]史称此日为“埃厄玛斯之日”。^[56]

第三日被称为“阿玛斯之日”^[57]。清晨，穆斯林士兵首先清理了昨日战场上的尸体。战斗开始前，哈希姆的 5000 名士兵赶到战场，使穆斯林军队的士气倍受鼓舞。罗斯图姆希望速战速决，胜负在此一战，关键是他通过昨日的战斗已意识到唯有依靠优势兵力取胜一条路可行。于是，他动用了左、右两翼和中军全部兵力投入战斗。象军被重新组织起来加入了战斗，波斯人仍然相信战象的神奇功能。波斯骑兵与步兵在象军后面协同进攻，在距离穆斯林防线一箭之地，弓箭手万箭齐发，很多穆斯林士兵倒在战场上。赛尔德立即命令弓箭手进行报复性还击，然后组织各兵团迎战。

与第一日的情形相似，赛尔德意识到必须首先歼灭敌方的象军，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格尔噶尔等人，并让他们攻击大象的眼睛和鼻子等薄弱环节。格尔噶尔和士兵们用标枪逐个射瞎战象的眼睛，再用弯刀砍掉大象的鼻子。大象彻底受惊了，它们先是冲向穆斯林军队，然后又被阿拉伯人的尖叫声赶回波斯军队一方，再被对方强行驱走。最终这些悲惨的战象纷纷跳入河中，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这神奇的一幕使得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双方士兵不约而同地定睛观看大象的悲惨结局，

但很快战斗又继续开始了。哈希姆率领所部人马，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频频给予波斯军队以重创。

夜幕降临，双方都不肯收兵，卡迪西亚的战场上喊杀声此起彼伏。史家称，无论是穆斯林还是波斯士兵，都不曾经历过如此血腥的战斗。^[58]一方为信仰和理想而战，一方为帝国和民族而战。此夜必将是决定生死之夜，故史称此夜为“海哩噜之夜”^[59]，又称“卡迪西亚之夜”。^[60]赛尔德命令士兵坚持战斗，胜负尚没有定论，但他想以此拖垮波斯军队，从而赢得这场战争。罗斯图姆除了优势兵力外已看到自己没有胜算，因此也决定胜负在此一举。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第四日清晨来临，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赛尔德临时任命格尔噶尔为战地指挥官，他的勇敢和毅力足以堪当此重任。格尔噶尔对士兵们喊道：“谁坚持一个时辰，胜利就将属于谁！你们当坚忍，当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胜利与坚忍相伴！”^[61]疲惫的穆斯林士兵再次打起精神，向波斯军队的防线发起最后的冲锋。

当日出现了恐怖的沙尘暴，遮天蔽日，形似末日。战斗一直僵持到中午。波斯军队中菲鲁赞^[62]和霍木赞^[63]率领的两支军团相继溃败，整个波斯军队的防线便如洪水决堤般被穆斯林军队突破。一位名叫希俩利^[64]的勇敢的穆斯林骑兵冲到罗斯图姆跟前与其决斗，并将其斩于马下，他因此而名垂青史。^[65]罗斯图姆被杀的消息不胫而走，波斯军队再也没有抵抗的勇气了，灾难性的溃退开始了。士兵们奔向安提戈河的浮桥逃命，穆斯林军队的指挥官们指挥士兵围追堵截，将一部分波斯士兵消灭在河西岸。对于逃过河的士兵，赛尔德专门指派几支穆斯林骑兵部队去追剿。

战斗结束了。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清理战场，搜寻伤员，掩埋尸体。卡迪西亚决战之日，穆斯林士兵阵亡约 6000 人，加上以往几日阵亡的 2500 人，共计 8500 人，成为穆斯林军队在以往历次战斗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66]相比之下，波斯军队死亡约 2 万人。^[67]

妇女和儿童也加入到搜寻伤员的工作中，她们一手拿着水袋，一手拿着棍棒。对于一息尚存的穆斯林士兵，妇女们先抱起他们的头来喂水，然后运离战场去治疗。至于要归真的战士，则为他们提念清真言，安慰他们。棍棒则是为了防备受伤未死的波斯士兵的反抗。她们是这场大战的幕后英雄，承担了所有后勤工作，其功劳绝不逊色于叙利亚雅穆克战场上的那些姊妹们。

赛尔德和他的将士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斗。事实上，他们已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整个波斯帝国。叶兹德吉尔德一直动用探马时时了解战况，当得知战败后，他意识到挽救帝国的最后努力失败了，更大的灾难必将接踵而至。远在麦地那的欧麦尔每日都到城外望着卡迪西亚方向，期盼赛尔德的信使到来，直到无法承受酷热才回城。^[68]一日，欧麦尔看到一位信使疾驰而至，他忙上前询问是哪里的信使，得知是赛尔德的信使后，他迫不及待的说：“安拉的仆人，快告诉我战况！”“安拉战胜了多神教徒”，这位信使激动地回答。他从来没见过哈里发，只当眼前这人是普通的乡下人，于是一边说，一边骑着骆驼往城内的先知寺跑去，欧麦尔则在后面紧追不舍。信使到了先知寺后要求见哈里发，但哈里发在后面还没有赶到。当欧麦尔风尘仆仆的跑来后，寺内已聚集了很多，人们纷纷向他道平安并庆贺胜利。信使见状感到很不好意思，“哦，我的兄弟，没关系的”，欧麦尔满不在乎的说。^[69]

| 攻取泰西封

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是波斯首都泰西封，不过他还要等待欧麦尔的命令。此间，赛尔德积极地整顿军马，整肃两河流域的部落和村镇。伊拉克尚未归附的部落，此时彻底丢掉了幻想，纷纷臣服于阿拉伯帝国。一些基督教部落居民甚至开始归信伊斯兰，并加入穆斯林军队。赛尔德不久便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队伍已扩大到约 4 万人了。对于希拉城，罗斯图姆的大军到来时，城内居民无奈地表示要与波斯帝国重归于好，现在却尴尬地再次向穆斯林军队投降。先前哈立德与其签订的条约因此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统治。两个月后，欧麦尔的命令到来了，命令赛尔德拿下泰西封。

波斯首都坐落在底格里斯河两岸，阿拉伯人将其称为“迈达因”，它由河西岸的塞琉西亚和东岸的泰西封组成，其中泰西封为主城区，故本书常以其名呼之。自古代巴比伦城没落后，这里始终是两河流域最宏伟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是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重要历史象征。穆斯林军队抵达迈达因所在的底格里斯河畔，宏伟的波斯宫殿，尤其是那由大理石建造的白色宫殿^[70]，逼人的眼睛。美轮美奂的景象，使穆斯林士兵们想起了先知的一段预言打开白色的波斯宫殿大门的圣训。杜拉尔^[71]兴奋地高呼：“安拉至大！瞧那白色的波斯宫殿（即“白宫”），这是安拉和他的使者所预言的景象！”^[72]众人闻声方才回过神来，然后齐声高呼“安拉至大！”

赛尔德一方面命骑兵包围迈达因坐落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城区，一方面整肃周围的村落。河西岸居住着大量农民，他们多以农耕为生，以波斯人为主，有别于阿拉伯游牧部落。赛尔德让欧麦尔决定怎么对待这些农民，欧麦尔召开了圣门弟子议事会，最终决定让归信伊斯兰者获得与阿拉伯穆斯林平等的待遇，保持原有信仰者则需交纳人丁税，背信弃义者给予驱逐，反抗者就与之战争。^[73]赛尔德逐一遵命照办了。他接见了周围一些村落代表，农民们通过归信或交纳丁税等形式加入到了阿拉伯帝国中。

迈达因西城在穆斯林军队对底格里斯河以西地区的实际控制下已失去继续防守的意义，于是波斯士兵们放弃了阵地，渡河撤退到东城区。波斯方面提议隔江分治，底格里斯河以西所有波斯帝国曾经的国土都归麦地那，但阿拉伯人必须放弃对河东波斯帝国纵深领土的征服。赛尔德代表麦地那拒绝了对方的提议，在他看来这种提议在此刻是那么没有意义。

东城区凭借天堑和城墙仍是这个没落帝国坚固的堡垒，但叶兹德吉尔德未等穆斯林军队渡河便放弃了这座城市。他和眷属们携带着金银细软，逃向帝国的纵深之地胡勒万^[74]。^[75]随着这位末代皇帝的逃离，这座见证了萨珊王朝历史的都城被征服的命运便注定了。对于赛尔德而言，他当下最主要的任务是怎样渡过波涛汹涌的底格里斯河，因为当时正值雨季。波斯士兵在撤退时将浮桥切断了，湍急的河水，对旱地里走出来的阿拉伯士兵而言，无疑比战场上的厮杀更恐怖。

当赛尔德得知叶兹德吉尔德逃离后，意识到此时是占领东城区的最佳时机，便决心渡河。他通过一名熟悉这一水域的波斯人，探听到一处河水较浅的渡口，然后召集起将士们说：“你们的敌人就是要用这条河来抵御你们。……我决心渡过此河！”^[76]大家齐声说：“愿安拉使我们和你做出正确的决定！”这项军事冒险计划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

首先，必须让一支队伍抢滩登陆，在对岸建立安全区，然后保护大部队渡河。赛尔德挑选了 600 名勇士，60 人一组，交由阿绥穆指挥抢滩。阿绥穆带着第一组人马涉水渡河，将要渡到河对岸时，一队波斯士兵向河中投标枪，试图把他们赶回去。

阿绥穆大声说：“长矛手！长矛手！用长矛射击他们的眼睛！”^[77]岸上的波斯士兵见穆斯林士兵勇敢地还击，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阿绥穆带着他的小队顺利登陆，最终 600 名勇士全部安全渡河，并建立了阵地。

赛尔德见状，命大军全部渡河。当阿拉伯士兵们和他们的战马涉水时，畏惧心理油然而生，人们一边涉水一边说：“我们只向安拉求助，只托靠于他。”“无能为力，唯凭至高无上的安拉的援助。”赛尔德涉水后亦心有余悸，他告诉身边的塞莱曼^[78]，只要没有犯下重罪者应该可以安全渡河。塞莱曼则认为，既然安拉使穆斯林征服了陆地，那穆斯林就能够征服海洋；穆斯林怎么进入河中，还会怎么出来的。^[79]这些对话折射出阿拉伯人对河水难以言表的畏惧心理。在渡河的过程中，有一名士兵险些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格尔噶尔立即将自己的马缰绳丢过去把他救起。据记载，数万大军全部安全渡河，无一人伤亡。为数不多的波斯守军见状目瞪口呆，纷纷丢弃了防御工事逃之夭夭了。

穆斯林军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泰西封。格尔噶尔的兵团第一个进入，阿绥穆第二个进入……。这座庞大而宏伟的都城让阿拉伯将士们眼花缭乱，其中的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赛尔德进驻那座白色的波斯宫殿^[80]，他为了向安拉表示感谢，在此礼了八番拜功，拜中诵读了关于法老的那段经文：“他们曾抛下若干园圃和泉源，庄稼和美宅，以及他们所享受的福泽！结局是这样的：我曾使别的民族继承他们。”^[81]赛尔德率领穆斯林在波斯宫殿内举行了伊斯兰历 16 年 2 月（公元 637 年 3 月）的一次聚礼^[82]，此后这里便被用作礼拜殿。^[83]

|战利品

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清点战利品，但战利品的数量太多，经过不懈的努力才将战利品清点完毕。最终，每位战士分到了 12000 枚银币^[84]。皇室和贵族逃跑后留下的众多空置的住宅也被分配给将士们，随军眷属们被从安提戈河的营地接到这里来居住，从此开始了尝试定居者的生活。五分之一的战利品被送往麦地那，其中不乏闻所未闻的奇珍异宝。如果照此计算，约 4 万名将士（更有数据指出当时约有 6 万人），平摊 12000 枚银币，还有送交麦地那的五分之一，那此次战利品的总数当有 60 亿之众，这还不包括奇珍异宝和房产的折价。

战利品被送到麦地那后，欧麦尔赞叹不已，连连称奇，这是他所见到的最多的战利品。按照教法规定，这些战利品很快被分配下去，所有穆斯林，都能获得各自应得的一份。其中阿里因其归信时间和迁士的身份，获得了一份价值约 2 万迪尔汗的战利品。^[85]最后，仅剩下一块地毯。这是波斯宫廷重大宴会使用的皇家地毯，长 70 腕尺，宽 60 腕尺，上绣一副风景图，道路用银线织成，河流用珠宝镶嵌，地面用金线铺陈，草地遍布翡翠，花草树木上点缀着钻石。^[86]对于最后这份价值连城的战利品的处理，欧麦尔咨询大家的意见。有人建议欧麦尔自己把它留下，作为对波斯帝国胜利的象征，但阿里表示反对，他对欧麦尔说：“信士的长官，如果事情如众人所说的那样，那就会留下一种说辞。如果今天你接受了它，那明天就会有人接受那无权受用的东西。”^[87]欧麦尔说：“你说的很好，对我尽了忠言。”说罢，命人将这件奢侈品拆分给了穷人。

| 贾鲁拉之战

欧麦尔任命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为所在占领区的行政长官，拥有领拜（即伊玛目）、城镇管理和军事之权。任命努尔曼为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税务官，任命苏外德为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税务官。不过，这两位圣门弟子不愿意涉足政治，欧麦尔又改命侯宰法和贾比尔分别充任。^[88]两河流域物产丰富，堪称帝国的粮仓，若能管理得当，国民从此将衣食无忧。

波斯帝国皇帝叶兹德吉尔德逃离泰西封后，来到了北方的胡勒万，在那里将帝国的军事力量重新聚集起来，与西边不远处的贾鲁拉^[89]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军事防线。在泰西封东部区域，扎格罗斯山脉横档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波斯高原之间，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众多波斯帝国的残兵败将进入了这里的深山中。占领泰西封后，欧麦尔没有批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专心于巩固已占领的区域。不过，欧麦尔很快意识到，东部的群山可以暂时成为阿拉伯帝国和那个没落帝国的缓冲区，但叶兹德吉尔德在泰西封不远处的胡勒万集聚军事力量将是一种威胁，于是他批准了赛尔德对贾鲁拉和胡勒万采取军事行动的请求。

根据欧麦尔的任命，赛尔德的侄子哈希姆·本·欧特白^[90]担任了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格尔噶尔任前锋。^[91]穆斯林军队约 1.2 万人向贾鲁拉方向挺进。由于这里建设了坚固的堡垒并有强大的守军驻防，哈希姆和他的军队包围这里后，进行了一次惨烈的战斗。决战那天，沙尘遮天蔽日，史家通常将其与卡迪西亚决战之日相提并论。最终格尔噶尔力挫敌军，拿下了贾鲁拉。此战发生在伊斯兰历 16 年 11 月（公元 637 年 11 月）。叶兹德吉尔德闻讯逃离了胡勒万，前往里海南岸的赖伊^[92]，格尔噶尔立即率兵东进占领了胡勒万。如此一来，欧麦尔的政治目的便顺利实现了。

赛尔德致信欧麦尔报告战况，并请求对残余的波斯帝国势力展开进一步军事行动。欧麦尔回信告诉他：“我希望在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和山区（扎格罗斯山脉）之间存在一道天然屏障，他们不能袭击我们，我们也不必去征服他们。这处乡村地带（美索不达米亚）足以让我们满足了。我需要的不是战利品，而是穆斯林大众宁静的生活。”^[93]这段话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阿拉伯人征服的目的，以及欧麦尔的内心世界。普世信仰和政治现实，在这里将被重新审视。此时的欧麦尔，无疑陷入了对一个未知世界的忧虑中。

贾鲁拉和胡勒万的战利品如期运抵麦地那，其中仅贾鲁拉的战利品价值就有 3000 万迪尔汗。^[94]欧麦尔在第二天晨礼后，面对这些战利品伤心落泪。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问道：“信士的长官，这个场合应感恩才是，你为何落泪呢？”欧麦尔说：“以主盟誓，我并非因安拉的恩典而落泪。以主盟誓，每当安拉赏赐给这个族群财富时，他们就出现嫉妒和仇恨，而嫉妒和仇恨终将会使他们遭遇不幸的。”^[95]欧麦尔意识到了某些使他恐惧的东西，不是战争，而是财富和权力，这两样东西或许会撕裂穆斯林群体。仅在十年之后，欧麦尔的担忧便成为了现实。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帝国尚未确立的边境线上，总会触发新的战争。赛尔德致信欧麦尔称，为了保护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泰西封，必须清除北方提克里特^[96]的敌军势力，那里的希腊人和本土的贝都因人正在积极备战。欧麦尔无奈地批准了这次旨在保护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行动，任命阿卜杜拉·本·穆尔坦^[97]为指挥官，肃清底格里斯河上游区域。^[98]

阿卜杜拉率军至提克里特，围城四十日，最终城内的贝都因人秘密归信了伊斯兰，与城外的穆斯林军队里应外合拿下该城。阿卜杜拉沿着底格里斯河一路北上，

兵不血刃，直至占领摩苏尔^[99]。城内居民愿意保持原有信仰，交纳人丁税。在泰西封以东与波斯高原接壤的马赛拜赞^[100]，波斯帝国聚集了一支武装力量，赛尔德未等其发动袭击便派杜拉尔^[101]率军攻占该城，以确保泰西封东部边境的安全。此时，叙利亚的穆斯林军队已控制北叙利亚的霍姆斯，但在幼发拉底河至叙利亚的流域，拜占庭帝国在进行最后的挣扎，希腊人策动土著人反击穆斯林的统治。赛尔德派奥马尔^[102]沿着幼发拉底河展开军事行动，相继占领希特^[103]和科尔基西亚^[104]。如此一来，两河流域与沙目之地贯通在一起，西亚自阿拉伯半岛以北至小亚细亚边境之地，尽在麦地那掌控之中。

|霍木赞的战争与巴士拉的兴起

阿俩伊自里达叛乱后便担任巴林行政长官，此时他面对帝国的崛起也不甘寂寞，在未经欧麦尔允许的情况下^[105]，擅自率所部人马横跨波斯湾进攻埃斯塔赫^[106]。这里是扎格罗斯山脉南部的尽头，是穆斯林军队尚未进入的波斯帝国腹地，阿俩伊的军事行动无疑是十足的冒险。波斯帝国当地的总督聚集起一支庞大的军队与这支突入境内的穆斯林军队交战，双方各有死伤，但阿俩伊意识到在敌军腹地长久作战的危险性，于是决定撤离，但海路已被波斯军队切断，于是通过陆路，沿波斯湾前往三角洲的巴士拉。波斯军队围追堵截，双方在巴士拉附近对垒。阿俩伊明显处于劣势，他向麦地那求援，欧麦尔调派屯兵附近的圣门弟子欧特白·本·艾子瓦尼^[107]率领12000人驰援，最终战败波斯军队，解救了阿俩伊。作为对阿俩伊擅自行动的处罚，欧麦尔免去了他巴林长官之职，调往赛尔德处效力。当时库法已经建设成美索不达米亚的军政管理中心，阿俩伊便留在了库法。

欧麦尔显然已满足于此时帝国的疆域，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埃及和伊拉克，同残留的波斯帝国的边界，界定在波斯高原西侧扎格罗斯山脉靠近伊拉克的斜坡上。但决心反击的波斯残余势力，迫使欧麦尔不得不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来保护已有的国土安全。

欧特白解救阿俩伊的军事行动胜利后，屯兵巴士拉。三角洲地带东侧是胡齐斯坦^[108]，总督是在卡迪西亚之战中败逃回来的霍木赞^[109]，屯兵阿瓦士^[110]。霍木赞越过卡伦河对巴士拉附近的穆斯林辖区发动攻击。或许他本无意恢复波斯帝国的领土，仅仅是不明确的边界线导致的冲突，但这最终在波斯湾掀起了一场战争。欧特白请示欧麦尔进行反击，以消除霍木赞的威胁。欧麦尔批准了这场军事行动，并命令赛尔德调派援军协助欧特白。穆斯林军队集结完毕后，与霍木赞间的波斯湾战争便开始了。

这场较量对穆斯林一方几乎是轻而易举，波斯军队被逼退到卡伦河以东，霍木赞要求停战议和，并保证边界的安全。但不久，霍木赞因与边界穆斯林守军发生冲突，单方撕毁了合约，并继续发动战争。边界守将忽尔古斯^[111]被欧麦尔任命为这次反击的指挥官，他率领穆斯林军队一鼓作气击败了霍木赞，大军横渡卡伦河，占领了胡齐斯坦首府阿瓦士。霍木赞逃往东部山区，再次请求议和，欧麦尔再次批准了议和，停止了战争。忽尔古斯屯兵山区，虎视胡齐斯坦。欧麦尔得知后，命他撤离山区，到平原屯驻，以免引起波斯居民恐慌。^[112]

经过与霍木赞的几次战争，穆斯林军队又获得了不少战利品。欧特白将一条被战败的波斯将官的名贵腰带作为礼物送给欧麦尔本人。这个举动引起了哈里发的警

觉，他向信使询问边疆穆斯林将士们的生活情况，信使如实地告诉他，很多穆斯林将士已成为职业军人，他们习惯了获得丰厚的战利品的生活，金钱和享乐已遮蔽了他们的双眼。欧麦尔对此非常反感，他命欧特白来麦地那接受问询。欧特白的情况，实则是处于征服中的阿拉伯军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欧麦尔就没有理由再扩大征服的范围。如果征服带来的不是牺牲与成仁，那征服就没有了意义。欧特白作为圣门弟子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转而去麦加朝觐，途中顺主归真。^[113]欧麦尔任命穆艾莱^[114]为巴士拉长官，不过他随即又改命著名圣门弟子艾布·穆萨^[115]出任该职。^[116]

霍木赞在随后不久，第三次撕毁了合约。远在木鹿的叶兹德吉尔德联络霍木赞及阿瓦士人，准备对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一次强有力的反攻。当这场军事行动尚未成形时，欧麦尔综合各方情报就判定了可能爆发的战争威胁，于是命令库法总督赛尔德和巴士拉总督艾布·穆萨在两地调集重兵应战，任命努尔曼^[117]为库法军团的指挥官，任命塞赫莱^[118]为巴士拉军团的指挥官，任命艾布·赛博来^[119]为两军最高统帅。^[120]

努尔曼率领库法军队先行抵达胡齐斯坦，首战挫败正在集结的波斯军队。霍木赞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北部的舒什塔尔^[121]。这座城市有着坚固的防御，被用作波斯军队面向米索不达米亚的一处要塞，如今重兵云集，破城绝非易事。穆斯林各路军队抵达后，进行了 8 次强攻，最终破城而入。战斗期间，库法和巴士拉的军队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很多圣门弟子在这次攻城战中牺牲。霍木赞躲进了城中的一处堡垒里，提出要欧麦尔亲自裁决他，否则将战斗到底。艾布·赛博来同意了他的要求。穆斯林军队在胡齐斯坦继续展开军事行动，攻占了舒什^[122]等重镇，将扎格罗斯山脉以西区域纳入了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内。^[123]

| 军事使团与霍木赞的归信

军事行动结束后，艾布·赛博来趁着押送霍木赞以及战利品之机，组建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麦地那。^[124]在随行的圣门弟子中，有后来的圣训学家艾奈斯·本·马立克^[125]和艾海奈弗·本·盖斯^[126]。使团的任务不仅是押送囚犯和战利品，还肩负着向哈里发建言继续征服的任务。

霍木赞被押抵麦地那时，使团为他精心打扮了一番，看上去不失波斯贵族的风采，以便让麦地那的百姓见识一下这位三次背信弃义的对手。^[127]霍木赞被带到先知寺内哈里发办公的地方，此时欧麦尔正躺在地上睡觉，手中还握着鞭子。霍木赞环顾了四周，认不出谁是哈里发，以为又是别人在耍弄他，于是吼道：“欧麦尔在哪里？”“这就是欧麦尔”，身边的人指着说。“那他的卫兵和侍从们呢？”霍木赞好奇地问。人们对他说道：“他即没有卫兵，也没有侍从。”霍木赞惊讶地叫道：“那他一定是位先知了！”人们告诉他：“他不是先知，不过他在从事先知的事业。”

欧麦尔被吵醒了，他坐起来看着眼前这个头戴王冠，身穿华丽服饰，但装扮极为夸张的人说：“这是霍木赞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看着霍木赞这身装束忍不住地说：“求安拉护佑我免遭火狱的刑罚，帮帮我吧！”——两人在各自的文化、观念上都没有办法接受对方。

欧麦尔手握鞭子指着霍木赞质问他为什么接二连三地毁约。霍木赞听不懂阿语，穆艾莱站出来为两人做翻译。^[128]霍木赞说：“我怕说了你杀我。”欧麦尔说：“你不

必怕。”欧麦尔见霍木赞干渴的样子，让人给他端了一碗水来。霍木赞看着眼前的破碗说：“我就是渴死也不会用这种碗喝水的。”欧麦尔只好让人给他拿个好点儿的碗来，但霍木赞又说：“我怕喝这水会被杀”。欧麦尔说：“不必怕，喝就是了。”霍木赞见欧麦尔这样说，吓得把水倒在地上。欧麦尔有些生气了，大喊一声：“再给他拿一碗水来。”然后指着霍木赞说：“你只有一种死法，要么渴死，要么被杀死。”霍木赞说：“我不需要喝水，只是想获得安全。”

欧麦尔或许是想起了战死的穆斯林士兵，尤其是一些圣门弟子，于是对霍木赞说：“我要处死你。”“你已赦免了我”，霍木赞故作镇定地说。欧麦尔说：“胡说！”此时艾奈斯站出来说：“信士的长官，他说的没错。”欧麦尔说：“艾奈斯啊，你必须说出个道理来！”艾奈斯说：“你对他说过：‘告诉我，不用怕’和‘喝水吧，不用怕’。”周围的人也站出来支持艾奈斯的观点。欧麦尔指着霍木赞说：“你在骗我，但我只接受穆斯林的欺骗！”言下之意，霍木赞还是要死的。此时他灵机一动，当即宣布归信伊斯兰。欧麦尔见状哭笑不得，但他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于是就赦免了他。霍木赞后来成为一名虔诚的再传弟子。^[129]

欧麦尔对军事使团的成员说：“被保护民屡次毁约，是不是他们受到了穆斯林士兵的欺压？”大家矢口否认。于是，欧麦尔询问边境接连爆发战争的根源。艾海奈弗起身将战争的原因告诉了欧麦尔，他指出：只要波斯帝国仍存在于阿拉伯帝国的边境上，鉴于过去的战争关系，波斯国王是不会接受这个结果的。因而，阿拉伯帝国不得不反复应战，波斯帝国也就一再背信弃义。按照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必须除掉波斯国王，让波斯人放弃幻想，否则将永无宁日。^[130]这显然是使团深思熟虑的一番话，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而且也得到了霍木赞的证实。欧麦尔听罢便说：“以主盟誓，你对我很真诚，把事情真相和我讲明了。”^[131]自此，欧麦尔才决心彻底消灭波斯帝国。

I 尼哈万德之战

伊斯兰历 19 年（公元 640 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渡过了，^[132]但宁静只是为了酝酿另一次大战，次年便爆发了摧毁波斯帝国的决定性之战：尼哈万德之战。^[133]关于此战的时间，亦有伊斯兰历 18 年、19 年和 21 年之说。^[134]叶兹德吉尔德经过几年的筹备，于公元 641 年，调集帝国东部印度、呼罗珊、胡勒万等所有行省的军队约 15 万人^[135]，屯兵尼哈万德^[136]，任命菲鲁赞^[137]为统帅，为帝国的存亡做最后的尝试。

库法总督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致信欧麦尔，请他定夺。欧麦尔已意识到必须应战，否则阿拉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能站稳脚跟。但眼下欧麦尔收到了库法人对赛尔德的一项起诉，主要是指责他不公正。欧麦尔对此说：“以主盟誓，你们眼前的战争绝不能阻止我审查你们的冤情。”^[138]他命阿卜杜拉·尔特巴尼^[139]暂时代理库法总督之职，召赛尔德回麦地那接受问询。欧麦尔经过严格调查后，确信赛尔德并不完全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但还是免去了赛尔德的库法总督之职。在这件事上，欧麦尔宁可让官员受委屈也决不让百姓不满。而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库法复杂的族群关系，那里汇集了阿拉伯半岛各种部落，派系林立，任何细微的纷争都有可能引发骚乱。

欧麦尔调集了库法与巴士拉的三万军队，任命努尔曼为统帅，前往尼哈万德。^[140]

努尔曼当时在苏斯，接到命令后率所部人马来到马赫^[141]，库法军队也随之赶到这里汇合。由此向东的广大区域就是阿塞拜疆、里海和波斯高原等中亚区域了。对阿拉伯人而言，东边的波斯腹地无疑是片陌生的土地。努尔曼派图莱哈、伊本·苏南^[142]和阿牧鲁^[143]三人为侦察兵前往尼哈万德方向侦查路线和敌情。伊本·苏南当夜返回，努尔曼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我从未到过国外的土地上，‘异乡会杀死它的陌生人。’”^[144]此为贝都因人的一种心理。阿牧鲁第二天清晨回到营地，努尔曼问他情况，他说：“我走了一天一夜，什么也没见到，于是就回来了。”^[145]最后一个侦察兵图莱哈则勇敢地前行，成功抵达尼哈万德，然后带着重要情报返回营地。他告诉努尔曼，尼哈万德的路况非常好，敌军就屯驻在那里，可即刻起兵前往。努尔曼率军来到尼哈万德，建立了阵地与波斯军队对垒。

初次交战后，波斯军队退守战壕，或许是出于畏惧，也可能是要拖垮穆斯林军队。图莱哈向努尔曼建议引蛇出洞，断其后路，分割围歼。努尔曼接纳了图莱哈的建议，在一个主麻日，派格尔噶尔率一队兵马向波斯军队挑衅。菲鲁赞忍无可忍，命战壕内的波斯军队出战，格尔噶尔佯败逃走。波斯军队从未见穆斯林军队如此狼狈，觉得取胜的时刻到了，于是趁势追击。努尔曼嘱托各路将领耐心等待，听从他的大赞词号令。他说：“如果我战死，由侯宰法^[146]指挥。如果侯宰法战死……”^[147]他先后列了七位替补指挥官，最后一位是穆艾莱。日头偏西时，波斯军队悉数离开战壕，努尔曼下令埋伏在周边的军队出击封堵敌军的退路，命格尔噶尔掉头反击。于是，这场战斗迅速演变成双方的一场决战。

战斗之惨烈，史家以卡迪西亚与之相比。努尔曼不幸牺牲，侯宰法接过帅旗继续指挥。尽管波斯军队人数五倍于穆斯林军队，但最终被击败。菲鲁赞丢下 3 万名士兵的尸体，率残兵逃往一处神庙方向，后被穆斯林军队围追堵截到一处山丘上，经过一场血战，再歼敌 8 万。波斯军队彻底失败了，菲鲁赞带着一支卫队杀出重围逃向哈马丹^[148]。格尔噶尔率领一支骑兵紧追不舍。菲鲁赞在一处山间甬道中被一支贩卖蜂蜜的商队堵住了去路，格尔噶尔趁机将其包围，杀死了菲鲁赞。此后，阿拉伯人中便流传出这样一句民谣：“蜜蜂是安拉军队的一部分。”^[149]

萨一布^[150]奉命前往麦地那报捷，欧麦尔正在等待战争的消息。萨一布将战报送达的同时，亦带来了努尔曼阵亡的消息。欧麦尔说了句：“我们来自安拉，必将归于他！”说罢，掩面而泣。萨一布说：“信士的长官啊，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著名将领（圣门弟子）牺牲。”^[151]显然，欧麦尔无法再承受圣门弟子的伤亡，这个特殊的群体正因战争而急剧减少，而这对未来的穆斯林社会将是一种灾难。哈里发时代后期出现的社会动荡，印证了贝都因人和新归信的波斯人、柏柏尔人等族群的问题，他们需要更多的典范式人物在信仰生活上给予教导。

此战，穆斯林军队缴获了 6000 件战利品，其中有两件装满珠宝的匣子。欧麦尔命人将战利品按规定分配了，但把那两匣子珠宝放到了国库中。萨一布执行完任务后便返回库法，不过第二天欧麦尔就派信使去追萨一布。信使和萨一布一前一后马不停蹄地赶路，到了库法城信使才追上萨一布，命他火速返回。萨一布回到麦地那后问道：“信士的长官，怎么了？”欧麦尔对他说：“你走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使拉着我去看两个着火的匣子，并警告我，如果不分配了这些东西，就用火处罚我。我说：我一定会把它们分配给穆斯林群众。赶紧把这两个匣子拿走，为穆斯林群众把它们变卖了。”^[152]萨一布把两匣珠宝带到了库法清真寺中，后来又辗转到了国外市场，最终变卖了 400 万迪尔汗。

尼哈万德之战，使得叶兹德吉尔德的最后幻想被摧毁了，但他拒绝投降，而是

向东方逃去。他要到没有阿拉伯人的地方去，他去了木鹿，并向非阿拉伯政权求助。他派代表去了中国，希望能够得到援助。无论怎样，这个末代波斯王子已不可能再赢得他曾经的帝国了，但他决心要斗争到底，于是他只能在逃亡的路途上终其一生。欧麦尔已决心要把波斯帝国彻底征服，否则阿拉伯帝国将永无宁日。侯宰法在尼哈万德之战后的任务就是将扎格罗斯山脉，以及山脉以东的波斯高原，凡曾经的波斯帝国属地，悉数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内。穆斯林军队兵分几路开始了对波斯帝国最后的征服，一些行省的波斯贵族也起兵抵抗，但最终被各个击溃。

欧麦尔为此派出了以下军团来开展最后的军事行动：努尔曼^[153]征服哈马丹各地；苏拉格^[154]征服里海以西地区，即阿塞拜疆；艾海奈弗^[155]征服呼罗珊；奥斯曼·本·艾布·阿斯^[156]征服埃斯特赫，即波斯湾沿岸的不什尔和法尔斯；萨雷图^[157]征服弗萨^[158]和达拉布吉里德^[159]（属拉雷斯坦区域）；阿绥穆^[160]征服锡斯坦^[161]；苏海拉^[162]征服克尔曼；哈凯迈^[163]征服穆克兰^[164]，即俾路支^[165]区域；欧特白^[166]征服波斯帝国西北角地带。^[167]最终，阿塞拜疆、伊斯法罕、法尔斯、克尔曼，乃至最东部的呼罗珊、锡斯坦和俾路支，在随后几年中陆续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内。

在一个由穆斯林主导的国家内，新归信者被给予了极高的地位，尤其是政策上的优惠待遇，于是波斯人自此开始脱离琐罗亚斯德教走向伊斯兰。正是他们，作为再传弟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与阿拉伯穆斯林共同建构起了灿烂的伊斯兰文明。

注释：

- 1、يزدجرد。
- 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6 页。
- 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05 页；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357 页；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3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168 页。
- 4、[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356 页。
- 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87 页。
- 6、شراف。
- 7、صرارا。
- 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7 页。
- 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83 页。
- 1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7 页。
- 1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86 页。
- 12、另一说法是 6000 人，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490 页。
- 1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7 页。
- 1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90 页。
- 15、معني بي حارثة الشيباني。

- 16、القادسيّة، 库法城附近，北方不远处就是希拉城。
- 17、سلمى بنت خَصَفَة，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18 页。
- 1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92 页。
- 1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9 页。
- 20、النعمان بن مُقَرِّن。
- 21、يُسْر بن أَبِي رُفْم。
- 22、حَمْلَة بن حَوِيَّه。
- 23、حَنْظَلَة ابن الربيع。
- 24、فُرَات بن حَيَّان。
- 25、عديّ بن سُهيل。
- 26、عُطارد بن حاجب。
- 27、المغيرة بن زُرارة ابن النَّبَّاش الأَسديّ。
- 28、الأشعث بن قيس。
- 29、الحارث بن حَسَنان。
- 30、عاصم بن عمرو。
- 31、عمرو بن معدي كرب。
- 32、المغيرة بن شُعْبَة。
- 3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9 页。
- 3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98 页。
- 3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498 页。
- 3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19 页。
- 3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0 页。
- 3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0 页。
- 3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1 页。
- 40、阿提格河، نهر العتيق。
- 41、泰伯里的记载是伊斯兰历 14 年 1 月 2 日，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531 页。
- 4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5 页。
- 43、بَجِيلَة。
- 4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40 页。
- 45、عاصم بن عمرو التميميّ。
- 46、يوم أُرْماث، 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第 540 页。
- 4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42 页。
- 4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43 页。
- 49、هاشم بن عَتْبَة بن أَبِي وَقَّاص。
- 50、القُعْقَاع بن عمرو التميميّ。
- 5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6 页。

- 52、نو الحاجب。
- 5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6 页。
- 5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47 页。
- 5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7 页。
- 56、يوم أغواث。
- 57、يوم عماس。
- 5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8 页。
- 59、ليلة الهرير。
- 6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63 页。
- 6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ت，2005 年版，第 429 页。
- 62、الفيزان。
- 63、الهرمزان。
- 64、هلال بن علفة التيمي。
- 6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64 页；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361 页。
- 6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29 页。
- 67、[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3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172 页。
- 6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30 页。
- 6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30 页。
- 70、القصر الأبيض قصر كسرى。
- 71、ضرار بن الخطب。
- 7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8 页。
- 7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5 页。
- 74、خلوان。
- 7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1 页。
- 7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1 页。
- 7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1 页。
- 78、سلمان الفارسي。
- 7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1—12 页。
- 8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4 页。
- 81、《古兰经》：44：25—28。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42 页。
- 8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6—17 页。
- 8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0 页。
- 84、未指明是物品还是钱币，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43 页。
- 8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2 页。
- 8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1 页。

页。

8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1—22 页。

8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3 页。

89、جُلُولاء。

90、هاشم بن عتبة。

9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3 页。

92、الرِّيَّ، 今德黑兰附近。

9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3 页。

9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9 页。

9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30 页。

96、تكريت。

97、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مغنم。

9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5 页。

99、الموصل。

100、ماسيذان。

101、ضرار بن الخطّاب。

102、عمر بن مالك بن عتبة بن نوفل بن عبد مناف。

103、هيت。

104、قرقيسياء。

10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1 页。

106、إصطخر، 今设拉子附近。

107、عتبة بن غزوان。

108、خوزستان، 今伊朗的胡齐斯坦省。

109、الهرمزان。

110、الأهواز。

111、حرقوص بن رُهَيْر السعديّ。

11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4 页。

11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2 页。

114、المغيرة بن شعبة。

115、أبو موسى الأشعريّ。

11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2 页。

117、النعمان بن مقرّن。

118、سهل بن عديّ، 苏海伦之弟。

119、أبو سبرة بن أبي رُهْم。

12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4 页。

121、تُسْتَرّ。

122、السوس。

12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5—456 页。

- 12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5 页。
- 125、أنس بن مالك。
- 126、الأخنف بن قيس。
- 12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86—87 页。
- 12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88 页。
- 12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88 页。
- 13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89 页。
- 13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89 页。
- 13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02 页。
- 133、[埃及]侯赛因·穆厄尼斯：《伊斯兰历史地图集》，开罗，1987 年版，第 129 页。参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第 559 页。
- 134、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第 136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65 页；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第 424、428 页。
- 13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5 页。
- 136、نهلوند。
- 137、الفيرزان。
- 13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5 页。
- 139、عبد الله بن عبد الله بن عتبان。
- 14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14—115、118 页。
- 141、ماه。
- 142、عمرو بن ثنيّ。
- 143、عمرو بن معديكرب。
- 14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6 页。
- 14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6 页。
- 146、حذيفة بن اليمان。
- 14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7 页。
- 148、همذان，海姆赞。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68 页。
- 14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8 页。
- 150、سائب بن الأقرع الثقفي。
- 151、[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 年版，第 427 页。
- 15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17 页。
- 153、نُعَيْم بن مَقْرَن。
- 154、سُرَاقَة بن عمرو。
- 155、الأحنف بن قيس。
- 156、عثمان بن أبي العاص الثقفي。

157、ساريةُ بن رُنيَم الدثلي.

158、فَسَا.

159、دارابَجَرْد.

160、عاصم بن عمرو.

161、سَجِسْتَن.

162、سُهَيْل بن عدي كَرْمان.

163、الحَكَم بن عمرو التغلبيّ.

164、مُكران.

165、بَيْرُوذ.

166、عتبةُ بن فرق.

167、以上见：[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3卷，贝鲁特，2000年版，第180—182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469—480页。

第 12 讲：

欧麦尔和他的帝国

先知带来的伊斯兰，将阿拉伯人统一在一个信仰体系之下；艾布·伯克尔对叛乱者的战争，将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纳入一个大一统国家政权内；而欧麦尔则将这个大一统国家扩展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欧麦尔开创了这个阿拉伯穆斯林政权的一系列内政管理制度，这成为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础。阿拉伯帝国在某些管理方面借鉴了波斯和罗马的模式，但一切又不失伊斯兰信仰精神，始终保持着一种在天启感召下的、具有阿拉伯原始部落自然民主传统的共和精神。至于“哈里发”这个自先知后出现的领袖概念，始终充满着谦虚与谨慎，而欧麦尔进一步诠释了这一概念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即一种真挚的信仰、极端朴素的生活和大公无私的行政理念。当伊斯兰世界的人们指称“哈里发”时，在某种意义上指的是由欧麦尔所树立的那种哈里发的形象；当人们批评一位执政者时，他们冲动的理由则是这位执政者为什么不能够像欧麦尔那样。

在欧麦尔看来，先知和他的前任艾布·伯克尔以及他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神圣信仰及在人间社会贯彻伊斯兰精神，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展现这种精神的政治模式，否则，一个仿效波斯或罗马的专制政体，在管理上会省去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对一个处于文化废墟、性格桀骜不驯的民族而言，哈里发则意味着为了要在一个蛮荒的民族中实现伟大的信仰和社会理想而别无选择地对他的职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早年经历

欧麦尔是麦加白尼·阿迪^[1]族人，属于古莱氏部落中的一个很小的部族。他有很多堂兄弟，最为著名的一个是前文提到的伟大的将军哈立德。蒙昧时代的阿拉伯半岛没有一所社会学校，但欧麦尔受家庭教育影响，学会了书写、阅读，甚至热爱诗歌，他几乎要成为一位诗歌评论家。在生活上，他学会了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的才人三大绝技：骑马、射箭和摔跤。年轻时，身材魁梧的他是古莱氏人中著名的摔跤手，在一次同哈立德的摔跤比赛中摔伤了腿骨。此外他还是位成功的商人，他继承了白尼·阿迪家族的一些传统行业，曾多次远到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经商。

先知在麦加传教时，欧麦尔曾是坚定的反对派，他认为没有什么能够比古莱氏人的团结更重要，如果有人要破坏这种团结，他就有义务除掉这个人。当第一批穆斯林迁徙去阿比西尼亚时，欧麦尔认为不能再让事情继续下去了，于是决定杀害先知。当时欧麦尔的姐姐和姐夫已奉教，他怒气冲冲来到他们家中，结果发现了一段手抄经文，并被经文优美的语句和深奥的哲理打动。那章经文开篇这样写道：“塔哈。我降《古兰经》给你，不为使你辛苦，却为教诲敬畏者，是降自创造大地和苍穹者的。至仁主已登上宝座了。凡在天上地下的，在天地之间的，在地底下的，都是他的。如果你高声说话，那末真主的确知道秘密的和更隐微的事情。除真主外，绝不应受崇拜者，他有许多最美的名号。……”^[2]欧麦尔要求见先知，然后归信了伊斯兰。

此前，穆斯林群体因为古莱氏人的压迫而萎靡不振，伊本·麦斯欧德回忆说：“自从欧麦尔奉教后，我们一直是强势的。”^[3]

| 哈里发的生活

欧麦尔担任哈里发后，人们见他说：“主的使者的哈里发的哈里发……。”他说：“这个称呼太繁琐了，以后人们还会说‘主的使者的哈里发的哈里发的哈里发’。不然，你们是信士，而我是你们的长官，就叫‘信士的长官’吧！”^[4]于是，“信士的长官”一称谓就沿用下来。

欧麦尔对圣门弟子们说：“我曾经是个商人，安拉通过经商使我的家庭富足，现在你们让我忙于大众事务，你们看吧，这财产（指国库的财产）有多少对我是合法的？”阿里说：“你可以正当地拥有够你和你的家人的所需费用，除此之外都不属于你。”欧麦尔就从国库中为自己规定了一点仅能维持生活的年金。后来因为他的生活过于艰难，奥斯曼、阿里、左拜尔等人就聚在一起，商讨为欧麦尔加薪，他们找到信士之母、欧麦尔之女哈福赛了解情况。

欧麦尔知道后问哈福赛：“这些人是谁？我会对他们不客气的！”哈福赛没敢告诉他。欧麦尔说：“是你从中捣鬼吧？我来问你，主的使者在家中留下的最好的衣服是什么？”她说：“是两件粗布大衣，当先知接见使团或礼主麻时穿。”他问：“你见圣人家中吃的最好的食物是什么？”她说：“是大麦饼子，我们看到那饼子刚有点热气儿时就取出来，在上面加点甜味，先知就这样吃。”他问：“在你那里他铺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她说：“是一块儿布，夏天折叠在一起，冬天铺一半，盖一半。”欧麦尔说：“哈福赛，你告诉那些人，安拉的使者艰苦朴素，满足于生活现状，从不浪费。指安拉发誓，我一定要紧跟先知的步伐，我和我的两位同伴就像是三个同走一条路的人，第一个人带着他的川资成功地走完了道路，到达目的地；第二个人紧紧地跟随着他，也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如果第三个人能坚持前两人的路线前行，带着同样的川资，必然会与他们会合，否则，将永远不会见到他们！”^[5]欧麦尔就以这种简练而朴实的话语来解释他的使命。

欧麦尔作为哈里发对自己所担负的职责有着高度的警觉，他曾说：“以凭真理派遣了穆罕默德的主发誓，即使幼发拉底河边有一只羊羔丢了，我都会因担心安拉对我的拿问而坐立不安的。”^[6]艾布·伯克尔在职时只要有空就到百姓家中走访，通过生活中暴露的问题来完善他的管理，欧麦尔也不例外。有一次他与艾斯莱麦^[7]两人夜间走访，到绥拉尔时看到远处有一堆篝火，他们以为是过路的商队在歇脚儿，但走进一瞧是一位妇女带着几个孩子。篝火上架着一口锅，几个孩子围着篝火哭个不停。欧麦尔经过允许后走近她们了解情况，原来孩子们是被饿哭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在锅中放上来水来哄骗孩子入睡。

这位妇女指责政府不管她们死活，她也知道麦地那这一区域是欧麦尔管理的，于是说：“欧麦尔要在安拉那里承担罪责！”她并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欧麦尔自言自语：“哎呀，欧麦尔怎么能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呢？”他叫上艾斯莱麦回到麦地那，在国库中拿起一个口袋，装上大麦面粉和油脂，背起就走。艾斯莱麦抢着要背口袋，但欧麦尔坚持自己来背，他说：“你能在后世替我背我的重担吗？”欧麦尔来到那位

妇女面前，把口袋放下，取出一些面粉和那位妇女一起做面饼。他俯身生火，当他趴在地上吹火时，他那大胡须几乎被烧着了。等面饼做好，孩子们也吃饱并入睡后，欧麦尔才准备离开。那位妇女起身说：“愿安拉怜悯你，你比欧麦尔更适合处理这类事务。”^[8]欧麦尔听罢，无言以对。民以食为天，让帝国内的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使人人都享有生存权，是欧麦尔毕生奋斗的目标。

| 国家管理

这个以伊斯兰为立国之本而建立的帝国，有着独特的运作风格。每年鲜有全国性政治会议，但各省区每年都要派使团到麦加朝觐，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一般都由总督领队。这种每年循规蹈矩的朝觐之旅，成为哈里发了解各省区状况的最佳契机。一般哈里发会在麦加朝觐期间发表全国性施政演说，并轮番接见各地使团，任命官员，裁决纠纷。最值得一提的是，任何百姓都有机会直接向哈里发投诉各自的官员，无论控告对方是谁，都能够获得公正的裁决。帝国最主要的省区都在麦加以北，这意味着这些朝觐团会在往返途中经停麦地那，这便使他们有机会与哈里发和重要的圣门弟子们会面。

欧麦尔在有生之年扩建了麦加禁寺，因为原有的克尔白周围的场地已不能满足逐年递增的朝觐人数的需求。伊斯兰历 17 年（公元 638 年），欧麦尔让载德·本·萨比特在麦地那代理政务，专程到麦加停住了二十天，亲自推进禁寺扩建计划。^[9]欧麦尔设想在开尔白周边拓展出一个大广场，作为禁寺的场地，以供朝觐仪式之需。历史上的聚居格局使得开尔白周围布满了住宅。居民们都不愿意舍弃这些代代相承的祖产，尤其是近距离生活在这个具有重大的宗教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天房跟前的那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眷恋之情，于是本能地拒绝将房产出售给政府。欧麦尔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他站在教门的立场上劝说居民们出售他们的房产，经过不懈的努力，拆迁计划得以成功推行。欧麦尔动用国库的钱收购了天房周围的房产，然后给予拆除，拓展出一个正方形的大广场。天房和禁寺广场被修饰一新，为朝觐者提供服务的负责人和部落的职责被重新确定，还有麦加作为禁地的界域也被精细地划定了。

欧麦尔时代，一个省区的职能机构主要有军事、司法和财政三个部门。军事征服初期，所有部门的权力都授予总督，但不久哈里发就设定了卡迪^[10]一职。卡迪，即法官之意，类似今天的司法部部长与大法官双重身份。卡迪由哈里发亲自任命和委派，不受总督管制，从而实现了行政与司法分离。不过，最初地方行政区的卡迪和行政长官有时是由同一人担任的。财政也由哈里发委派专人负责，欧麦尔对财务的敏感性使得任何人都不敢挥霍丝毫，哪怕是官员使用自己的钱财消费，一旦被认为挥霍，必遭免职，帝国初期最伟大的将军哈立德的事就是一例。如此一来，地方总督，虽身为行省最高长官，但上听命于哈里发，下受制于司法与财政两部门，于是乎，非恪尽职守，别无他法。总督一般兼任行省最高宗教伊玛目之职，有聚礼日领拜与发表演说之权。

阿拉伯帝国初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归信浪潮，新穆斯林的数量倍增。最初，信仰教育的速度总是不及新归信群体的增长，于是伊斯兰的学者和教师们，在伊斯兰社会最初的几个世纪中都未曾闲暇过，他们总是在社会中供不应求。欧麦尔不断向各地派遣宗教伊玛目，教授人们《古兰经》、教法、礼仪和文字。一个人可以不相信伊

斯兰，但一旦归信，欧麦尔和他的司法系统对不遵循传统者总是严惩不贷。主麻日的聚礼，所有政府官员，非特殊原因，不得缺席。各地方伊玛目则负责监督穆斯林居民履行他们的宗教义务。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因简短了礼拜仪式而被免去库法总督一职，这个事件意味着，神圣伊斯兰的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肆意更改。

欧麦尔的内政管理的重点，首先是为所有省区任命恪尽职守的政府官员。当他任命一位官员时，总是说：“主啊！我任命他们，绝不是为了让他们侵占别人的财产，伤害别人，如果谁这样做了，我就要罢免他的职务。”雅穆克战役后，加萨尼国王哲白菜^[11]归信了伊斯兰，随后前往麦加朝觐。他是一位在阿拉伯人中久负盛名的传奇人物，途径麦地那时，欧麦尔给予了他很高的礼遇，妇女们都透过窗棂瞻仰他的风采。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被一个贝都因人不小心踩到了衣角，他便出手打了对方一记耳光。这个人哲白菜提起诉讼，欧麦尔对此的判决是执行抵偿，即让被打者当众回击哲白菜一记耳光。哲白菜逃往拜占庭，在君士坦丁堡终其一生。在欧麦尔的政府中，抵偿成为一种制度，他规定：凡遭受总督或长官伤害的人，就让他公开场合执行抵偿。抵偿制有力地震慑了官员和贵族，使穆斯林皆弟兄、人人平等的伊斯兰宣言在制度层面上成为了现实。

阿拉伯人曾饮酒成性，古兰启示断掉了此陋习，将其同赌博和崇拜偶像一起纳入大罪之列。欧麦尔时代，军事征服造就了一大批性情豪迈的武士，有些自蒙昧时代走来且对信仰无知的人总是情不自禁地饮酒作乐。欧麦尔对这种行为的裁决是严厉的，那就是打 80 皮鞭。当时，在帝国各军区内，饮酒现象最严重的莫过于艾布·欧拜德管辖下的大马士革了。因作战被奉为英雄的迪拉尔等人以饮酒成风被起诉，艾布·欧拜德舍不得他的将官遭此鞭刑，他请求欧麦尔对忏悔者免于惩罚。欧麦尔对此非常不悦，他愤怒地说：“把人们召集在一起，将他们示众，问他们饮酒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如果他们承认是非法的，就打 80 皮鞭，如果他们认为是合法的，就把他们斩首。”最后，这些武士们承认了错误，接受了鞭刑，再无人敢触犯禁律。欧麦尔还曾对他一个饮酒的儿子执行过鞭刑^[12]，后来伤重不治身亡。

欧麦尔在执法中从不顾及亲贵，因为伊斯兰法不只是现世的社会规范，还是对死后审判日的罚赎。先知说：“你们当跟我盟誓：不以物配主，不盗窃，不奸淫。你们中守约者，其报酬在于安拉，爽约后受到惩罚者，那是对他的罚赎；触犯了其中一条后被安拉所掩盖者，饶恕他和惩罚他，全凭真主的意欲。”^[13]

伊本·赫尔敦说，欧麦尔首创了司法部门，他任命艾布·德拉达为麦地那法官，与他共同处理司法事务；任命舒莱海为巴士拉法官；任命艾布·穆萨·艾什里为库法法官。欧麦尔时代的处罚大体上分四类，即死刑、鞭刑、砍手和抵偿。

欧麦尔第一个建立了公安系统，对官员和士兵给予监督和记录。第一个建立警察部队，以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他还创建了伊斯兰历法和货币。他还是伊斯兰法学的建立者。他创建国家财富分配制度，对新征服的土地建立监管体系，对国家人口进行普查，常年驻军巴士拉和库法。他还以优厚的待遇将阿拉伯半岛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迁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他还禁止非穆斯林在希贾兹停留超过三天。这些制度均首创于欧麦尔，并为后人所遵循。

| 国家财富分配制度

欧麦尔时代，麦地那设有国库，其功能是收发国家财物，如天课、人丁税、战利品和无人继承的遗产。公元 636 年（伊斯兰历 15 年），欧麦尔建立了国家财富分配制度，他决定将每年国家剩余财富分配给每位穆斯林，他确信这是国民的权利，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分配规则。有人质疑说：“我们不承认哪个人是最尊贵的！”言下之意是，财富要均分。欧麦尔说：“我必将按照信教先后为你们分配财富，绝不会以门第出身为标准。”^[14]分配的规则是信教的顺序，以具体历史事件划分，如白德尔战役、侯代比亚和约等，其次是先知的妻室和亲属，最后是士兵和一般穆斯林群众。

哈里发政府给先知的妻室们每人规定了一万枚迪尔汗（银币）。给参加过白德尔战役的人，每人规定了 5000 枚迪尔汗；他们的眷属每人规定了 500 枚迪尔汗。给白德尔战役后至侯代比亚和约期间参战的穆斯林，每人规定了 4000 枚迪尔汗；他们的眷属每人规定了 400 枚迪尔汗。给侯代比亚和约至艾布·伯克尔任内的里达叛乱中参战的穆斯林，每人规定了 3000 枚迪尔汗；他们的眷属每人规定了 300 枚迪尔汗。给参加过雅穆克战役和卡迪西亚战役者，每人规定了 2000 枚迪尔汗；他们的眷属每人规定了 300 枚迪尔汗。此外，帝国内其他阶层的人们都没有被遗漏，孀妇、孤儿，甚至奴隶都能获得一定的份额。新登记的婴儿也可以获得 10 枚银币的年金。^[15]

这种将国家财富以年金的形式大体公平地分配给国民的制度，至今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了推行这项庞大而复杂的计划，哈里发要进行人口普查，然后将各色人等给予登记造册。对于一个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而言，要完成一部载有全部国民的花名册，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工作。最终，这部国民花名册制作完成了，取名为“迪万”^[16]，它实际上是指国家年金分配机构或账单。欧麦尔政府的主要财政支出是行政管理和军队开支，此外则全部分配给国民。因此，如艾布·伯克尔时代一样，国库中总是空空如也。

| 新城市的兴建与管理

伊斯兰历 17 年（公元 638 年），随着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被阿拉伯军队占领，在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土地上确立国家根基便成为首要问题。此时，约有十万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因战争迁徙到伊拉克，而多妻制和高生育率使得这一数字没有几年便翻了三倍，总人口达到了 30 万人。这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并不适应两河流域潮湿、多雨的气候。欧麦尔在一次接待来自伊拉克的官员时，发现他们面黄肌瘦，询问之后得知他们是因不适应居住地所致，于是决定在伊拉克兴建新城。他致信当时的军事指挥官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让他派苏莱曼和侯宰法两人勘探两河流域的地形，他说：“去找一处你我之间不必渡海也无须过桥的地方。”^[17]最终，新城选定在希拉城南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库法，当时这里还只是一个村庄。两位勘探人员一致认为这里是最佳地点，并在这里做了祈福拜，愿这里能成为适合阿拉伯人居住的城市。

欧麦尔批准了新城的建设计划，总督赛尔德于伊斯兰历 17 年一月，将穆斯林军队总部由泰西封迁到库法。阿拉伯人习惯在迁徙中使用帐篷居住，但一个要计划持久存在下去的城市，必须建设固定的房屋。赛尔德请示欧麦尔允许使用芦苇搭建房屋，这是两河流域最方便获得的材料，也是自苏美尔人时代便存在的建筑传统。得到欧麦尔的批准后，一座座芦苇搭建的茅草房取代帐篷成为军人及其家属的住宅。后来聚居生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火灾，将由茅草房组建的军营化为灰烬。于是，欧

麦尔批准使用泥土和砖石建筑房屋，并做出了如此细致地规定：“你们建设房屋，每人一定不要超过三处住宅。你们不要在住宅上攀比，要（在生活中）严守逊乃（先知的传统），这样才能使城市繁荣昌盛。”^[18]这种城市建设方法后来成为一种范式，欧麦尔特别强调，南部三角洲地带的巴士拉城的建设也要这样规划。

艾布·罕雅哲·本·马立克^[19]担任了库法城建设的工程师，他将清真寺设计在城中心，将市政厅设计在清真寺对面，将市场规划在清真寺旁边。一条宽四十腕尺，名为“穆奈西吉”^[20]的主街道贯穿整个城市，连接它的第二级街道宽二十腕尺，在这种街道中分别规划了宽 7 腕尺的胡同，并以六十腕尺划定一个聚居区^[21]。

清真寺成为第一个建造起来的建筑物，大理石柱和圆顶，构成了这座伊斯兰城市的标志性景观。清真寺对面的市政厅，起初担当的是军事指挥部的功能，但市民将它诙谐地称为“赛尔德宫”。原因是赛尔德居住在里面处理军政事务，建筑物较为独特，而他为了避开清真寺大街上的嘈杂声，在建筑物前设计了一栋大门。这座建筑物导致了人们对赛尔德的非议。欧麦尔听说后，派圣门弟子穆罕默德·本·麦斯莱迈^[22]带着他给赛尔德的书信抵达库法。赛尔德邀请信使在他的住所下榻，但被拒绝了。他打开欧麦尔的信件，上面赫然写道：“我听说你建了一座宫殿，人称‘赛尔德宫’，而且还在你和人们之间设了一道门。那不是你的宫殿，而是导致堕落的产物。你有多少财富需要锁起来保护呢？而且还用一道大门把你和你的人民隔开！”^[23]赛尔德立即拆除了大门，但他发誓他的动机不是人们非议的那样。信使将赛尔德的辩护带给欧麦尔听，欧麦尔相信他是真诚的，但仍不允许他这样做。

史学家认为库法与巴士拉在同一年建城^[24]。巴士拉的城市设计者是阿绥穆·本·杜莱弗^[25]。自阿拉伯半岛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可以在伊拉克自由地选择城市居住，但几乎都选择了这两座为他们专门设计的城市，很快两座城市的总人口达到约 35 万人。按照欧麦尔对国家的规划，伊拉克被南北一分为二，划为两个行省。北部首府库法，南部首府巴士拉。欧麦尔任命赛尔德为库法总督，任命欧特白为巴士拉总督。波斯帝国被消灭后，其省份被划分给库法和巴士拉行省，因此这是两个十分庞大的行省。艾里巴布、阿塞拜疆、海穆赞、赖伊、伊斯法罕、马亥、摩苏尔、给尔给斯亚划归库法；呼罗珊、锡斯坦、穆克兰、克尔曼、艾海瓦兹划归巴士拉。^[26]两座新城对这个年轻的帝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证明，很多关系到帝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这两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前文所述，巴士拉的首任总督欧特白，于公元 638 年在朝觐途中归真。欧麦尔改任穆艾莱为总督，后来穆艾莱因对他通奸的诉讼而被免职。尽管最终因证据不足通奸罪名未成立，但欧麦尔很反感他。^[27]穆艾莱之后，欧麦尔选定了著名圣门弟子艾布·穆萨出任总督。他是位信仰虔诚、人格高尚且具有学者品质的圣门弟子。当欧麦尔对其做出任命时，艾布·穆萨说：“信士的长官啊！你让主的使者的迁士与辅士中的一些弟子们来帮助我，我发现他们在这个民族的事务中如盐一般，食物非它不能调味啊！”^[28]“那就挑选你喜爱之人吧”，欧麦尔爽快地答应了。艾布·穆萨挑选了艾奈斯·本·马立克、仪姆兰^[29]、希沙目^[30]等 29 位圣门弟子随他一同前往。这些圣门弟子成为百年后巴士拉作为伊斯兰文化、思想名城的基础。

在库法，如前文所述，赛尔德曾受到库法人对他的一些诉讼，欧麦尔经审讯逐一证实了赛尔德的清白，有些诉讼甚至是子虚乌有。但赛尔德最终因在礼拜中随意缩短了祈祷仪式而被撤职^[31]，欧麦尔认为，身为总督这样做过于草率，理当受罚。随后阿马尔^[32]被任命为库法第二任总督。他曾是奴隶之身，后来归信伊斯兰，成为非常虔诚的圣门弟子。阿马尔的虔诚并不能弥补他执政经验的不足，对于以部落移

民形成的这座派系林立的新城，还有行省首府所管理的前波斯帝国的广大疆域，他很快便表现的难以胜任，库法人甚至公开责备他不懂得管理。

公元 643 年，欧麦尔解除了阿马尔的职务。^[33]他问阿马尔：“解职是否使你感到了不愉快？”阿马尔说：“当你启用我时，官职并没有让我感到高兴；但我被解职时，的确感到了不愉快。”欧麦尔说：“我知道你是位恪尽职守的圣门弟子，但我只想说：‘我要把恩典赏赐给大地上受欺负的人，我要以他们为表率，我要以他们为继承者。’^[34]”欧麦尔征求库法人的意见，问他们：“你们想要谁？”“艾布·穆萨”，人们异口同声地说。于是，欧麦尔便将艾布·穆萨从巴士拉调来库法任总督。

艾布·穆萨任职一年后，因为他的仆人购买草料一事起了风波。一名叫瓦立德·本·阿布杜·舍姆斯的库法人首先纠缠这事不放，他说：“他的仆人竟然在我们的桥上交易！”^[35]这充其量是件有失礼节的琐事，但它因此在舆论中演变成总督的仆人没有教养，进而怀疑总督本人的修养。就因这荒唐的猜疑，最终演变成对总督的不信任。欧麦尔为了保护艾布·穆萨，以及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就将他调离库法，重回巴士拉任职。

如何管理这些难缠的库法人呢？为此忧心忡忡的欧麦尔在先知寺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此时穆艾莱走到他身边把他唤醒，告诉他库法人桀骜不驯，非强有力的管理者不能胜任总督一职，并毛遂自荐前往。欧麦尔思前想后，最终答应了穆艾莱的请求，但给他一句忠告：“信守诺言，定会使你无忧；放荡不羁，你必遭不幸。”不仅如此，他还派赛尔德去协助穆艾莱工作，并任命一位奴隶出身的虔诚的圣门弟子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36]担任财政总管。直到欧麦尔归真，库法还算相安无事。公元 644 年，奥斯曼解除穆艾莱总督之职，由赛尔德取而代之。^[37]这位库法城的创建者，获得了他应有的殊荣。

库法和巴士拉很快发展为两座政治、军事、经济与伊斯兰文化中心。它们自建城之日便在政治与军事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自公元 8 世纪以后更成为伊斯兰文明的策源地。阿巴斯王朝时代几乎所有伊斯兰学派都曾云集于此。巴士拉是穆尔泰齐赖派、苏菲派和精诚兄弟社的肇始之地。教义学家哈桑·巴士里^[38]和语言学家西拜韦^[39]等人都生活在这里。

|公元 639 年的天灾

翻阅阿拉伯史家们的历史材料，在公元 639 年（伊斯兰历 18 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发生在希贾兹和叙利亚的自然灾害。帝国的征服此时仍在持续，但灾害的降临使得征服好似突然终止了。这一年，来自沙漠中的沙尘使得希贾兹地区遮天蔽日，气温燥热难耐，史称“灰烬之年”^[40]。^[41]干旱在伊斯兰历 17 年末和 18 年初开始席卷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随后逐步加重，最终致使庄稼颗粒无收，水草干枯，牛、羊和骆驼成群地死去，甚至野兽都与人类争抢食物。^[42]市场出现大萧条，货币贬值，高价也不能买到食物。沙漠中的贝都因人聚集到麦地那，渴望获得救助，但欧麦尔想尽了所有办法，仍不能有效应对饥荒，他唯一能做的是与百姓同甘共患难。

有一次，欧麦尔的仆人在市场上用四十枚银币的高价买来了一些牛奶和牛油^[43]，当这些食物被拿到欧麦尔面前时，欧麦尔说：“你把这些高价买来的东西施舍了吧，我厌恶享用奢侈品。”他接着又说：“如果我不能与他们同甘共患难，怎能体察人

民的苦难呢？”^[44]这些牛奶和牛油最终被施舍给了穷人。欧麦尔随后发誓，在饥荒没有得到缓解之前，他不会食用肉和牛奶。^[45]

帝国富裕省份的粮食被调运来应对饥荒，阿穆尔将巴勒斯坦的粮食用船只由埃拉特港^[46]运到红海的吉达，再由陆路运抵麦地那。^[47]伊拉克也运来了粮食。但真正解燃眉之急的是艾布·欧拜德从叙利亚运来的满载 4000 头骆驼的粮食。^[48]旱灾持续了 9 个月，仍没有好转的迹象。欧麦尔登上演讲台宣布，他要召开一次集会来向安拉祈雨礼拜。

先知年迈的叔父阿巴斯^[49]被推选出来，担任领拜的伊玛目。据说，人们已经不记得他的确切年龄，鬓发垂落到他的胸前，他的眼中含着泪水。拜后他对人们说：“你们要向你们的养主求饶，他确是饶恕人的罪行的主！”说罢捧起了双手，流着眼泪向安拉祈求。就在人们祈祷之时，天空瞬间乌云密布，人们高呼：“你们看！你们看！”雨水随后倾盆而下，已死的大地再现生机，旱灾就这样结束了。^[50]

希贾兹的旱灾刚结束，帝国北部省区叙利亚又爆发了瘟疫。这场瘟疫史称“阿姆瓦斯”^[51]，因源于当时巴勒斯坦的阿姆瓦斯城而得名。从大马士革到霍姆斯，瘟疫几乎摧毁了叙利亚。屯驻那里的阿拉伯军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庆幸的是拜占庭帝国已失去了反攻的斗志。欧麦尔得到瘟疫报告后，首先想到的是把他的将军调离疫区。他致信艾布·欧拜德说：“愿安拉赐予你平安。我需要你的帮助，有事要与你面谈。当你看到我的书信时，我恳请你立即放下手头的事，直到与我相见。”^[52]艾布·欧拜德知道欧麦尔的用意，他回信表示要留在穆斯林军队中，听凭安拉的裁决。欧麦尔见信后失声痛哭，身边的人急忙询问是不是艾布·欧拜德归真了。“他就要归真了”，欧麦尔绝望的说。身在叙利亚的艾布·欧拜德站在人们中间发表演说：“人们啊！这种痛苦确是你们的主的慈悯，是你们的先知的召唤，很多清廉的人已先于你们归主了。”^[53]

欧麦尔启程前往北部靠叙利亚边境的塞尔厄^[54]，他要亲自视察这次灾难的严重性。一些迁士与辅士与他同行。艾布·欧拜德带领叙利亚的主要官员到塞尔厄与哈里发会面。欧麦尔听完汇报后，确信这场瘟疫非人力能逆转，只能听天由命，于是争取随行圣门弟子的意见，是否要继续深入疫区。最终，这件事被大家交由迁士们来裁决。裁决的结果是要求欧麦尔返回麦地那，直到瘟疫消除再作打算。欧麦尔接受了裁决，决定明天折返。艾布·欧拜德绝望地说：“你要逃离安拉的前定吗？”欧麦尔说：“是的，从安拉的前定逃到安拉的另一个前定。你告诉我，当你骑着骆驼进入一个山谷，山谷的一头是不毛之地，而另一头是肥沃的草场，你在不毛之地放牧你的骆驼是安拉的前定，而选择在肥沃的草场放牧就不是安拉的前定了吗？”^[55]此时，随行的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记起了一段圣训，他说：“先知曾说：如果你们听说一个地方出现瘟疫时，不要前往那里；如果你们所在的地方出现瘟疫，也不要逃离。”^[56]次日，欧麦尔及随行圣门弟子与艾布·欧拜德等疫区的官员在塞尔厄惜别，各自返回自己的地区，听凭安拉的安排。

艾布·欧拜德按照欧麦尔的要求，带领人们向丘陵高地转移。他在途中归真，穆阿兹·本·杰拜尔接替了他的职务，但不久也归真了，最后由阿穆尔带领人们来到一座大山上，几个月后安拉使疫情消除。欧麦尔对阿穆尔的领导才能给予了称赞。^[57]瘟疫至少导致了 25000 人丧命。^[58]艾布·苏夫扬之子叶齐德·本·艾布·苏夫扬也在大马士革归真，欧麦尔任命了他的兄弟穆阿威叶·本·苏夫扬担任大马士革总督。今天看来，这成为伍麦叶王朝建立的历史契机。穆阿威叶任命舒尔哈比尔管理约旦的军队，并授权他管理税务。^[59]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姆瓦斯瘟疫使叙利亚出现了政治真空。此时的任何任命对历史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传统因瘟疫而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断裂。欧麦尔有必要在瘟疫之后前往叙利亚，对各省区总督职务做出新的任命，以保持帝国的有效运行。作为瘟疫的惨烈程度的另一个面向，疫区内出现了亡者遗产无人继承或纠纷的问题。疫区的官员向欧麦尔请示如何处理这些遗产。欧麦尔决定巡视叙利亚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我决定巡视穆斯林的一些地区，亲自看看他们的现状。”^[60]欧麦尔本来打算经伊拉克再转往叙利亚，但最终决定专程前往受灾严重的叙利亚，从而放弃了他有生之年的一次伊拉克之行的机会。

欧麦尔让阿里代理政务，自己带着仆人前往叙利亚。他取道亚喀巴湾的埃拉特北上。这是个基督徒聚居区，这种行程的安排暗示着他对基督徒的关怀。城内主教和民众闻讯出城列队迎接，但欧麦尔却低调地避开他们。他让仆人骑在自己的骆驼上，自己步行在队伍前面。人们问他：“信士的长官在哪里？”欧麦尔说：“他就在你们面前。”^[61]说罢就进城去了。他既没有说谎，又摆脱了欢呼的人群，可谓一语双关。人们还在翘首盼望一睹帝国领袖的风采，但有人传信给迎接的人，信士的长官已经到城内下榻就绪了。城内主教把欧麦尔旅行中破损的衣服拿去修补，并为他缝制了一件适合去叙利亚旅行的衬衫，但欧麦尔仍然选择穿他的旧衣服。^[62]在一个由穆斯林管理的帝国中，基督徒和哈里发的这一幕，向人们证明了他们彼此间友善的关系。

欧麦尔再由埃拉特启程，穿越约旦，还可能通过了巴勒斯坦东部边境城市，然后巡视了叙利亚各地。所到之处，对瘟疫遗留的财产继承问题给予了处理，同时对政治与军事事务做了安排。他封锁了叙利亚的边境口岸，设立了对战争做出快速反应的机动作战部队，这些显然是针对北部拜占庭帝国由北方和西部沿海可能带来的威胁。他任命阿卜杜拉·本·盖斯^[63]负责海岸城镇的防御。让穆阿威叶继续担任大马士革总督之职，但罢免了舒尔哈比尔的约旦总督职务。对此，欧麦尔专门做了澄清，他说：“我免去他的职务，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有比他更胜任此职务者。”^[64]他任命阿米尔·本·欧特白^[65]管理粮仓，不久前的饥荒，使得粮食储备显得尤为重要。

在欧麦尔准备结束行程自大马士革返回麦地那时，礼拜的时间到了，人们要求比拉勒念宣礼。当比拉勒的宣礼声划破城市的上空时，在场所有曾见过先知的人都留下了热泪，欧麦尔更是伤心欲绝，此情此景让没有见过先知的人也感动的声泪俱下。欧麦尔于伊斯兰历 18 年 11 月（公元 639 年 11 月）返回麦地那，结束了他此生最后一次北方之行。

注释：

- 1、بني عدي。
- 2、《古兰经》：20：1—9。
- 3、《布哈里圣训实录》：3863。
- 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08 页。
- 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38 页。
- 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84 页。
- 7、أَسْلَمَ。

- 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84 页。
- 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1 页。
- 10、القاض。
- 11、جبلۃ بن الأيهم الغساني。
- 1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3，开罗，1969 年版，第 597 页。
- 13、《布哈里圣训实录》：6784。
- 1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37 页。
- 1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38 页。
- 16、الديوان。
- 1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7 页。
- 1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7 页。
- 19、أبو هياج بن مالك。
- 20、المناهج。
- 21、原词为：القطنع，含有渡口之意，也可以理解为渡口的宽度。
- 22、محمّد بن مَسْلَمَة。
- 2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8 页。
- 24、[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549 页。
- 25、عاصم بن ذُلف أبو الجرباء。
- 2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47 页。
- 2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2 页。
- 2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70—71 页。
- 29、عمران بن خُصَيْن。
- 30、هشام بن عامر。
- 3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4 页。
- 32、عمّار بن ياسر。
- 3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75 页。
- 34、《古兰经》：28：5。
- 3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75 页。
- 36、عبد الله بن مسعود。
- 3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44 页。
- 38、أبو سعيد الحسن بن أبي الحسن يسار البصري، 728—642。
- 39、أبو بشر عمرو بن عثمان بن قنبر البصري، 796-760。
- 40、عام الرّمادة。
- 4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96 页。
- 4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98 页。
- 4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8 页。
- 4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98 页。

页。

45、[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553—554 页。

46、أيلة。

4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00 页。

4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8 页。

49、العبّاس بن عبد المطلب。

5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8—459 页。

51、طاعون عمّواس。

5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9 页。

5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9 页。

54、سَرْغ。

5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9 页。

56、[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554 页。

5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59 页。

5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01 页。

页。

5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0 页。

6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0 页。

6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0 页。

6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0 页。

63、عبد الله بن قيس。

6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60 页。

65、عمر بن غنبة。

欧麦尔时代的终结

一位精力充沛的哈里发和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强盛的年代。仅数年间，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便纷纷败北，西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更换了主人。伊斯兰文明的发展从未这样强劲，仅在数年之间就遍及自东亚至西非的广袤大地。不仅如此，阿拉伯军队的征服还在持续，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几乎是朝夕不停地扩展。一位哈里发以无限的虔诚、敬畏和责任感审视着他所看护的国家，以伊斯兰的律例和天启精神指导着国家的每个面相的发展。一切是如此的理想，人们想不到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它前进的步伐。但在公元 644 年，即欧麦尔执政的第 11 个年头，他却遭刺杀身亡，从而终结了这个时代，其历史意义，亦如先知去世那样。

这个庞大的帝国聚集了各色名目的人群，有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科普特人、希腊人、印度人、柏柏尔人和努比亚人；有自由人和奴隶；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总之，阿拉伯帝国的社会构成是极为复杂的，而政府却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以一言以蔽之，一个简易的政府却管理着一个复杂的国家。哈里发的个人安全不是凭警卫工作的严密程度，而是他的正义性和国民的良心。亦如先知和艾布·伯克尔那样，欧麦尔过着最简陋的起居生活，没有卫兵保护，没有特权关照，只身一人出入所有公开场合。对这位简朴的哈里发而言，任何人要取他的性命都易如反掌。就此而言，他能在这个帝国中以如此的起居生活安全执政十年已是奇迹。在欧麦尔执政的第 11 个年头，一位波斯籍奴隶手持利刃袭了他。

一日，欧麦尔去市场，途遇穆艾莱（时任库法长官）自库法带来的波斯籍奴隶艾布·鲁厄鲁厄^[1]。此人是个木匠，信奉基督教^[2]，但心怀对穆斯林政权的仇恨。他见欧麦尔到来便说：“信士的长官，你当为我主持公道，穆艾莱对我的征税过重。”欧麦尔说：“他收你多少税钱？”艾布·鲁厄鲁厄说：“一天两个第纳尔。”“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木雕工。”欧麦尔听罢说：“像你这种高技能行业，一天两个第纳尔并不算多啊。听说你自称能为我造一个风动磨盘，若你能做就来我这里吧。”艾布·鲁厄鲁厄应允了，并若有所指的说：“我必定会为你做一个‘风动磨盘’，使你在东、西方声名大噪，前提是若你能安然无恙的话。”说罢竟把欧麦尔丢在那里只身一人走了。欧麦尔说：“这个仆人是在威胁我。”^[3]

艾布·鲁厄鲁厄预谋杀害欧麦尔已久，他在晨礼时混在前排班列中伺机下手。欧麦尔经过穆斯林的班列时，嘱托大家把班列站整齐，当他感到满意后上前念大赞词入拜。艾布·鲁厄鲁厄趁机手持一把双刃匕首刺向哈里发，连刺了六刀。^[4]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凶手在奔逃的过程中又刺伤了 13 人，最终一位圣门弟子用长袍将其制止。艾布·鲁厄鲁厄自知难逃一死，当场挥刀自杀。欧麦尔抓住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的手让他上前领拜，大赞词再次响起，拜功继续。后面的人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人们听到不是欧麦尔的声音时，便高呼：“素不哈难拉！”^[5]他们已意识到了不妙。

欧麦尔被抬回家中，因伤势严重，从此卧床不起。人们对此悲痛万分，亦如先

知去世时的那种不详笼罩了整个穆斯林稳麦。有人为哈里发端来椰枣汁，也有人端来奶，他喝下后都由伤口溢出。这是致命的刀伤，已无药可救，一些圣门弟子对此作了最坏的判断。

人们纷纷来探望哈里发，一个孩子进来说：“信士的长官，你当为安拉给你的喜讯而感到高兴。你曾追随过主的使者，为主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又担任了哈里发，秉公无私地执政。最后，你又获得了烈士的品级。”欧麦尔听后说：“愿这一切能在主那里弥补我的过错。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个孩子走时，欧麦尔见他的衣服拖在地上，于是叫住他说：“孩子啊，你把衣服提高一些，让衣服保持清洁，这样能更敬畏主。”^[6] 很难想象，此情此景竟发生在国家元首和一个普通孩子之间，但这就是哈里发和他的政府所展现的一个信仰国度的普遍景观。

欧麦尔把儿子阿卜杜拉·本·欧麦尔叫到近前，让他计算一下自己所负的债务，并嘱托其变卖家产来偿还。据统计，欧麦尔自担任哈里发以来已负债 86000 有余。他说：“如果变卖家产不够，你就去白尼·阿迪族人中去乞要，若还不够，还可以向古莱氏各族人乞要，除此之外，不可向他族乞要了，就由你来为我偿还吧。”^[7] 最强大帝国的领袖却清贫到如此地步，非具有对主的虔敬信仰，对尘世的超越，人类中绝没有这种执政者！

欧麦尔又叫阿卜杜拉·本·欧麦尔去见阿伊莎，请求她能让自己和两位同伴埋在一起。那间房屋是阿伊莎的财产，先知和艾布·伯克尔已相继长眠于此，她本想留一处空地让自己也长眠在那里，但最终还是答应给欧麦尔。当欧麦尔得到答复后，他如释重负地说：“赞美真主，对我而言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一位要归主的人，这无疑是在尘世所能有的最后的期盼，就是埋在他所信仰的先知的墓旁。随后，阿伊莎和哈福赛等人一同来看望欧麦尔。见欧麦尔痛苦的样子，阿伊莎哭的很伤心。

接下来，欧麦尔要对新哈里发的选举做交代，他要把政府交在一位可担当大任者手中。此时，选举、推举与任命，哪种形式更适合哈里发的产生尚未确定下来，实则是这些形式哪种更有益于伊斯兰的存续还不得而知。哈里发政府，这种保持了先知在世时的信仰精神的独特的政治形式，没有一种人类政治范式可供参照，亦没有一种政治学视角可对其品头论足。

欧麦尔将帝国居民中最适合担任哈里发者确定在先知生前最喜爱的几位圣门弟子中，他们依次是阿里、奥斯曼、祖拜尔、赛尔德、泰来哈和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六人。^[8] 泰来哈不在麦地那，欧麦尔临终遗言：“可等其三日，若不来，其他委员可自行决断。”^[9] 此外，他选择由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主持此次选举。于是，哈里发选举委员会由六位圣门弟子组成了，新的哈里发将在他们中产生。有人向欧麦尔提议让其子阿卜杜拉·本·欧麦尔进入委员之列，欧麦尔说：“阿卜杜拉·本·欧麦尔和这件事没有关系，他充其量可做个见证人。”

欧麦尔此时的病情已非常危急，但头脑仍然很清醒。他不顾自己的病体，找每位委员谈话。他对阿里说：“阿里，如果你当选，切勿让哈希姆族人凌驾于人们的监督之上，我以主的名义来这样要求你！”^[10] 他又对奥斯曼说：“奥斯曼，如果你当选，亦不要让你的族人^[11]置于人们的监督之外。我以主的名义来这样要求你！”他还叮嘱了赛尔德。

欧麦尔已预见到政治权力对整个穆斯林稳麦和所有个体的考验，他担心有朝一日穆斯林在政治生活中将丧失信仰者的精神而堕落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为了确立未来哈里发的权威，他郑重地告诫人们：“我之后，人们普遍拥护之人即哈里发，你

们当听从之。”^[12]他又嘱托未来的哈里发要善待辅士，减轻税收，遵守主和使者的盟约，遵守与异教徒订立的盟约，不责成异教徒力所不能及之事。^[13]

选举委员们被安排在一所房子内举行政治会议，有人说是米斯沃尔家，又有人说是阿伊莎的房间，还有观点认为是在国库中。^[14]欧麦尔让一位辅士中名叫艾布·塔拉哈^[15]的武士守住房门，禁止任何人进入，并限期三日选出哈里发。期间，伊玛目之职暂由苏海布^[16]代理。

一切都料理妥当后，欧麦尔叫来阿卜杜拉·本·欧麦尔，让他去查一下是谁要刺杀自己。当他得知是艾布·鲁厄鲁厄时，他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未让我死在给真主叩过一次头的人的手上。”^[17]如果他死于一位穆斯林之手，定是他不能承受之痛苦，因为他将一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的信仰和在信仰上的兄弟姐妹们。

阿里来探望他了，挨着他的头坐在了他的身旁。不一会儿伊本·阿巴斯也来了。于是，哈希姆家族的两位最重要人物与即将辞世的哈里发聚在了一起。欧麦尔对伊本·阿巴斯固有的家族主义放心不下，他说：“伊本·阿巴斯啊，你对我的这些安排满意吗？”伊本·阿巴斯表示赞同。欧麦尔若有所思地说：“你和你的同伴们可不要骗我啊！”此时，欧麦尔已预感到要归主了，他让伊本·欧麦尔把他的头放在地上，他说自己害怕看到将要升起的太阳，渴望仁慈的主今夜就将他带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地说着两句话：“若我不是顺主之人，灵魂必不得安宁。”“我确已履行了真主规定的全部拜功和斋戒。”^[18]伊斯兰历 23 年 12 月 27 日夜（公元 644 年 11 月 4 日）^[19]，阿拉伯帝国史上最伟大的哈里发与世长辞，享年 63 岁。

欧麦尔归真后，阿里看着他的遗体自言自语地说：“你走了，却没有留下除你之外再令我仿效其功修去面见真主之人。以主盟誓！我一直坚信真主必使你同你的两位同伴埋在一起。”^[20]苏海布为欧麦尔站了殡礼，人们把尸体抬入阿伊莎的房中，埋在了先知和艾布·伯克尔的墓旁。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序幕才刚刚开启，而建立者却相继辞世，仿佛那神圣的历史已就此终结了，留下的只是无尽的虚妄罢了。

新哈里发的产生

新哈里发的选举还在继续，当时正值朝觐时期，帝国各地的长官们云集麦地那，希望能在启程返回前得到答案。三日期限已到了最后一日，警卫艾布·塔拉哈依照欧麦尔的遗嘱向委员们发出了警告。祖拜尔将他的一票投给了阿里，泰来哈将他的一票投给了奥斯曼，而赛尔德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于是，选举对象精简为三人。

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对帝国最高权力没有兴趣，他之所以还在参与选举，完全是因他对伊斯兰事业和这个穆斯林国家的热爱。阿里年富力强，知识渊博，哈希姆族人之领袖，还是先知的亲人，这为他当选哈里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过，阿里在先知去世后对政治表现的很冷淡，这使他在艾布·伯克尔当选哈里发后的半年中在国家事务上过于消极，从而错过了阿拉伯帝国建立初期最重要的一些时刻。面对历史蓬勃地演进，以及自己在社会事务上的逐渐深入，还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阿里已下定决心抓住这次机遇，敢为天下先。

奥斯曼没有阿里的条件优越，不过他拥有阿里不具备的几项优势。首先，他已年近 70，这在阿拉伯部落传统中是当选酋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即经验丰富、遇事沉着；相比之下，阿里的年富力强恰恰成了软肋。奥斯曼还是伍麦叶族人的代表，这

意味着他将获得艾布·苏夫扬家族的全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将获得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的支持。

当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决意退选时，他手中的一票便使他拥有了对新哈里发的决策之权。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上前说：“在人们的纷争出现之前，当机立断吧！”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对阿里说：“你与安拉有约在先，你一定要保证你的行为符合主的经典，使者的训诫和使者的两位哈里发的先例。”“但愿我能做到，我将穷尽我所有的知识和判断力来行事。”阿里镇定自若地说。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又对奥斯曼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奥斯曼亦发誓服从。于是，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带着两人来到先知寺的屋檐下，院内聚满了人，他把自己的手放在奥斯曼的手上，当众说：“主啊，你为我见证吧，我将重担交付给奥斯曼了！”^[21]阿里与众人一起向奥斯曼宣誓效忠，新哈里发就这样产生了。^[22]

注释：

- 1、أبو لؤلؤة。
- 2、[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568 页。
- 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81 页。
- 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91 页。
- 5、意为：“赞主超绝万物”。表示意外和惊讶。
- 6、《布哈里圣训实录》：3700。
- 7、《布哈里圣训实录》：3700。
- 8、[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568 页。参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第 192 页。
- 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192 页。
- 1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82 页。
- 11、بني أبي مُعَيْط。
- 12、《布哈里圣训实录》：1392。
- 13、《布哈里圣训实录》：3700。
- 1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230 页。
- 15、أبو طلحة الأنصاريّ。
- 16、صُهَيْب。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82 页。
- 1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82 页。
- 1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82 页。

1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482 页。

20、《布哈里圣训实录》：3685。

21、[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570 页。参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 489 页。

22、以上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自 487 页以下；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自 568 页以下；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自 227 页以下；《布哈里圣训实录》1392、3700。

第 14 讲：

奥斯曼和他的政府

奥斯曼出任哈里发时，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在一些偏远省份仍在继续，但作为帝国崛起的普遍的征服已然过去；阿拉伯帝国已由征服状态转入了内政管理。如果说征服凭借的是冲动和武力，那内政管理就是政治家的能力、正义感和执政的专业化。因此，奥斯曼正在面临他的前任所未有的某种困境，就是将帝国众多庞大的省区、数以千计的阿拉伯部族和难以计数的非阿拉伯族群纳入哈里发的政府中来进行稳妥、有效地管理。

在帝国征服初期，塑造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人物，他们云集库法、巴士拉、大马士革和福斯塔特等军事重镇，传统的部落观念和散漫的生活习性使他们极其厌烦行政管制。如前文所述，欧麦尔曾向难缠的库法人做出妥协，前后撤换了赛尔德、阿玛尔、艾布·穆萨等几位圣门弟子。欧麦尔这等强有力的人物尚且如此，后来者便可想而知了。为此，欧麦尔在世时极力为帝国建造一个有效的统辖体系。

欧麦尔所建立的国家统辖体系的核心是哈里发和他的圣门弟子智囊团，其下是省区和地区行政长官，再其下则是自然部落和氏族的长老们。哈里发由圣门弟子选举，行政长官由哈里发任命，部落与氏族长老仍遵照传统承袭。在最基层的家族和村落管理上，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埃及各不相同，一般是将地方传统做一简单的改造后继续使用，因而千差万别。司法体系也建立了起来，负责在全国执行伊斯兰法，不过司法与行政在后来的发展中没能进一步分离。财政部由最初的分发天课而设立，后来负责管理天课、人丁税、土地税和战利品，这些钱财被严格用作济贫、国民年薪的发放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欧麦尔还创设了历法并铸造了钱币。总之，欧麦尔为这个帝国作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然而，后继之人若想赓续其志，继续使帝国正常运行，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内政管理和制度建设，不可有须臾懈怠。换言之，欧麦尔的国家统辖体系仍强烈地依靠哈里发的个人能力而远没有达到制度化运作。令人惋惜的是欧麦尔过早地结束了他的执政，后继之人必须有能力和欧麦尔手中接过这个国家并能勇敢地前行，但以今人眼光视之，欧麦尔之后再无人可继了。

这对奥斯曼的个人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既要对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所有事务运筹帷幄，又要铭记政府的伊斯兰性质，还要事事以前任所确立的道德传统为典范，凡事都要严格自我要求。这显然需要一位精力充沛、能力超强和生活简朴的哈里发来担当，但奥斯曼此时已年近 70，而且性情温文尔雅，并坚信在处事中对血亲给予特殊关怀是他的责任。他的内政管理理念是唯心和感性的。

| 奥斯曼的信教历程

奥斯曼，伊斯兰历前 47 年^[1]生于塔伊夫，古莱氏伍麦叶族人。按祖上谱系，其外婆是穆圣的姑母。^[2]其父是位商人，在一次远赴叙利亚经商途中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并以此为资本继续经商，获利颇丰。对其族人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在族人中颇受好评，声名卓著。在伍麦叶族人中，位居贵族众领袖之列，是蒙昧时代

麦加长老会议（麦吉里斯）权力机构的成员之一。

穆圣为圣时，奥斯曼时年 34 岁。艾布·伯克尔最先与其接触，劝他追随先知，归信伊斯兰。艾布·伯克尔向奥斯曼直言古莱氏人所拜之偶像的欺骗性，对他说：“安拉已为其所造众生派遣了使者，此人便是穆罕默德，你是否愿意同我一起去聆听他的教诲？”^[3]奥斯曼欣然接受。

奥斯曼归信后承受了来自家族的巨大压力，他的叔父哈克木^[4]气势汹汹地对他说：“你当真要舍弃祖先的宗教而去信那新教吗？我在此立下誓言，若你不放弃新教，我誓必和你断绝关系。”奥斯曼说：“我也在此立下誓言，我至死都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奥斯曼归信后娶了先知的女儿璐吉亚^[5]，生有一子，名叫阿卜杜拉，但在 6 岁时夭折。^[6]时年，古莱氏族对穆斯林的迫害加剧，奥斯曼与妻子璐吉亚奉先知之命迁徙到红海东岸的埃塞俄比亚，此为穆斯林的首次迁徙。他们于公元 622 年返回麦加，旋即又奉先知之命迁徙到麦地那。

公元 624 年，麦地那同麦加爆发了白德尔之战，奥斯曼因璐吉亚患病未能参加。战争当日，璐吉亚去世。先知见奥斯曼郁郁寡欢，就将另一个女儿温姆·库尔苏木^[7]嫁给了他。在公元 625 年的侯德之战中，奥斯曼曾因古莱氏军队强大的攻势而败退回阵地，这是令他终生蒙羞之事，不过他获得了真主的宽恕。^[8]公元 628 年签订侯代比亚和约时，奥斯曼以使节的身份只身前往麦加同古莱氏人谈判。当有传言奥斯曼被古莱氏人杀害时，先知与众圣门弟子曾立下生死誓约^[9]，凡同先知立此誓约者，均在伊斯兰史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先知举起他的右手说：“这等于奥斯曼的手。”然后将他的右手向左手上一拍，说：“这等于是奥斯曼的誓约。”塔布克军事行动时，国家尚未有正规军和军费开支，奥斯曼是军队的主要资助者之一。他为此次行动提供了 950 峰骆驼，50 匹战马，并为了让军队在行军中补给水，还拿出 2 万枚第纳尔在犹太人手中购买了“劳马”水井。

我们从奥斯曼身上见证了一位富商对信仰的虔诚和慷慨。在艾布·伯克尔任哈里发时，麦地那曾遭遇饥荒，哈里发对百姓的求助束手无策。此时，奥斯曼的商队自叙利亚运来了一千峰骆驼小麦和食品。投机商人迅速找到奥斯曼，表示愿意给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来获得这些粮食。奥斯曼问商人们还能加多少利润，商人们又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奥斯曼问还能增加吗？商人们最终加到百分之五十，表示不能再加了。奥斯曼说：“哦，商人们！真主能给予我比你们所给予的更多的报酬，我要把所有粮食都施舍给麦地那的穷人。”^[10]如果世人要问奥斯曼最大的德行是什么，那无疑就是他的慷慨。

在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政府中，奥斯曼曾担任行政文书之职，是哈里发政府的核心成员。奥斯曼性格腼腆，先知曾有名言：“天使遇见奥斯曼也会羞涩几分。”^[11]一次，先知坐在水边，露出了两膝，当他见到奥斯曼走过来时立即将两膝遮盖住。^[12]还有一次，先知躺在床上休息，身上盖着一件阿伊莎的斗篷。艾布·伯克尔有事找先知，他躺在那里与之谈话。待艾布·伯克尔走后欧麦尔又来找，先知亦未起身。但当阿伊莎告诉他奥斯曼到来时，先知急忙起身将斗篷拿去。阿伊莎不知何故，便问先知。先知告诉她：“奥斯曼是个腼腆的人，我若躺在那里，他会羞于讲话的。”这种性格可以存在于个人生活中，但在政治家身上就是软肋了，因为这会使人在处理事务时优柔寡断，并使刁民得寸进尺。

| 欧拜杜拉事件

奥斯曼担任哈里发后检验他的执政能力的第一件事便是欧拜杜拉事件，尽管此事常被史家忽略不计，但它着实是一个可有助观察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的重要事件。当时，奥斯曼接受人们的宣誓效忠后坐在清真寺的一处角落里，此时他接到了关于欧麦尔之子欧拜杜拉^[13]的一项杀人指控。欧麦尔遇害后，有人向欧拜杜拉告密，声称欧麦尔遇害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场阴谋。此人是艾布·伯克尔之子阿布杜·拉赫曼，他指证说：“我曾看到霍木赞^[14]、艾布·鲁厄鲁厄和朱法纳^[15]曾在一日黄昏时密谈。”而且在霍木赞和朱法纳的住处搜出了同艾布·鲁厄鲁厄行凶时相同的匕首。朱法纳是伊拉克的希拉城人，信奉基督教。霍木赞则是几年前归信伊斯兰并被欧麦尔留在麦地那的波斯亲王，亦是再传弟子。欧拜杜拉一怒之下杀了这两人。当他杀霍木赞时，霍木赞为了表白自己的信仰，宣读了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逮捕了欧拜杜拉，将其押往哈里发处受审。

哈里发对其进行了审问，欧拜杜拉理直气壮地说：“以主盟誓，我就是要将杀我父亲的伪信者杀死！”然而，阿布杜·拉赫曼的证词并不充分，因为麦地那的波斯人经常在一起用波斯语交谈。至于三人匕首相同，则可能是他们共同来自波斯的缘故，因此亦不能被用作两人有罪的证据。况且霍木赞已公开归信伊斯兰，并跟随一位圣门弟子学习信仰，而且在临死时还宣读了清真言。因此，欧拜杜拉要面临私自行刑并无故杀死一位穆斯林的重大指控。

奥斯曼询问阿里当如何判决，阿里说：“我建议你处死他。”^[16]此言一出，引起在场部分迁士一片哗然，他们说：“欧麦尔昨日刚死，今日就要杀他的孩子吗！”聪明的阿慕尔立即向前献策，他说：“真主确已给予了你在这类事件中对穆斯林的豁免权。”于是，奥斯曼当即表示以高额赎金为欧拜杜拉赎罪，使其免于死，而且奥斯曼自愿替他支付了赎金。看似奥斯曼已仁至义尽了，他赦免了前任哈里发之子一死，并自己为被害者家属定下高额赔付金，而且是自己慷慨地支付了。然而，人世间的复杂事务完全超乎了这位善良的圣门弟子的判断，国家是无法完全用仁义和感情来管理的。阿里在此事上则显得如此冷静和睿智，他知道，如果欧麦尔在世也必然会如此判决，就如欧麦尔曾严厉地鞭挞了他的一个触犯了禁酒令的儿子一样。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是不容小窥的，它意味着自先知以来的伊斯兰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开始被人情所左右。对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充斥其中的、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而言，人情大于国法开始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这显然是一种司法灾难。

|各地的征服

奥斯曼时期的征服是自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以来的整个阿拉伯帝国征服行动的延续。在公元634—641年的一连串交战中，拜占庭帝国在叙利亚和埃及的陆军力量几乎全部被歼灭，败退到托罗斯山脉以北的小亚细亚。唯有它在地中海的舰队，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这支舰队在拜占庭的陆军败北后，仍能控制塞浦路斯、克里特、西西里和撒丁等岛屿及帝国的海岸线。面对托罗斯山脉这一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以及君士坦丁堡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大陆一端，时任大马士革行政长官的穆阿威叶决心发展穆斯林的海军力量来夺取地中海的制海权，并希望能有朝一日攻取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时期，阿拉伯军队利用拜占庭在叙利亚和埃及舍弃的船坞，仿效拜占庭海军的战斗单位，分别在叙利亚和埃及组建了穆斯林

舰队。

奥斯曼在穆阿威叶的建议下，最终决定在地中海挑战拜占庭海军的霸权。公元 649—650 年，穆斯林军队成功夺取了塞浦路斯岛。^[17]这是穆斯林的首次海战。公元 654 年，即奥斯曼执政的第 10 年，君士坦斯二世^[18]皇帝亲率由 500 多艘战舰组成的拜占庭海军，在今土耳其南部的列西亚海岸^[19]迎战穆斯林舰队。^[20]最终，穆阿威叶派出叙利亚舰队，在埃及总督阿卜杜拉·本·萨阿德^[21]的埃及舰队的配合下，同拜占庭海军展开空前的海战。阿拉伯人将战舰同敌舰捆绑在一起，以近似陆战的方式作战，最终阿拉伯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拜占庭在海洋的命运被注定了，它的海军力量就如其当年在叙利亚的陆军一样，几乎全军覆没。经此役后，阿拉伯穆斯林的海军势力迅速扩展至爱琴海域。后因奥斯曼事件，穆斯林海军暂缓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

在阿拉伯帝国的北方战线，奥斯曼命库法军队北上平息阿塞拜疆的骚乱，进而进攻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两地于公元 653 年相继归顺阿拉伯帝国，使其政治版图在北部抵达高加索山脉。^[22]如果能够继续向北部推进，占领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区域，那么阿拉伯人从北线就可以向西进入欧洲大陆或向东跨越乌拉尔河进入中亚。然而在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居住着讲突厥语的哈扎尔人^[23]，他们在突厥帝国衰亡后，于公元 7 世纪中期开始构建一个新的草原帝国，其崛起的历史时间段和阿拉伯人有着惊人的巧合。于是，一个沙漠上崛起的部落帝国和草原上崛起的部落帝国，几乎都是在精力最充沛的扩张时期在南俄罗斯草原遭遇。比起阿拉伯人的扩张，哈扎尔人并不示弱，其版图除伏尔加河与顿河流域外，还在西部到达了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并向南部延伸至高加索山脉。公元 626 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在哈扎尔人崛起初期就邀请其首领扎比尔在梯弗里斯会面，以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随后，哈扎尔人成为拜占庭在中世纪最忠实的盟友，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联姻使这种关系更加稳固。当格鲁吉亚人归顺了阿拉伯帝国后，哈扎尔人在南部高加索山脉便正面与阿拉伯军队遭遇。哈扎尔人凭借崛起的势头以及对拜占庭的忠诚，在高加索山脉给予了顽强的抵抗。最终，阿拉伯军队历时 12 年才将哈扎尔人逐出高加索山脉，但没有进一步向北方征服，从此伊斯兰文明的边境线便界定在了这里。

在帝国以东，奥斯曼命伊本·阿米尔率领巴士拉军队向波斯高原进军，于公元 651 年掌控了旧波斯帝国属地，东部延伸至木鹿，北部抵达阿姆河流域。波斯帝国末代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于公元 650 年被人暗杀于木鹿一座磨坊内^[24]，从而历史地终结了波斯帝国。在帝国以西，阿卜杜拉·本·萨阿德率军征服了上埃及的努比亚人，又沿着海岸线西进，相继攻取了黎波里和迦太基，使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几乎达至大西洋沿岸。

| 奥斯曼定本《古兰经》

公元 651 年，库法军队与叙利亚军队协同进攻阿塞拜疆和艾里巴布^[25]。指挥官侯宰法·本·耶玛尼^[26]发现叙利亚士兵与库法士兵在诵读《古兰经》时不同，并出现了分歧。当时，帝国各地的《古兰经》诵读方式都由当地的圣门弟子传授，如在巴士拉有艾布·穆萨，在库法有伊本·麦斯欧德，在霍姆斯有艾布·欧拜德，在大马士革有穆阿威叶，在福斯塔特有阿慕尔。然而这些地方在读音和章节编排上均没有麦地那与麦加两圣城规范。尤其是库法的伊本·麦斯欧德所诵读的《古兰经》，与

各地差异最大。侯宰法意识到这种读经的混乱势必导致重大分歧，于是致信哈里发对此采取应对之策。

奥斯曼召开了圣门弟子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立即在全国确定一种《古兰经》诵读规范。奥斯曼派人到圣妻、欧麦尔之女哈福赛家中说：“请把《古兰经》送来，以便我们抄写几部，然后再送还于你。”哈福赛将《古兰经》带到奥斯曼处。奥斯曼立即命载德·本·萨比特、阿卜杜拉·本·祖拜尔^[27]、赛义德·本·阿斯^[28]、阿布杜·拉赫曼·本·哈里斯^[29]照此誊抄数部，分送麦加、也门、巴林、大马士革、库法和巴士拉，用以规范各地的诵读并供人们抄写。各地流传的不规范文本，被收集在一起销毁。今日之《古兰经》版本即源于奥斯曼这次所确定的版本，史上谓之“奥斯曼定本”。^[30]

| 出使中国唐朝

关于阿拉伯帝国与中国交往之始，至今在阿拉伯文材料中尚不得见。叙利亚历史学家麦哈穆德·沙克尔在其巨著《伊斯兰史》中，于卷 22 谈及此事，但亦转引自汉文材料。^[31]据汉文材料单方面记载，大唐永徽二年八月乙丑，“大食始遣使朝贡。”^[32]此即伊斯兰历 31 年 1 月 8 日，即公元 651 年 8 月 31 日，正值奥斯曼执政的第 7 个年头。唐代官方向来有“鱼符之制”，是皇帝授予臣属的信物，也被用于两国交聘。笔者查阅《唐会要》一书，书中记载，一般两国交聘鱼符为铜质，分雌雄两只，将国名嵌刻在鱼身之上，下次来朝时以此信物来证实其使节身份。《旧唐书》与《册府元龟》均称大食“始遣使朝贡”，可证实其并无信物，完全是首次出现在官方的视野中。至于是否存在非官方的更早的交往形式，则有赖于确凿的文献或考古材料来进一步证实。不过，大唐永徽二年八月乙丑可作为一个普遍认同的历史时间点。这也算是奥斯曼不为人知的一项重要功绩了。

| 虔诚的艾布·泽尔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先知时代那种简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土地和战利品，还有国家财富分配制度所确立的丰厚的年金，在阿拉伯人中塑造了一批极为富有的阶层。简陋的帐篷和房舍，被华丽的宫殿和庄园所取代；穆斯林超越现世的精神，被追求名利和享乐所取代。如欧麦尔在世时所忧虑的，他担心安拉所赐予的一切最终会毁了这个民族。一些圣门弟子对于阿拉伯帝国这种奢侈之风痛心疾首，于是呼吁人们回归先知时代那种简朴的生活，为后世永恒的幸福在现世广施钱财。

圣门弟子艾布·泽尔^[33]即是其一，他在叙利亚呼吁富人除生活所需外，将多余的钱财施舍给穷人和宣教事业，指出富余财富隔夜即是罪过。他反复宣读的一段经文是：“窖藏金银，而不用以主道者，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在那日，要把那些金银放在火狱里烧红，然后用来烙他们的前额、肋下和背脊。这是你们为自己而窖藏的金银。你们尝尝藏在窖里的东西的滋味吧！”^[34]这一思想博得了穷人和传教者的赏识，但富人却极为不快，并向穆阿威叶提起控诉。

穆阿威叶找来艾布·泽尔，在一番交谈后，他将装有 1000 枚金币的钱袋赠予对方，以试探其行为。次日清晨，穆阿威叶佯装送错了钱袋，要求艾布·泽尔返还，

而这些金币却早在昨天晚上就被施舍了。穆阿威叶为艾布·泽尔的虔诚所感动，但对其苛刻的主张不能接受，于是将他送到麦地那，交予哈里发处理。

公元 651 年，艾布·泽尔前往麦地那会见哈里发。当他在赛里阿^[35]山脚下看到正在建造的宏伟建筑时，便说：“为麦地那人‘报喜’吧，这里必将遭受恐怖的袭击并引发战争。”^[36]当几年之后的政治风暴袭来时，如果人们还记得这句话，定会感到惊讶。奥斯曼对艾布·泽尔说：“艾布·泽尔，我只能按照我的权限来行事。我可以号召人们为主道奋斗和艰苦朴素，但我无权强制他们弃绝尘世。”^[37]艾布·泽尔对哈里发说：“请允许我离开麦地那，主的使者曾有命于我，当高楼大厦建到了赛里阿时，便可以离开麦地那去择居了。”奥斯曼接受了他的请求，但规定他到沙漠中的拉巴泽^[38]定居。这通常会被解读为流放。

艾布·泽尔在拉巴泽建了一所简易的礼拜殿，过起了极其简朴的生活，并终其一生。公元 653 年，伊本·麦斯欧德等一批圣门弟子前往拉巴泽探望艾布·泽尔。^[39]艾布·泽尔未等朋友们到来便已归主，他的女儿应其遗嘱，宰了一只小羊羔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沙漠中这朴素的一幕使伊本·麦斯欧德潸然泪下。这无疑是先知时代的普遍景象，却与眼下的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伊本·麦斯欧德曾在库法权倾一时，但艾布·泽尔的生活或许使他回忆起了以往的旧时光——那贫穷、朴素、虔诚却快乐的日子。仅数日后，伊本·麦斯欧德也顺主归真^[40]，这使得整个事件一时间轰动了全国。

艾布·泽尔是历史上苏菲的原型之一，他鉴证了在先知之后的帝国时代仍有一批信士自先知那里秉持了一种超越现世的精神并将其传承于后世。这一年，除了艾布·泽尔和伊本·麦斯欧德外，先知的叔父阿巴斯也归真了，据称当时他至少已 88 岁高龄。这一年归真的还有著名圣门弟子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归真时享年 75 岁。

| 政务述评

库法是阿拉伯帝国崛起的象征，亦是派系林立之地。公元 645 年^[41]，哈里发免去了穆艾莱库法行政长官之职，由赛尔德补缺。赛尔德当初是因库法人对他的控诉而被欧麦尔免职的，但欧麦尔曾有遗言：“我嘱托新哈里发当启用赛尔德，因为我并非是因为他有罪或不忠诚而将他免职。”^[42]因此，奥斯曼的这次人事安排被看作是遵照了前任哈里发的遗嘱，他不仅重新启用了赛尔德，而且是让赛尔德官复原职、重返库法。然而，欧麦尔的本意或许是库法是是非之地，非赛尔德能够胜任，因而才决定任命他并不喜爱却手腕强硬的穆艾莱管理库法。

赛尔德出任库法行政长官后，向财政长官伊本·麦斯欧德^[43]借取了国库的一批款项。当伊本·麦斯欧德索要时，赛尔德没能如期偿还，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库法人有支持赛尔德者，亦有为伊本·麦斯欧德助阵者，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奥斯曼一怒之下将赛尔德免职，他不能让拖欠国库欠款并导致纷争者继续留任。

然而，仅数月之内即在库法更换两任行政长官，这将使得城内居功自傲的贝都因部落更为轻视古莱氏长官的管制。一些贝都因居民对古莱氏人的权威早已表现的不耐烦，传统的部落主义观念使他们具有一种险隘的种族优越感，正是这种观念在随后几年中便威胁到了伊斯兰事业的发展和阿拉伯帝国的前途。

奥斯曼选择了沃利德^[44]来担任库法行政长官。沃利德是奥斯曼同母异父之弟，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哈里发的这种任命是考虑到了隶属库法管辖的阿塞拜疆行省的动荡以及对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一触即发的战争，但在反对派看来，这是任人唯亲；而在库法的贝都因人看来，这是他们攻击古莱氏人的又一个理由。沃利德在任职期间曾处理了一桩谋杀案，在请示了哈里发后，将密谋行凶的团伙在市政厅门前处死^[45]，这引发了凶手所在部落对行政长官和哈里发的仇恨。沃利德在任职五年后，库法人向哈里发控告他饮酒。哈里发将沃利德召回麦地那，通过调查取证后，确证所告属实，由阿里监督，鞭挞 40 并撤职。

赛义德·本·阿斯被哈里发选派为库法的新任长官。他是伍麦叶族人，父亲作为多神教徒在白德尔战役中对抗先知时被杀，由欧麦尔抚养成人。曾长期在叙利亚作战，对于政务并无经验，但有着军人的强硬个性。赛义德·本·阿斯来到库法后，面对藐视长官的居民，他首先发表了一篇具有威胁性的演讲，在赞颂了真主之后，他说：“以主盟誓，我被任命为你们的长官，却并非我本意。我对于命令，只有唯命是从。你们切记，菲特奈（纷争）已然显现，但以主的名义发誓，我必将对其给予迎面痛击。或将其遏止，或死而后已。今日，我定要控制我自己才行！”^[46]然而，库法城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好转。

阿拉伯帝国内贝都因人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信仰教育，而在库法、巴士拉和福斯塔特三地尤甚。当年艾布·伯克尔发动对波斯和罗马的战争时，首批士兵（总共约 4 万人）皆为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精英所在。艾布·伯克尔执政期间执行严格的征兵令，凡有叛教前科者概不录用。因此，首批士兵都是在先知归真前后始终如一地坚守信仰的圣门弟子，他们参加了平息半岛叛乱，跟随哈立德征战两河流域，以及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后来，这些优秀的士兵大部分落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圣门弟子生活在他们中，士兵们有着良好的素养。而如今库法与巴士拉城内的贝都因士兵大部分是在公元 636 年征兵限制解除后由各叛教后归信的部落中征召的。最初数目约 3 万人，其中有圣门弟子约 1400 人^[47]，在赛尔德的率领下进行了卡迪西亚之战。当这支军队向泰西封进发时，两河流域曾信奉基督教的贝都因部落也纷纷加入，使军队剧增到 4 万人。在所有战斗中，圣门弟子们皆身先士卒，待征服结束后，很多人或阵亡或复命归真。因而，库法与巴士拉两城居民大多以信仰薄弱的贝都因人构成。埃及亦然。当初，阿慕尔仅率 3000 人自巴勒斯坦出征埃及，后来军队规模扩充至数万人，皆为欧麦尔任内征兵限制解除后所征召。

公元 654 年，赛义德将库法城内少有的一些圣门弟子派往西部偏远的波斯各地任职。当这些优秀的教师和伊玛目离开后，库法城内的贝都因人开始放弃学习信仰，终日聚会闲谈。他们在以往的战争中找寻一些贝都因人优越于古莱氏人的例子，进而吹嘘自己部落的高贵，并诋毁其他部落。聚会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纷争。一些暴徒甚至杀害了维护治安的警官。赛义德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他致信奥斯曼请求惩治聚会者。哈里发无意治罪于这些无知的人，而是命赛义德将一些聚会的组织者送往叙利亚，期望他们能在那里获得良好的信仰和爱国教育。于是，艾什塔尔等一批热衷于纷争的首领^[48]被送往叙利亚接受熏陶。^[49]这些人先是来到大马士革，穆阿威叶给予了他们一些训诫。他们又被送往霍姆斯，当时伟大的将军哈立德之子阿布杜·拉赫曼·本·哈立德^[50]担任该城长官，他毫不客气地训斥了这些桀骜不驯的贝都因人，直到他们表示悔过为止。

当赛义德·本·阿斯因故离开库法前往麦地那时，城内一些是非之人又趁机聚会。他们将叙利亚的艾什塔尔等人召回。艾什塔尔丢掉了他在叙利亚接受的教诲，

站在清真寺内公开反对赛义德。库法人在艾什塔尔的煽动下，聚集起大批人马南下至卡迪西亚之地，阻拦赛义德返回库法。他们见赛义德出现后，对他说：“我们不需要你！”赛义德说：“你们只需派一个人同我去见信士的长官足矣，有必要出动 1000 人来对付我一人吗？”^[51]赛义德的仆人骑着骆驼上前理论，结果被艾什塔尔当场杀死。赛义德只得逃回麦地那。这是赤裸裸的叛乱，粗暴地践踏了国家的法律与秩序。面对桀骜不驯的库法人，哈里发却退让了，他撤换了赛义德，并按照他们的要求任命了艾布·穆萨为长官。

奥斯曼为库法人修书一封：“我当初接受了你们对沃利德的控告，如今又按照你们的意愿撤掉了赛义德。以主盟誓，我定要对你们仁至义尽，倾注我最大的耐心。但你们莫要寻求那背离真主之事，无论是你们热爱的还是厌恶的。你们当向他祈求，向他求宽恕。我接受你们的意愿，以便使你们对我再没有什么说辞。”^[52]

奥斯曼的退让不是懦弱，而是出于对无知的贝都因人的忍让，但这将使得国民认为哈里发软弱无能，进而使一些人得寸进尺。就如对欧麦尔之子欧拜杜拉的判决一样，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如果哈里发能够借此给予狂傲之徒以强硬的反击，随后的一系列悲剧或可避免。当哈里发让步后，一些贝都因人会说，哈里发任人唯亲，而我们把他的长官给驱逐了。

在巴士拉，艾布·穆萨任行政长官多年。他曾要求巴士拉各部落的贝都因士兵在生活和行军作战中艰苦朴素，效仿先知的美德。巴士拉人厌烦过朴素的生活，并向哈里发要求撤换他们的长官。公元 650 年，哈里发对巴士拉人做出了让步，免去艾布·穆萨的职务，任命阿卜杜拉·本·阿米尔^[53]为长官。^[54]哈里发的忍让使艾布·穆萨苦不堪言。后来哈里发又应库法人的要求任命艾布·穆萨为库法长官。这些任命折射的是哈里发的软弱和贝都因人的嚣张气焰。

在叙利亚，穆阿威叶在其兄叶齐德归真后被欧麦尔任命为大马士革的行政长官。在哈立德和艾布·欧拜德等圣门弟子相继归真后，穆阿威叶便权倾整个叙利亚。因为同属伍麦叶族，他也被认为是哈里发任人唯亲的一个证据。

在埃及，自公元 640 年起，阿慕尔便担任上、下埃及之地的行政长官。公元 648 年，阿慕尔与上埃及地方官员阿卜杜拉·本·萨阿德^[55]起纷争，奥斯曼认定错在阿慕尔，于是让阿慕尔担任军事长官，阿卜杜拉·本·萨阿德担任财政长官，使行政权分离。阿慕尔对哈里发的处理不满，提出抗议，哈里发则干脆免去了他全部职务，使埃及军政、财政大权统归于阿卜杜拉·本·萨阿德。^[56]这个人本是欧麦尔在世时任命的埃及地方官员，但他在亲属关系上是奥斯曼的同乳弟弟，并在先知时代因不忠诚受到过先知的严厉指责。这件事又使奥斯曼颇受人们诟病。

阿卜杜拉·本·萨阿德指挥了征服北非的战争，他于公元 646 年开始征服北非迦太基。这里是柏柏尔人的祖居地、拜占庭割舍在北非的最后一个行省。为了鼓励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取胜，奥斯曼承诺他：“如果安拉使你取胜，你将独享五分之一战利品中的五分之一。”^[57]当公元 648 年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取胜后，奥斯曼便将五分之一战利品中的五分之一赏赐给了他。这引发了一片反对之声。事实上，这种承诺是不必要的，将官们已可以分享五分之四的战利品了，这五分之一是自先知时代确立的对穷人的份额，是不能被许诺并赏赐的，何况赏赐的对象又是哈里发的亲戚。更为糟糕的是，奥斯曼在堂兄麦尔旺^[58]的乞求下，让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上交国库的战利品。^[59]于是，人们便说哈里发将五分之一的战利品赏赐和贱卖给了他的两个亲戚。艾布·伯克尔为避嫌，没有让他的子女从他那里获得一个金币和银币。欧麦尔为避嫌，让他的妻子将别人馈赠的一小块儿毡毯退了回去。只因这在政

治事务中都过于敏感。

|阿里的忠告

在奥斯曼执政后期，内政管理所暴露的问题开始显现，并在阿拉伯帝国内掀起了舆论。反对之声亦传至麦地那，哈里发与圣门弟子就此展开辩论。后来，一些圣门弟子委托阿里出面劝说哈里发改正他的一些做法。这次著名的谈话发生在公元 654 年末的某一天。^[60]

阿里进入奥斯曼的房间内对他说：“众人皆在外面等候，他们委托我来和你谈一谈。以主盟誓，我真不知要和你说明些什么。我和你一样不能洞悉事物的本质，亦不能对你所不知道的事给予明确的指示。因为你我都不能未卜先知，因而便不能在事情发生前就告知你，[只能事后给你尽忠言了]。你很清楚，你是使者的圣门弟子，曾聆听他的教诲；而且还是他的女婿。就此而言，古哈法的儿子（艾布·伯克尔）和罕塔布的儿子（欧麦尔）皆不如你。你作为主的使者的女婿所获得的那份慈爱，是你的两位前任望尘莫及的。以主盟誓，[当前所出现的内政管理问题]皆在你自身。以主盟誓，迷误之人未得到你的纠偏；愚昧之人亦未得到你的教化。前行的道路很清晰，教门的目标也很明确，[只是你的眼睛被遮蔽了]。奥斯曼啊！你当清楚，真主的仆人中最优秀的伊玛目是自身遵循正道又导入于正道者；他推行逊乃，破除异端。以主盟誓，逊乃和异端都是清晰可辨的。而那些糟糕的伊玛目是自身迷误且导入于迷误者，他舍弃逊乃，树立异端。我以主的权威与刑罚劝告你，他的惩罚是严明的、痛苦的。你是这个群体的伊玛目，如果你被杀害，那杀戮之风就会持续到末日了。从此将黑白颠倒，真伪难辨，虚伪横行，大道隐没，世人将置身于动乱之中！”

奥斯曼听后说：“这些我都清楚。以主盟誓，他们所言皆是我曾说过的。若你此时置身于我的位置，我绝不会如此绝情地对待你，不会劝你服输，亦不会责怪你，更不会否定你善待亲戚、客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功修，对于那些像欧麦尔一样做出的任免更不会怪你。阿里！以主盟誓，你记得穆艾莱吗？”“记得。”“记得欧麦尔曾任命了他吗？”“记得。”“那人们为什么还指责我对我的亲戚伊本·阿米尔的任命呢？”哈里发言下之意是伊本·阿米尔担任库法行政长官明显强于穆艾莱。对此，阿里说：“欧麦尔对待其所任命的官员极为严厉，稍有差错，即行革职，并对其错误严惩不贷。你却不能这样做，相反，你对待官员很软弱，对待亲人亦过于偏爱。”“我的亲人不也是你的亲人吗？”奥斯曼十分尖锐地回击。的确，在作为古莱氏人的亲缘关系上，莫不如是，人人都有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阿里说：“你所言甚是，我们都有亲缘关系，但你所任命的那些人并非德才兼备者。”“你记得欧麦尔对穆阿威叶的任命吗？我同样任命了他啊！”奥斯曼已把自己所做的政治任命的动机说得更为透彻，即仿照欧麦尔的做法行事。阿里反唇相讥：“你记得欧麦尔最放心不下的人就穆阿威叶吗？他总是不断警告他！”“是的。”“我向真主发誓，穆阿威叶惧怕欧麦尔，胜过欧麦尔的奴隶对他的惧怕！”“是的。”“如今”，阿里非常严肃的说，“凡穆阿威叶擅自行事，便肆无忌惮的说这是奥斯曼的命令，而你明知这是错的，却不撤他的职务。”说罢，阿里转身离去。^[61]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对话，但已完全表明了彼此的分歧所在。阿里离去后，奥斯曼随后跟了出去，他走上了敏拜尔，以自我辩护的姿态发表了一篇演说：“……你们总是以罕塔布的儿子（欧麦尔）为由来责备我。他曾对你们拳脚相加，并严厉呵斥

你们。但你们却能默默地忍受，无论高兴与否。我温和地对待你们，从不以言行来伤害你们，而你们却如此责备我。”^[62]麦尔旺在一旁起身说：“如果你们要与我们决断，以主盟誓，那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就只有宝剑了。我们与你们，以主盟誓，就如那句诗一样：吾等对尔等倾囊相助，尔等却恩将仇报！”“住嘴！”奥斯曼愤怒地冲他喊。“不要在我和我的同伴谈话时插嘴！我不是早说过让你闭嘴的吗？”麦尔旺不再说话了。史学家伊本·艾西尔说：“奥斯曼走下演讲台后，从此开始以强硬的语调来对待人们，而人们与他之间的隔阂更是与日俱增。”^[63]麦尔旺所言的“我们”和“你们”，犹如一剑穿心，深深地伤害了人们的感情。

|是非功过

对奥斯曼而言，自担任哈里发以来不愉快的事情总是不断。公元 651 年，奥斯曼曾将城内聚礼日的宣礼增加到三次，为的是更好地召唤城市居民来礼拜。^[64]因为先知未曾这样做过，因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奥斯曼还略微改动了朝觐中的一些方法。他为了给人方便，首次在米纳山谷为朝觐者搭建了帐篷。在朝觐这种重大的仪式中，人们始终事无巨细地遵循先知的逊乃，不敢丝毫越轨，因而哈里发这种良好的动机也引来非议。引起更大舆论的是他在米纳和阿拉法特两地的晌礼和晡礼中礼全各自四拜。而在先知和前两位哈里发时代，此处的晌礼和晡礼各进行两拜短礼即可。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当面问奥斯曼：“你难道没有和主的使者、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在此处礼过两拜吗？为什么非要增加两拜不可？”^[65]奥斯曼告诉自己在麦加有处房产，短礼是旅行者的条件，他既是本地人，就该全美拜功。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对此有些不快，后来由伊本·麦斯欧德出面劝说才作罢。

如果说奥斯曼有什么功劳是不受争议的，那就是扩建先知寺。他将由椰枣树干和土坯搭建的简易清真寺替换成大理石柱和砖墙。扩建后的先知寺长 160 腕尺，宽 150 腕尺，由六个门构成。^[66]

令奥斯曼最痛心的事情莫过于他丢失了心爱的印章指环。这个指环是先知雕刻的银质印章，是发布文书的凭证。先知归真后指环由哈里发们继承相传。有一次，奥斯曼在麦地那近郊指挥劳工加深艾利斯井^[67]时，不慎将指环滑落到井中。他动用自己的钱财掏空了水井和泥浆，并以高昂的酬金来悬赏这枚指环，但最终一无所获。^[68]据说，为此奥斯曼非常伤心。在他执政的后期，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在他面前消逝，这枚指环是他与先知和两位前任间保持联系的某种象征，如今却因指环的丢失而被割断了。

|风暴袭来

眼下，阿拉伯帝国最重要的行省长官几乎都是哈里发的亲戚，而且伍麦叶人都能在哈里发这里获得家族和亲情的关怀，这使得人们对哈里发颇有微辞。民众的舆论如蝴蝶效应般，正在酝酿成一场反对哈里发的恐怖的政治风暴。

这场风暴的最初煽动者是一个名叫伊本·塞伯邑^[69]的犹太人。他先在也门桑那声称归信伊斯兰，然后向人们宣传一种危言耸听的教义：穆罕默德将如尔撒那样临世，每位先知都有一个使者，而阿里就是穆罕默德的使者。他诋毁奥斯曼是篡权者，

并号召人们群起而攻之。^[70]显然，奸诈的伊本·塞伯邑看穿了阿拉伯帝国内各族群间微妙的关系，妄图让伊斯兰世界陷入致命的混乱中。为了达到目的，他将普遍受人爱戴的阿里推向奥斯曼的对立面，促使哈希姆家族与伍麦叶家族决裂。

历史证明，这种险恶的手法不但杀害了奥斯曼而且还葬送了阿里，并使得两个家族交恶——双方的对抗一直持续到阿巴斯王朝时代，而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绵延至今。伊本·塞伯邑为了达到目的，从桑那去了希贾兹，又从希贾兹来到巴士拉这个复杂的城市，希望能找一处根据地，号召人们反抗哈里发。但巴士拉人把他逐出了这座城市。伊本·塞伯邑又相继来到库法和大马士革，同样遭到了人们的驱逐。最终，他在埃及找到了安身之处。

适值埃及人对阿卜杜拉·本·萨阿德不满，加之伊本·塞伯邑的挑拨，很多人聚集在他身边。这并不是喜爱他，而是出于对现政府的不满，但却促成了阴谋者的诡计。伊本·塞伯邑又向各地写信，号召臭味相投者加入反抗者的行列。于是，伊本·塞伯邑的计谋得逞了。反抗哈里发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阴谋者、伪信士、盗贼、骗子、反对派、冲动的穆斯林还有阿里的支持者，都加入到反抗的行列，而当伊本·塞伯邑之流的目的达到后，他们便非常严实的隐藏到幕后去了，唯恐招来杀身之祸。

公元 656 年，对哈里发及其政府的诋毁开始扑面而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奥斯曼已预感到不妙，他向各地派出信使，试图弄清形势。信使们回来了，告诉他反对派的大本营是埃及。奥斯曼又将他倍受争议的地方官们紧急召集起来，叙利亚的穆阿威叶、埃及的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巴士拉的伊本·阿米尔等人皆来与会。

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应对之策。伊本·阿米尔建议发动新的征服以转移人们的视线。赛义德·本·阿斯建议提高人们的生活待遇。穆阿威叶则建议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好各自辖区，并保证他会替哈里发管好叙利亚。^[71]此时，奥斯曼却显得很消极，他拒绝采取以上任何措施，而是极为悲愤的说：“如果风波迭起前奥斯曼归真了该多好呢！你们当尽力平息风波，把人们应得的权力交给他们，但安拉的权力绝不容退让。”^[72]

穆阿威叶特意陪同奥斯曼在麦地那会见了阿里、托莱哈和祖拜尔等主要圣门弟子。“流言蜚语已传至你们耳中，若尔等听信谣言摆布，我定不会对你们手软！”穆阿威叶气势逼人地对圣门弟子们发出警告。这种架势立即遭到阿里的呵斥。奥斯曼赶紧起身打圆场，但他本能地维护了穆阿威叶，并说：“我的两位前任曾为获得安拉的喜悦而放弃了他们应得的一些利益，而且也没有让他们的亲人获取这些利益。但主的使者不是也曾赏赐他的眷属吗？至于我，受家庭拖累，不得不接受了。如果你们认为我有错，可以指出，我会听从的。”圣门弟子们随口便指出了问题：“你赏赐过阿卜杜拉五万银币，赏赐麦尔旺十五万银币。”^[73]奥斯曼当众表示要追回这些赏赐。大家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是就结束了会谈。

穆阿威叶临走前劝说奥斯曼和他一同去大马士革，表示那里的民众会拥戴他。“我绝不离开主的使者生活过的土地，”奥斯曼果断地拒绝了。“那我派一支军队保护你。”麦地那没有驻军，穆阿威叶觉得此时当为哈里发建立一支禁卫军，以保证他的安全。“我绝不在主的使者的家园动用武力，”这一建议也被奥斯曼拒绝了。穆阿威叶无奈的说：“以主盟誓，你定会被杀害的！”奥斯曼则说：“安拉将使我满足，他是最好的保护者。”^[74]于是，穆阿威叶告别了奥斯曼，启程返回大马士革。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穆阿威叶恰巧在返回的路上碰到一帮迁士，他们穿着旅行者的服饰，看似要出

远门，其中就有阿里、泰来哈和祖拜尔。穆阿威叶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人类曾在世上争名夺利，直到安拉派遣了他的先知，世人才转而以行善和为主道奋斗相争胜。如果他们能秉持此道行事，那世人都会追随他们；如果他们再以纷争来追逐今世，那安拉将让另外一个族群把他们取而代之。取代对安拉而言轻而易举！我把谢赫（奥斯曼）留给你们了，望你们能对他尽心尽力，帮助他。你们会从中获得吉庆的。”^[75]说完便扬鞭而去。阿里看着穆阿威叶离去的背影说：“如此甚好！”当两人再次碰面时，已是公元 657 年的战场之上了。

奥斯曼已坐失良机。他既没有针对人们的不满来任免政府官员，亦没有逃离，而是只身留在这座寄托了太多感情却没有禁卫军的城市。叛乱者以信件相互串联，以朝觐圣地之名向麦地那聚集。因为朝觐者平日里即络绎不绝，因而很难被阻止。最终，在各省区长官前往哈里发处举行会议的间隙，埃及、巴士拉和库法迅速组织起了反叛的队伍，并按照约定的日期向麦地那进发。

埃及的叛乱者聚集起五百到一千人^[76]，由阿菲各^[77]率领，他是叛乱者中的骨干力量。艾布·伯克尔之子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亦在其中，他是出于强烈的情绪加入叛乱者之中的，但他显然并不清楚叛乱背后的阴谋所在，即让穆斯林世界陷入灾难性的纷争之中。还有艾布·侯宰法之子穆罕默德·本·艾布·侯宰法。他们两人的加入使叛乱者有了某种正当的名份。穆罕默德·艾布·侯宰法在埃及行政长官阿卜杜拉·本·萨阿德离开之际，迅速掌控了埃及。阿卜杜拉·本·萨阿德闻讯后逃往巴勒斯坦。库法的叛乱者，人数与埃及相当，其中有艾什塔尔^[78]、载德·本·苏哈^[79]、吉亚德^[80]和阿卜杜拉·本·艾苏木^[81]。巴士拉亦有数量相当的叛乱者，为首者是忽尔古斯^[82]，另有侯凯木^[83]、泽雷哈^[84]、毕什尔^[85]和伊本·穆哈台里什^[86]在其中。

叛乱者的队伍总共约有三千人之众，在麦地那城北分三处安营扎寨。不过此时叛乱者尚未就奥斯曼之后的哈里发人选达成共识。埃及人选择阿里，库法人热衷于祖拜尔，巴士拉人则喜爱泰来哈。这种选择皆是一厢情愿，与三位圣门弟子无关。叛军压境，使麦地那措手不及，但居民还是被组织起来，穿上了铠甲，阻止叛乱者入城。叛乱者只好派代表进城向他们心仪的哈里发人选表明来意，以换取支持。当埃及代表面见阿里时，遭到阿里愤怒的指责，然后被逐出家门。去见泰来哈和祖拜尔的代表亦遭到同样的对待。叛乱者不能轻易进城，对哈里发人选又有分歧，又受到严厉的呵斥，于是变换了策略。他们佯称返回各自城市，但不久突然折返，当麦地那人发觉时，叛乱者已进入城内，并手持武器高呼：“放弃抵抗者将获得安全！”^[87]

阿里带领麦地那人找到对方的头目问他们何以离去后又折返？埃及人说：“我们截获了一封要杀害我们的公文！”^[88]他们向阿里大声呼喊：“你看真主的敌人对我们写了这些东西！真主已许可取他的性命了。和我们一起去找他算账吧！”^[89]据称，埃及人在返回途中截获了一封政府文书。信使是哈里发的仆人，文书上加盖着哈里发的印章，内容是责成埃及总督逮捕、处决或惩罚前往麦地那的叛乱者。^[90]当阿里找埃及人时，泰来哈和祖拜尔亦分别前往库法人和巴士拉人那里询问来意，但得到的理由相同，他们都声称要为埃及人主持正义。阿里立即指出了其中吊诡之处，他说：“噢，库法和巴士拉人啊，你们是怎么同时知道并碰到埃及人的？你们可是分道返回了啊，但为何能如此巧合并迅速地一同出现在我们这里？这，以主盟誓，定是在一夜间达成的共识！”^[91]叛乱者互相看了看，但立即指出，证据在此，无须多辩。

阿里去见奥斯曼向他询问这封文书的情况，奥斯曼向真主发誓从未发布过它。

阿里当众表示，他确信哈里发是真诚的。麦尔旺当时负责起草政府文书，并能接触到哈里发的印章，因而有重大嫌疑。但麦尔旺亦发誓未曾写过此文书。尽管他的誓言如他的人品那样并不怎么受信赖，但誓言毕竟是缺乏证据时最有力的说词。不过，对叛乱者而言这都已不重要了，他们声称：如果信函是哈里发所写，哈里发必须为此而退位；如果不是哈里发所写，那哈里发也必须为他的失职而退位，总之哈里发必须退位！对此，奥斯曼表示，他至死也不会在这种威胁下退位。此事使得本来拥护哈里发的麦地那人也出现了分歧，一些人开始对这个由伍麦叶人把持的政府所出现的乱象有点厌烦了。反政府正在不同的层面上形成一个联盟，无论是站在阴谋还是正义的立场上，人们显然对改造现政府达成了某种共识。

奥斯曼继续在清真寺内为人们领拜，叛乱者向他丢沙子和石块。主麻日，奥斯曼在拜后起身说：“以主盟誓，麦地那人都知道，你们就是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亲口诅咒的那些人。你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吧！”^[92]话音未落，大殿上的叛乱者和哈里发的拥护者纷纷起身争执，随即引发了一场冲突。奥斯曼被叛乱者的石块打晕，赛尔德·本·艾布·宛嘎斯、侯赛因·本·阿里、载德·本·萨比特等众信士们从叛乱者手中救出了哈里发，把他抬到家中。阿里在骚乱过后立即前去探望受伤的哈里发，但麦尔旺以及一些伍麦叶人当众指责阿里，他们说：“你害苦了我们，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以主盟誓，即使你能得逞，也不会有好结果！”^[93]这些话严重伤害了阿里，他转身离去。在奥斯曼事件中，众多历史材料都证实麦尔旺从中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后来，叛乱者包围了哈里发的家，阻止他去领拜。阿里、泰来哈和祖拜尔等圣门弟子的孩子们自发的组织起来保护哈里发的安全，哈桑等少壮派信士则日夜看守在哈里发的门前。还有哈里发的一些仆人和亲人，在院落周围进行警戒。此时，哈里发已向叙利亚、库法和巴士拉等省区长官发布了命令，让他们派兵来麦地那平息叛乱。穆阿威叶第一个做出反应。一支军队由大马士革火速赶往麦地那，^[94]但军队需要一定时日才能抵达。

奥斯曼请求阿里出面调停。阿里往返于叛乱者和哈里发之间，希望能通过谈判平息这糟糕的乱局。每当阿里劝说哈里发接受叛乱者的一些条件以缓和局势时，麦尔旺便挑拨哈里发做出激化矛盾的决定。最终，阿里非常懊恼的回到自己家中，从此闭门不出。一方是他的哈里发，所有材料都能证实他对哈里发是真诚的，而伍麦叶人却一味地指责他；一方是叛乱者，口中高喊着阿里的名字让奥斯曼下台，却又对阿里的劝说充耳不闻。很多麦地那人也选择了待在家中，他们对这种政治动乱不知所措。既然政府都由伍麦叶人掌控，那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叛乱者对哈里发的封锁越来越严厉，后来水和食物的供应也被切断了。朝觐日期将至，哈里发已不能亲自前往了，他决定让伊本·阿巴斯前去麦加主持朝觐仪式。此时，伊本·阿巴斯和哈桑等人正在担任守卫。伊本·阿巴斯不愿意离开哈里发，他说：“我宁愿战死，也不愿此时去朝觐。”从伊本·阿巴斯保护哈里发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这绝非是由哈希姆人与伍麦叶人的斗争所致。但朝觐事大，他最终在哈里发的劝说下接受了命令，率领麦地那的朝觐者一起前往麦加。^[95]阿伊莎也在朝觐者的队伍中。叛乱者曾想获得阿伊莎的支持，却遭到了她的拒绝。为了让自己远离叛乱者，摆脱嫌疑，她决定趁机去麦加朝觐。此时，她的弟弟、艾布·伯克尔之子穆罕默德还在叛乱者的阵营中。她劝说弟弟离开这个是非的场合同她去朝觐，但穆罕默德却执意要留下来，为他自认为的“正义”斗争到底。

伊本·阿巴斯离开麦地那时，哈里发交给他一封信，叮嘱他务必在朝觐之日向

人们宣读。哈里发的心思和与反对派的争执都写在其中，可视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最权威的解说。伊斯兰历 35 年 12 月 8 日（公元 656 年 6 月 7 日），伊本·阿巴斯向阿拉伯帝国各地的朝觐者宣读了年迈的哈里发的信件。现据泰伯里的记载^[96]译介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仆人、信士的长官奥斯曼致众信士和穆斯林：愿主赐予你们安宁！我为你们而赞颂真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以崇高、伟大的主提醒你们，是他赐予你们恩典，给予你们伊斯兰，从迷误中引导你们，从伪信中拯救你们，给你们降赐明证，拓宽你们的给养，援助你们战胜敌人，为你们广施恩惠。主说：‘如果你们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不能加以统计。人确是很不义的，确是忘恩负义的。’^[97]主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真实地敬畏真主，你们切莫死亡，除非成了顺主之人。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是真主使你们脱离那个火坑。真主如此为你们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你们遵循正道。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入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你们不要象那样的人：在明证降临之后，自己分裂，常常争论；那等人，将受重大的刑罚。’^[98]

“主说：‘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和他与你们所缔的盟约；当时，你们曾说：我们听从了。’^[99]主说：‘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弄清楚，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你们应当知道，真主的使者在你们之间，假若他对于许多事情都顺从你们，你们必陷于苦难。但真主使你们热爱正信，并在你们的心中修饰它；他使你们觉得迷信、罪恶、放荡是可恶的；这等人，确是循规蹈矩的。这是由于真主所降的恩惠和福泽。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100]主说：‘以真主的盟约和自己的盟誓换取些微代价的人，在后世不获恩典，复活日，真主不和他们说话，不睬他们，不涤清他们的罪恶，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101]主说：‘你们当尽力地敬畏真主，你们当听从他的教训和命令，你们当施舍，那是有益於你们自己的。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确是成功的。’^[102]

“主说：‘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你们应当履行。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证者，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誓言。真主的确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不要像那个妇人，她把纺织得很结实的线又分拆成若干缕；你们以盟誓为互相欺诈的手段，因为这一族比那一族还要富庶。真主只以此事考验你们。复活日，他必为你们阐明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假若真主意欲，他必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使他所意欲者遵循正路。你们势必要为你们的行为而受审问。你们不要以盟誓为互相欺诈的手段；以免站稳之后再失足，而你们将因为阻碍真主的大道而尝试灾祸，你们还要受重大的刑罚。你们不要以廉价出卖真主的盟约；在真主那里的，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103]主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話。这对于你们是裨益更多的，是结果更美的。’^[104]

“主说：‘真主应许你们中信道而且行善者（说）：他必使他们代他治理大地，正如他使在他们之前逝去者代他治理大地一样；他必为他们而巩固他所为他们嘉纳的宗教；他必以真主代替他们的恐怖。他们崇拜我而不以任何物配我。此后，凡不信道的，都是罪人。’^[105]主说：‘与你订约的人们，其实是与真主订约；真

主的手是在他们的手之上的。背约者，自受背约之害；实践与真主所订约者，真主将赏赐他重大的报酬。’^[106]主喜悦你们听从、恭顺和团结，厌恶你们叛乱、分裂和争执。他以你们的前人之结局来告诫你们，以便你们行事中能以史为鉴。接受主的劝告吧，警惕他的惩罚。凡民族之灭亡，皆因纷争和祸首。当你们陷于此境遇之时，便不会再集体礼拜。你们将败于敌人，以非法为合法。届时，真主便不再眷顾这个宗教，听凭你们四分五裂。主说：‘分离自己的宗教而各成宗派的人，你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的事，只归真主。然后，他将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107]我以主的劝诫和他的刑罚告诫你们。先知舒尔布对其民众说：‘我的宗族啊！你们绝不要因为反对我而使你们遭受努哈的宗族，或呼德的宗族，或撒立哈的宗族所遭受的惩罚。鲁特的宗族（灭亡的时代）离你们是不远的。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然后，向他悔过，我的主确是至慈的，确是至爱的。’^[108]上述民族，自称遵循主的经典，不贪图现世，不为之所动。可一旦考验来临，便突然变卦。

“坚持真理者，一旦真理与自己有利害冲突，便弃之不遵。背离真理者，一旦真理对自己有利可图，便为我所用。篡权之人见我长寿，因达不成目的而耐心尽失，于是开始行动。他们向你们写信说，他们折返回来是因为我对他们的威胁。（指伪造公文事件）但我确实不知究竟对他们做过什么背信弃义之事。他们妄言要执行法度。我就告诉他们：‘凡违法之人、压迫者，无论是谁，皆可依法判罪。’他们说：‘真主的经典，当昭示天下。’我说：‘那就公正的宣读吧！’他们说：‘奴隶的生活应得到保障。充裕的财富当妥善使用。五分之一税制和天课不应被滥用，当选贤任能。被冤枉之人，当被昭雪。’对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曾去到圣妻们当中，倾听她们的建言。我说：‘你们有什么要叮嘱我的？’她们说：‘你当重用阿慕尔和阿卜杜拉·本·盖斯。当继续任用穆阿威叶，因为他是你的前人所委任之人，能管理好他的辖区，并能获得兵卒的拥戴。你当恢复阿慕尔的职务，因为他的兵卒亦拥戴他。启用他吧，他能够管理好他的辖区。’这些事情我都逐一照做了。此后再违抗我，那就是违抗天理。

“我为你们和以讹传讹之人写了此信。他们对主决定之事心急如焚，阻止我去礼拜，将我家和清真寺隔离开。他们在麦地那为所欲为。当我为你们写此信时，他们让我在三件事之一中做出选择：要么让曾经受过我处分的每个人——无论对与错，毫厘不爽的向我问罪；要么我放弃哈里发职位，由他们改命他人；要么把我交给由他们主导的军队，让麦地那人将我脱离清高的真主所确定的服从关系。我对他们说：至于向我问罪，我之前的哈里发亦功过参半，可从来没有一人如此向他们问罪。我很清楚，他们这样做是想置我于死地。至于让我放弃哈里发的职务，即使让恶狗袭击我，我也绝不会放弃伟大的真主所赋予我的权力。至于你们所言把我交给军队，割断麦地那人对我的服从。我不是他们任何人的监护者，此前也从未要求他们听命于我。他们对我的服从，皆为取悦于至高无上的真主，为缓和时局。你们中谁追求今世，那他就只能获得安拉为其在今世所确定的回报。你们中谁追求主的喜悦、后世的家园、民族的和解、主的使者的逊乃、使者之后的两位哈里发的道路，那安拉必将会以此报酬他。你们的报酬不在我这里，否则我必将整个世界都给予你们。但现世对于你们毫无裨益。因而，你们当敬畏真主，以主的报酬为满足。背弃盟约者，我不喜爱他，清高的安拉也不喜爱他。

“他们让我选择，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要杀害我与我的同伴。我在等待主的判决，以及主的恩典的变更。我厌恶罪恶、民族分裂和流血。我以真主和伊斯兰呼吁你们主持正义，公正的对待我，放弃对他的亲人的迫害。你们当为我主持公道，就如安

拉所命令你们的那样。我以清高的真主呼吁你们，履行主命的誓言。主说：‘你们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109]这是主的警告，愿你们牢记。当然，我也不认为我清白。‘我不自称清白，人性的确是怂恿人作恶的，除非我的主所怜悯的人。我的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110]我确曾处分过一些人，但那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对此，我在一些行为上向安拉忏悔，向他求饶恕。只有他才能饶恕人的罪。真主普慈众生，只有迷误者才无望于他的宽恕。真主却是接受仆人的忏悔、宽赦罪恶的。他全知一切。愿主饶恕我和你们，使这个群体的心灵都能向善避恶。众信士和穆斯林啊，愿主赐福你们平安！”

伊本·阿巴斯说：“我在泰尔维耶之日^[111]向朝觐者宣读了此信。”^[112]就在伊本·阿巴斯宣读此信十日后，即伊斯兰历35年12月18日星期五（公元656年6月17日）^[113]，年迈的哈里发在麦地那的家中罹难，享年82岁。

当叛乱者获悉政府军正赶往这里时，隐藏在幕后的伪信士催促叛乱者速战速决。对哈里发的进攻开始了，暴徒从四周突入哈里发的房间。奥斯曼坐在那里，镇定自若的诵读《古兰经》。当时，内心但凡有信仰者，均在门前止步了。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被怂恿着去动手，当他见到奥斯曼后却羞愧的离开了。^[114]伪信士不耐烦了，他们一拥而入杀害了年迈的哈里发。鲜血染红了《古兰经》。奥斯曼的仆人们随之闯进来，但为时已晚。经过一阵混战，他们杀死了在场的几位凶手。^[115]达成目的的暴徒们洗劫了哈里发家和国库。向麦地那进发的政府军获悉此事后，认为麦地那已失守，于是原路返回。此时，阿拉伯帝国的军队仍在以强悍的姿态驰骋地中海、北非和中亚，但伪信士和暴民却在帝国的核心地带制造了一起惊天血案。显然，这至今都是穆斯林不能承受之痛，但同时也是这个族群不能推脱的罪责。

血案发生三日内，无人进入那间房屋。后来，人们在请示了阿里之后才将哈里发的尸体抬出来安葬。据说，阿里、祖拜尔和载德·本·萨比特等圣门弟子到场为奥斯曼举行了殡礼。^[116]奥斯曼罹难后，泰来哈、祖拜尔和迁士、辅士一同来见阿里，向他宣誓效忠，他们说：“人们不能一直没有伊玛目！”^[117]而阿里最初拒绝了，他说：“我担任你们的助手要比担任长官好。你们再选定一人，我会接受他的。”^[118]他们说：“除你之外我们不再选择任何人了。”阿里还是没有同意。人们前后去他家多次^[119]，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最终阿里跟着他们来到清真寺，接受了人们的宣誓效忠，成为第四任哈里发。

伊本·赫耳敦说，第一位向阿里宣誓效忠者是泰来哈，其次是祖拜尔。^[120]不过，他又引证一种传说说两人是被迫并佯称向阿里宣誓效忠，以便能安全离开麦地那。^[121]他们在宣誓效忠后便去了麦加，与阿伊莎组成了反对阿里的强大联盟。鉴于奥斯曼的罹难，亦有一部分圣门弟子没有及时宣誓效忠，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尚存疑虑。

注释：

- 1、[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3卷，贝鲁特，2000年版，第211页。
- 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35页。
- 3、[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3卷，贝鲁特，2000年版，第213页。
- 4、الحكم بن أبي العاص。
- 5、رُقِيَّة。
- 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35页。

- 7、أَمَّ كَلْتُومَ.
 - 8、《布哈里圣训实录》：3699。
 - 9、بَيْعَةُ الرُّضْوَانِ.
 - 10、[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3卷，贝鲁特，2000年版，第217—218页。
 - 11、[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3卷，贝鲁特，2000年版，第213页。
 - 12、《布哈里圣训实录》：3695。
 - 13、عُبَيْدُ اللَّهِ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خَطَّابِ.
 - 14、الْهَزْمُزَانِ.
 - 15、جُفَيْنَةَ.
 - 1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90页。
 - 17、[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第208页。
 - 18、كونستانس الثاني (Pogonatus II, 668—641 在位)。
 - 19、Lycian coast (لوشيان)。
 - 20、[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第209页。
 - 21、阿卜杜拉·本·赛尔德 (عبد الله بن سعد, Abdullah ben Sa'd, 卒于657)。
 - 22、[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自272页以下。
 - 23、Khazar (خزر)，中国史书称为“可萨人”，西突厥人的一支。
 - 24、[古阿拉伯]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自440页以下。
 - 25、الباب.
 - 26、خُذِيفَةُ بْنُ الْيَمَانِ.
 - 27、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زُّبَيْرِ.
 - 28、سعيد بن العيص.
 - 29、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الحارث بن هشام.
 - 3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05—506页。
-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4987。
- 31、[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22卷，贝鲁特，1995年版，第147页。
 - 32、《旧唐书》卷4。
 - 33、أَبُو ذَرٍّ.
 - 34、《古兰经》：9：34—35。
 - 35、سُلْعَ.
 - 3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07页。
 - 3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07页。
 - 38、الرَّبَذَةُ.
 - 3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15页。
 - 40、艾布·泽尔归真于伊斯兰历32年12月，伊本·麦斯欧德大概在这一年的最后几日归真，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第308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516页。
 - 41、亦有观点认为是在奥斯曼上任一年后，即伊斯兰历25年，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492页。
 - 4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92页。
 - 43、عبد الله بن مسعود.
 - 44、الوليد بن عُقْبَةَ.
 - 4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03页。

- 4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04页。
- 4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18页。
- 48、الأشتر、ابن ذى الحبكة、جندب、صَعَصعة、ابن الكواء كَمِيل بن زياد、عُمير بن ضائب、مالك بن كعب الأرحبيّ、الأسود بن يزيد、علقمة بن قيس النخَعَلان。
- 4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318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517、519页。
- 50、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خالد。
- 5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1页。
- 5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336页。
- 53、عبد الله بن عامر بن كُرَيْز بن ربيعة بن حبيب بن عبد شمس، 奥斯曼的堂弟。
- 5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264页。
- 55、عبد الله بن سعد بن أبي سرح。
- 5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96页。
- 5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96页。
- 58、مروان بن الحَكَم。
- 5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497页。
- 6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2—523页。
- 6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自337页以下；参见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自522页以下。
- 6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3页。
- 6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3页。
- 6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287页。
- 6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268页。
- 6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02页。
- 67、بئر أريس。
- 6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自281页以下。
- 69、عبد الله بن سبأ。
- 7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4页。
- 7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4页。
- 7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ت، 2005年版，第524页。
- 7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5页。
- 7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5页。
- 7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5页。
- 76、[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5页。
- 77、الغافقيّ بن حرب العَكِّيّ。
- 78、الأشتر النخعيّ。
- 79、زيد بن صُوحان العبديّ。
- 80、زيد بن النضر الحارثيّ。
- 81、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أصمّ العامريّ。
- 82、حُرْقوص بن زهير السعديّ。
- 83、حُكَيْم بن جبلة العبديّ。
- 84、نريح بن عبّاد。

- 85、بشر بن شريح القيسيّ。
- 86、ابن المحترش。
- 8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6页。
- 8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6页。
- 8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355页。
- 9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355页。
- 9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6页。
- 9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6页。
- 9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27页。
- 9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30页。
- 9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自405页以下。
- 9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自407页以下。
- 97、《古兰经》：14：34。
- 98、《古兰经》：3：102—105。
- 99、《古兰经》：5：7。
- 100、《古兰经》：49：5—8。
- 101、《古兰经》：3：77。
- 102、《古兰经》：64：16。
- 103、《古兰经》：16：91—95。
- 104、《古兰经》：4：59。
- 105、《古兰经》：24：55。
- 106、《古兰经》：48：10。
- 107、《古兰经》：6：159。
- 108、《古兰经》：11：89—90。
- 109、《古兰经》：17：34。
- 110、《古兰经》：12：53。
- 111、يوم التروية，即朝觐月的第8日。
- 11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4，开罗，1970年版，第411页。
- 11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34页。参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第601页。
- 114、[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601页。
- 115、[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601页。
- 116、[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602页。
- 11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37页。
- 118、[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602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第537页。
- 11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第538页。

120、[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602页。

121、[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2，贝鲁特，2000年版，第602页。

第 15 讲：

阿里和他的反对派

阿里，伊斯兰历前 23 年^[1]生于麦加，哈希姆族人，先知的叔父艾布·塔利卜之子。自幼因家境贫寒由先知和赫蒂彻养大，因而与先知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亲情关系。他是伊斯兰史上的第二位归信者，如果接受赫蒂彻的谦让，那他就是第一人了，这为他在穆斯林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在弱冠之年，在先知迁徙之夜，只身应对古莱氏部落的杀手，此事至今在穆斯林中都被传为佳话。迁徙后，他参加了先知时代除塔布克远征之外的所有战役，是当时最骁勇善战的圣门弟子之一。在白德尔战役中，他因斩杀古莱氏一方的沃利德^[2]和欧特白^[3]两员大将而威名远扬。先知在白德尔战役后将女儿法蒂玛许配给他，使得他与先知之间的亲情关系更为紧密。法蒂玛后来为其生下哈桑和侯赛因两子，其中侯赛因的历史遭遇被认为是成就阿里及其族裔在世人中的神圣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伊斯兰世界，世人皆知阿里是奥斯曼的哈里发职位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是以往的历史所确立的一种挥之不去的观念。哈希姆与穆塔利卜族人及一些支持者始终认为阿里为哈里发的不二人选。尽管阿里三次与哈里发职位失之交臂，但支持者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这使得伍麦叶族中的一些人很警觉。如前文所述，当阿里去探望遇袭昏迷的奥斯曼时，麦尔旺曾当面指责阿里是此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而在以往，穆阿威叶与阿里始终在言语之间透露着对立的情绪。此足以证明伍麦叶人对阿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当日，聚集在奥斯曼门前的示威者此起彼伏地喊着支持阿里的口号。这是多么刺激伍麦叶人灵魂的一幕，甚至让一些持观望态度的人也不由得不怀疑阿里。但在奥斯曼事件中，有充分的历史材料可以证明阿里的清白，况且他已尽力去平息事端。毕竟他当时是一个没有担任政府公职的人，选择置身事外也无可厚非。此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他曾说：“以主盟誓，我没有杀害奥斯曼，亦没有怂恿别人杀害他。我只是在阻止这件事上失败了。”^[4]

然而，当奥斯曼被杀害时，人们还是会很自然的怀疑他，至少认为阿里充当了一位幸灾乐祸的观望者。毕竟他当时是麦地那最有威望的人物，只有他能够一呼百应。如果以上这些还只是猜疑，那当阿里接受了哈里发的职位时，尤其是拒绝对叛乱者立即采取行动时，猜疑就会被联想为一个政治阴谋了。这使他在阿拉伯社会中树立了一大批反对派，有持偏见的伍麦叶人，亦有主持正义的圣门弟子，更有无知无畏的贝都因人，他们对阿里及其政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阿里必须处理好他和这些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尽快掌控全国政局，否则其政治生涯便会以悲剧收场。

| 废立各省总督

新上任的阿里，其首要任务是要尽快掌控整个国家。无论是应对反对派，抑或是将叛乱者绳之以法，都需要有军政实权在手。而此时的阿里，尽管在麦地那被推

选为哈里发，实则他除过名望之外一无所有。此时的麦地那，名为帝国之都，实则有名无实。在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的时代，哈里发和这座都城是整个国家的灵魂所在，是开疆拓土、建立帝国伟业的重要前提，因而不可谓不举足轻重。然而，今非昔比，整个帝国和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生态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叙利亚、埃及、库法、巴士拉等任何一个行省的实力都远超麦地那，各地总督都是历经三任哈里发所确立的，同麦地那哈里发之间的统辖关系已十分微妙。

现据伊本·赫尔敦和埃克里木·阿迈利汇总的材料^[6]，来看一下奥斯曼归真时帝国最重要的一些政府部门和省份的官员任命情况：

国家财政长官：阿格白^[6]；国家司法长官：载德·本·萨比特；麦加行政长官：阿卜杜拉·本·哈杜拉米^[7]；塔伊夫行政长官：嘎希姆^[8]；桑那（即也门）行政长官：耶阿里^[9]；季奈德^[10]行政长官：阿卜杜拉·本·拉比阿^[11]；耶马迈行政长官：塞布莱^[12]；巴林行政长官：阿卜杜拉·本·盖斯^[13]；巴士拉行政长官：阿卜杜拉·本·阿米尔（兼管呼罗珊之地）；叙利亚行政长官：穆阿威叶；霍姆斯行政长官：阿布杜·拉赫曼·本·哈立德；格纳斯林行政长官：哈比卜^[14]；约旦行政长官：艾布·爱欧里^[15]；巴勒斯坦行政长官：阿尔戈迈^[16]；埃及与北非行政长官：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库法行政长官：艾布·穆萨（实则分权为军政与民事，艾布·穆萨主管民政，担任伊玛目，苏瓦德^[17]与萨玛克^[18]分管税收；格尔噶尔^[19]主管军政）；科尔基西亚行政长官：杰里尔^[20]；亚美尼亚行政长官：苏莱曼^[21]；阿塞拜疆行政长官：艾什尔斯·本·盖斯^[22]；胡勒万行政长官：欧台布^[23]；赖伊行政长官：赛尔德·本·盖斯^[24]；艾斯巴罕行政长官：萨一布^[25]；马赛拜赞（在泰西封以东与波斯高原接壤处）行政长官：哈比什^[26]；马赫行政长官：马立克·本·哈比卜^[27]。

阿里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行废立之权，以确立哈里发之实。不过，在此敏感时刻，行废立之权恐使帝国潜在的政治危机瞬间爆发。朝觐结束后，伊本·阿巴斯自麦加返回。他见到阿里时，巧遇穆艾莱劝说阿里不要轻易废立各地行政长官。因为阿里已决心在各行省清除一些不作为的官员，尤其是伍麦叶人。伊本·阿巴斯闻之惊恐不已，力劝阿里不要莽撞行事。他说：“穆阿威叶及其同僚都是些凡夫俗子。当你委任他们时，他们并不在意这是谁给他们的权力。但你要废黜他们，他们会立即说：选举未经协商，而且他（阿里）还谋杀了我们的同伴。他们会对你群起而攻之的。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会趁机对你发动武装叛乱。”伊本·阿巴斯警告阿里：“我劝你先稳住穆阿威叶，换取他为你宣誓效忠，待日后再度废黜他不迟。”这是非常睿智的建言，然而被阿里拒绝了。“以主盟誓，我只能给他刀剑。”阿里吟诗一首：“生死由命，君子不为苟存。”“信士的长官啊！”伊本·阿巴斯焦急地说：“你很骁勇，却不是谋划战争的高手。你不曾听主的使者说过：‘战者，谋也’吗？”“是的”，阿里回答道。伊本·阿巴斯继续说：“以主盟誓，若你能听我的，我定能叫他们在浑然不觉间束手就擒。你既不会有损失，也不必为此担责。”“在处事上，我的确不如你和穆阿威叶计谋多端。”阿里已领会了伊本·阿巴斯的用意，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种劝告，而是按照自己真诚的意愿来对各省区总督给予废立。以上是由伊本·阿巴斯亲自口述的一段对话^[28]，为人们展现了阿里的处世风格。显然，他既不是阴谋家，亦非娴熟的执政者，他只是个真诚的信士。

阿里对帝国最重要的一些省份的行政长官给予了任免。他免去阿卜杜拉·本·阿米尔巴士拉总督之职，由奥斯玛·本·侯奈夫^[29]接任。免去艾布·穆萨库法总督之职，由欧玛莱·本·舍哈布^[30]接任。免去耶阿里也门总督之职，由欧拜杜拉·本·阿巴斯^[31]接任。免去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埃及总督之职，由盖斯·本·赛尔德^[32]接

任。免去穆阿威叶叙利亚总督之职，由塞赫莱·本·侯奈夫^[33]接任。^[34]

在巴士拉，权力交接得很顺利。阿卜杜拉·本·阿米尔离开巴士拉，来到麦加过起了贵族生活。在也门，耶阿里带着万贯家财也迁居麦加，欧拜杜拉顺利赴任。在埃及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不过新任总督还是接管了政府。而在库法和叙利亚，哈里发的政府令受到前所未有的蔑视。库法人看上去已爱上了艾布·穆萨，他们此前还从未这样爱戴过一位总督。当欧玛莱抵达库法时，库法人把他逐出城去，告诉他库法不需要更换总督。在叙利亚，塞赫莱甚至没能接近大马士革就被穆阿威叶的骑兵阻拦回来。

至于叙利亚，政令不通是预料中的事。令阿里意想不到的的是库法，这个军事重镇竟然如此刁蛮的对待哈里发的命令。阿里在与泰来哈和祖拜尔商议后，立即写信给艾布·穆萨，命他公开宣誓效忠。艾布·穆萨当即回信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但仍担任库法总督。如此一来，在帝国所有省份就只剩下叙利亚了。阿里致信穆阿威叶，让他对自己宣誓效忠，以此探测叙利亚的情况。

此时的叙利亚正弥漫着为奥斯曼复仇的强烈情绪。奥斯曼的血衣和部分遗物早已被妥善运抵大马士革，并在清真寺内公开展示。人们普遍相信哈里发死于谋杀，并对新任哈里发迟迟不严惩凶手表示不满。在得到叙利亚人的支持后，穆阿威叶变得有恃无恐。据记载，艾布·穆斯林等人为此面见穆阿威叶，问他：“你是要与阿里争雄呢，还是臣服于他？”穆阿威叶说：“都不是。以主盟誓，我知道阿里比我优秀，比我有资历。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奥斯曼是被非正义杀害的，我是他叔父的儿子，因而必须为他复仇。”^[35]

在阿里的信使抵达大马士革几周后，穆阿威叶派人回信。想必他已做出了决定。穆阿威叶派了一个人称格比苏^[36]的阿卜斯族人^[37]出使麦地那。格比苏抵达麦地那时，正值奥斯曼罹难三个月之际。他按照穆阿威叶的吩咐，手持一封加盖了政府印章却空无一字的信函，上书：“穆阿威叶致阿里”几个大字，高举着穿过麦地那的大街。面对这种羞辱，阿里冷静的问来使：“在你的身后是什么？”这个阿卜斯人说：“在我身后是在奥斯曼的血衣下为谢赫哭泣的 6 万名将士。”阿里说：“主啊！在奥斯曼的血债上你知道我是清白的。”^[38]他没有为难穆阿威叶的使者，待其走后，阿里开始积极备战。而在大马士革，穆阿威叶则是在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后才与阿里摊牌的。此时，两人都相信，他们的纷争已非刀剑不能解决了。

| 骆驼之战

就在阿里对千里之外的叙利亚积极备战之时，另一场战争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酝酿于他的身边。就在阿里在清真寺接受了部分人的宣誓效忠返回家中时，泰来哈、祖拜尔及几位圣门弟子相约来见他。他们说：“阿里，我们必须对参与杀害奥斯曼的人执行真主的法度，他们理应受到惩罚。”阿里说：“噢，兄弟们！我并非不懂你们的用意。但眼下我们做不了什么，他们（叛乱势力）居于强势，我们并不能掌控他们。何况他们只是一些奴隶和贝都因人，且混杂在你们中。你们真的认为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理好这件事吗？”^[39]于是，阿里拒绝了泰来哈等人的请求。显然，他不能在伍麦叶人已决心与他为敌之际，再将奥斯曼政府的反对派树立成自己的政敌。何况当初的叛乱者由各色人等混杂而成。阴谋者固然当接受审判，但却隐匿于幕后；凶手大都在当时的混战中死于非命，余者则已无影无踪；至于那些表达合理的政治

诉求者，本无罪可言；再如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等人，你如何治罪于他呢？当阿里决定暂不清剿叛乱者时，泰来哈与祖拜尔便开始怀疑他与叛乱者有染。几个月后，两人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以副朝为名，逃离麦地那去了麦加。

此时的麦加正酝酿着反抗阿里的情绪。阿伊莎当初对奥斯曼的某些政策亦表达过不满，但她更厌恶那些聚众闹事者，于是前往麦加朝觐。她在返回麦地那的路上惊闻奥斯曼罹难的消息，并获悉叛乱者已向阿里宣誓效忠。于是她愤怒的要求返回麦加，她说：“以主盟誓，奥斯曼是被谋杀的，我定要为他报仇！”^[40]返回麦加后，她登上一块儿石头，前面横档了一块儿幔帐，人们聚集在她周围。她说：“人们啊！各地的暴徒、颠倒是非之人和麦地那人的奴隶曾聚集在昨日被谋杀的哈里发周围，指责他任用一些新官员。然而，他的前任也曾这样任用过官员。他们闯入哈里发为他们看护的圣地。当哈里发遵从了他们的意愿，并对他们做出了让步时，他们却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剥夺了一个不应受侵犯的生命。他们践踏禁地和这尊贵的月份，非法掠夺钱财。以主盟誓，即使大地将他们全部吞噬，也不足以抵偿奥斯曼的一根指头。以主盟誓，谋杀奥斯曼者，已成为叛教者，如从黄金中冶炼出的杂质，从衣服上清除掉的污垢。”^[41]

这是一次极具煽动性的演讲，阿伊莎对践踏圣地的行为表达了无比的愤怒，并誓言要为奥斯曼报仇。这无疑与阿里的意愿背道而驰，但阿伊莎认为阿里并无伊玛目之实，宣示尚未真正完成，当务之急是对罪犯明正典刑，何况阿里在她这里亦未摆脱嫌疑。泰来哈和祖拜尔曾当面向阿里宣誓效忠，不过他们到达麦加后即背离了阿里，表示当初的宣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非其所愿。阿卜杜拉·本·阿米尔和耶阿里也自各自的省区被免职后来到麦加，还有麦加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哈杜拉米，他们都加入到支持阿伊莎的行列中。阿卜杜拉·本·欧麦尔也离开麦地那来到了麦加，但他拒绝了阿伊莎的邀请，决定在这件看似不祥的事件中保持中立。

于是，以阿伊莎为中心，一个阿里之外的临时政府成立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很明确，即维护正义，严惩叛乱者。这个单纯并富有说服力的目标，很快博得了麦地那、麦加和也门很多人的拥护。既然要另立政府，那就是对阿里的哈里发政府的反叛。麦加与麦地那咫尺之遥，且人烟稀少，不足以为根据地。于是，阿伊莎等人选定了军事重镇巴士拉，那样他们便能够坐拥半壁江山实现其政治诉求。

人们为此出钱出力，很快一支 3000 人^[42]的队伍组建起来，于公元 656 年 10 月跟随着阿伊莎前往巴士拉。阿伊莎坐在一头骆驼的驼轿中，这一历史事件便与骆驼紧密联系在一起。队伍在行进中，接近了一处有贝都因人居住的河谷，牧民的狗冲着队伍狂叫不止。兵卒们高声报关：“壕阿卜河谷！”^[43]声音伴随着犬吠声此起彼伏。坐在轿内的阿伊莎闻声颤栗不已，她惊讶的说：“我们来自于主，必将回到他的身边。哎呀！我真的忘记了。我曾听主的使者说过，当时他的妻子们在他的跟前：‘或许我感受到了什么，壕阿卜的狗会对你们中的一个人吼叫。’”^[44]阿伊莎一边用力地捶打自己的臂膀，一边说：“让我回去！以主盟誓，我就是壕阿卜河谷的那个女人。”^[45]骆驼停下了，队伍随之终止了行军。阿伊莎陷入了悔恨之中，她想返回，但事已至此，返回绝非易事。为了尽快启程，随军人员惊呼阿里的追兵来了，在人们劝说下，阿伊莎才继续启程前行。

队伍行抵巴士拉后，驻扎在城郊。由阿里任命的巴士拉总督奥斯玛·本·侯奈夫对阿里忠心耿耿，不愿交出城池。面对泰来哈和祖拜尔，他指责他们既已宣示，为何背弃誓言。泰来哈和祖拜尔则表示，宣示出于被迫，因而无效。围绕此问题，巴士拉人作为双方的仲裁者还专程派调查员前往麦地那调查此事。当调查员来到麦

地那时，阿里不在城内，当他问起此事时，最初无一人应答。突然欧萨迈·本·载德起身说：“主啊！他们是被迫宣誓效忠的。”^[46]调查员听即便返回巴士拉，他向人们证实泰来哈和祖拜尔所言属实。于是，巴士拉人劝奥斯玛·本·侯奈夫交出城池。遭到拒绝后，巴士拉人把他囚禁起来，然后把阿伊莎接入城中。

阿伊莎便获得了巴士拉将士的效忠，军队迅速扩充到 2 万人。军械库内的武器和国库内的钱财都被取来支持这项事业。占据巴士拉后，阿伊莎等人立即组建了一个特别法庭，逐一起诉当初的叛乱者，并给予处罚。阿伊莎还致信库法、耶马迈和麦地那人，号召人们支持她。

当这一切发生时，阿里正在麦地那为叙利亚之事备战。获悉阿伊莎等人的行动后，他意识到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其威胁远胜于叙利亚，必须予以制止，否则帝国将分崩离析。于是，他仓促集合起一支 900 人的队伍前往中途拦截，但为时已晚。当得知阿伊莎获得了巴士拉人的支持后，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与之相抗衡，于是派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和穆罕默德·本·朱菲尔^[47]去库法调兵遣将。

艾布·穆萨厌恶内战，拒绝出兵。两位穆罕默德严厉地指责艾布·穆萨，艾布·穆萨却说：“以主盟誓，对奥斯曼的誓言还担在我和你们的主人的脖子上。即使非要诉诸战争，那也要等到处决了杀害奥斯曼的凶手之后。”^[48]两人无功而返。阿里又派艾什塔尔和伊本·阿巴斯前往库法说服人们，艾布·穆萨当众起身演讲：“这是一场昏聩的纷争，在其中安睡者强于醒来者，醒来者强于坐立者，坐立者强于站立者，站立者强于骑乘者，骑乘者强于出击者！你们是阿拉伯的基石，当刀剑入鞘，长矛卸刃，弓箭藏弦。你们当压制不义者，安抚受害者。直至事态平息，风波停止！”^[49]库法人接受了艾布·穆萨的观点，艾什塔尔和伊本·阿巴斯亦无功而返。

阿里最后派出了阿玛尔^[50]和他的儿子哈桑前往。据记载，哈桑长相酷似穆圣，颇受人们喜爱。他见到艾布·穆萨后责备他说：“你为何要阻止人们帮助我们？以主盟誓，我们的目的只是平息风波，达成和解。”^[51]能言善辩的哈桑与艾布·穆萨辩论，找将官们逐一攀谈，在清真寺内发表演说，终将库法人折服。初期便有 9000 名能征惯战的将士加入到哈里发的军队中，随后更是扩充到约 2 万人。

阿里获得了库法军队的支持后，率军抵达巴士拉。部分巴士拉人加入了阿里的军队，亦有部分库法人加入到阿伊莎的军队，甚至同一个部族的人也因各自的判断和政见而横刀相向。阿里甘愿委曲求全，力推和解。为此，他派出了曾经驰骋疆场的风云人物格尔噶尔去和谈。

格尔噶尔首先拜会了阿伊莎，他说：“母亲啊！您何以至此？”阿伊莎说：“孩子啊！我来是为了调解人们间的纷争。”格尔噶尔又请来泰来哈和祖拜尔一起相见，他说：“我们如何能调解纷争呢？以主盟誓，只有方法得当才能调解纷争，否则断不能调解。”泰来哈和祖拜尔说：“如果对奥斯曼被杀弃置不理，那就是背弃《古兰经》。”^[52]格尔噶尔说：“你们已为此杀了 600 个巴士拉人（指前时的小规模冲突和审判），却招致了 6000 人的愤怒，使他们背叛了你们。你要审判忽尔古斯^[53]，又招致了 6000 人的阻止。如果你们要杀尽这些人，必将招致更大的战争，如此一来，和解从何谈起呢？”^[54]“你想说什么？”阿伊莎直率地问对方来意。格尔噶尔说：“当务之急是稳定时局。一旦稳定下来，罪犯必定胆怯。若你们愿意与我们合作，那将是善的开端，爱的福音，报仇亦指日可待。若你们拒绝，肆意行事，那将是罪恶的兆头，并错失良机。以宽容行事吧，你们会因此得福的。你们会像以前那样成为正义的先锋。不要把我们置于灾难之中，否则，你们也将深受其害，并置穆斯林群体于毁灭的边

缘。以主盟誓，我之用意，旨在平息事端，以免招致安拉的恼怒，使整个民族蒙受灾难。不幸之事已然发生，非杀一人、一个群体和一个部落能够挽救得了。”^[55]

阿伊莎、泰来哈和祖拜尔听罢，内心暗自叹服。他们和阿里之间的分歧，还不足以让双方横刀相向。何况阿里并不反对为奥斯曼报仇，所不同的仅仅是报仇的方式和时机。他们对格尔噶尔说：“若阿里真如你所说，此事就此和解了。”格尔噶尔回去将会谈结果如实禀告阿里。阿里听罢喜出望外，这是他自担任哈里发以来最开心的一天。巴士拉的代表团立即访问了库法军营，新朋旧友相见，其乐融融。阿里借机发表演讲，告诫人们警惕蒙昧时代的罪恶在伊斯兰时代重演。看似一场灾难就要化解了，但恶魔却不愿就此罢手。

阿里的军队中汇集了很多当初的叛乱者，他为了能与阿伊莎和穆阿威叶抗衡，迫不得已要倚重这些人。一旦阿里与阿伊莎达成和解，他就能获得巴士拉、库法、麦加和麦地那众多穆斯林的支持，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便可以摆脱对叛乱者的依赖，并对其依照法律进行公正的审判。如此一来，按照一种乐观的推理，阿里与穆阿威叶之间的对立或可迎刃而解，帝国将恢复它原有的尊严与秩序。艾什塔尔是当初叛乱者的首领之一，他意识到，一旦双方达成和解，他们便大难临头。于是，他将当初的叛乱者和伊本·塞伯邑之流的伪信士集合起来，设计挑起战争，并借助阿里之手，消灭阿伊莎的军队，促成不可逆转之时局。^[56]

黎明时分，一支不明身份的武装同时袭击了双方的营地，使双方误认为对方背信弃义，随即引发了冲突。阿里和阿伊莎都曾试图控制局势，但各自的军队已经失去控制。阿伊莎的军队在交战中被击退，叛乱者用弓箭向阿伊莎的驼轿射击，败退的士兵为了保护阿伊莎重新站稳了阵脚，英勇地反击，很多人牺牲在驼轿之下。艾什塔尔参与了攻击驼轿的行动，格尔噶尔见到后高声咒骂他，让他远离驼轿。^[57]如此下去，必将两败俱伤。阿里看出了阿伊莎的驼轿是冲突的核心，为了终止战斗，他命士兵将那头骆驼砍倒在地，把驼轿抬到安全的地方。巴士拉士兵见驼轿消失，便退回城中。阿里命令士兵放下武器，停止追击。一场混战至此告终。

阿里在后方为阿伊莎搭建了一个帐篷，让她的弟弟穆罕默德把她接到帐篷中，然后来见她。阿里说：“母亲啊，你怎么样？”“还好”，阿伊莎答道。阿里见她安然无恙便松了一口气，并说：“安拉会饶恕你的！”阿伊莎说：“也饶恕你！”^[58]人们都来探望阿伊莎。格尔噶尔等人也来见她，并向她道赛俩目。阿伊莎略有悔意地对他说：“我真希望自己在 20 年前就归真。”^[59]这是她不能承受的痛苦。她已意识到自己的介入为这个国家增添了不少麻烦。阿伊莎被安排到巴士拉城最好的一处宅院中居住，那里是阿卜杜拉·本·海莱夫^[60]的府邸。^[61]她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返回，阿里派阿伊莎的弟弟穆罕默德护送她，并选了 40 名巴士拉妇女陪同，以免她旅途孤单。阿伊莎首先前往麦加朝觐，然后返回麦地那定居。她晚年专心于传授圣训和教律，于伊斯兰历 58 年（公元 678 年）归真。^[62]

祖拜尔曾设法阻止战争，见不可逆转，便离开战场来到一处名为塞巴尔的山谷^[63]中。就在他礼拜之时，一名叫阿穆尔·本·朱尔姆兹^[64]的歹徒杀害了他。^[65]泰来哈在冲突中腿部中箭，被抬到巴士拉后归真。阿里对两人给予了崇高的敬意，并将将士们一起缅怀他们的历史。阿里将战场上双方阵亡的士兵抬到一起，亲自为他们举行了殡礼，然后埋葬在一处大坑中。^[66]没有人诅咒对方，都知道这是个不该发生的悲剧。

史称此战为“骆驼之战”^[67]，其历史用词原意为“骆驼之冲突”，言下之意即非战争亦非仇杀。因而，伊本·赫尔敦称之为“骆驼事件”^[68]。^[69]之所以选“骆驼”

命名，皆因骆驼为阿伊莎的骑乘，也有暗含“阿伊莎”之意。再有，当时战斗之关键在于叛乱者冲击骆驼导致巴士拉士兵反击，为了控制局面，阿里下令斩杀骆驼，这一幕便成为战斗之核心。因而，伊本·赫尔敦还以“骆驼之死”^[70]相称。^[71]

战后，阿里在星期一^[72]进入巴士拉城，接受了人们的宣誓效忠。^[73]阿里宽宏大量地对待所有人，无论曾经是敌是友，无论是哈希姆人还是伍麦叶人。经此一役，他更清楚，唯有遵从先知遗训“以德报怨”，方能使帝国恩怨交织的各个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再者，当骆驼之战成为事实后，阿里更难以轻易在自己的身边清洗叛乱者，因为那会使现阶段扑朔迷离的国家政体陷入解体的边缘。只有叙利亚这个举足轻重的省份向他宣誓效忠，国家才是完整的，政府才有能力执行法度。在阿里拥有完整的帝国政权之前，他决不敢冒险向叛乱者发起挑战。因此，骆驼之战后，摆在阿里面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解决叙利亚问题。

迁都库法

当阿里率军离开麦地那前往巴士拉追击阿伊莎时，突然有一个人一把抓住了马的缰绳，他说：“信士的长官，你一定不要离开这片土地！以主盟誓，一旦你从这里走出去，穆斯林的国权就永远不会回来了！”^[74]士兵们以为他是个疯子，就把他驱赶到一边，而阿里却把这句话牢记在心。史家之所以把这句话载入史册，是因为历史不幸被此人言中了。公元 657 年 1 月，阿里迁都库法。尽管没有正式的官方文书告示天下，但阿里和他的政府的确迁往库法了。此后，帝国的权力中心再没有回到这里，而且阿里也死在他的新都城。如果那人所言的“国权”是指四位哈里发的时代——那具有现代共和精神的政体，那这个时代就真的从阿里这里终结了。

阿里没有选择巴士拉，那是因为骆驼之战和一些摇摆不定的贝都因人使他不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库法人看上去更忠诚可靠一些，然而历史证明，库法永远是派系最深、部落主义最浓，最难以驾驭之地。不过，或许阿里觉得必须在帝国内找一处坚固的基地，以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从容地给予叙利亚的穆阿威叶致命一击。为此，他要做好一切准备。

在巴士拉，阿里任命阿卜杜拉·本·阿巴斯担任总督、掌管国库。就在骆驼之战刚结束不久，在东部偏远省份锡吉斯坦发生了骚乱。^[75]两名^[76]被降职的士官因不满而起兵占据了城市。阿里派阿布杜·拉赫曼·本·哲鲁^[77]去恢复城市秩序，结果被叛乱者杀害。最终，阿里命阿卜杜拉·本·阿巴斯亲率巴士拉军队前往，才得以稳定局势。据此可见，帝国内不仅有高尚的信士，亦有桀骜不驯的、形形色色的各类国民。

在埃及，盖斯自阿里出任哈里发后便开始担任总督之职。在库法的哈里发政府同大马士革的穆阿威叶关系微妙的情况下，与叙利亚为邻的埃及无疑成为可助哈里发一臂之力的重要省份。为此，精明的穆阿威叶通过各种形式对盖斯策反，结果无济于事。最终，穆阿威叶使用离间之计，公开散布盖斯不忠于阿里的谣言。^[78]阿里不能承担失去埃及的风险，于是改任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为总督^[79]，将盖斯召回库法担任参事。

此时，穆阿威叶在大马士革获得了阿慕尔的效忠。^[80]阿慕尔之所以如此，皆因其对奥斯曼之死有某种愧疚心理。当他得知骆驼之战的结局后，毅然投靠了穆阿威叶。作为回报，穆阿威叶许诺，如果由他掌管阿拉伯帝国，必将埃及总督之职“归

还”与阿慕尔。历史证明，这是一桩双赢的交易，阿慕尔作为穆阿威叶的政治顾问，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他赢得了一个帝国。

| 绥芬之战

骆驼之战使得奥斯曼归真后一直扑朔迷离的政局渐趋明朗，库法的阿里和大马士革的穆阿威叶分别形成了帝国的两大政治集团。穆阿威叶作为伍麦叶族人在这个帝国最后的权威，作为奥斯曼之死的复仇者的领袖，以及一位要赢得整个帝国的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与阿里妥协。而骆驼之战更使得在眼下反对阿里成为一种时尚——他不是唯一反对阿里的人。此时，奥斯曼的血衣依然挂在大马士革的清真寺内，那血性的一幕仍是演讲的主要内容。此情此景，使得叙利亚人普遍认为支持穆阿威叶为奥斯曼复仇是作为信士最起码的正义的体现。于是，穆阿威叶完全赢得了叙利亚的民心。这种支持才是对阿里的库法政府最有力的威胁。

前文已述，阿里万不敢在叙利亚分离于他的政府的局势下冒险与叛乱者为敌，那将是自取灭亡。于是，阿里必须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来争取叙利亚和穆阿威叶的宣誓效忠，以使自己具备一个帝国哈里发之实。再者，骆驼之战作为穆斯林内部的首次武装冲突，已使阿里背负了来自穆斯林世界太多的责难，因而对叙利亚作战只能是下下之策、万不得已而为之之举了。为此，阿里派遣了杰里尔·本·阿卜杜拉^[81]出使叙利亚，渴望能与穆阿威叶达成和解。^[82]

杰里尔携带阿里亲笔书信一封，并传达一种信息：包括泰来哈和祖拜尔在内的迁士与辅士们已向他宣誓效忠，信士之母阿伊莎也认可了他，促穆阿威叶顺应天意，尽快结束帝国分崩离析的局面。穆阿威叶却对阿里的哈里发职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指出叙利亚人对此选举并不知情，因而选举无效，当另行选举。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阿里对奥斯曼之死负有罪责。

阿里致信穆阿威叶说：“曾向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宣誓效忠者依照传统向我宣誓效忠，因而在场者不能再推举他人，不在场者亦无权反对。协商之权属于迁士和辅士，一旦他们公推一人为伊玛目，必得真主的喜悦。若有人以各种借口否认他们的决定，那他们首先是劝说那人接受，若遭拒绝，那他们就必以伪信视之，对其做出判决并与之战斗，直至其改邪归正。以我的性命发誓，穆阿威叶啊，你若能以理智而非私欲评判此问题，你必定知道我在奥斯曼的血债上是清白之人。我曾为奥斯曼过起隐居的生活，而你却非要加罪于我，掩盖事实。祝你平安！”^[83]

阿里通过信函和他在大马士革的特使反复向穆阿威叶解释自己的哈里发职位的合法性，但穆阿威叶却对此并不感兴趣。至此，和谈已陷入了僵局。阿里已丧失了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耐心，他致信自己的特使杰里尔，告诉他：“如果他选择战争，你就向他宣战；如果他选择和平，你就带着他的宣誓效忠回来。”^[84]最终，穆阿威叶选择了战争。

阿里在帝国东部省份迅速调集起约 5 万军队向叙利亚进发，穆阿威叶闻讯亦聚集起至少 6 万军队迎击。^[85]伊斯兰历 36 年末（公元 657 年 6 月），双方共十余万大军在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绥芬平原遭遇，一场名为“绥芬之战”^[86]的历史对决就此拉开序幕。

阿里嘱托他的军队，一旦与敌军遭遇要立即避其锋芒，切勿开战。这是因为他仍渴望能挽救和平，为和谈留下足够的空间。当阿里在绥芬平原与穆阿威叶遭遇后，

他立即命令军队止步，并派出使团前去和谈。但双方仍在哈里发的选举和奥斯曼复仇的问题上互不相让，最终穆阿威叶驱逐了使团，他非常生气地说：“在我和你们之间只有宝剑了！”^[87]不过，朝觐日期已来临，双方为了禁月而决定暂时停战。期间，双方再次互派使团谈判，但仍无济于事。转眼间到了伊斯兰历 37 年，战争应声而来。

大战持续了几日，胜负难分。直到阿里的军队中一位年迈的老圣门弟子阿玛尔^[88]在战斗中牺牲，整个战局因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曾对阿玛尔说过：“你将来会被一位步入迷途的独裁者的帮派所杀，而在后世你将[同我]畅饮奶汁。”^[89]这段圣训流传甚广，甚至叙利亚军队的指挥官兼穆阿威叶的顾问阿慕尔也是它的传述者。阿慕尔本来相信阿玛尔会投奔自己阵营，或者不会在此战中战死，当他获悉阿玛尔牺牲的消息后倍感震惊，并将此事转告了穆阿威叶。穆阿威叶亦惊讶地说：“难道真是我们杀死了他？”阿玛尔牺牲的消息不胫而走，它如一把利剑，生硬地斩断了叙利亚军队的锐气。^[90]

阿里和他的伊拉克军队在随后的几日迅速占据上风，以高昂的气势将叙利亚军队逼退至毁灭的边缘。在战争最后，阿慕尔甚至绝望地对穆阿威叶说：“你自己去同阿里决斗吧！”“不”，穆阿威叶断然拒绝了。面对逐渐逼进的敌军，阿慕尔向穆阿威叶献上另一个计策：“我们可以高举《古兰经》，然后高呼：这是我和你们之间的判决！你将发现，他们中一部分人会拒绝，而另一部分则接受，于是便可离间他们。即使他们全部接受，亦可缓解我们当前的困局。”^[91]穆阿威叶别无选择地接受了。

叙利亚士兵按照阿慕尔的计策，将《古兰经》绑在上矛之上，对冲上来的伊拉克士兵们高呼：“这是安拉的经典，是我们和你们之间的裁决！”一部分伊拉克士兵立即停下脚步说：“我们热爱安拉的经典！”这毕竟是不得人心的内战。聪明的阿里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伎俩，他对停战的士兵们说：“主的仆人们啊！你们当坚守真理和忠诚，杀向你们的手，结束这场纷争！”而士兵们却说：“不，我们响应安拉的经典的召唤，我们接受它！”阿慕尔的计策成功地离间了阿里的军队。此时，无论是战是和，阿里的阵营都必将分裂。最终，阿里选择了停战，并为此痛苦地承受主战派的抗议。他强行召回了继续作战的将领艾什塔尔等人，然后派出肯得部落酋长艾什尔斯去谈判。

艾什尔斯问穆阿威叶：“你们高举《古兰经》做什么？”穆阿威叶说：“那是因为我们想让我们和你们都能遵照安拉在他的经典中的命令行事。你们选派一位仲裁者，我们也选派一位仲裁者，依照安拉的经典进行公正的裁决。然后，我们遵从裁决的结果。”“如此甚好！”艾什尔斯接受了穆阿威叶的观点，回去向阿里汇报。主和派强烈要求以艾布·穆萨为仲裁者。阿里与艾布·穆萨之间向来不睦，因而他拒绝了主和派的要求。然而主和派一再坚持，无奈之下，阿里也就听之任之了。于是，阿里一方派出了艾布·穆萨·艾什里，穆阿威叶一方派出了阿慕尔，双方将以《古兰经》来裁决彼此的分歧。^[92]

阿慕尔作为穆阿威叶的代表来到阿里的营地，与艾布·穆萨共同起草裁决书。当写下“信士的长官阿里”的称谓时，精明的阿慕尔拒不同意，从而使阿里再次让步，最终双方以完全平等的姿态签订了停战裁决书。现据伊本·艾西尔的记载^[93]笔译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此为阿里·本·艾布·塔利卜与穆阿威叶·本·艾布·苏夫扬之间的裁决。阿里为库法人及追随他的信士与穆斯林的领袖，穆阿威叶

为叙利亚人及追随他的信士与穆斯林的领袖。我们以安拉和他的经典做出判决，不以其他任何事物为依据。我们所使用的安拉的经典，自开端至末尾，完整无缺。我们将秉公裁决。两位依照安拉的经典裁决者分别是：艾布·穆萨·艾什里·阿卜杜拉·本·盖斯和阿慕尔·本·阿斯·古莱氏。两人在安拉的经典及完整的圣训中没有分歧，对阿里与穆阿威叶的裁决如下：双方军队及他们本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众信士与穆斯林，立约停战，互为见证。安拉的约言禁止这个族群发生战争和分裂。违约者即违抗安拉的命令。裁定期定于斋月，若欲延长期限，以此约为凭。此为库法人与叙利亚人之间的公正裁决。”

这份裁决书签订于伊斯兰历 37 年 2 月 16 日（公元 657 年 8 月 3 日）。按照约定，两位仲裁者定于伊斯兰历 37 年 9 月初（公元 658 年 2 月 10 日）在希贾兹与叙利亚交界之地的某处就阿里和穆阿威叶之事做出最终判决，以根本性地平息帝国的政权纷争。

无论阿慕尔是基于何种目的提出《古兰经》裁决，神圣的经典无疑是制止穆斯林内战的最强有力的凭证——任何统治者都必须接受他的人民最朴实的判断。战争结束了。阿里回到了库法，穆阿威叶回到了大马士革，但帝国政权问题仍悬而未决。阿里的哈里发身份因这份裁决书而遭到严重的挑衅，穆阿威叶却借此提升了自己的身价。经验世界的事物总是这样反复无常，是非成败，转瞬即逝，总是不由得人的意志。

转眼间到了斋月，双方代表按照约期前往杜迈的艾兹鲁哈^[94]赴约。阿慕尔和艾布·穆萨各率领四百人与会。阿慕尔以穆阿威叶的幕僚的身份来执行此裁决，因而偏向于让穆阿威叶获得权力；艾布·穆萨却完全凭借自己的意愿，在他看来，如果能通过剥夺阿里的权力来换取伊斯兰世界的和平，亦未尝不可。会场上搭建起了一个临时帐篷，双方 800 名见证人在帐外等候结果，阿慕尔和艾布·穆萨进入帐篷内磋商。

精明的阿慕尔率先抛出了奥斯曼被杀的问题，他说：“哦，艾布·穆萨啊，你是否认为奥斯曼是被不义地杀害的？”“我确证是这样”，艾布·穆萨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莫大的罪行。阿慕尔便借机质问艾布·穆萨为何不支持为奥斯曼复仇的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艾布·穆萨则认为，如果单纯以血亲复仇而论，奥斯曼的儿子比穆阿威叶更有资格出任哈里发，不过他随即指出，因为阿慕尔让奥斯曼的儿子参加了内战，因而亦丧失了作为哈里发候选人的资格。在经过一系列的甄选后，双方并未对哈里发的候选人达成共识。最后，阿慕尔说：“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吧！”艾布·穆萨说：“我认为应废黜此二人，重新协商，让穆斯林大众选择他们中意的候选人。”“正合我意”，阿慕尔立即表示赞同。

两人走出帐篷向人们宣布他们的裁决。阿慕尔说：“艾布·穆萨啊，你来告诉他们我们达成的协议吧。”艾布·穆萨说：“我们决定废黜阿里和穆阿威叶的职务，由人们选举他们喜爱之人。我代表阿里一方首先宣布废黜阿里与穆阿威叶的职务，你们可以去处理你们的事务了，选取你们中意之人吧。”说罢，艾布·穆萨退身下去了。阿慕尔立即起身说：“你们确已听到他所说得，他已废黜了他的长官，我也同意，但我批准我的长官穆阿威叶担任哈里发，他是奥斯曼的继承人，是为他复仇之人，也是人们中最称职的人选。”在场的人被惊得目瞪口呆，随后便是对艾布·穆萨的一片指责之声。“我该怎么办？”艾布·穆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他指着阿慕尔说：“安拉不会让你得逞的。你背信弃义，你说谎！”当时在场的伊本·阿巴斯则说：“艾布·穆萨啊，你没有错，错在选你当仲裁之人。”库法方面的武官叔莱

哈^[95]一怒之下逮捕了阿慕尔，后来因没有理由治他的罪，又放他而去。至于艾布·穆萨，他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内疚，事后逃往麦加，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96]如果说第一次仲裁结束了内战，那这次仲裁则使帝国的政治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阿里并不会接受这种判决，但他却非常严厉地谴责了穆阿威叶和阿慕尔的这种奸诈的行为。

| 哈瓦立及派

当阿里接受了主和派的观点立约停战时，他就必须无奈地承受主战派的责难，尤其是那些在一怒之下反目成仇的支持者。在阿里军队中的泰米姆人、伯克尔人和哈姆丹人愤怒地宣称：“除安拉外别无裁决！”^[97]他们曾热切地追随阿里，为此来到了叙利亚浴血奋战。但《古兰经》裁决的结果使这场战争成为一个错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瞬间化为乌有。士兵们已为此献出生命或手染鲜血，这种裁决便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他们指出，如果阿里接受裁决，就意味着他承认先前的战争行为是错误的，那他就要担负罪责，否则就不必去接受它。他们尤其指责阿里在签订裁决书时还放弃了使用“信士的长官”的称号。^[98]不过，他们坚持认为，无论阿里做何选择，他们先前的行为都是正义之举，坚持它就是坚持对安拉的信仰，弃之则意味着背叛。当阿里接受了裁决率军队返回伊拉克时，有 12000 名持此观点的士兵从他的军队中分离出去独自行军，于是被冠以“哈瓦立及”^[99]之名，即“分离”、“出走”之意。他们不能再继续追随一个在他们看来背叛了自己信仰的领导者。实则，他们渴望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否则内战将使灵魂不得安宁！

阿里何尝不想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来解决叙利亚问题，为此他兴师动众率军前往。但主和派的逼宫使他不得不作出妥协，否则自己就将被置于不仁不义之地。于是，阿里在最初很同情哈瓦立及派的感受，并没有动用军法来惩治他们，而是不厌其烦地去劝说他们。有不少士兵在劝说下回到了阿里身边，但仍有固执己见者坚持同阿里决裂。

阿里低估了哈瓦立及派的威胁。当哈瓦立及派返回伊拉克后，尤其是艾兹鲁哈的裁决昭示之后，他们对阿里的反叛已由最初的情绪转变为一种敌对的政治理念。他们推举阿卜杜拉·本·沃哈布^[100]为哈里发，以纳赫拉万^[101]为据点，而且还曾试图夺取泰西封来实践他们的事业。^[102]阿卜杜拉·本·沃哈布还向巴士拉人写信，号召人们加入他们的阵营。纳赫拉万不久便聚集起 4000 人，开始对阿里及其政府官员发起敌对行动。

阿里容忍了哈瓦立及派的挑衅行为，渴望他们能回心转意。艾兹鲁哈的裁决结果让阿里再次下定决心征讨穆阿威叶，为此他在伊斯兰历 38 年初集结起 65000 人的军队，准备奔赴叙利亚。阿里借此机会致信哈瓦立及派，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自己的军队中，为他们的理想而战。出乎意料的是，哈瓦立及派拒绝了阿里的邀请，并讽刺他为叛教者。^[103]对这等羞辱，阿里仍然隐忍了，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然而，当阿里率军前往叙利亚时，哈瓦立及派则在伊拉克挑起了一系列事端，并杀害了阿里的地方长官。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叛教者，死有余辜。于是，随军将官们请求阿里掉转军队去制止哈瓦立及派的罪行，以免在军队去叙利亚后他们在伊拉克制造更大的事端。阿里对此亦觉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命军队改变路线，前往纳赫拉万。

阿里在动用武力前仍劝说哈瓦立及派放弃敌对行为，而且承诺对其先前的罪行

既往不咎，否则严惩不贷。在这种劝说下，一部分人改变了立场，归向阿里阵营。有 500 人离纳赫拉万而去，另有 1800 人坚持要以牺牲来实践自己的信仰。伊斯兰历 38 年 2 月 9 日（公元 658 年 7 月 17 日），1800 名哈瓦立及派人冲向哈里发严阵以待的军队，最终全军覆没。对阿里而言，这无疑是悲剧中的悲剧。正因此战，阿里为自己在伊拉克树立了许多敌人，这些人随时都可能做出疯狂之举。

阿里在纳赫拉万的军事行动结束后，开始组织军队向叙利亚进发。此时，士兵们却对他说：“信士的长官啊，我们的弓箭耗尽，刀剑迟钝，枪头朽坏。请允许我们返回营地，补充军需物资，做好充分的准备。”^[104]因纳赫拉万距离库法并不算远，阿里便同意了士兵们的请求，率军返回库法营地。而令他意想不到的，士兵们三五成群地离开了，军营最后空空如也，多日不见有士兵返回。在出征之日，仅集结起约 2000 人。

阿里对此非常恼怒，他进入城内向人们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参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最终，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泡汤。实则，在库法和巴士拉均有接受政府津贴的职业士兵，即国家正规军。然而，作为一支穆斯林军队，从欧麦尔创建伊始即具有一种对外作战的武装精神，至于内战，他们则表现的非常疲软。同时也看出了阿里的哈里发政府执政能力的丧失，军令不是靠制度来推行，而是使命的召唤。这在前两任哈里发时代或许可行，但在眼下这个政局混乱的帝国，唯有强有力的军事制度的确立才能使哈里发有所作为。不过，这一切对阿里而言似乎是那么的遥远，他已在内战和分歧中痛苦地走入了死角。

|时代的终结

一系列迹象表明，阿里所延续的自艾布·伯克尔以来的协商政体已走向末路。穆阿威叶相对于阿里则显得信心十足。阿慕尔在艾兹鲁哈为他窃取的那哈里发的名份，竟使他在绥芬之战中因祸得福。尽管穆阿威叶还未敢正式使用这一称谓，但他显然早已在为此积极地筹备了。叙利亚牢牢地掌控在他的手中，原有的军事统辖体系，使那里看上去比伊拉克和波斯安稳许多。当穆阿威叶得知阿里再次出征时，亦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不过他幸运地躲过了此劫。《古兰经》裁决的效用还是那么出乎他的预料。就在阿里同哈瓦立及派周旋时，埃及爆发了叛乱。

埃及始终存在一些倾向于为奥斯曼复仇的反对派，前任总督盖斯曾对此不闻不问，使得反对派的势头并没有那么强烈。不过，盖斯因穆阿威叶的陷害和拒绝服从阿里弹压反对派的命令而遭免职。^[105]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继任了总督，作为当初反对奥斯曼的一员，埃及的反对派对他非常反感，加之他对反对派的弹压政策，最终在公元 658 年引发了武装叛乱。阿里已意识到撤换盖斯是个错误，为了挽救埃及，他任命了一个强硬派人物出任新总督，此人就是当初叛乱者的首领之一艾什塔尔。不过，艾什塔尔在前往埃及的路途中被穆阿威叶唆使一位部落长老毒死^[106]，使得阿里的期盼落空。亦有观点认为，艾什塔尔赴任是在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被杀后。^[107]阿里又尝试向埃及增派军队，以挽救这个行省，但征兵工作进展迟缓。^[108]

埃及的叛乱对穆阿威叶而言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穆阿威叶意识到对阿慕尔实现诺言的时刻到了，他任命阿慕尔为埃及总督，让他率领 6000 军队直取埃及。^[109]阿慕尔与埃及的反对派联手同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作战，最终击败了穆

罕默德的军队，并杀死了他。^[110]于是，穆阿威叶将他的国土扩展到了埃及和北非，其版图足以同阿里平分秋色，而且看上去更牢固。阿里得知埃及失守后，绝望地说：“艾布·伯克尔的儿子牺牲了，埃及不再属于我们。”穆阿威叶并不满足于获得埃及，他还积极策动东部省份反对阿里，并在叙伊边境开展军事行动。^[111]于是，哈瓦立及派和亲穆阿威叶者，不断在阿里的辖区内制造叛乱。^[112]阿里最初成功地处理了这些叛乱，但埃及的沦陷和层出不穷的反对派，一度使他对帝国事务心灰意冷。当阿里得知自己最要好的一些部落酋长背叛自己投靠穆阿威叶时，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

事实证明，穆阿威叶对阿里的威胁远不及他身边的哈瓦立及派。这些人将他人一律看作叛教者，并采取极端行为。公元 661 年初，伊本·穆勒杰姆^[113]、布尔克^[114]和阿木卢·本·伯克尔^[115]三个哈瓦立及派人，因纳赫拉万之仇，在希贾兹盟誓要除掉阿里、穆阿威叶和阿慕尔三人。^[116]在他们看来，这三人是所有伤痛和灾难产生的根源。伊本·穆勒杰姆说：“我替你们除掉阿里。”布尔克说：“我替你们除掉穆阿威叶。”阿木卢则说：“我替你们除掉阿慕尔。”据说，三人商定于伊斯兰历 40 年 9 月 17 日（公元 661 年 1 月 24 日）^[117]，在库法、大马士革和埃及对目标同时下手。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在剑上涂上剧毒。阿慕尔当时因病未能参加礼拜，因此躲过一劫，凶手被逮捕并处死。穆阿威叶的臀部被剑刺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才治愈，凶手亦被处死。^[118]

伊本·穆勒杰姆相较那两位凶手，其冲动是来自他的一位托伊族女情人。这个女人的父亲和兄弟在纳赫拉万一战中被杀，因而对阿里怀恨在心。她对伊本·穆勒杰姆以身相许，只求能为亲人复仇。伊本·穆勒杰姆和两位助手在晨礼时一同守在清真寺门前。宣礼声此起彼伏，阿里在人们簇拥下进入清真寺，伊本·穆勒杰姆趁机上前行刺，伤及头部。伊本·穆勒杰姆被捕，他的两位助手，一个被当场击杀，一个逃脱。

阿里的头部受伤严重，但头脑仍清醒，他让人们继续履行晨礼的拜功。待拜功礼毕，他说：“如果我归真了，你们就杀了他抵命。如果我能活下来，则由我来处理他。阿卜杜勒·穆塔利卜的子孙啊！你们一定不要以‘信士的长官被杀’为由滥杀其他穆斯林。切记，抵命的只是凶手。哈桑啊！切记，如果我归真，可以处死他，但不能凌辱他的尸体。我听主的使者说：‘即使是对待咬人之狗，也不能凌辱其尸体。’”^[119]

当人们问他是否让哈桑继任哈里发之位时，阿里却坚持自他的前任艾布·伯克尔延续下来的推举制，他说：“我既不会任命他，也不会禁止他，这件事取决于你们。”^[120]阿里把哈桑和侯赛因叫到近前，嘱托他们要敬畏安拉，看守拜功，未恋尘世，善待邻居，体恤孤儿，并写下了遗嘱。最后，他口诵“唯有安拉是主”归真^[121]，享年 60 岁。哈桑、侯赛因和阿卜杜拉·本·朱尔夫^[122]三人为他净身，哈桑为他站了殡礼，并念了 7 次大赞词。^[123]至于埋葬之地为何处，至今是谜。

先知之女法蒂玛为阿里生有三子两女，三子为哈桑、侯赛因和穆哈辛^[124]，其中穆哈辛早年夭折；两女为则奈布^[125]和温姆·库尔苏木^[126]。^[127]这些子女后来成为人类史中赛义德圣族产生的根源。阿里在法蒂玛归真后又娶了几位妻子，她们为他生下了 7 个儿子和 15 个女儿。

后续的历史告诉我们，四位哈里发的时代就这样以一个百姓对信士的长官的复仇而终结。阿里的哈里发任期仅有 4 年 9 个月^[128]。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延续着自奥斯曼流传下来的悲剧。若伊本·奥夫当年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是否会留下一

段不一样的历史呢？但历史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假设。阿里最高尚的品质莫过于他的宽容和仁慈，当然这也是他的统治失败的根源。他曾三次与哈里发职位失之交臂，却未对哈里发不忠。他曾饱受伍麦叶人的指责，却从未报复。他曾遭到泰来哈和祖拜尔的背叛以及阿伊莎的武装挑衅，却仍能礼相待。他还容忍了哈瓦立及派无休止的背叛，容忍了库法和巴士拉士兵的刁蛮和任性，容忍了身边的人对他的离弃和不忠。临终时刻，他一再嘱托人们要停止无休止的复仇和杀戮，否则哈瓦立及派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穆阿威叶也绝不能顺利一统全国。他的仁慈是那么值得称赞，却又是他作为政治家最大的弱点。然而，对于一个真诚的信仰者而言，他无疑别无选择。尘世的一切，尤其是政治，总是那么险恶，它本不属于仁慈者的舞台，只有在理想的、制度化的国度里，哈里发们或许才能平安地以他们的信仰人格和仁慈的精神来治国。阿里归真后，穆阿威叶在耶路撒冷公开接受了哈里发的名号。^[129]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的穆阿威叶，足可以戒矣。他亲见他的对手如何在原有的体制下走向灭亡，他不想步其后尘，亦无兴趣加以改革，于是便以罗马、波斯的专制王朝为楷模，以部落长老制为种族历史情怀，致力于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可以实现有效统治的伍麦叶王朝。如果说阿里多灾多难的执政史能为后世留下些什么，那就是造就了一个因死去而不朽的精神领袖。他的磨难是如此深厚，每回顾一次都会令人的心灵倍感沉重。若干年之后，当阿里的不幸成为一种历史时，人们便开始怀念他。那些阿里的支持者、被以“什叶派”相称的人，多么希望历史能够重来，以便能对阿里尽微薄之力，以弥补自己内心挥之不去的愧疚。但他们只能在阿里的子孙中来实现政治的期盼了，还有对那神秘的马赫迪临世的信仰，否则断不能获得精神的安宁。哈瓦立及派中那些任性的人，把他们最热爱的人当作了最憎恨的敌人，并置于死地。当阿里真的死去后，这世上便再没有值得他们热爱的人，于是便只剩下冷血的政治斗争，直到若干年后他们全部葬身于这个理想中。当那短暂的 29 年的哈里发执政史以悲剧终结时，信仰和思想便开始在伊斯兰世界与政治分道扬镳。经训学者、教法学家和苏菲，纷纷置身于政治之外去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当我们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回顾这一切时，它的存在无疑是因先知的辞世，那神圣的时代在人类的视野中渐行渐远，恍如隔世。

注释：

- 1、[叙利亚]沙克尔：《伊斯兰史》，第 3 卷，贝鲁特，2000 年版，第 245 页。
- 2、الوليد بن عتبة。
- 3、عتبة بن ربيعة。
- 4、[伊拉克]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 年版，第 436 页；《穆斯林圣训实录》：3：1160。
- 5、[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02 页；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 年版，第 137 页以下。
- 6、عقبة بن عمرو。
- 7、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حضرمي。
- 8、القاسم بن ربيعة الثقفي。
- 9、يعلي بن منية。

- 10、الجد.
- 11、عبد الله بن ربيعة.
- 12、سيرة بن عمرو العنبري.
- 13、عبد الله بن قيس الفزاري.
- 14、حبيب بن مسلمة.
- 15、ابو الأعراس السلمي.
- 16、علقمة بن حكيم الكندي.
- 17、السواد جابر المزني.
- 18、سمك الأنصاري.
- 19、الققعاع بن عمرو التميمي.
- 20、جرير بن عبد الله.
- 21、سلمان بن ربيعة الباهلي.
- 22、الأشعث بن قيس.
- 23、عتيبة بن النهس.
- 24、سعيد بن قيس.
- 25、السائب بن الأقرع.
- 26、حبش.
- 27、مالك بن حبيب.
- 2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440 页以下；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40 页。
- 29、عثمان بن حنيف.
- 30、عمارة بن شهاب.
- 31、عبيد الله بن عباس.
- 32、قيس بن سعد.
- 33、سهل بن حنيف.
- 3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42 页。
- 35、伊本·阿萨齐尔:《巴格达史》，转引自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 年版，第 464 页。
- 36、قيصة.
- 37、بني عيسى.
- 3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42—543 页。
- 3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39 页。
- 4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44 页。
- 4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44 页。
- 4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452 页。
- 43、ماه الحوآب.
- 44、[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469 页。
- 4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45 页。
- 46、[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467 页。

- 47、مُحَمَّدُ بْنُ جَعْفَرٍ。
- 4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52 页。
- 4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52 页。
- 50、عَمَّارُ بْنُ يَاسِرٍ。
- 5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52 页。
- 5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54 页。
- 53、حُزُقُوصُ بْنُ زُهَيْرٍ。
- 54、[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15 页。
- 5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54 页。
- 56、[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自 615 页以下。
- 57、[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19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62 页。
- 58、[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19 页。
- 59、[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19 页。
- 60、عَبْدُ اللَّهِ بْنُ خُلْفٍ。
- 6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63 页。
- 6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66 页。
- 63、وَادِي السَّبَاعِ。
- 64、عَمْرُو بْنُ الْجَرْمُوزِ。
- 6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535 页。
- 66、[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20 页。
- 67、وَقْعَةُ الْجَمَلِ。
- 68、أَمْرُ الْجَمَلِ。
- 69、[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06 页。
- 70、عُقْرُ الْجَمَلِ。
- 71、[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19 页。
- 72、战后三日，见：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538 页。
- 7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自 539 页以下。
- 74、[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555 页；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5611—612 页。
- 75、[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66 页。
- 76、حَسَنَةُ بْنُ عَتَّابِ الْحَبْطِيِّ، عِمْرَانُ بْنُ الْفَضِيلِ الْبَرْجَمِيِّ。
- 77、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جَرُو الطَّائِيّ。

- 7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自 550 页以下。
- 79、[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555 页。
- 8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自 558 页以下。
- 81、جرير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بجليّ。
- 82、[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自 561 页以下。
- 83、[古阿拉伯]谢里夫·里达：《辞章之道》，萨利哈定本，开罗，2004 年版，第 366—367 页。
- 84、[古阿拉伯]谢里夫·里达：《辞章之道》，萨利哈定本，开罗，2004 年版，第 368 页。
- 85、[伊拉克]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 年版，第 465 页。
- 86、معركة صفين/وقعة صفين。
- 87、[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27 页。
- 88、عمار بن ياسر。
- 8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84 页。
- 9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自 38 页以下。
- 91、[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86 页。参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32 页。
- 92、[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自 633 页以下；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86—588 页。
- 9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88 页。参见：[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53—54 页。
- 94、دومة الجندل بأذرح。
- 95、شريح بن هانئ。
- 96、[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自 635 页以下；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91 页。
- 9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93 页。
- 9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94 页。
- 99、الخوارج。
- 100、عبد الله بن وهب。
- 101、النهران。
- 10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94 页。
- 103、[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95 页。
- 104、[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599 页。
- 105、[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4，开罗，1970 年版，第 555 页。

- 106、[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41 页。
- 107、[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02 页。
- 10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03 页。
- 10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02 页。
- 110、[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03 页。
- 11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133—136 页。参见：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43 页；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10—613 页。
- 112、[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09 页。
- 113、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مُرْجَم المَرَادِيّ。
- 114、البرك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تميمي الصُرَيْميّ。
- 115、عمرو بن بكر التميمي السعديّ。
- 116、[古阿拉伯]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卷 2，贝鲁特，2000 年版，第 645 页。
- 11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143 页。
- 118、[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17 页。
- 11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16 页。
- 120、[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147—148 页。
- 121、[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148 页。
- 122、عبد الله بن جعفر。
- 123、[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148 页。
- 124、مُحْسِنَا。
- 125、زَيْنَب الكُبْرَى。
- 126、أُم كلثوم الكُبْرَى。
- 127、[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153 页。
- 128、[古阿拉伯]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卷 5，开罗，1971 年版，第 152 页。
- 129、[古阿拉伯]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20 页。

译名对照表

A

- 阿巴斯•本•阿布杜勒•穆塔利卜（穆圣的叔父） عبّاس بن عبد المطلب
阿卜杜•艾斯沃德（部落首领） عبد الأسود العجَلِيّ
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之子） عبد الله
阿卜杜拉•本•阿米尔（地方官员） عبد الله بن عامر
阿卜杜拉•本•艾苏木（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أصمّ العامريّ
阿卜杜拉•本•盖斯（地方官员） عبد الله بن قيس الفزاري
阿卜杜拉•本•盖斯（军事将领） عبد الله بن قيس
阿卜杜拉•本•哈杜拉米（地方官员） 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حضرميّ
阿卜杜拉•本•海莱夫（巴士拉贵族） عبد الله بن خلف
阿卜杜拉•本•拉比阿（地方官员） عبد الله بن ربيعة
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地方官员，即伊本•麦斯欧德） عبد الله بن مسعود
阿卜杜拉•本•穆尔坦（军事将领） 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مُعْتَمَر
阿卜杜拉•本•欧麦尔（欧麦尔之子） عبد الله بن عمر
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地方官员） عبد الله بن سعد
阿卜杜拉•本•沃哈布（哈瓦立及派首领） عبد الله بن وهب
阿卜杜拉•盖斯（古代阿拉伯部落） عبد القيس
阿布都•艾斯沃德（圣门弟子） العبد الأسود
阿布杜•拉赫曼（艾布•伯克尔之子）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أبو بكر الصديق
阿布杜•拉赫曼•本•哈里斯（圣门弟子）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الحارث بن هاشم
阿布杜•拉赫曼•本•哈立德（哈立德之子）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خالد
阿布杜•拉赫曼•本•哲鲁（阿里政府官员）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جرو الطائيّ

阿布斯（古代阿拉伯部落） عبس
 阿迪（圣门弟子） عدي بن حاتم
 阿迪·本·苏海伦（穆斯林将士） عدي بن سهيل
 阿尔达希（波斯皇帝） اردشير
 阿尔戈迈（地方官员） علقمة بن حكيم الكندي
 阿尔格麦（地方官员） علقمة بن مجرر
 阿菲各（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الغافقي بن حرب العكي
 阿格（部落首领） عقة بن أبي عقة
 阿格白（中央政府官员） عقبه بن عمرو
 阿格莱巴（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عقرباء
 阿赫莱（即艾斯瓦德，叛军首领） عيهلة بن كعب بن عوف
 阿克利麦（军事将领） عكرمة بن أبي جهل
 阿拉伯峡谷（约旦地名） وادي العربية
 阿里（第四任哈里发） علي بن أبي طالب
 阿里什（埃及地名） العريش
 阿俩伊（军事将领） العلاء بن الحضرمي
 阿马尔（地方官员） عمار بن ياسر
 阿玛尔（圣门弟子） عمار بن ياسر
 阿玛斯（战斗名称） يوم عماس
 阿曼（阿拉伯半岛地名） عُمان
 阿米尔（古代阿拉伯部落） عامر
 阿米尔（赛尔德·本·艾布·宛葛思之弟） عامر بن ابي وقاص
 阿米尔·本·哈兹木（地方官员） عمرو بن حزم
 阿米尔·本·欧特白（政府官员） عمرو بن عتبة
 阿秘鲁（部落首领） عمرو بن معدي
 阿姆瓦斯（天灾） طاعون عمواس
 阿姆依希西亚（两河流域地名） أمغيشيا
 阿木卢·本·伯克尔（哈瓦立及派杀手） عمرو بن بكر التميمي السعدي
 阿牧鲁（穆斯林将士） عمرو بن معديكرب
 阿慕尔（圣门弟子）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阿慕尔·本·阿迪（古代阿拉伯国王） عمرو بن عدي بن نصر
 阿慕尔·本·阿克利麦（穆斯林将士） عمرو بن عكرمة
 阿慕尔·本·法赫米（古代阿拉伯国王） عمرو بن فهم
 阿慕尔·本·穆阿迪（穆斯林将士） عمرو بن معدي كرب
 阿穆尔·本·朱尔姆兹（杀害祖拜尔的凶手） عمرو بن الجرmoz
 阿尼·舍姆斯（埃及地名） عين الشمس
 阿尼·泰穆尔（两河流域地名） عين التمر
 阿斯马（艾布·伯克尔之女） أسماء
 阿绥穆（军事将领） عاصم بن عمرو
 阿绥穆·本·杜莱弗（工程师） عاصم بن ذلف أبو الجرباء
 阿塔卜（地方官员） عتاب بن أسيد
 阿提格（河流） نهر العتيق
 阿瓦士（波斯地名） الأهواز

阿亚兹（部落首领） عياذ
 阿伊莎（圣妻） عائشة بنت أبي بكر الصديق
 埃厄玛斯（战斗名称） يوم أغواث
 埃尔玛斯（战斗名称） يوم أرمات
 埃尔托本（拜占庭将官） أرطوبون
 埃拉特（西奈地名，红海港口） أيلة
 埃米尔（意为“总督”，政府职务） أمير
 埃奴什（波斯王子） أنوشجان
 埃斯塔赫（波斯地名） إصطخر
 埃亚德（军事将领） عياض بن غنم
 埃叶纳（部落首领） عُيينة بن حصن الفزاري
 艾比·本·凯尔布（圣门弟子） أبي بن كعب
 艾布·阿必德（中央政府官员） أبو عبيدة بن الجراح
 艾布·爱欧里（地方官员） أبو الأعور السلمي
 艾布·伯克尔（第一任哈里发） أبو بكر الصديق
 艾布·格塔德（圣门弟子） أبو قتادة
 艾布·罕雅哲·本·马立克（工程师） أبو هياج بن مالك
 艾布·鲁厄鲁厄（波斯籍奴隶） أبو لؤلؤة
 艾布·穆萨（圣门弟子） أبو موسى الأشعري
 艾布·赛博来（军事将领） أبو سبرة بن أبي رُهم
 艾布·苏夫扬（部落首领） أبو سفيان
 艾布·泰来哈（圣门弟子） أبو طلحة
 艾布·乌柏德（军事将领） أبو عبيدة بن مسعود الثقفي
 艾布·泽尔（圣门弟子） أبو ذرّ
 艾布拉（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أبرق
 艾海奈弗·本·盖斯（圣门弟子） الأخنف بن قيس
 艾季纳代因（巴勒斯坦地名） أجنادين
 艾里巴布（小亚细亚地名） الباب
 艾利斯（水井） بئر أريس
 艾奈斯（地方官员） أنس بن مالك
 艾奈斯·本·希俩利（基督徒长老） أنس بن هلال النمري
 艾赛德（古代阿拉伯部落） قبيلة أسد
 艾什尔（诗人） الأشعث بن قيس
 艾什尔斯（圣门弟子，部落首领） الأشعث بن قيس
 艾什塔尔（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الأشر
 艾斯莱麦（圣门弟子） أسلم
 艾斯玛·宾图（艾布·伯克尔之妻） أسماء بنت عميس
 艾斯瓦德（叛军首领） الأسود
 艾扎兹拜（波斯总督） أزازيه
 艾兹鲁哈（杜迈地名） دومة الجندل بأذرح
 安巴尔（两河流域地名） ناحية الأنبار
 安曼（约旦地名） عمان
 安斯（古代阿拉伯部落） العنسي

安塔基亚（土耳其地名，又名安提阿、安条克） أنطاكية
奥卡塞（圣门弟子） غكاشة بن مَحْصَن
奥马尔（军事将领） عمر بن مالك بن عُتْبَةَ بن نُوْفَل بن عبد مَنَاف
奥斯（古代阿拉伯部落） الأوس
奥斯玛·本·侯奈夫（阿里政府官员） عثمان بن حُنيف

B

巴比伦城堡（埃及地名） بابليون
马哈尼（拜占庭将领，又名“巴埃涅斯”） ماهان/ باهان
巴赫曼（波斯将领） بهمن جَانَوِيَه
巴扎尼（波斯总督） باذان
白格阿（麦地那公墓） البقيع
白宫（波斯宫殿） القصر الأبيض
白赫拉（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هراء
白吉莱（古代阿拉伯部落） بجيلة
白克尔（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ني بكر
白克尔·本·瓦依莱（古代伊拉克阿拉伯部落） بكر بن وائل
白尼·阿迪（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ني عدي
白尼·阿米尔（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ني عمرو بن معاوية
白尼·萨阿德（古代阿拉伯部族） بني ساعدة
白尼·赛里木（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نو سليم
白特·穆干代斯（耶路撒冷别称） بيت المقدس
百特·杰布林（巴勒斯坦地名） بيت جبرين
宝兰（波斯公主） بوران
俾路支（波斯地名） بَيروُدْ
比勒贝斯（埃及地名） بلبيس
毕什尔（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بشر بن شَرِيح القيسي
布尔克（哈瓦立及派杀手） البرك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تميمي الصُرمي
布斯拉（穆斯林将士） بُسْر بن أبي رُهْم
布塔哈（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بطاح
布外卜（两河流域地名） البويب
布扎海（阿拉伯半岛地名） بزاحة

C

草棚众议（历史事件，又译“草棚会议”） حديث السقيفة/ خبر السقيفة
辞别朝觐（历史事件，又译“辞朝”） حَجَّة الوداع

D

达拉布吉里德（波斯地名） دارابجُرد
达林（阿拉伯半岛地名） دارين
达兹瓦希（圣门弟子） دانويه
戴瑞贾尼（拜占庭将领） الديرجان
道斯（古代阿拉伯部落） دوس
迪拜（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دبا
迪拉尔（穆斯林将士） ضرار بن الأزور
迪万（管理制度） الديوان
杜拉尔（穆斯林将士） ضرار بن الخطاب
杜拉戈斯（拜占庭将领） الدراقص
杜迈（阿拉伯半岛地名） دومة الجندل

E

厄托芳（古代阿拉伯部落） غطفان

F

法德里·伊本·阿巴斯（圣门弟子） الفضل ابن العباس
法蒂玛（穆圣之女） فاطمة الزهراء
法拉蒂斯（大马士革古城门） باب الفراديس
法扎莱（古代阿拉伯部落） الفزارة
菲鲁赞（波斯将领） الفيروزان
斐拉多（两河流域地名） الفراض
费尔玛仪（埃及地名，又名“培琉喜阿姆”） الفرما
费鲁兹（波斯籍圣门弟子） فيروز
弗拉特（穆斯林将士） فُرات بن حَيّان
弗萨（波斯地名） فسا
福斯塔特（埃及地名，意为“帐篷”） القسطنطينية
辅士（社群名称） الأنصار

G

嘎雷（波斯王子） قارن بن قرياص
 嘎希姆（地方官员） القاسم بن ربيعة الثقفي
 盖斯（部落首领） قيس بن عبد يغوث بن مكشوح
 盖斯·本·阿绥木（穆斯林将士） قيس بن عاصم
 盖斯·本·赛尔德（阿里政府官员） قيس بن سعد
 盖提夫（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قطيف
 格比苏（穆阿威叶的信使） قبيصة
 格尔噶尔（军事将领） القعقاع بن عمرو التميمي
 格朶雷（拜占庭将领） القيقار بن نسطوس
 格纳斯林（叙利亚地名） قنسرين
 古巴兹（波斯王子） قباد
 古达尔（古代阿拉伯部落） قضاة
 古都斯（耶路撒冷别称） القدس
 古拉基尔（叙利亚地名） قُراقِر
 古莱氏（古代阿拉伯部落，又译“古莱氏”） قريش
 古玛麦（犹太教会堂） القمامة
 古泰勒（艾布·伯克尔之妻） قُتَيْلَة بنت عبد الغُزَي بن عامر بن لُؤي

H

哈比卜（艾布·伯克尔之妻） حبيب بنت خارجة بن زيد الأصارية
 哈比卜·本·麦斯莱迈（地方官员） حبيب بن مسلمة
 哈比什（地方官员） حبيش
 哈德拉毛（阿拉伯半岛地名） حضرموت
 哈福赛（圣妻） حفصة بنت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哈凯迈（军事将领） الحَكَم بن عمرو التغلبي
 哈克木（部落首领） الحكم بن أبي العاص
 哈雷塞（穆斯林将士） الحارث بن حسان
 哈立德·本·沃利德（著名军事指挥官） خالد بن الوليد
 哈马丹（波斯地名，又译“海姆赞”） همذان
 哈迈勒（穆斯林将士） حَمَلَة بن حَوَيه
 哈尼法（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نو حنيفة
 哈桑·巴士里（教义学家） أبو سعيد الحسن بن أبي الحسن يسار البصري
 哈绥德（两河流域地名） الحصيد
 哈瓦立及（政治派别） الخوارج
 哈希姆（古代阿拉伯部族） بنو هاشم
 哈希姆（军事将领） هاشم بن عتبة بن أبي وقاص
 哈扎尔（族群名称） خزر
 海巴尔之战（战争名称） غزوة خيبر
 海哩噜之夜（战斗名称） ليلة الهرير
 海斯穆（地方官员） الهيثم السلمي

海哲尔（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هجر
 海兹拉吉（古代阿拉伯部落） الخزرج
 罕法尼（两河流域地名） خَفَّان
 罕祖莱（穆斯林将士） حَنْظَلَة ابن الربيع
 汉菲斯（两河流域地名） الخنافس
 壕阿卜河谷（河谷） ماه الحَوَاب
 黑巴卢（叛军将领） حبال
 侯代比亚合约（历史条约） صلح الحديبية
 侯凯木（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حُكَيْم بن جَبَلَة العبدِيّ
 侯奈因之战（战争名称） غزوة هوازان بحنين
 侯托木（叛军将领） الحطم بن ضبيعة
 侯宰法（军事将领） حُذَيْفَة بن محصن الغلفاني
 侯宰法·本·耶玛尼（军事将领） حُذَيْفَة بن اليمان
 忽尔古斯（军事将领，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حُرْقُوص بن زُهَيْر السعديّ
 胡勒万（波斯地名） خُلوان
 胡齐斯坦（波斯地名） خوزستان
 胡瓦赞（古代阿拉伯部落与区域名） هوازن
 灰烬之年（天灾） عام الرَّمَادَة
 霍尔木兹·贾兹维（波斯将领） هرمز جاندويه
 霍姆斯（叙利亚地名） حمص
 霍木赞（波斯将领，再传弟子） الهرمزان
 霍木兹（波斯总督） هرمز

J

吉尔甘萨（阿拉伯半岛地名） ذِي الْقَصَّة
 吉侯辛（阿拉伯半岛地名） ذِي حُسَيْ
 吉斯尔（两河流域地名） الجسر
 吉亚德（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زياد بن النضر الحارثي
 季奈德（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جند
 加萨尼（古代阿拉伯部落） غَسَّان
 贾巴尼（波斯将官） جابان
 贾比耶（叙利亚地名） الجابية
 贾鲁德（圣门弟子） الجارود بن المعلّي
 贾鲁拉（波斯地名） جَلُولاء
 杰里尔·本·阿卜杜拉（地方官员） جرير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بجلي
 君士坦斯二世（拜占庭皇帝） كونستانس الثاني

K

喀尔布（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ني كعب
 喀祖迈（阿拉伯半岛地名） كاظمة
 卡迪（政府职务） القاضي
 卡迪西亚（两河流域地名） القادسيّة
 卡斯卡尔（两河流域地名） كسكر
 卡提卜（政府职务） كاتب
 卡贼卜（阿语词汇，意为“骗子”） الكاذب
 凯勒卜（古代阿拉伯部落） كلب
 凯撒利亚（巴勒斯坦地名） قيسارية
 科尔基西亚（两河流域地名） قرقيسياء
 科斯鲁（波斯皇帝） كسرى
 克尔亚尼（埃及地名） الكزيون
 克纳奈（古代阿拉伯部族） بني كنانة
 肯得（阿拉伯半岛地名） كندة
 恐惧拜（教义概念） صلاة الخوف

L

拉巴泽（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رَبَذَة
 拉菲尔（贝都因向导） رافع بن عميرة
 莱哈姆（古代阿拉伯部落） لحم
 莱姆莱特（巴勒斯坦地名） الرملة
 赖格特（部落首领） نو التاج لقيط بن مالك الأزديّ
 赖伊（波斯地名） الرّيّ
 鲁卡德（雅穆克河谷） وادي الرقاد
 璐吉亚（穆圣之女） رُقَيْة
 罗斯图姆（波斯将官） رستم
 骆驼事件（骆驼之战的别称） أمر الجمل
 骆驼之战（战斗名称） وقعة الجمل
 骆驼之死（骆驼之战的别称） عُقر الجمل

M

马耳吉（叙利亚地名） مرج الصُّفر
 马哈尼（拜占庭将官，疑与马哈尼是同一人） ماهان الأرمني
 马赫（波斯地名） ماه
 马立克（部落首领） مالك بن نُؤيرة
 马立克·本·法赫米（古代阿拉伯国王） مالك بن فهم

马立克·本·哈比卜 (地方官员) مالك بن حبيب
 马赛拜赞 (波斯地名) ماسبدان
 迈达因 (波斯帝国都城泰西封的阿语称谓) المدائن
 迈尔古勒 (军事将领) معقل بن مُقَرِّن
 迈赫拉 (阿拉伯半岛地名) مهرة
 迈赫拉 (波斯总督) مهران
 迈赫祖米 (古代阿拉伯部族) بني مخزوم
 迈纳菲 (古代埃及部族) أهل المنف
 迈扎尔 (两河流域地名) المذار
 麦尔旺 (奥斯曼的堂兄) مروان بن الحَكَم
 麦斯欧德 (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 المسعودي
 麦兹希吉 (古代阿拉伯部落) مذحج
 曼扎尔 (部落首领) مجاعة بن مرارة
 蒙宰尔 (部落首领) المنذر بن سلوي العبدي
 米哈莱·本·尔绥麦·莉雅哈 (贝都因妇女) المنهال بن عصمة الرياحي
 米赫拉 (波斯将领) مهران الهمداني
 敏拜尔 (大殿内讲台名称) المنبر
 摩高基斯 (拜占庭总督) المقوقس
 摩苏尔 (两河流域地名) الموصل
 穆阿纳 (军事将领) معنّي بن حارثة الشيباني
 穆阿威叶 (圣门弟子, 伍麦叶王朝建立者) معاوية بن أبي سفيان
 穆阿兹 (圣门弟子) معاذ بن جبل
 穆埃莱·本·舒尔拜 (地方官员) المغيرة بن شُعْبَة
 穆埃莱·本·祖拉来 (穆斯林将士) المغيرة بن زُرارة ابن النَّبَّاش الأَسديّ
 穆尔塔之战 (战斗名称) غزوة مُوتَة
 穆哈吉勒 (军事将领) المهاجر بن أبي أمية
 穆哈辛 (阿里之子) مُحَسِّنَا
 穆罕默德·本·艾布·伯克尔 (艾布·伯克尔之子) مُحَمَّد بن أبي بكر
 穆罕默德·本·麦斯莱迈 (圣门弟子) مُحَمَّد بن مَسْلَمَة
 穆罕默德·本·朱菲尔 (阿里的信使) محمد بن جعفر
 穆克兰 (波斯地名) مُكران
 穆奈西吉 (街道) المناهج
 穆萨那 (著名军事指挥官) المثني بن حارثة الشيباني
 穆赛里麦 (部落首领) مسيلمة بن حبيب
 穆苏拜 (部落首领) المصْبَح
 穆坦迈 (诗人) مُتَمَّم بن نُؤيرة

N

纳赫拉万 (库法地名) النهروان
 奈赫尔 (叛乱者) نهار الرجال بن عنفة

奈尔斯（波斯将领） نرسي
 奈季兰（阿拉伯半岛地名） نجران
 奈马里戈（两河流域地名） النمارق
 奈米尔（古代阿拉伯部落） النمر
 奈米来（古代伊拉克基督教部落，疑与半岛奈米尔部落同宗） النمر
 内志（阿拉伯半岛地名） نجد
 尼斯塔斯（拜占庭将官） نسطلس
 奴哲尔（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نجير
 努尔曼（军事将领） النعمان بن مقرن
 努尔曼三世（古代阿拉伯国王） النعمان الثالث بن الأسود
 努尔曼一世（古代阿拉伯国王） النعمان الأول

O

欧拜杜拉（欧麦尔之子） عُبيد الله بن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欧拜杜拉·本·阿巴斯（阿里政府官员） عُبيد الله بن عباس
 欧尔法（军事将领） عُرْفُجَة بن هرثمة البارق
 欧朶布（叙利亚古代关口，即“旗帜关”） ثنية الغقاب
 欧玛莱·本·舍哈布（阿里政府官员） عُمارة بن شهاب
 欧麦尔（第二任哈里发）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欧萨迈·本·载德（圣门弟子） أسامة بن زيد
 欧思玛（地方官员） عثمان بن أبي العاص
 欧台布（地方官员） عتيبة بن النهلس
 欧特白·本·艾子瓦尼（军事将领） عتبة بن غزوان
 欧特白·本·法尔哥德（军事将领） عتبة بن فرق
 欧特白·本·莱比尔（多神教徒将领） عتبة بن ربيعة
 欧托雷德（穆斯林将士） عطارذ بن حاجب

P

叛国战争（历史事件，旧称“里达叛乱”，旧译“叛教战争”） خُزُوب / حروب المرتنيين
 الرّة

Q

齐亚德（地方官员） زياد بن أبي لبيد الأصاري
 迁士（社群名称） المهاجرون

S

- 萨阿德（穆斯林将士） سعد بن عبيد الأنصاري
萨巴托（两河流域地名） ساباط
萨比特（穆斯林将士） ثابت بن أقرم الأنصاري
萨赫莱（耶路撒冷清真寺，意为“岩石”） الصخرة
萨雷图（军事将领） سارية بن زُئيم الدنلي
萨玛克（地方官员） سمك الأنصاري
萨那（阿拉伯半岛地名） صنعاء
萨一布（穆斯林将士） سائب بن الأقرع الثقفي
塞阿德·本·欧巴德（圣门弟子，辅士） سعد بن عُبادة
塞巴尔（山谷） وادي السباع
塞卜莱（部落首领，亦作“苏卜莱”） سيرة بن عمرو
赛尔德·本·艾布·祖巴布（地方官员） سعد بن أبي نذاب الدوسي
赛尔德·本·盖斯（地方官员） سعيد بن قيس
塞尔厄（叙利亚地名） سَرْع
赛格夫（古代阿拉伯部落） ثقف
塞赫莱（部落首领） سهل بن منجلب
塞赫莱（军事将领） سهل بن عدي
塞赫莱·本·侯奈夫（阿里政府官员） سهل بن حنيف
塞杰哈（部落首领） سَجَاح بنت الحارث
赛莱玛（叛军首领） أم زمل سلمى
塞莱曼（穆斯林将士） سلمان الفارسي
塞勒玛（贝都因妇女） سلمى بنت خَصْفَة
赛里阿（麦地那地名） سَلْع
塞力图（圣门弟子） سليط بن قيس
赛利哈（古代阿拉伯部落） سليح
塞穆尔（地方官员） سمرة بن عمرو العنبري
赛义德·本·阿斯（圣门弟子） سعيد بن العاص
沙布尔（波斯皇帝） سابور بن شهر بران بن أردشير
沙目（古代阿拉伯地理概念） شام
舍赫雷（地方官员） شهر بن باذان
舍拉夫（伊拉克地名） شراف
使团之年（历史事件，旧译“代表团之年”） سنة الوفود
叔尔汗（叛军将领） شرحبیر بن مسيلمَة
叔莱哈（库法将领） شريح بن هانئ
舒什（波斯地名） السوس
舒尔哈比尔（军事将领） شرحبیر بن حَسَنَة
舒什塔尔（波斯地名） تُسْتَر

鼠李树（沙漠植物） شجرة عوسج
 松哈（古代麦地那地名） السُّحْج
 苏哈尔（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صَّحَار
 苏海布（圣门弟子） صُهَيْب
 苏海拉（军事将领） سُهَيْل بن عدي كَرْمَان
 苏海伦（圣门弟子） سُهَيْل بن عمرو
 苏拉格（军事将领） سُرَاقَة بن عمرو
 苏莱曼（地方官员） سلمان بن ربيعة الباهلي
 苏赖玛（古代阿拉伯部落） بني سُلَيْم
 苏玛迈（军事将领） ثُمَامَة بن أَثَال الحنفيّ
 苏瓦德（地方官员） السَّوَاد جابر المزنّي
 苏外德（军事将领） سُوَيْد بن مُقَرَّن
 素瓦（叙利亚地名） سَوَى
 绥芬之战（战役名称） معركة صفين / وقعة صفين
 绥拉尔（麦地那地名） صِرَارَا
 索夫旺（部落首领） صَفْوَان بن صفران

T

塔布克（阿拉伯半岛地名） تَبُوك
 塔布克之战（战役名称） غزوة تبوك
 塔伊夫（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طَّائِف
 泰伯里（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 الطبري
 泰厄利卜（古代伊拉克阿拉伯部落） بني تغلب
 泰尔维耶之日（朝觐月的第8日） يوم التروية
 泰来哈（圣门弟子） طلحة بن عبيد الله
 泰马（阿拉伯半岛地名） تيماء
 泰米姆（古代阿拉伯部落） تميم
 泰奴赫（古代阿拉伯部落） تنوخ
 泰西封（波斯帝国都城） طَيْشَفُون
 泰扎雷格（拜占庭将领，又名“塞奥多利”） تَذَارِق
 提克里特（两河流域地名） تَكْرِيت
 天课（教义概念） الزكاة
 图莱哈（部落首领） طليحة بن خويلد الأسدي
 徒莱法（军事将领） طَرْيْفَة بن حاجر
 托马（大马士革古城门，又名“托马斯门”） باب التوما
 托伊（古代阿拉伯部落） طيء

W

瓦哈什（圣门弟子） وحشي
 瓦里（政府职务，意为“长官”） وال
 宛葛思（著名将领，亦作“赛尔德”） سعد بن أبي وقاص
 温莱斯（两河流域地名） أنيس
 温姆·璐玛尼（艾布·伯克尔之妻） أم رومان
 温姆·库尔苏姆（艾布·伯克尔之女） أم كلثوم
 温姆·库尔苏木（穆圣之女） أم كلثوم
 温姆·库尔苏木（阿里之女） أم كلثوم الكبرى
 沃开尔（部落首领） وكيع بن مالك
 沃利德（军事将领） الوليد بن عتبة
 沃利德·本·沃利德（圣门弟子） الوليد بن الوليد
 卧莱杰（两河流域地名） الولجة
 乌本莱（波斯湾地名） الأبلّة
 乌斯法（麦加地名） عسفان
 吴侯德（麦地那地名） أحد
 吴侯德之战（战役名称） غزوة أحد
 吾凯德尔（部落首领） أكيدر بن عبد الملك
 五分之一制（战利品分配制度） الأخماس

X

西拜韦（语言学家） أبو بشر عمرو بن عثمان بن قنبر البصري
 西鲁外希（波斯皇帝） شيرويه
 希尔扎德（波斯总督） شیرزاد
 希赫雷（部落首领） سخريت
 希贾兹（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حجاز
 希拉（伊拉克地名） الحيرة
 希俩利（穆斯林将士） هلال بن علفة التيمي
 希沙目（圣门弟子） هشام بن عامر
 希特（两河流域地名） هيت
 锡斯坦（波斯地名） سیجستان
 小门（大马士革古城门） باب الصغير
 谢赫里拉尼（波斯皇帝） شهريران بن أرشیر

Y

雅穆克河（叙利亚地名） نهر اليرموك
 耶阿里（地方官员） يعلي بن منية

耶尔布尔（古代阿拉伯部族） اليربوع
 耶马迈（阿拉伯半岛地名） اليمامة
 叶兹德吉尔德（波斯皇帝） يزديجيرد
 伊本·阿迪（部落首领） ابني عدي
 伊本·艾西尔（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 ابن الأثير
 伊本·古尔图（政府信使） عبد الله بن قرط
 伊本·赫尔敦（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 ابن خلدون
 伊本·侯米德（历史传述者） ابن حميد
 伊本·莱比埃（古代阿拉伯部落） ابن ربيعة
 伊本·穆哈台里什（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ابن المحترش
 伊本·穆勒杰姆（刺杀阿里的凶手）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مُرجم المرادي
 伊本·塞伯邑（犹太人，奥斯曼事件的挑拨者） عبد الله بن سبأ
 伊本·赛义德（军事将领，此译名旨在区别“哈立德”之名） خالد بن سعيد بن العاص
 伊本·苏南（穆斯林将士） عمرو بن ثني
 伊利亚（耶路撒冷旧名） مدينة إيلياء
 伊亚德（古代阿拉伯部落） إيداد
 仪姆兰（圣门弟子） عمران بن حُصَيْن
 约翰·本·罗拜（部落首领） يوحنا بن روبة

Z

载德·本·罕塔布（圣门弟子） زيد بن الخطاب
 载德·本·萨比特（圣门弟子，经训学者） زيد بن ثابت
 载德·本·苏哈（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زيد بن صوحان العبدي
 则布里甘（地方官员） الزبرقان بن بدر
 则奈布（阿里之女） زينب الكبرى
 泽雷哈（奥斯曼执政时的反对派） نزيح بن عباد
 哲白菜（古代阿拉伯国王） جبلة بن الأيهم الغساني
 哲布利勒（天使） جبريل
 哲法尔（部落首领） جيفر
 哲莱杰图（拜占庭将领） جرجة بن تونر
 朱迪（部落首领） الجودي بن ربيعة
 朱尔夫（古代麦地那地名，军营） الجُرف
 朱法纳（波斯籍穆斯林） جُفَيْنَة
 朱伦达（部落首领） الجُلندي
 朱瓦散（巴林地名） الجوانا
 朱扎姆（古代阿拉伯部落） جذام
 孜布里甘（部落首领） الزبرقان بن بدر
 兹亚德（地方官员） زياد بن ليبيد الأصاري
 祖拜尔（圣门弟子） الزبير بن العوام
 祖布扬（古代阿拉伯部落） ذبيان

主要参考书目

阿文类：

- 1、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穆罕默德·艾布·法杜里定本），第三卷，开罗，1969年版；第四卷，开罗，1970年版；第五卷，开罗，1971年版。
- 2、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年版。
- 3、伊本·赫尔敦：《历史殷鉴书》（全称：《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及他们同时代人历史始末殷鉴书》，“思想之家”定本），第一卷（“历史绪论”），贝鲁特，2001年版；第二卷，贝鲁特，2000年版。
- 4、沙克尔：《伊斯兰史》，第三卷、第九卷，贝鲁特，2000年版。
- 5、侯赛因·穆厄尼斯：《伊斯兰历史地图集》，开罗，1987年版。
- 6、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贝鲁特，1987年版。
- 7、瓦格迪：《征服叙利亚》，贝鲁特，1997年版。
- 8、阿里·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世界史》，开罗，1963年版。
- 9、艾子迪：《征服叙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54年影印版。
- 10、艾布·哈利勒：《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地图集》，大马士革，2008年版。
- 11、伊本·凯西尔：《始末录》（“国家思想书社”定本），贝鲁特，2004年版。
- 12、谢里夫·里达：《辞章之道》（萨利哈定本），开罗，2004年版。
- 13、艾布·嘎希姆：《征服埃及纪事》，开罗，1920年版。
- 14、拜尔赞吉、哈俩各：《泰伯里历史的史实与传言》，大马士革，2007年版。
- 15、埃克里木·阿迈利：《正统哈里发时代》，麦地那，1993年版。
- 16、迈厄鲁斯：《正统哈里发历史插图系列》，《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图集》，利雅得，2004年版；《哈里发欧麦尔图集》，利雅得，2005年版；《哈里发奥斯曼图集》，利雅得，2006年版；《哈里发阿里图集》，利雅得，2007年版。
- 17、阿布杜·萨拉姆：《基于现有史料中的欧麦尔人格述评》，麦地那，2002年版。
- 18、汶巴尼：《奥斯曼遇难的纷争》，麦地那，1999年版。

汉文类：

- 1、《古兰经》（马坚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 2、《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祁学义译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版。

后记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承蒙安拉的佑助，使拙著得以正式出版。在此，谨对为出版此书四处奔走的康有玺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求主回赐你！还有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写作期间曾给予我关心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拙著写于 2012 年 6 月，曾于 2013 年 4 月在昭阳书院内部印行。此后，笔者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对书稿进行了两次校对，但仍不满意。本书最大缺憾在于，难以在“读物”和“学术专著”间求得平衡。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云飞

2016 年 7 月 9 日于漯河